

目 录

李鸿章《中俄密约》交涉

- 未刊密电稿·····吉迪整理(1)
- 漠矿录·····袁大化著 张本政整理(40)
- 醇亲王使德日记·····载涛著 (138)
- 进步党资料一束·····司马城辑(169)
- 少年贵州会资料选编·····熊宗仁整理(210)
- 济南惨案资料选辑·····刘锋整理(240)

李鸿章《中俄密约》交涉 未刊密电稿

吉 迪 整理

说明：《中俄密约》原订约文本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于莫斯科。其中心条款系借中俄建立军事同盟之名，使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的侵略特权。

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后，俄国为加紧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张，并阻止日本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积极策划把已经修至贝加尔的西伯利亚铁路，横越中国东北而与海参崴连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这一路线从政治和战略的角度考虑，将“使我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见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俄国决定修路，不待征求清政府的同意，即自行派员至东三省查勘线路。清廷为此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1895年10月19日）指示驻德俄使臣许景澄向俄外交部声明：中国愿自造铁路与俄路相接，藉此以抵制俄国的侵略要求。俄国为达到其借地造路之目的，1896年示意清政府派李鸿章作为特使前往俄国，参加俄国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清廷于是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致贺俄君加冕”。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从上海乘船启程赴欧。李一行人等于4月30日抵彼得堡，5月19日去莫斯科，5月26日俄皇加冕礼成。在此期间，俄皇亲自出面与李洽谈修建铁路事，后由俄方全权代表罗拔诺夫、维特出面，经多次谈判，条约内容乃全商定，经清政府谕令认可，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6月3日）中俄双方签字订约。嗣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即令罗曼诺夫赴柏林，与中国驻德俄使臣许景澄，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1896年9月8日）签订《中东铁路合同》。据俄方有关资料记载，俄国为收买李鸿章接受

其侵略要求，曾应允向李提供三百万卢布的行贿款（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

《中俄密约》的签订是清末外交的重大事件，参与此事的仅有李鸿章、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荣禄及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张荫桓、吴廷芬等十余人。李鸿章于订约后，指派随员塔克什纳携带约本专程返回北京。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8日）由庆亲王、翁同龢、张荫桓诣俄驻京使馆，与俄使喀西尼换约。此后不久，上海《字林西报》发表所谓中俄密约全文，其条款似是而非，中外人士辗转相传之喀西尼密约，就是这伪造约文。

至于李鸿章在俄商订密约时与军机处的往来密电，同样未归入军机处档案，《李文忠公全书》也未收入。据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刊载李鸿藻之孙李宗侗撰写《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一文称：“这些电报皆用一种特殊的密码，而由军机大臣亲自翻译，不像普通电报，皆由军机章京所翻译者，更足见交涉时的秘密。并且普通的电报在进呈御览以后皆载入军机处的档册中，唯独这批电报原文既不登载，有时只记明电码一件，而不登载原文，使后人研究者亦无从查考。当时先祖文正公正在任军机大臣，但他也不肯对旁人说这件事的详情。后吴攀甫先生编文忠公全集，以为事属秘密，将所有关于密约的电报一概缺而不录。先君署侍公（讳焜瀛，字符曾）知有密约之事，而不详细，乃问于当时帮助攀甫先生编辑奏议之常瑋璋先生。常先生是直隶饶阳人，是攀甫先生的高足，他就钞了一份往来的密电交给先君，我在文中发表的即此。我尝问过文忠的后人以及李经方的后人，他们皆未曾有这些，可以说我所藏者真是海内孤本，至可宝贵。”李宗侗先生曾就原密电事查对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然调查结果，则外交部保存之总理衙门档案中并无此项电报，而军机处档案内除极少数次要电报外，亦未登载。予曾在大高殿细阅光绪二十二年各档，所记密约交涉者，只有若干不甚重要的电报及某月某日进呈电码几件之记载（各电见补电稿），至各要电文字，并未载入。王芸生几十年前在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时，关于中俄密约史料曾说：“编者曾请故宫文献馆查阅档案，经单士元先生费数日之光阴，遍阅各档，仅见一军机大臣奏片曰：‘谨将李鸿章电码恭呈御览’，寥寥数字，至电码及译文，皆不见。”（《六十

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第113页，1980年三联重印本）据此可知，原密电已不知所终，密电抄本确已成为海内孤本。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及1965年出版的《光绪中俄密约全卷》影印本，先后刊出了这个密电抄本，这些密电反映了签约双方谈判的全过程，李鸿章及清政府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交涉的内幕，无疑是研究中俄关系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现据以刊出，以飨读者。

原密电所注月日为农历，括号内公历为本刊编者所加。文后“补电稿”系李宗侗先生据军机处电报档等补入，非原密电稿所有。

(一) 寄彼得堡许钦差上海马眉叔电^① 巴黎庆钦差李伯行电

正月初三日申刻（1896年2月15日）

现与喀使^②商定，乘法公司船由沪至红海口阿列克三得里，改乘俄公司船至额叠萨^③，乘轮车至莫斯科，免由法、德行，致多周折。鸿。江。

(二) 寄上海沈子梅电

正月初三日酉刻（1896年2月15日）

准二月望日搭法公司船放洋，约计三十、初一必须到沪。望飭海晏务于二十五到津相候。转致盛黄道。鸿。江。

(三) 寄彼得堡许钦差电

正月初九日巳刻（1896年2月21日）

约四月初可至莫斯科。各国宾客云集，乞预商俄内务府兼礼部侯爵倭龙祚福达施格夫，酌派使馆随员前往租赁公寓，并车马二辆，庶免临时轔蹶。所带随员约十一、二人。鸿。佳。

① 许景澄字竹筴，1891—1896年任驻德俄使臣。马建忠字眉叔。庆常字藻堂，1895—1899年任驻法使臣。李经方字伯行，李鸿章之子。

② 喀希尼，1891—1896年任俄国驻华公使。

③ 俄国敖德萨港之不同译音，下文亦有译作阿叠萨、倭德萨者。

(四) 寄彼得堡许钦差电

正月初三日辰刻 (1896年2月15日)

总署奏明贡呈头等第一宝星。喀使谓巴黎制最精工，为求格外美善。彼亦将酬送我皇。询各使谓贺加冕向不必送礼物，然中俄亲厚，宜加礼，且灼棠^①前办有案，现与政府商筹土物。鸿俟礼成仍至彼都，密商要务。文。

(五) 出使许大臣来电

正月十五日到 (1896年2月27日)

俄外部称奉国主谕，李相及从僚在俄境内一切概由俄国供给，以表格外交谊。澄。盐。

(六) 许大臣来电

正月十六日 (1896年2月28日)

宝星已重置。定制大带，托总署供事董瀛在京配绣，请飭询带出。另有俄后衣料，能赶成，乞并带。俄内务府现拟备馆，仆役数亦乞示。澄。愿。

(七) 复彼得堡许大臣电

正月十七日巳刻 (1896年2月29日)

大带衣料，询署堂，云不知，已属催。鸿二十日出京，能赶及否？俄备馆格外要好，希代谢。仆役约共三十余人。篆。

(八) 寄上海李宫保电

正月十九日申刻 (1896年3月2日)

现奉贡俄、德、法、英、美国书五道，枢译因匆促，未及

① 王之春字灼棠，1895年春曾赴俄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之丧，兼贺尼古拉二世即位。

制备绣龙明黄缎夹包袱。望飭叙侄与洪冀昌设法订制五件。每件约见方四尺，克期二月初赶成，务求精美，黄缎面，黄缎里，价俟到时照付。勿误为要。鸿。效。

(九) 许大臣来电

正月十九日 (1896年3月2日)

大带等请派员与董瀛接洽寄沪，至恳。仆役彼但拟如员数，今三十余，礼官虑馆不能容，又不愿客自赁分住，甚为难，乞酌。俄外部婉请在四月初四、五到莫斯科，弗太早。澄。巧。

(一〇) 复许大臣电

十九日 (1896年3月2日)

顷询署催董瀛，大带已成，衣料俟制就再寄。颇怪公未先知会。仆役仅如员数，势难遵办，仍希婉商以宽预备为荷。闻俄以到莫先后序位次，四月初三或可到。鸿。效。

(一一) 许大臣来电

正月二十五日酉刻到 (1896年3月8日)

俄外部致意：行馆一切仆役全备，钩处但带贴身伺候人已足。并晰示自带与各员所带确数。澄。敬。

(一二) 复许钦差电

二十五日酉刻 (1896年3月8日)

俄外部美意，感谢。老年起居行动需人伺候，未免稍多，连武弁学生约共三十四五人。随员多不带人。鸿。有。

(一三) 北京喀希尼来电

二月初三日到 (1896年3月16日)

俄廷已照本大臣之请，一切预备必使贵爵相一路舒服，不至

稍受辛苦。并另备中堂伙食轮车一辆，在阿叠萨恭候。本国轮船亦奉谕在波赛^①专候。倘因改道，致俄廷所已发许多之谕必须一概注销，殊属无谓，俄廷必以为非计。本大臣敢力劝贵爵相仍照我们在北京商定之路程办理。如贵爵相因有别故必须改道，又不便告知本大臣，即请先期迳电贵国驻俄公使转达。

(一四)复北京喀希尼电

二月初四日十一点钟发（1896年3月17日）

昨因到沪后查阅各国船册，君士但丁亲王吨载稍小，恐难禁黑海风浪，故令柯乐德电商贵大臣可否改道之处。原知贵国暨贵大臣为本大臣此行多方筹划，无微不至，正在抱歉。今承电示已在阿叠萨另备伙食轮车一辆，又派轮船在波赛专候接替，自无庸另议改道。务请贵大臣放心。至医士伊尔文在敝处多年，于本大臣起居服食一切熟悉，过津时伊求令随行以备医药，不另预闻他事。闻贵大臣不甚谓然，拟令乘法船到马赛，迳赴伦敦静候也。

(一五)寄彼德堡许钦差电

二月十三日辰刻（1896年3月26日）

十五乘法船放洋，至波赛换俄船。随员十七，供事武弁十八，仆役十，共四十五人，此确数。又交德船迳寄柏林使馆箱件，望函告，信到妥为提收。鸿。元。

(一六)寄总署电

二月十三日辰刻（1896年3月26日）

密红。朔日抵沪后，料理行装，添购礼物，调集奏带各随员，并令素习之西医伊尔文随行，另有自备资斧愿同游历各国庶吉士龚心钊、分省同知黄家玮二员，定于十四日乘法公司船，十五放

^① 苏伊士运河北口。

洋。俄廷拟派俄船至埃及之波赛口岸接换前进，由土耳其黑海径赴莫斯科加冕地方。水陆兼程，约计四十余日可到，请代奏。鸿。元。

(一七) 复彼得堡许钦差电

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发 (1896年1月7日)

顷抵新加坡，接正十九书。俟波赛换俄船再电闻。当在阿叠萨小住候车。鸿。有。

(一八) 致^总署^电
上海沈道

三月初申刻顷①

抵波赛。渐凉。俄皇派王爵吴克德托密斯随船来接，照料周挚，祈晤喀道谢。转津、宁。鸿。蒸。

(一九) 致柏林许钦差电

三月初十日酉刻 (1896年4月22日)

俄派王爵吴随船来波赛远接，约十四可抵阿叠萨少息。随员衔名即电俄。宝星载明国书乞早寄莫。鸿。蒸。

(二〇) 许大臣来电

三月初十日 (1896年4月22日)

续有函递亚丁相左。专使序次论递书先后，不计到期。德廷已定邀请之举。俄派船相接洽。何日抵阿叠萨？乞电柏林。澄。佳。

(二一) 许大臣来电

三月初十日 (1896年4月22日)

俄礼官亟待钧处随僚衔名发印，恳即伤译法文，电俄馆转送，至盼。澄。蒸。

① 原文如此。

(二二)许大臣来电

三月十五日(1896年4月27日)

昨派员并函陈,顷闻俄廷拟邀驾先至森都。如定行,乞电示,俾澄辞奥即来俄。元。

(二三)复柏林许钦差电

三月十五日午刻(4月27日)

明日未正乘官车往森都,约两日到。宝星务速交勿误。鸿。咸。

(二四)寄^总天津交李^署经迈^电

由海兰泡接递 三月十五日午刻(1896年4月27日)

顷抵倭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沿途托庇平顺,鸿体气如常。俄皇令外部电催,趁此暇日,先赴彼得堡递国书接见。明日未正乘官车行,两三日到。在彼应酬稍毕,再往莫斯科候贺加冕。请代奏。即转沪、宁。咸。

(二五)北京总署来电

三月二十日巳刻(1896年5月2日)

密。俄使来商接筑东三省铁路,本署允以中国自办,无须代筹款,代荐公司。喀谓,果尔,则俄别联倭。其言甚悖,决非俄廷本意。本署驳论,喀亦无词,但谓不用俄公司,亦不可用他国公司。迹近挟制。本署要以中国自办,拟由黑龙江运料。喀允电外部。兹将现议情形电告,以备外部见商,内外一气。皓。

(二六)复总署电

三月二十日酉刻(1896年5月2日)

霰电悉。(以上电报档无^①)十八抵彼得堡,各官接至车站。

^① 此为原编者所加,以下同。

晤外部请期，订于二十二日未正俄主在皇村行宫接见。鸿。笱。

(二七)寄总署电

三月二十一日戌刻（1896年5月3日）

密。俄户部微德来谈东三省接路。缘自尼布楚至伯力，道纡河多，工费太巨，不若由赤塔过宁古塔之捷速省费。本欲借路速成，藉纾倭患。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颞预，恐十年无成。鸿谓代荐公司，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彼谓若皆（“皆”电报档作“竟”）不允，自办又无期，俄拟做至尼布楚一带即停工候机会。但从此俄不能再助中国矣。查此意系微德主持，其才略俄主最信任。罗拔两晤均未提及。合先密报。鸿。马。

(二八)寄^总天津李^署经方^电

二十二日酉刻（1896年5月4日）

顷俄主在皇村行宫接见，面呈国书宝星，并读颂词。俄主谓远来辛苦，慰劳周至。询及马关伤痕是否作痛，仍忆李经方前奉旨赴神户慰问，射钩之耻可知。据云二十五回城宫（“城宫”电报档作“城后”）验收礼物，拟再面谈。请代奏。转宁沪。鸿。养。

(二九)寄总署电

三月二十五日酉刻（1896年5月7日）

密。向例递书后不再见，今俄皇借回宫验收礼物为名，未正接见，令带经方传话，不使他人闻知。先将礼物逐一查问，属代奏谢。旋出示所藏镂金托金玉如意，乾隆占稀天子玉玺，皆精品。即引至便殿，赐坐畅谈。谓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

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等语。较微德前议和厚。未便壅于上闻。谈六刻归寓，彼即回行宫。请代奏。鸿。有。

(三〇)总署来电

三月二十五日酉刻到（1896年5月7日）

奉旨：“李鸿章安抵彼得堡，深慰廑系。至联络邦交，筹商一切办法，可随时电闻。钦此。”敬。

(三一)寄总署电

三月二十七日辰刻（1896年5月9日）

密。昨罗拔邀赴外部晚饭，与微德会议。该君臣皆以东省接路为急，微谓三年必成。鸿以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险，我办漠河矿久，知漠至齐哈尔省^①高山丛莽，人迹不通，必须穿过，亦甚难办。彼谓多费工而直捷合算，中朝自办，无款无期，不如令华俄银行承办较速，姑属妥议章程送核。鸿云此须请旨定夺。至俄皇所称援助，罗谓尚未奉谕，容二十九请示后再面商。大意以若请派兵，须代办粮饷。华有事俄助，俄有事华助，总要东路接成乃便。俟成准后另订密约。鸿按我自办接路实恐无力，又难中止，两事相因，应否先修订援助，后议公司，请代奏候旨。初四赴莫斯科，更无暇及。沁。

(三二)北京总署来电

二月二十七日巳刻到（1896年5月9日）

远涉贤劳，平顺可喜。十八日本署与喀论铁路，告以由龙江

① 原文如此。

水路运料则兴办速，略首肯，云须达外部。盖松花彼已行船，于情理正可相抵，然非鼎力不能成，希密商之。径。

(三三)复总署电

四月初一日酉刻（1896年5月13日）

密。径电悉。顷与罗拔议龙江运料。查瑗珲约云，龙江等只准中俄行船，外国不准行，是有明文。罗谓咸丰十年续约，龙江下游至乌苏里河会处，北岸属俄。虽未提前约行船事，然从未禁阻，运料自无不可。略电无此语。鸿询海参崴巡抚，俄有大轮公司一，行龙江下游；小轮公司二，行上游，俄廷岁助巨款。龙江口正对库页岛，在崴东四千里，华轮向未能去。即准我运料，只可借用俄轮。另电密陈。可否由堂菜译免传播。俄虑英、倭疑忌探听。鸿。东。

(三四)寄总署电

四月初一亥刻（1896年5月13日）

密。顷罗奉俄主命，拟具密约稿而交转奏。其文云：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因欲保守亚洲大地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之事，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是以大清国特派某，大俄国特派某，为全权大臣，即将全权文凭互相校阅，均属如式，立定条款如左。第一：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夺俄国属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第二：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第三：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舰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第四：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议于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

以达海参崴。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第五：无论和时、战时俄国均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第六：此约应由第四款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年为限。以上各款惟第四末二句系鸿商添，俄无异词。是否可行，乞速奏请旨示遵。莫斯科礼节繁重，在彼当住十余日即赴德。东二。

(三五) 寄总署电

四月初二辰刻（1896年5月14日）

密。驻倭之俄使与倭亲王偕行，欲为倭解说，与俄密约图朝鲜。俄皇不许，故廷臣皆疏远之，今愿结好于我。约文无甚悖谬，若回绝必至失欢，有碍大局。罗拔密议时只微德在坐。微续示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中俄集股，不准收别国商股；无论盈亏，岁贴中国二十五万，先交二百万，俟路成五十年或八十年，中国可自收回。均照各国商路通例。鸿谓事体重大，猝难定义。密约如奉旨准可即画押。路事须派员在北京妥商。合同甚长，译出再寄。罗云喀电拟不复，此议出则喀前议作废，乞暂勿告喀。请代奏。鸿。宋。

(三六) 北京总署来电

四月初四日巳刻到（1896年5月16日）

奉旨：“俄君厚意可感，此后邦交益固，着李鸿章代达申谢。至接路，我欲自办，一则兴中国商务，一则杜他人援请，非有所疑也。用俄公司，雇俄工匠，购俄物料，皆可行。着将此意与外部商酌。另三条着酌办，如有端倪，电闻候旨。钦此。”另密约三条。一、如有兵事，俄与中国彼此援助。一、松花、混同两江彼此行船。一、中国令资本五百万附入俄华银行。冬午。遵旨亲译。

(三七)寄北京总署电

四月初四日未刻发（1896年5月16日）

顷奉冬午电旨，谨遵。俄部臣均赴莫斯科。与罗拔约，到莫后如得京电，俟彼少暇再会商。初十、十一俄主接见三十六国专使，外部甚忙。接路自办，罗、微谓是正办，但虑延宕。俄欲改道至海参崴，空出尼布楚至伯力一大段，非另接支路也。约内第五款意指此。我自办是否由关外接至赤塔？道远款多，又须另筹接至双城子支路。且伊必询几年造成，密约限明，望妥筹速复。三条内第一即罗稿之一、三款，松花、混同彼此行船，当易商；五百万想是接路资本。连日俄廷导游造枪炮各厂，三分口径枪三百万枝连夜赶制，大小炮无算。并随俄君观新铁甲两艘下水，一重一万三千吨，一【重】八千吨，皆鉅观。仍续造。请代奏。鸿。支未。

(三八)寄北京总署电

四月初六日戌刻（1896年5月18日）

顷晤罗拔，属将朝廷感谢之意转达俄主。渠允明日见皇面申。自办接路，告以欲兴商务。彼云，前拟办法即兴华商务。又谓杜法、英交相援请。彼云，照此援请无后患。复请雇俄工匠，购俄物料。彼云，喀电有此语，未允行，此需巨款，恐华债已多，难再借。告以筹五百万付银行。彼云太少。又告以用俄公司改为中国公司。彼云，俟约同微德会议。看来似有端倪。鸿谓如可定议，密约第四款末应删改，第六应改二十年为限。彼云可商，但铁路无成，另约即无庸议。请代奏。鸿。语。

(三九)复总署电

四月初七日戌刻（1896年5月19日）

顷与罗拔、微德会议密约各款。罗谓第一删去“或与日本同

盟之国”，免人猜疑。以下改“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属地”。第四“起见”句下改“中国国家议允于满洲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此路由中国国家准交俄华银行承造经理。至此项合同条款，由中国国家与华俄银行妥善商订。”第六改“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两国再行商办。”其余不肯再改。如奉旨准行，祈电示“全权”字样，以便画押。至混同、松花两江彼此行船，罗谓旧约及现在办法均准，容再查案核复，或交许使商办。五百万付银行，应俟议合同时商定。微欲及时成议，鸿谓条理极繁，须在京商办。乞代奏请旨。鸿。遇戍。

(四〇)寄总署电

四月初八日巳刻（1896年5月20日）

昨与俄户部微德将原拟公司合同稿辩论。大要：一、作为中国东省铁路公司令华俄银行承办。一、此路据微德约计需费六千万罗布。每罗布合洋壹元。由银行借四千万，中国助五百万。该公司于路成运价内每年报效二十五万。可先提五百万，共成本壹千万，岁认四厘息。余招中俄商股。一、铁路进款中国不能保利，如不敷由公司自行弥补。一、批准合同日起，限十二个月开工，六年工竣。一、所过城市村庄庐墓均应避让。一、中俄铁路交界处分设税关，查核应征应免。一、由中国政府派委员总办，督查保护。微均允行，其余节目尚多，俟其在京商定。鸿。齐。

(四一)北京总署来电

四月十一日巳刻到（1896年5月23日）

奉旨：“电李鸿章。各国惟俄与中为数百年旧好，今复连盟，益微推诚相与。所拟约稿均已阅悉，惟末两条皆可省去。着李鸿章转达俄廷，即将四条定立密约。尚〔倘〕中国西南水陆有事，俄

国如何援助之处，亦应于约内叙明，以期周密。钦此。”第一属地“属”字改“七”字。第二末添“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第四“今”字下添“俄国”二字，“议于”下添“中国”二字。佳申。

(四二)北京总署来电

英

四月十一日巳刻到（1896年5月23日）

宋电中俄集股，不准收别国商股，此议甚是。至补电二十八字，岁贴若干，定期收回，虽系商路通例，非中国向订接路之意，此节先与说明，毋庸列入。合同稿速译寄。支电询五百万，想是接路资本。前冬电第三条之意，系欲与该银行伙开，不为接路资本。并与商订电复。遵旨达。佳酉。

(四三)寄总署电

四月十二日未刻（1896年5月24日）

佳申电旨遵。即晤商罗拔、微德，省去末两条。罗等谓五款尚可商改，六款通篇结穴，一字不能改动，否则此约作罢论。鸿谓五款字句含混，再四驳辩。罗因改拟“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路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等语。过路专指往海参崴，可免流弊。至第二末添“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罗谓此款明指敌国言，与他国无干，应毋赘文。至第一言中国土地，系包西南在内，日本有事，可商办援助。若英、法启衅，俄不便明帮，牵动欧亚大局，应勿添叙。总之，俄既推诚，华亦应推诚相与，勿过疑虑云。另示第一第四应改数字，均照办。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鸿。文末。

(四四)复总署电

四月十二日未刻(1896年5月24日)

佳酉电悉。五百万与华俄银行伙开，不作接路资本，岁贴若干，定期收回，均毋庸列入合同，已面告微德。微云伙开甚好，合同须饬银行另拟。前稿系华俄公司办，今为中国公司，则又有别。俟合同底交到再译寄。微德倚信银行总办罗启泰，鸿数接见。彼谓宜拟两合同稿，一付银伙开，应照西例；一承办东省接路。罗商拟赴京请示，断不能在此定议。请代奏。鸿。文未。

(四五)寄总署电

四月十六日戌刻(1896年5月28日)

俄主加冕礼成，今午邀请入宫庆贺。鸿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连日皆有宴会。俄主定二十六回銮，部臣随去。亟盼文电核准施行，迟则无及。伙开银行、铁路公司两合同稿，拟出容译寄。铁路照齐电大意，除成本一条外，俱照办。德君之弟约明初一往柏林。请代奏。鸿。谏。

(四六)北京总署来电

四月十八日巳刻到(1896年5月30日)

奉旨：“李鸿章十二日电悉。中俄睦谊从此加密。着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外务大臣画押。约内字句均照所改订定。至公司合同，着许景澄就近商酌，随时详电总理衙门，奏闻请旨。约文全篇并着总理衙门电去。钦此。” 霰申。

(四七)寄总署电

四月十八日戌刻(1896年5月30日)

钦奉霰申电旨，告俄外部。据罗拔称：俄主先令户部微德会

议，拟请旨会同画押。定于二十二酉刻齐集照办。公司合同稿，已抄寄署，即钞交许使商酌。许与微德、罗启泰素熟，俄廷急欲成议，当易商办。请代奏。鸿。巧戌。

（四八）北京总署来电

四月二十日巳刻到（1896年6月1日）

约文全篇。“大清国”至“条款如左”八十七字，照来电。第一、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第二、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第三、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第四、俄国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第五、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不用。但此铁路运过路之兵粮，除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第六、此约应由第四款条约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两国再行商办。霰戌。

（四九）寄总署电

四月二十日戌刻（1896年6月1日）

顷始接霰戌约文全篇电。内有不符处，立即知会俄外部、户部细商。第四“边地”彼欲改作“黑龙江、吉林省，生意易旺”。鸿执不可，改写“地方”二字。“华俄银行承办”下，原有“经

理”二字，彼不肯删。第五“平常无事”句下，添“俄国亦不可用”。彼谓初无是说，且与下文运过境之兵粮语意相背。第六“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电称“条约批准”。彼谓应改添“限三个月铁路合同批准之日算起，迟则全约为废纸”等语。鸿谓许使必能赶办，限定三月太泥，不如仍用原字。其“再行商办”句下，前已商添“展限”二字。磋商再四，此外无可商改。彼转讯中朝办事多疑多变也。俄主已派罗拔、微德为全权，事难中止。因改订二十二午初画押。约本秘密，拟亲赍呈进，或俟至巴黎委派员赍送。罗催早日批准，仍令驻使互换。请代奏。弼戍。

(五〇) 寄总署电

四月二十一日戌刻 (1896年6月2日)

顷与外部校对约文已毕，摘录第四款云：“俄国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容录咨许使遵照。罗拔拟添专条云：“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本日中俄所订之约，应备汉文、法文约本两份，画押盖印为凭。所有汉文、法文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此向例也。合并附闻。鸿。马戍。

(五一) 寄总署电

四月二十三日午刻 (1896年5月4日)

顷率同李经方、李经述、罗丰录、林怡游赴俄外部，与罗拔、微德互看彼此全权谕旨，复校中、法约文无讹，因各画押盖印。罗等谓从此两国交谊益加亲密，该君臣欣庆同深。更盼黑吉铁路开工，中国再将山海关外铁路接至宁古塔一带，与俄路相连，中

俄生意必旺，税饷较丰。鸿昨与银行密商，罗启泰云可代借款，利息不过四厘。祈予留意，请代奏。养午。

（五二）寄总署电

四月二十三日未刻（1896年5月4日）

译罗拔等全权文凭云：“俄皇尼古赖第二谕曰：余现与大清国皇帝意见相同，均以欲保东方现在已复之和局，必须立一御敌互相援助之条约。是以简派外部尚书内阁大臣上议院大臣枢密院大臣王爵罗拔诺甫，并户部尚书内阁大臣枢密院大臣微德作为全权大臣，会同大清国皇帝所派之全权大臣，商议一切，并予以订立以上所拟御敌互相援助条款署名画押之权。该约一经订立署名画押，余必批准照行，以符给予全权之本意。今欲有凭，特亲笔画押，并加国玺，以昭大信。余登极第二年，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给。尼果赖第二押。外部罗拔加押。”此可为实心和好之据。约本送到尚迟，可否请旨先行批准，专电示知，以凭转致，俾坚其信。罗拔并与鸿面订洋文密电码，庶遇要事彼此通信。漾未。

（五三）寄总署电

四月二十四日午刻（1896年5月5日）

密红。今午进见俄太后（“太后”洋务档作“国后”），询来去日期寓俄情形甚悉。两国交谊素好，前皇于华事甚为关怀。今皇告知游历时未得相见，到此会晤为幸。以后益加敦睦，共保太平。鸿谓俄廷接待优厚，举朝感谢，并略致颂祝。请代奏。敬。

（五四）寄总署电

四月二十六日戌刻（1896年5月7日）

午后进宫辞行，俄主令带同经方于申酉间晋见两次，坐谈一

刻。云约已画押，以后如中国有事要我帮助，必照约办理。将来当选派委员为驻使，自易和商。并询接路宜早成议。属回朝代·谢宝星。闻将专员·賚呈皇上宝星。鸿略致殷勤而别。请代奏。宥戌。

(五五) 总署来电

四月二十七日子正到 (1896年5月7日)

密红。中外立约以来，各国公使领事动违公法，侵占国权，近年尤甚。遇事牴牾，终损邦交，长此隐忍，何以为国。环球通例，领事履任须由奉驻之国给准札，公使亦有因事请换之例。望于去俄之先，与外部订明。俄若允照通例办理，他国当无异言。俄谊最睦，不难就范。德、法、英、美亦未必肯以一人悖通例，坏声名。务希设法妥办，以保国权。兹非指俄之疵，但欲借俄起例。应如何备文取复，望酌办电复。敬申。

(五六) 复总署电

四月二十七日午刻 (1896年5月8日)

密红。顷始接敬申电。俄主昨晚接见各专使后，即启行，各部臣陆续随去。鸿已辞行，迭电陈明，自不便再商公事。俄廷本有换使之意；至领事履任须给准札，虽系通例，而条约未载。忆巴西订约时，鸿曾添入，旋经各驻使挑唆删去。俄谊固睦，恐难改已定之约。即如税则改照镑价，外部谓原约未提，必须修约再议。英使欧格纳在此逢人辄诋毁我政府。前与罗拔议事时，语多抑扬，为欧所惑。国权随国势转移，非公法所能钤制，高明必鉴及之。沁午。

(五七) 北京总署来电

四月二十八日戌刻到 (1896年5月9日)

奉旨：“李鸿章两电悉，画押约文应先译全篇电署呈览。约

本或亲赉，或派员，要须慎密，防传播生衅。钦此。”沁午。

(五八) 又电

四月二十八日戌刻到 (1896年5月9日)

寄电悉。约文本无异同。“边地”二字系东电原文。“经理”二字虑与龙州约有碍，故删。合同向不请批，故改条约。“展限”二字来电从未提及。至“俄国亦可”四字，尊处文电在此，非本署所添，因语气不完，故填“不用”二字，固非多疑多变。若不准改一字，则遇电第四“海参崴”下直接“此路中国国家”云云，竟将不占土地、不碍权利等紧要语全行截去，所以遵旨添入。沁未。

(五九) 复总署电

五月初一日辰刻 (1896年6月11日)

俄户部微德邀往新城看赛奇会，顷回莫斯科，奉沁午电谕旨，谨照录画押约文第一款至六款。其第四款及专条，已于马戌电陈明，不赘。续奉沁未电敬悉。六款合同批准，俄人看得甚重，钧署核准后，必须奏明，即系批准。寄电已详及。英使探询，并谓北京驻使电告立约。鸿已谣言辟之。此间并无传播。现将俄文武员弁应给宝星，传旨赏给，即登车赴德。请代奏。东已。

(六〇) 总署来电

五月初三日到 (1896年6月13日)

密红。加税办法宜从俄发端，即详章商议需时，或先订两国扩充商务变通税则专章，附入约后，以为异时张本。本署今日复议御史条奏，奉旨飭行，应并入前奏办理。此时中俄交际宜有可商，邦交以商务加亲，亦可释他人疑忌。遵旨电达，望岑筹速复。径。

(六一) 总署来电

五月初三日到 (1896年6月13日)

奉旨：“李鸿章二十三日电悉。前因约本寄到需时，是以令将全篇先行电奏。一俟奏到即行照准。钦此。”艳午。

(六二) 总署来电

五月十二日亥刻到 (1896年6月22日)

密。奉旨：“李鸿章电奏约文全篇，阅悉。即批准照行，以昭信守。钦此。”真申。

(六三) 总署来电

五月十四日戌刻到 (1896年6月24日)

佳电“驳”下“办”上二十字码讹，请再电。铁路合同，效函到时再核，迟否？希电复。文午。

(六四) 寄总署电

五月十五日戌刻 (1896年6月25日)

顷回柏林，奉真申电旨，遵即照会俄外部转奏。又文电询佳电“驳字”下，查系“驳阻，但两国交谊关切，如中朝准我推广制造代办”二十字。昨汉倍克商会礼待优隆，或无抗阻。外部令德瑾琳随往英伦，密探该国意旨再定。英、德商务最盛，如允行，他国易商。铁路合同望早核定，效函无他语，德皇情谊甚厚，顷复赠磁器。其办差及阅营员弁，应照俄例，传旨分别赏给宝星，咨署查核。请代奏。鸿。咸戌。

(六五) 柏林许大臣来电

六月初一日戌刻到 (1896年7月11日)

署敬电函尚未到。今将应添改者先电商。第三条铁轨应照中

国定式四尺八寸五分，交界设栈换车。六条“自行经理”下添“除开出矿苗处所另议办法外”十二字。十条俄货经此路仍入俄界者免纳，似无稽考，拟征半税。十二条八十年归还太远。应改三十六年。希与该商议妥电复云。已飭柯回俄转商。澄。艳。

（六六）复柏林许大臣电

六月初四日辰刻（1896年7月14日）

函电悉。三十六年本利不足，彼断不允。闻罗已至巴黎，晤时告知营口接路原议，及吕布宝星即汇办。鸿。支。

（六七）许大臣来电

六月初五日到（1896年7月15日）

柯见俄户部商明，现电署云：遵议第六条十二字照添；十条过境货征税，各国所无，拟添“该货入界另车封记，出界查明放行备稽考”；十二条八十年难减，但允三十六年后可议价收回；三条用中国轨，俄户部谓驳此要条，不如并密约俱废，坚不允，并催早定议。统候核示等语。澄。豪。

（六八）复许大臣电

六月初五日巳刻（1896年7月15日）

罗议与豪电同，华轨难合，其说甚长。鸿属罗明晚回俄，顺过克新谒晤畅谈，并电柯来会。歌。

（六九）寄总署电

六月初七日巳刻（1896年7月17日）

华俄银行总办罗启泰来巴黎，面称俄廷催办铁路甚急，合同一经画押，即须开办。拟先派委员雅都里阿诺甫带同监工十五人，并绘图丁役等，前往黑龙江、吉林地方勘路测量，求发给护照，

并电总署转致吉、黑将军副都统就近派员在交界接护，会商一切等语。鸿系原议之人，彼因喀使于此事原委未详，不便知照，姑缮给护照，属俟接照后再往。阳。

(七〇) 寄柏林许大臣电

六月初八日巳刻 (1896年7月19日)

罗即行，护照准发，余令面陈。鸿。庚。

(七一) 寄总署电

六月初九日酉刻 (1896年7月19日)

接俄外部罗拔函称：准来文，前画押条约业奉大皇帝批准，即转呈我皇，亦将该约批准，迅寄驻京公使，与大皇帝御笔批准之本互换。并奉我皇致复国书，呈赠大皇帝圣安德第一宝星，祈代敬谨呈进等因。查复书系俄文，译出系格外恭敬欢喜之意。宝星正副各一，皆金刚钻密嵌。圣安德为极大名目，俄例另备各等宝星正副共五份，连上十二件，装两匣，应由鸿敬谨亲赍呈进。请先代奏，晤喀使先道谢。约本可否添写“批准”字样，盖用御玺，免挑剔。佳酉。

(七二) 许大臣来电

六月初十日辰刻到 (1896年7月20日)

罗来晤，已行。柯留。轨式关系成本暨自陈说殊确。澄。佳。

(七三) 总署来电

六月十四日亥刻到 (1896年7月24日)

佳电已代奏准。昨许电云：六条照添十二字；十条过境仍免税；十二条三十六年后可议价收回；惟中轨俄坚不允。查俄与德、

奥接路异轨，并无窒滞，独于华路强欲同轨，否则并废密约，颇不可解。现正与法议定龙州铁路，各国各轨。若允俄，法必争论。华车四尺八寸五分，系中堂所定，通国一式。仍望婉商俄部妥定，以免两歧。再来电涉俄密事，均由堂译，电码宜分别，密红非宜，恐传播。统电复。真戌。

(七四) 复总署电

六月十五日辰刻（1896年7月25日）

密。罗谓俄轨系独创之式，若易中轨，两头换车多费需时，有碍成本。俄与德、奥无争，非因边防异。即为防边，一二时可另改辙，实无益。鸿由德赴法，同轨可证。微德性急坚持，似不必因此中废。俟收回后再议改。鸿初照英轨，欧洲概系一律，并非各国各轨。闻凉山轨小，龙州宜用华轨，以便推广，法难强争。罗来法代俄借壹万万金，息三厘，九二扣。昨与哈言，华再借当照办。哈谓如允法公司承办铁路，必尽力。后涉俄事仍用此码。咸辰。

(七五) 寄柏林许钦差电

六月二十八日巳刻（1896年8月7日）

函悉。到英后忙甚，拟七月十四渡海赴美。署电勘路已奏准，但以不合华轨为疑。鸿据罗议转复，并以德、法同轨作证，劝勿因此中废，或可核准。法允镑价收税，惟须各国准行，越陆不改，龙州铁路求再接南宁。德员管带罢论，德君臣必不悦。勘。

(七六) 总署来电

六月二十八日巳刻到（1896年8月7日）

咸电悉。两头换车，交界类如此。界口各设税关炮垒亦通例。微德性急坚持，动言废约。设因他求不遂，又言废约，则此约适

增要挟之端，非真心和好之据。若俟收回另议，三十六年后恐成虚愿。德、法同轨之害，《普法战纪》言之。闻虽同轨，实亦换车，界上稽察，彼此加密。中俄邦交非德、法比，特事关边要，岂能徒顾目前？俄但以换车多费需时为嫌，尚易转圜。两国相商相助，更不宜任气。望筹周妥，顾邦交、存定制、杜口舌为要。敬午。

（七七）寄柏林许钦差电

署敬电云：咸电悉。两头换车，至杜口舌为要云。祈属柯乐德将大意转致。鸿在远无由面商。勘。

（七八）许大臣来电

七月初一日未刻到（1896年8月9日）

两勘电均悉。顷复署电云：华轨，俄户部及公司均不愿，今欲再争，请通核合同两稿有无再改。如专商轨式一条，或冀转圜；若笼统与商，彼疑有意延宕，恐愈相左。三十六年议价，应载明照本利已偿若干除算，似于中国操纵有益。俄君及户部出月初十赴他国，能赶旬内定议为便等语。拟候署复再转商。应否飭柯来英、候示。澄。艳。

（七九）复^总署^{大臣}电

七月初一日酉刻（1896年8月9日）

顷复署电：罗启泰前来法，数日即回。咸电系据情代陈。昨奉敬电，属妥筹，已转许使商办。鸿距俄远，无由面商，合同果定，当无他求；若久不定，恐生枝节。德、法交界并不换车，彼此无另派稽察，炮台防边，又是一事云。东西。

（八〇）寄总署电

七月初二日酉刻（1896年8月10日）

前微德面称俄臣祖倭者半，祖华者半。彼实祖华，故山县不欲接见。顷驻俄奥参赞过英，密告俄、倭为朝鲜有定密约之说，东电恐生枝节盖指此。鸿。宋。

（八一）许大臣来电

七月初十日亥刻到（1896年8月18日）

署电：艳电悉。通核合同，照蒙电所添第六条十二字，过境免税下添数语，艳电三十六年后添数语，余只电线声明专为铁路用；此外无可再改。但与商铁轨照华式一条，如允商即定议画押，以期迅速。现由柯电致俄户部，然恐无济。澄。清。

（八二）许大臣来电

七月十二日到（1896年8月20日）

柯自俄来电，俄兵、户、外三部会议，均以改轨必换车窰碍，不允。已电署。十四定行否？澄。文。

（八三）复许大臣电

七月十三日辰刻（1896年8月21日）

改轨不允，当即定议。画押日电示。英外部允加税，另议办法，交龚续议。十四准行，约八月杪抵津。鸿。元。

（八四）许大臣柏林来电

七月二十三日申刻到（1896年8月31日）

旨准画押。微德欲改三十六年收回为五十年，已拒之。罗候微复未到。澄。漾。

(八五) 寄柏林许钦差电

七月二十四日午刻 (1896版 9月1日)

罗拔故，似宜往唁。展限能拒，望早定。拟初八登舟。鸿。敬。

(八六) 许大臣柏林来电

八月初四日到 (1896年 9月10日)

展限拒后，俄户部复欲六条声明煤矿不在另议办法内，辗转驳商，允其代请以后优待。始于初二画押。请代摺已发。澄。支。

(八七) 天津四达尔祚福致罗丰禄电

十月十一日到 (1896年11月15日)

请转禀中堂，吴克托穆士奇王爵允办，详细条目三十款由恰克图电来，三礼拜可到此处。

(八八) 寄彼得堡许钦差

十月十九日午刻 (1896年11月23日)

顷奉旨杨儒使俄，黄遵宪使德。杨不愿留洋，恐来不速。公早到京总办银行铁路为盼。鸿。效。

(八九) 周守来电

十二月二十四日并寄北洋 (1897年 1月26日)

顷密闻俄铁道有造两路之说，一照原议借道，一从众论沿黑龙江。系黑河对江俄抚衙长文案传说，未知确否，冕禀。箇。

(九〇) 周守来电

冬月初七日到并寄北洋 (1896年12月11日)

密。奉朔谕欣悉。轮船事已蒙商允。查码头惟聂格来司必须

设立。该处即在混同江口，为江海各轮装卸货物要地。馀如克薄诺付又乍伯利，有华人小船码头，或可将就。然江轮不甚夜行，自伯利下至聂格来司，两岸均为俄坞，必须允我随地停轮，并允寄存或购办船上生火材料，倘俄轮欲在华界购办柴火，亦请允行以答其情。盖历年本系过江私伐，常滋口舌。但须向矿局预定，只允在江边交易，不允自行入山，以免意外而资联络。是否，祈核夺。至木税容奉允后再议。冕禀。真。

（九一）寄北洋大臣王^①电

冬月初八日巳刻（1896年12月12日）

查混同江口即黑龙江口，在海参崴东北三千余里，华船及各国商船向未到过，仅俄有大轮公司由此行龙江下游，小轮公司二行龙江上游。咸丰八年瑗珲条约准两国人民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行船，并与沿江居民贸易，内无混同江口字样。俄欲借此商定章程，已声明混同江口小轮难到，应毋庸议，只能照约商办。周守电请聂格来司立码头，断做不到。馀如随地停轮，寄存购柴各项，再商。松花江口，拟添设税关，木税不必另议。希电该守知照。鸿。齐。

（九二）彼得堡来电

十一月初八日发初九日到（1896年12月12日）

璞科第系启泰所信任，已命其赴京代议银行事务，敢请中堂格外照拂。罗启泰。

（九三）萨宝实呈其本国来电

冬月十三日（1896年12月17日）

准给应用的钱，可是愿意中国准我们造一铁路，从北京往俄

^①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

国铁路，与按照现在已准的在满洲地方造铁路的规矩。

(九四) 致彼得堡罗启泰

十二月初十日辰刻 (1897年1月12日)

来函收到，王爵吴克托何时启程？约在何时到京？现拟借洋债一万万两，至轻利息多少？

(九五) 许大臣来电

十二月十一日午刻到 (1897年1月13日)

顷罗启泰称，公司创始，诸事皆在俄京定议，所请总办若由澄在洋兼办，彼此均便等语。属达钧处，据实转闻。澄。佳。

(九六) 周冕等来电

十二月十一日到 (1897年1月13日)

密。如俄人至松花江内汤王河及呼兰各属全境开矿，则不碍观厂；若开黑龙江南岸与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则大碍漠、乾等厂。曾于夏间奉将军核准，汤王河及呼兰各属全境归廷杰开办，呼伦贝尔与黑龙江两城属界归冕办理。伏求中堂俯赐主持，凡由各处大山分水岭流入松花江、黑龙江、额尔古纳河者，不拘山水大小远近，务令俄人不必搀杂其间。倘蒙先赐知会，更感宪慈。因职等正在认真开拓，分头布置，以仰副中堂从前开创边矿苦心起见，伏乞恩准施行。临禀不胜待命。卑府曹廷杰、周冕谨会禀。蒸。

(九七) 复周冕等

十二月十一日申刻 (1897年1月13日)

蒸电悉。铁路公司合同第六条有开出矿苗另议办法之语，原指铁路附近地方如出有煤矿等项，可供转运之用，且须临时另议

办法，并非江境内所有金铁各矿产概归公司开采；即有开处亦当妥议，何必先自炸苗。汝等既各分有矿界，则本界内务须认真开办，勿得有名无实，临时自有词以拒之。洋人事求实在，未便以空言折服也。鸿。真。

（九八）彼得堡来电

十二月十三日到（1897年1月15日）

吴王有意于四个月内来华。前次英、德借款股票尚未卖完，市价甚低。鄙意目前借款非其时也，不若稍缓。罗启泰。

（九九）四达尔祚福自津来函

西正十七日即华十二月十五日发（1897年1月17日）

启者：顷准吴王电称西历四月底可抵中国云，请代禀中堂为荷。

（一〇〇）致彼得堡许钦差电

十二月十七日未刻（1897年1月19日）

本日奉旨：派公总办东省铁路，虽可就近商办，惟黑、吉交涉事多，署应兼管。彼既有璞科第，我也不可无承上启下之人。塔克什纳谨厚熟悉，似可电署飭令在京随办。鸿。霰。

（一〇一）许钦差来电

正月初九日到（1897年2月10日）

吴克托穆充使，虑中国疑以官兼商看轻，拟辞退华俄银行总办，密请钧酌。澄。虞。

（一〇二）复许钦差电

正月初十日辰刻（1897年2月10日）

吴王于银行本仅挂名，若允使于邦交有益，银行铁路兼可商

量，绝不致看轻，似勿庸辞退。请密致。鸿。蒸。

(一〇三) 寄北洋大臣王

二十六日巳刻 (1897年2月27日)

前署电聂提督，请延俄官允教习，有妥订合同之语。顷俄署使称，领事传谕，仿照德国教习办法，伊不谓然。盖德人图利恐失信；俄廷好意帮助，大信不约。应俟该官弁到后，聂与当面议明月给薪赏若干，如何听令教队，将来彼此或有不愿，即自辞遣去，较为大方，无庸写立合同。祈属聂提督妥办。鸿。谏。

(一〇四) 寄俄京许大臣电

二月二十七日巳刻 (1897年2月28日)

吴王何日行？已属沪、津优待照料，并令方至沪晤。鸿。沁。

(一〇五) 寄北洋大臣王电

三月初二日辰刻 (1897年4月3日)

俄使吴王过津时，客寓难觅，已电致四达尔祚福暂借萨宝实洋行，较宽绰。其武弁随员均可敷住，尊处临时但派一员照料可矣。又闻拟派两员，一塘沽一车站迎接，甚妥。俟其至寓后，再彼此拜晤。渠未必在津久住。北河浅阻，届时车路如通至黄村，专车送往为便。再由京派车马往迓。此各国优待使例，祈酌办。鸿。宋。

(一〇六) 直督王复电

三月初五日辰刻到 (1897年4月6日)

宋电祇悉。四达尔祚福现往海参崴，不在津门。所有接待俄使一切，自应格外从优。奉电得有遵循，已飭关道次第预备矣。

文韶。支。

(一〇七) 复北洋大臣王

初五日辰刻 (1897年4月6日)

四达尔与吴王熟悉，本欲邀往其津寓。昨鸿电致海参崴，嘱其款留，复电遵办。查该行在津最属宽大轩爽，于西人贵客相宜，较饭店及租屋均胜。该行现有管事人，可令关道与商。铁路专车一节已告知芸楣。鸿。微。

(一〇八) 寄新疆巡抚电

三月二十日申刻 (1897年4月21日)

俄使来言，噶什喀尔领事闻萨雷阔勒岭有疫症，派医官悠苏颇甫前往查勘，请飭道发给护照，并派弁同去。查毕即回。本署允办，望飭行。号。

(一〇九) 罗启泰自彼得堡来电

三月二十一日午刻到二十日未刻发 (1897年4月22日)

九四扣甚上算，如有人照此折扣议借款，政请中堂允之。即本行经理亦不能较此便宜也。罗启泰。

(一一〇) 直督王来电

三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1897年4月26日)

俄使吴王闻初九可抵沪。此间本拟遵谕借萨宝实洋行为行馆，而俄领事书思齐谓住本国商家，不足显中国优待之意，因改用水师营务处。现飭稍加修饰，供应一切已由李道次第预备，格外从优。拟派联道迎送，并照料一切，以期周妥。餘详署电。文韶。支。

(一一一) 复直督王

三月二十五日午刻 (1897年4月26日)

敬电悉。改用水师营务处更昭优礼。专车护送来京，派联道极妥。尚拟留联在京伺应照料。鸿。有。

(一一二) 沈道来电

四月十二日到 (1897年5月13日)

吴王顷说定十三日申刻上船，即开。在沽口有事耽搁十余点钟。十七午前须到津，谓奉俄皇电旨也。随带箱匣大者五十余件，余亦数十件，均须随轮车一起。答以电津接洽。再岷帅派镜清兵轮护送到津。虎禀。真。

(一一三) 盛太常又电

四月二十八日酉刻到 (1897年5月29日)

美总领事来鄂密商，如愿照比约，须求商办他路。其意在粤汉。窃思津榆，师所创，原奏极郑重。若就此止，坐听俄人代办，昨是今非，必多异议。俄廷前谓中国自造准接。夔帅函来密商借款接造之法。如借美款先造至奉省止，再自请部款造至宁古塔，与俄路接，俄可无辞。究可用美款先造一段，美亦不为俄忌，乞裁示后再与夔帅商。宣叩。沁。

(一一四) 复盛京堂电

四月二十九日辰刻 (1897年5月30日)

中朝无人议及关东接路。俄公司办于路限六年成，已形踟蹰，遑暇兼营吉奉枝〔支〕路。芦汉借款，议者蜂起，吾与常熟^①力持乃定。岂可遽许美修粤汉、奉吉耶！华士宾已行，函称交比办，十年难成。比使顾虑亦在此，务慎图之。鸿。艳。

①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时任军机大臣。

(一一五) 寄盛京堂电

四月二十九日午刻 (1897年5月30日)

金达前呈铁路应归一律章程，甚详妥，应交监工查阅照办。否则将来与津芦不合辙，为害甚大。比人向未替他国做路，欧美均疑诧。又闻比厂桥料多旧式，订办时尤要讲求重力。又金达面称芦保应用钢轨垫木，秋间急需，并无复电，应速详细告知。英使前争比[此]事，告以芦保系分与金做，伊始默然。鸿。艳。

(一一六) 盛京堂复电

五月初一日辰刻 (1897年5月31日)

俄无暇兼营吉奉，已将钧电密呈南皮，一既不议。英、美藐视比工，正可借资激励。轨辙四尺八寸五，自必一律。芦保轨木已定，不致误限。宣叩。艳。

(一一七) 俄外部复电

五月初十日未刻到 (1897年6月9日)

本国大皇后得贵中堂祝寿之电，心感无既，特命本爵大臣驰电致谢。伯爵马勒裴夫。

(一一八) 致柏林许钦差电

六月初八日巳刻 (1897年7月7日)

馈冰感谢。吴克托由漠北回，柯随去。水师条陈甚妥，已分行北洋罗使照办。樵过德否？鸿。齐。

(一一九) 复盛京堂电

六月十四日申刻 (1897年7月13日)

俄使送来合同稿，已行尊处。俟复到再复。俄使并无另函。

比用费由汝酌办，费难遥制。鸿。寒。

(一二〇) 盛京堂来电

七月初二日到 (1897年7月30日) 并致翁官保

敬电敬悉。专议国债一千六百万磅，息五厘，九五扣。关税不敷，以内地粮课划交海关分还。上海则中国银行代收付，藉有体面。照去年英、德借款便宜一扣头。如要试议，请将英、德洋文合同寄下，先议大略，再令人都。乞电示。宣叩。艳。

(一二一) 复盛京堂

七月初二日巳刻 (1897年7月30日)

艳电借款想仍美领事所议。纽约何人来能作主？汇丰现议四厘五息，八五五扣，先十年付息，十一年起至五十一年止按年还本除利。均半年一付。年内千六百万磅交清。较英、德前借稍异。应照此先议大略，再令人都。鸿。宋。

(补一) 出使许大臣电

光绪廿二年三月廿五日 (1896年5月7日) 电报档

传旨颁给罗拔礼物四色，伊甚感激，请代奏谢。澄。敬。

(补二) 李中堂电

四月廿三日，廿四日递 (1896年6月4日) 电报档

俄主派员送给宝星，鸿系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并分赠参随十三员有差。应照案收受，只于入讌会时佩带，以昭睦谊。至俄国应差之礼官朝官，在内外外部及沿途伺应护送文武，均以得赏宝星为荣；亟应就近照章分别制造，汇咨总理衙门核填执照，寄由许景澄转交。祈代奏请旨飭遵。鸿。笱。

(补三) 出使李鸿章电

五月初五日(1896年6月15日)电报档

初四午正在柏林皇宫进见德君，恭递国书，颂词答词钞咨署。请代奏。鸿。豪。

(补四) 又电

五月二十五日(1896年7月5日)电报档

德官商沿途伺应周备。定二十四到荷兰，二十八到比利时，初四到巴黎。约本派塔克什纳妥慎贲呈。请代奏。鸿。漾。

(补五) 李中堂电

五月三十日(1896年7月10日)电报档

荷、比一路差还，君臣讌会欢洽。法、美皆有信来，预备公馆车马，一切待以上宾，照俄、德之例。具见朝廷恩待远人，使臣荷庇不浅。祈代奏，并晤各驻使道谢。鸿。艳。

(补六) 出使李大臣

六月初五日(1896年7月15日)

今午见法总统，恭递国书，慰问周挚。颂词答词汇钞咨署。初六晚公讌。暑热，拟暂住两旬。礼物另送。请代奏。鸿。豪。

(补七) 寄李鸿章电

六月初六日(1896年7月16日)

奉旨：“李鸿章电悉。该大学士周历各邦，辛劳可念，自宜稍加憩息。其加税一书，著于所到之国，随宜商酌。钦此。”

(补八) 出使李中堂电

六月廿一日 (1896年7月31日)

法总统避暑哈璃海口，邀往钱行。廿二赴约，廿三专轮送伦敦。英君主订廿六在行宫接见。法员伺应者，照章酌【给】宝星，即传旨赏给，咨署查核。沿途犒赏、电费、杂用不费，拟电江海关道于使费内拨汇银四万两。请代奏。鸿。胥。

(补九) 李中堂电

昨谒英君主于阿士本海岛行宫。先见其大太子、太孙，继面递国书。属将御颁礼物奏谢。退而外部沙侯传命赠给鸿章头等宝星，礼意优隆。旋调集附近大铁船快船六十号，邀令阅看。行兵整肃，军容雄盛，洵称大观。请代奏。鸿。沁。

(补一〇) 寄李鸿章电

六月廿九日 (1896年8月8日)

奉旨：“李鸿章电悉。各国商务，英为领袖，照镑加价亦得情理，该大学士切实与商，当可就范，如有头绪，随时电闻。龚照瑗病体若何？并著察看具奏。钦此。”

(补一一) 出使李中堂电

七月初七日 (1896年8月15日)

艳电奉旨飭商照镑加税，廿六先将赫德节略面交英外部察阅。旋据沙侯称，须由各总办核议，约初六申刻会商。是日同龚照瑗赴外部，切实辩论两时。沙谓应俟修约届期再议。鸿云，中国受亏已久，急迫难待，且非议改税则可比。彼以照镑须加税一倍，商情不愿。鸿谓日本加税，并改订镑价，英先允行。未便歧视。沙云，前外部舍伯理所允，英商咸怨，我不敢擅许。鸿谓

德、法皆允商办，必俟英定议。中英交情素厚，不应薄待。沙谓我必尽力，但须确询香港、上海商会众议。鸿谓起程在即，请由龚使与商。沙云可行。沙甚疲滑，德使谓与彼交好，只公事难商，信然。回答节略续寄。已与美约定十四搭船而去。请代奏。鱼。

(补一二) 又电

七月初七日 (1896年8月15日)

奉旨询龚照瑗病体若何。查龚自去秋患病，调养日久，现已痊愈，惟腿软不甚健步。察看情形，尚可支撑。明年四月报满，拟请遴选委员另来接代。请代奏。鸿。鱼。

(补一三) 大学士李中堂电

七月十四日 (1896年8月22日)

法外部专员函称：总统复国书，并送上我皇上礼物，寄驻京公使呈递。计开自织绣幛二，油画一，大瓷瓶二，猎虎马枪二，百音琴一。另复镑价收税节略，略同前议。美总统定于廿三在纽约接见。明早登舟渡大西洋。请代奏。鸿。元。

漠 矿 录

袁大化 著 张本政 整理

说明：《漠矿录》（稿本）三册，共六卷，袁大化编撰。袁大化，字行南，安徽省涡阳人。1880年，袁大化随钦差大臣吴大澂到吉林省东部办理军务。1887年，清廷为“兴矿实边”，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漠河金矿，调李金镛任漠矿第一任总办，袁大化任提调。1890年，李金镛病歿差次，袁大化继任总办，1897年因事去职，先后任山东徐州道、山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署山东巡抚、新疆巡抚。1917年张勋复辟时任内閣议政大臣。

1905年，袁大化在任徐州道公余，将昔日兴办漠河金矿的文牍、记录重加整理，并参以亲身经历，编成《漠矿录》一书。该书全面介绍了创办漠河金矿的原委，详细记载了我国黑龙江南岸金矿的数量、分布，各矿含金数量，淘金机器的构件、装配和使用方法；简要记录了参与办矿的宾僚三十余人的生平事迹；尤其可贵的是，本书系统地编入了兴办漠河金矿的奏议（28件）、稟函（55件）、批牍（16件），其中除少数奏议见于《李文忠公全书·奏议》外，其余大都不见于其他记载。本书是现今发现的有关漠河金矿开发史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原始资料，为研究中国金矿史和洋务运动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新的资料。

《漠矿录》稿本，是“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大吏翟文选从书商手中购买的，一直藏在他家中。1948年，翟文选将《漠矿录》稿本赠给著名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建议他在《辽海丛书》再版时或编辑《辽海丛书》续集时，把《漠矿录》纳入该丛书。但因《辽海丛书》没有再版，续集也未编，遂使《漠矿录》至今未能付梓面世。

《漠矿录》稿本，用九格红格宣纸抄录，因系稿本，涂乙太乱，漫漶甚多，为保持原稿本来面目，凡文字讹误，尽量出示脚注，原稿文字一仍其旧。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稿本中几件李鸿章奏折，因已见于《李文忠公全书·奏议》，这次刊出时删去。

黑龙江漠矿录序

黑龙江省沿边号称“金穴”，世多知之，而未得其详。余于光绪甲辰、乙巳间，入达馨山、程雪楼两将军之幕^①，检视陈牍，亦仅得其大略，盖无专著可稽也。

民国初元，乡前辈宋铁梅先生长黑龙江省政^②，余建议广延矿师，踩勘金苗，招集金夫，分段开探，开放公家专卖粮货及收买官金之制，于金夫则量其所获，酌收厘金。此外，凡粮货各商听其自由贸易，并将已废矿区及矿外可耕之田任人开垦。久之，则商成市而农成村。矿金虽有时而尽，而农商则利益无穷；于是不招民而矿商与金夫皆成土著之民，沿边矿区胥成重镇矣。英、美新旧金山其前例也。

惜此议未克实施，宋公与余皆离江省。迨辛未“九·一八”之变，余避兵析津^③，偶于书贾获《漠矿录》稿本三册，分矿山、矿产、宾僚、奏议、稟函、批牍六卷，为初创漠河金矿李金镛之继任袁大化所撰。删削涂乙之处甚多，盖初稿也。因属书贾询诸其家，此稿已否成书，皆语焉弗详。因藏之行篋十余年矣。时事蜩螗，余亦马齿迟暮，久恐散佚不传闻。金静庵先生有《辽海丛书》之辑，举以赠之。倘丛书再版或续辑补编，稍加整理採入之，俾后之重整龙沙探金事业者有所借镜，又岂徒原著者之厚幸也！

袁大化，字行南，安徽涡阳人^④，清末官新疆巡抚，清史

① 达馨山：达桂，字馨山。程雪楼：程德生，字雪楼。1904年——1905年，达桂和程德全，分任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

② 宋铁枚：宋小濂，字铁枚，又作铁梅。辛亥革命后，宋小濂先后任黑龙江省民政使，民初任黑龙江省都督。

③ 今北京大兴县。辽时为析津府，金改为大兴府，辖有今北京附近诸县地。

④ 原稿空二字，“涡阳”为校注者填。

有传。

共和三十七年元月二十九日

双城翟文选叙于天津

自序

岁庚辰，大化随前督办宁古塔防务太仆寺卿吴公大澂于吉林军防，历宁、姓、琿三城及俄东悉毕尔部^①，图其山川形势，复溯流松花、混同而涉黑龙江，足迹几遍。窃叹其神皋奥区，芜而不治之失也。后七年而漠河金矿开。

漠河孤悬绝塞，金匪久踞。朝议藉矿实边，所以计虑者甚周。无锡李公金镛创于前，而以大化继之，逐渐扩充，上自乌马河，下达观音山，延长四千里，其艰瘁非任事者不知也。

乃者东亚大势日趋于亟，而事变纷乘，运会之开，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东清铁路其成也速，白山黑水电掣麾轮，昔之齟齬于防守奚为哉？日俄交战辽东，今乃分割通旅支路于日，于以知事变之来，虽圣智莫能测也。易曰：“穷则思变，变则通”，善治者亦惟有因势救变以承天而已。

大化昔尝愤嫉夫不事开边锢蔽者众，漠河之役，思欲以矿以垦于神皋奥区，得尺得寸，以抒其芜而不治之概。庸詎知夫大吏中伤而去之也。逮庚子之乱，则矿务废矣，岂不惜哉！虽然，事变者人，运会者天，列邦剧烈竞争于东亚，岂不以欧亚轨路交错往返而无阻乎？我臣民日夜惶迫，抚肃慎之旧壤以振鞞鞬雄风，矿政垦政并心一意，安知满蒙各部荒坳如漠河者，数十年后有不变为富庶殷闾者乎？由是言之，则凡承夫天者，仍在人也。

今年春，大化承命备兵徐州，公暇敕行篋中漠矿文牍，与夫在矿记录者，令无锡秦世铨择其尤而编辑，校讎则宿州凌钧棠任

^① 东悉毕尔：东西伯利亚。

之，成书六卷，以质诸知矿者。嗟乎！金源神武自昔为昭，今岂不逮昔乎！芒乎芴乎！益令人四顾天壤而不能已矣。是为序。

光绪三十一年秋八月涡阳袁大化序于江南徐州道署。

卷一 矿山

漠河界内兴安岭东北麓黑龙江右岸，旧属索伦部。上而洛古河、奇乾河、乌马河、窪希利沟，下而爱西小东沟、爱东观音山。证之图籍，莫获得而指焉。通志之言地理以水为主，诚以山水之形千古不易。北徼山水，官书私载音译互异，岂非满蒙汉语纠纷杂糅，犹汉书传外国志辗转舛讹，不免迷目乎！今为详加考订，庶使山川形势、宝藏之兴隳如指掌。辑矿山。

漠河矿厂，在元藻山之麓，河之上游也。详稽图籍，无此河名，按其里到辨其方位，盖即旁库河之讹。河流曲折二百里而东南入于龙江。由江入山之地曰漠口，即博罗哈达卡伦，平原三十里，无河流可溯，而与漠河下游入江殊远，江由爱琿逆流而上，至此千五百里。江以东俄罗斯依格那绅屯。厂在万山中，漠口迤邐南行人山折而西南，计程七十里，丛林蔽天，伐木辟道，以通车马。其地南至墨尔根城经度斜距乌道八百里，迂道千里。

考国初用兵罗刹，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乙未上谕：“凡奏报军机，自雅克萨至额苏哩经爱琿前来，恐迂道迟延，酌自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谨按：雅克萨，今江左俄阿勒巴金屯。当时驿路必经矿厂左近，度兴安岭而南，后惟达呼尔、索伦、俄〔鄂〕伦春、奇勒尔诸部间亦行猎至此。光绪纪元后，华俄流民私挖金沙，漠河之名乃著。

旁库河，《水道提纲》曰：“黑龙江又东流百里，经雅克萨城，有厄毋里河自西南合三水东北流来注之。又东北流折南流而东

流，旁库河自西南来入之。”《朔方备乘》谓旁库河一作旁乌河。《一统志》作平库河，在黑【龙】江城西北一千四百里（北徼计里多约略之词，今爱珲至俄阿勒巴金屯实则一千三百余里）^①，距漠口二百里。我朝大军征罗刹于雅克萨、尼布楚，转输粮仗，水陆出入，漠河、洛古河、奇乾河均为驻兵运粮要地。康熙二十三年七月马喇等奏言，据生获之费要多罗云：“今春不见兵至，遂于旁卧河一带仍旧耕种。”旁库河又讹旁卧河。然以里数计之，龙江城距漠口千五百里^②，而内府图所载江左旁库河，斜直雅克萨城。辨方定位，其为今之漠河下游可无疑义。

元葆山，高二十丈，山上之石尖稜涩重，五色皆备。山前有源泉，冬则结冰，澄沏可鉴，群呼为“冰湖”，无锡秦世铨作《源泉记》以名之。

洛古河矿厂，洛古河之分流也，距江口十五里，其西为额尔古纳河入江口，以东即俄博克诺甫屯，顺江东下一百三十里为漠口。其流由西南而东北入江，其源远不过百数十里。厂在河之分流小涧，涧长三十里，宽五六十丈。^③

奇乾河矿厂，额尔古纳河东南岸山也，东北距墨口百里，顺江道至漠河三百里。由墨口入山行四十五里，两山漫坡拱护雄峻，数武起一石坎，涧道平坦。又二十里为西厂，【又】十二里为北厂，又十八里为老厂，河流曲折西北而入额尔古纳河。由河口入山，左右高岭陡〔陡〕起，巨石嶙峋，其势险峻。考诸群籍，无奇乾河名，土人云河水常乾故名。按《水道提纲》墨〔黑〕龙江又东北二百余里而克鲁伦河，西南自枯伦鄂模东北流，为额尔古纳河来会，水势益盛，会处在界碑东北，何秋涛谓此格尔必齐河界碑。又东北流，墨河自南来入之。按墨河《龙沙纪略》作末

① 正文圆括号内文字为袁大化原注。

② 龙江城：即瑗珲城。

③ 以下原稿涂乙太乱，无法辨认，故删去。

河，提纲作谋河，内府图作谟河，即今之墨口，墨河是也。而额尔古纳河，提纲谓其源流三千八百里，此约略言之。其入江会流以上二百余里有伊穆河自东南合两水来入之。提纲作衣母河，《龙沙纪略》作衣木河，殆即今之奇乾河欤？以地望准之，奇乾河适当会流以上，其河流西入额尔古纳河口，道里亦符。今将奇乾河西口以上俄屯地名附载于此。

西口上行二十五里穆其幹，九十里五柳滨，二百十五里吴丝罗甫，三百里阿勒攻斯克，二十四里末里子噶，四十里禾墨露河，有俄屯窝罗奇，由此有大轮车道迳赴墨尔根城，计程六百里。

窟希利沟厂，在额尔古纳河东岸，下距奇乾河三百里，河之西岸俄屯错居。按内府舆图额尔古纳河西流之水伊穆河以上曰牛尔河，曰谟里尔肯河，曰特尔布尔河。今窟希利沟按其里至应在谟里尔肯、特尔布尔两河之间。特尔布尔《水道提纲》作忒儿布勒，何秋涛谓即眉勒尔喀。今以窟希利名者，类俄语也。河以西即俄屯窝罗奇，俄人出入其间，故沿俄称。

达义河厂，在墨〔黑〕龙江城西北二百里。考爱琿城在江以东，今属于俄，其以爱琿名龙江城者，沿旧称也。达义河文牍中称爱琿西山，内府舆图作达彦河，其地距龙江城二百里左右，与旧称之乌鲁苏穆丹城相距数十里，厂在东涧，长五六里，宽五六丈。

观音山厂，在嘉润河中游，黑龙江南岸，由江入山百六十里。其山距黑龙江城七百二十里，《水道提纲》所谓南岸即喀母泥哈达，自西绵亘而东者也。今以观音山名何，其地江流汹涌，夹岸危峰峻峙，舟行咸有戒心，好事者祀观音于山麓，遂以名之。《黑龙江外纪》曰：“喀木尼峰在黑龙江城南七百里，双峰对峙，江流其间，水势至此恒高江面数倍，舟行者惮之，是亦龙门之险也”。喀木尼峰即喀母泥哈达之讹，提纲亦谓龙江自受富河之

后，经两岸大山中，如蜀江出峡者。五百里而嘉润河，即提纲查衣河之转音。内府舆图作札伊河，提纲谓龙江又东南折而东流经纳丹哈他拉山之南麓，凡百里许，有查伊河自南合二水北流，经布仑山东麓而北来注之。厂之上游八十里名双岔子，重岭叠嶂，南行度唐旺河，又南至吉林之三姓，计程六百里。河流三四百里，两岸平甸，宽二三里。河之上下游均产金沙，脉络宽博，俄矿师私论该处产金之富，足供百年采取。昔年俄商屡向我租地开厂而未允。光绪十八年驱逐金匪，改为官探，六七年中得金不下六七万两（计庚子年止）。然特千百分之一耳，其苗线未显之地正多也。

卷二 矿产

慕维德曰：“亚西亚多出金，西卑利为最。”^①考内兴安岭夙称“东金山”，国语谓之金阿林，别乎阿尔泰山之谓“西金山”也。然脉络隐显，迹之维艰。《周礼·圉人》掌金玉锡石之地，^②“守则厉其禁，取则授其图”，而语焉不详。漠河探金未有成规，矿石之别白，金沙之浅薄，惟以目验身亲者件系而次之。辑矿产。

出金之沙其色不一，有黄沙，有青沙，有绿沙，同一沙也有□更清□更不清^③总以木箕淘验为最准当。初开毛皮，深尺许，青黑色，有油浆而润泽者，或碎石一排。其下姜黄色，再下青绿沙、黄绿沙，如无油浆而不润泽者，仍沙皮也。再下则真沙见矣。厚或三四尺至八九尺及丈余，沙愈厚金愈足探，至浅真沙亦须有尺许，再浅则不足供探挖。亦有沙仅数寸而金聚愈多者，此又

① 亚西亚：即亚细亚。西卑利：即西伯利亚。

② 圉，古矿字。

③ 凡原稿字迹不清而无法认定者，皆以□标出。

不可执一论也^①。

沙中或大石或碎石，其底有“马粪包”，有“大楂底”。其类不一，要以尖石块而重大者出金较多。

金粒以圆为上，片次之。其金块有重二十余两者（内含石及铅、铜、铁质），五六两者极不易得。《北徼方物考》载：“俄罗斯东界之山产金，道光五年出精金大块重十七斤，四周之块重二三斤”。其言不诬。

昔人论产金之山不生草木，龙江则不然，凡得金之涧必水旺草盛，巨叶柳如荆树者极多，俗名“水冬瓜”。绮琪松较他植尤高大，树根以下，沙或凸起高数尺者，其地产金必旺。金为天地菁华，其气必厚，沙高而起，恒生大树，元葆山之左、北涧以下往往如是。

出金之地多“马牙石”，石愈多金愈旺。亦有“试金石”，毛皮多黑色，俗称为“金母”。

漠矿极旺时，每沙上者六千斤出金二两左右，中者两余，下者数钱，以此为常。先被私窃，今设官厂，前后十余年，取之不竭，可称“金穴”。

夏日探金，水浮沙松，不能凿洞，须开水道，愈长愈妙，有一二里至四五里者。藉水抛毛，金无遗失，残沟以此为第一妙法。

北沟之苗，其毛皮火烧黄黑色，下碎石一排，亦带火色。毛沙油黑色、青绿色、姜黄色，均为沙皮。再下青黄色，则为“正沙”。金极炸粒，沙百斤得金一分五厘，每盘溜得金两余。“正沙”色润泽，石色如炭，俗名“金母”，如牙、如刺、如蜂巢。毛深丈许，沙皮三尺，“正沙”三四五尺不等。

小北涧中所开碛四排，头二排北碛毛深八九尺，沙深四尺，

^① 原稿在本段天头上有贴签，上写“本卷各条次序尚须分类，容后时整之。”卷二各段内容排列较乱，为保持原稿面目，在校点时未加调整，一仍其旧。

油绿色，金炸粒，石皆青黑有稜，间有“马牙石”。沙三千二百斤得金一两，上者九一成色，次八一。

採金之法：第一，“大揭盖”。将毛皮沙石堆运两边，“正沙”停车运上机器，不误工作。第二，“引水抛毛”。使毛沙顺水冲去，块石堆积两边，金无遗弃。此法之善有者也。第三，“开暗槽”。冬日最宜，毛厚沙薄之涧亦可用之。

土法抬沙上溜辄多遗失，且费工。入冬水冻，能开暗槽，惟沙多凝结，水不澄清，十不能得金三四。俄置木机器，冬日停机，专揭毛皮，或打取沙堆，拉运积聚，入春上溜，费省而无遗金，法至善也。美矿师专主长水道，长溜，其法亦无遗金。

冬日作工，坚冰积雪，无水淘金。有用转水溜法，溜之旁置釜于水坎，釜中燃薪，冀得火力而藉以上溜者，亦有用乱石烧红以热水者。

机器中段南岸正脉宽六丈余，毛深丈有二尺，沙厚六尺。每方沙约重万二千斤，照二千六百五十斤沙得金六钱一分九厘五毫计之，可得金二两七钱七分八厘。以六丈宽、六尺深、百丈长计之，共三千六百方，约採金万两有奇。脉有宽窄，沙有厚薄，减半折算，数不能少。

夏日于山涧背阴处开凿槽洞，往往二尺余即坚冰如石，凝寒逼人，晁错谓“积阴之处冰厚六尺”，而全祖望画雅库诗“层冰千尺经三伏”，于此益信。

吸水必先疏浚引河，俾有所滙泄，不至溢入槽洞。

洛古河沙厚三四尺，较漠河稍薄，其毛皮有一丈深者。

奇乾河厂西二十余里，宽一二里，长二十余里，毛深一丈四五尺，计沙二十拾得金一钱二分。

乾厂北沟毛深丈有二尺，沙薄五寸，深者尺余，亦有二三尺。极好之沙三四尺厚，四五尺宽，每石能出金一两，一盘溜有日得一二两及三四两者。若数钱则不敷日用，以六五成色故也。

线苗极宽，有百余丈者，沙皆碎石，大如扭扣，掬之有声，与“玻璃沙”相似，青黄赤白黑五色皆备，白者较多，含红色，入冬结冻为绿色，入水而淘仍无泥浆，亦无块石。

漠厂小北沟矿石如指锐，尖角削利，黑如漆。岭北沟矿石大如栗子，色如栗壳，金之成色渐逊于小北沟。漠北头道沟矿石碎小如绿豆，大如扣，色如铁。

论管理淘金机器之妙，第一，倒沙要稳，使溜筒不疾不徐。第二，放水要准，使溜盘内水不大不小，以溜格翻花不起波浪为度。第三，溜筒大头三皮带安置要准，使石上粘沙冲洗得干净。第四，大小铁轴要匀，使不伤轴，以牛油为最。第五，大皮带要擦浓桦油，洒沙子，轮皮亦如之，使不滑不脱皮带也。

洛古河厂新沟宽二十余丈，毛深六七尺，或八九尺，毛皮下层光石、红黄石，毛深数尺下火燎子卡头深尺许。再下青黄沙，平板石，厚寸许，或数分，金炸粒，多扁块，带麻纹，六千斤沙得金三两五钱左右。

漠厂以东沟北距山麓七十五丈，毛皮火色，深九尺，其下青绿沙，石有方稜，沙深五尺余。由此以上里许，毛皮青黄色，干燥无泥浆，深数尺，或丈许，土名“水串子”。沙极散，多圆扁石，青泥带卡头厚数寸，下火黄绿色，沙皮中多碎白石，大小如米稗粒，金碎而多。再下青沙，金较整，亦有碧绿沙、黄绿沙，极润泽，线宽数十丈，沙厚二三尺至五六尺。十数人工作，日得金少者二三两，至多者以七两为止，六百人上溜，日得金五六十两。

漠厂之北有大岭，岭后小沟，越岭上下计程三里，大河之汉沟也。金脉亦厚，二十抬沙亦能取金五六钱者，若由口门进，计程六里，路较平。

观音山东沟毛深三尺见黄沙，其下带红黑火燎子色，二尺后见“正沙”，色黄，厚二三尺，脉宽十余丈，十五抬沙出金三钱

左右。

小南沟距东沟八九里，在半山坡下正线一道，金粒炸，形圆，色稍嫩，十五抬沙出金三钱左右。

其上段水道挑深七尺余，脉宽十五六丈，下段深五尺余，脉宽七八丈。就水道之边安碛，每溜日得金二两余。其正线沙之最佳者，有二十抬沙得金一两三四钱。

漠河厂金八六五成色，奇乾河厂金七二成色，乾北涧金六五成色，乾西涧金六三成色，爱晖西山东沟金八八成色，观音山东沟金八六五成色。

“金胆水”取之槽洞中，渐积年久，可医目疾。又金含石粉，取以磨粉，亦可医目疾。

乾厂以东根格卡新沟有挖碛丈余深，人入其中，即昏晕不省人事，岂硫磺纯阳之气，十倍于人，引散人气欤？抑阴寒之气将人气闭塞欤？理不可解。

小北沟金脉较宽，用省费机器淘探。其法，淘汰木溜盘、出石之木方桶，皆如大机器，惟无水轮拉皮轮。其铁桶、铁轴、水柜可以略矮，不必深。天桥可短，机器亦窄，不用天棚板，一面紧靠沟坎倒沙桶上口安置。坡上拉沙车来去皆在地转运不上机器。用六尺半长、三尺半宽铁溜底三块横置于溜盘上首，溜以下三面镶板紧钉溜盘上，前面缺，上三面亦镶板，高约尺余，出石一面缺，上首高半尺，下首低半尺，以便推石而出，水桶移置溜之正中。牛皮袋皆须短，水桶尾直对沙桶，以便放水冲沙入溜。水柜置在右后角，与出石桶相近。水桶省去两节，横用三排柱子，竖柱仍用五排。吊沙斗、放水桥皆照大机器。不用马道，用十人“打瓜子”，两月而成，既少用水而旋转亦易。

淘金木机器，用工部丈量。天盘两层用横竖大梁各十根，开筘咬紧，竖长四丈七寸，横长三丈六尺五寸，方径八寸。

地盘两层用横竖大梁各十根，长短、宽窄一如天盘，中用顶

柱二十五根，高二丈一寸，粗径七寸。叉字形斜铁柱二十二根，各长二丈三四尺，视空之大小以为准。

天盘盖板厚四寸，宽窄视天盘。

天盘角大水柜深方各六尺五寸，板厚三寸。底置放水桶，口方一尺八寸，高一丈六尺四寸。下有接水簸箕，高三尺，长六尺。短盖板长二尺余。水柜外接引水天桥，内离底二尺八寸，开有闸口，宽三尺一寸，高一尺。口外有接水长簸箕，鼓动大轮。水桶盖板方较桶口各大半寸，上系吊梁，粗径四寸长，架水柜上，上溜水桶盖首围径尺余，柄长七尺。清溜水桶盖亦如之。小溜水桶盖板宽三寸，厚八分，长五尺。

栏杆三面长短视天盘，盖板微缩西面安置。马道外高三尺二寸。中有短柱各方四寸余。倒沙桶长七尺五寸，横阔二尺五寸，竖阔二尺一寸，上下两口斜距三尺七寸，下口竖阔一尺四寸，横如上口。

护梯天门长四尺五寸，阔四尺。护梯长二丈三尺五寸，宽二尺八寸。二十六级扶手，高梯帮二尺，上首下尾斜距一丈二尺二寸。

上溜水桶相连二根如拐尺形。长桶二丈三尺，短桶一丈一尺三寸，内口粗径七寸，外皮粗径一尺一寸。后面长桶牛皮袋八个，上宽六寸五分，下窄三寸，长三尺二寸。西面短桶牛皮袋四个，略长，大头皆安有铁筒，长尺许。

清溜水桶相连两根亦如拐尺形。长桶两丈五尺，短桶两丈三尺，内口粗径六寸，外皮粗径一尺。皆整树锯开去心，铁箍束紧，粘捻油灰，头用粗木锥塞之。

大铁轴一根，长一丈五尺，亦有丈四尺五寸，方径四寸二分。两头开圆腰二处，中距小头三尺，开圆腰一处，利于旋转，轴愈长愈好。由俄作房购来，木厂铁匠现亦能接。

大铁漏桶一架，长一丈一尺八寸，倒细沙头粗径三尺五寸，

出石大头粗径四尺七寸，中多细眼，如指大，所以漏水淘沙。下有漏盘接之，愈密愈快。铁厚三分，计共三节，每节用铁板七块，亦有六块，火钉练成。一筒里面铁牙长尺余，高寸许，两首有眼，贯以大头火钉，随水桶转势顺斜钉去，易于出石。中用铁四花三个或四个，方眼四腿，头带拐尺形，有钉眼，火钉贯之，中大方眼穿大铁轴，木铁寨子塞之，使不动。铁轴上头两圆腰相近处，安有小轮，挂皮带，围径三尺一寸，厚八寸，三层斜木板钉成，外用扁方铁板，贯以火钉。

挂皮带二号轮厚八寸五分，围径九尺八寸，四层木板，中用横竖撑柱各四根，宽六寸五分，厚五寸，开笋扣紧大螺丝钉十六根贯之。中安大木轴，四整木为之，粗径二尺一寸，头贯三尺长大铁轴各一根，余头四寸许，担在横梁。下有铁托，以便旋转。围径三寸五分，外用大铁箍五道束紧，中贯二尺长大铁塞，每头各八根。此轴外头安一大水轮，水轮动则皮轮动，皮轮动则大桶铁轴愈动。大轮转一周，小轮转三周。

大水轮围径二丈，阔四尺四寸，两边皆用两层板，开斜笋扣紧，多置木钉。宽四寸，厚一尺一寸，中置水庖，斜深一尺三寸，净长三尺六寸，周六十庖轮。中用横竖撑柱各四根，粗径六寸，长与轮齐，四尺五寸长，大螺丝钉十二根贯之。中安大木轴与二号轮各占一首，中隔护水板。

护水轮板三十块，湾长二丈一尺，外用木条压定，两边细长斜撑柱二根。

大木轴两头横柁梁各长一丈四尺，厚七寸，宽一尺一寸，下有立柱各三根，方径七寸，斜戗柱各二根，方径四寸。

大铁轴两头横柁梁二根，中一根各长一丈五寸^①，厚八寸，宽一尺，下有立柱各三根，长一丈五尺，粗径七寸，斜戗柱二根，外加戗柱不在数。

^① 原文如此。疑“中一根”三字为衍文，或为“中一根长一丈五寸”。

大轮里面护水板高宽过水轮，所以防水浸湿皮带。

大溜盘一面长三丈五尺三寸，宽一丈二尺七寸，上高距地盘一丈三尺，下底距地盘五尺六寸，三寸厚板为之。前有挡沙槽，整木去心，外留半帮，清溜由此推沙入小溜。平时有闸板，中有分水竖格一根，长一丈七尺，宽三寸，高四寸。两边长短溜格十八个，皆做成前曲势，使水翻转而过。花板三块，开有细长槽，每块十数道，金多留存此间，此格愈多愈不抛金。两旁压梁二根，溜底柁梁三根，较大溜盘各长三尺，用一尺八寸长大螺丝钉十根贯之。横柁梁四根，各长一丈二尺七寸，粗径七寸，下有长短柱十二根。溜上左右后三面皆镶板墙，前有格子门二扇，上溜封锁，清溜开门。盘下嘴镶板使锐，所以束水收沙入吊沙岸，出溜嘴小天桥。

吊沙岸两个，上阔三尺八寸，下尖一尺，深三尺二寸，中留四寸粗眼，尽眼做六尺长木锥各一，外置丈长钩杆各一，头有短拉木各一，铁环联络之。靠岸钉四尺长架柱二根，头置吊杆铁轴贯之。毛沙积淤岸中，马车置其下，拉木岸开沙漏车中，满则闭之，轮流拉去。上有横斜板各二，一安岸面上，一安岸帮上，高低相距尺余。架岸柁梁二根，长二丈二尺，粗径八寸，横梁顶柱两帮皆与天桥同。挡沙槽头小，溜上有小水柜，高一尺七寸，宽长各二尺二寸。有闸板接水沙板，方吊水桶接清溜水桶，长一丈，方径四寸，四薄板为之。引水清溜溜长一丈六尺三寸，宽二尺二寸，中多小格子，下有挡沙格，底溜宽长与上溜相埒。

接溜出石大木桶上宽四尺八寸，下宽二尺二寸，高三尺二寸，长一丈七尺五寸。亦有上一桶下分为二者，中护铁板有盖板门钳铁夹倒柱滚梁吊竿各件，车来按吊竿，则门开石出，车满则松而闭之，宛转如意。

清金小溜长六尺二寸，宽二尺二寸，上置闸板，接水箱细长水桶，桶长二丈，粗四寸，四薄板为之，引水清金也。接梯托溜

台阶方一丈二尺，下有四凳短梯，上有板梯通出石桶，上首长一丈六尺，宽一尺六寸，十一级。

其余后面棚板、皮带、上旁吊板、大木轴、中间挡水小板轮随时相机为之，无定式，不备记。

马路来去两条，中隔长木，路愈长，拉沙马愈省力。两边各树栏杆，上接天盘盖，下从地面起。

木机器一架，地车四十辆，马倍之，以此作工，可抵二千四百人。

金者石之精华，西人谓天地空气蓄久而泄，石裂金见，水流入沟，上淤浮毛，或数尺，或丈余，是为沙金。理或有之，未敢信为确论。尝于漠厂北沟拦沟安碛较眼，皆黄沙也，深或数尺。次年揭开毛皮，拉沙上溜。昔年旧碛塌下之黑毛皮（金夫呼土为毛），已变青绿色，似沙非沙，再迟必与四围之黄沙同色，始知沙金自有气化结成，非全恃天地空气腾涌水流入沟结聚成沙也。六七年前旧碛烂毛得金较生沙子为胜，岂皆淘之未净耶？

淡黄、黑绿沙松散而无大石者，出金必多。

漠厂岭后马扎兰沟上梢第五排碛毛深六尺，沙厚尺余，青带绿色，沙散无泥浆，石大如掌，小大不等。金之成色八六五，与老厂相埒。到底之沙纯青色，无石，又无泥浆，间有槽石，如指一捻即碎。

漠厂机器前水道上下皆黄沙，中梗青黑沙，色如铁炭，底石亦如之。沙厚四尺余，金极“成做”（金夫谓金多为成做）。上水道多白“马牙石”，悉带硫磺，间有如铜、银矿者，微带绿色，极重，金夫谓“有线金”，此其苗也。

漠厂北沟机器西水道原宽五丈，近靠北帮又搬三丈五尺。沙厚五尺余，碧绿色，金炸炫，间有黄绿沙，大块尖棱石，金尤颗粒，毛厚六七尺，红黄色。再下青黑色，见金，亦有无金者。再下青黄色，有细金。再下则绿沙矣，金极整齐。有“大眼沙”，

又名“蚂蚁沙”，无金。

凡山涧土厚林茂、山势肥美雄峻，此“肥象”也。有卡头如龟膊鳖首形，产金必炸粒，沙亦深厚。若上薄石露、林木细小、枳棘丛生，此“瘦象”也。得有好卡头，亦能生金，多碎细沙，亦薄浅，历试各厂，往往如是。

淘金溜板每长一丈，上口高于下口二尺三寸至六寸，长则递加。若不照此尺寸，或陡或陂，均易遗失细金。栅子以距四寸为一道，花栅为上，用长柄四齿木扒拉之，必须时常较验毛沙，勿令金有遗失。

石沙要冲漱干净，细金多粘于石上，石上之沙不净，金多暗弃不觉。务要打刮干净，勿弃块石，勿留底沙。底只要有金，即须下做，以无金为止，省揭毛皮工夫。

光绪十五年，漠河厂出金沙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四两七钱七分一厘二毫。奇乾河厂出金沙五千七百十两五钱五分。洛古河厂出金沙四十八两四钱二分二厘。

十六年，漠河厂出金沙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三两八钱三分。奇乾河厂出金沙二千四百四十七两九钱六厘五毫。奇乾河西北沟厂出金沙三千六两三钱一分二厘。洛古河厂出金沙七百三十六两六钱三分一厘五毫。

十七年，漠河厂出金沙五千四百十九两六钱二分八厘五毫。奇乾河北沟厂出金沙一万五千一百七十五两五钱三分五厘三毫。

十八年，漠河厂出金沙八千九百八十七两二钱一分四厘五毫。奇乾河北沟厂出金沙二千八百四两五钱一分六厘。奇乾河西沟厂出金沙三千四百六十两七钱七分六厘。洛古河西沟厂出金沙一百八两四钱三分二厘五毫。爱琿西山小东沟厂出金沙八十九两六钱一分七厘。爱琿达义河厂出金沙一百四十三两六钱九分三厘。窪希利沟厂出金沙三十八两六钱一分六厘五毫。

十九年，漠河厂出金沙八千六百十八两七钱七分六厘五毫

奇乾河厂出金沙三十一两六钱一分五厘五毫。奇乾河西北沟厂出金沙一百七十二两五钱三分五厘。奇乾河新厂出金沙四百二十三两五钱二分三厘五毫。洛古河西厂出金沙一百一十一两四钱九分五毫。窪希利沟厂出金沙三十八两二钱三分三厘。

二十年，漠河厂出金沙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七两五钱三分。奇乾河厂出金沙四百四十五两二钱三分六厘。奇乾河西北沟厂出金沙四百一两一分六厘。洛古河西厂出金沙二十两六钱九分一厘。窪希利沟厂出金沙一百四十一两二钱二分九厘。观音山嘉润河厂出金沙二千八百九十四两四钱八分五厘。观音山嘉润河东沟厂出金沙七千一百三十二两一钱七分。

二十一年，漠河厂出金沙二万五千八百六十七两三钱三分四厘。奇乾河厂出金沙一千一百二十五两七钱六分七厘五毫。奇乾河西北沟厂出金沙一千六百六两三厘五毫。窪希利沟厂出金沙三十七两六钱四分三厘。窪希利西南沟厂出金沙三十五两五钱一厘。观音山嘉润河厂出金沙二千八百九十四两四钱八分五厘。观音山嘉润河东厂出金沙七千一百三十三两一钱七分。

二十二年，漠河厂、观音山嘉润【河】厂共出金沙二万七千余两。

二十三年，漠河厂、观音山嘉润河厂共出金沙三万四千余两。

卷三 宾僚

何秋涛有言：罗刹之役极为艰险，考其时用兵只及于呼玛尔、雅克萨诸地，而于雅克萨以上鲜有至者。漠矿一役，奔走于上下游四千里，冬蹶冰，夏泥淖，上而僚友，下而兵夫，中寒毒，积齿山壑，亦云惨矣。劳臣上达愍死而矜恤焉，凡夫殒身绝域，既邀异数而妥幽魂，其诸夙有庸而今亡者十年之中亦累累

矣。而勇役矿夫不暇稽其姓氏以没者，其数至三千余人之多。悲夫！今录其可纪者若干人次之。辑宾僚。

李金镛，号秋亭，江苏无锡人。光绪十三年，以吉林知府受李文忠公（鸿章）知奏派漠河勘金矿。时文忠负重望，任直隶总督，凡洋务边防诸要政胥属焉。十四年正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言，以金镛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而令禀承于北洋，重其任也。其冬率僚佐、督勇役矿丁千人踏冰履漠河，道有冻毙者。十二月入山开工，积二十有一月，得金沙四万余两，以积劳病歿，光绪十六年秋八月也。文忠奏言，金镛于漠河一役，力任艰难，请照军营积劳病故例赐恤，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荫一子，入监读书。奉旨允准。寻部议恤赠内阁学士衔，无锡县原籍建祠。初，金镛官吉林之长春，有声称循吏，士民歌思不忘，故长春与黑龙江后先援请建祠焉。

姚岳崧，号彦森，江苏阳湖人，以吉林通判奉檄漠河任事，未数月，于光绪十五年冬卒。赐恤道衔。岳崧性好善，其先筹办河南、奉天义赈有劳，传旨嘉奖。

刘域〔械〕林，号建生，江苏武进人。以湖北开缺鹤峰州知州奏调漠河，任巡查差事。旋奉檄赴上海，溯黑龙江而下，将迂道库页岛以行，轮舟抵俄聂格雷斯而卒。械林恂恂儒雅，短于吏事，寻赐道衔。

华金鳌，号敬之，江苏无锡人，以巡检任漠口局转输，其族侄孙文焕以浙江从九任总局支应，先后均以疾卒，均恤赠县主簿。

候选从九吴慧基，安徽怀宁人；千总黄海云，湖南善化人；军功李鸣环，直隶定州人。均十六年故^①。军功黄宝三，安徽宿州人；军功刘永熙，江苏吴县人；军功强本源、俞琛、李三尧、

^① 十六年：光绪十六年。

武生倪钰，均江苏无锡人。十七年故^①。军功王树仁、张茂先，均安徽涡阳人，十九年故。军功薛坤兴，山东泰安人；军功关振兴，山东冠县人。均十八年故。类皆从事于遐荒绝域，以有庸者也。其病始皆足肿而青而紫，身热而齕腐，气促神丧志昏，则医者莫得而治焉。汇案奏请均赐恤如例。

布经历盛兆楨，江苏元和人；候选县丞革职直隶怀柔县典史吴祖惠，河南光州人。均十七年故^②。候选从九刘天禄，奉天海城人；候选巡检孙步奎，江苏无锡人；候选巡检王希贤，顺天大兴人。均二十年故。兆楨于光绪十四年转运机器由上海而海参崴而混同江，往还于俄之海关，艰劳倍著。祖惠稽核财政，维慎维勤。死丧相藉，风云为之惨淡。寻赐如例。

郭玉贵，山东蓬莱人。习俄语文字，十四年投效漠河^③，任以翻译称职。十八年檄给江左俄屯羊草票，久不归，迹之于窝里司金伊奇村，得玉贵遗血衣数袭，盖遇俄匪被害云。勇目王同时遇害。羊草票者，俄屯岁取羊草于我江右，卡伦禁不予辄哄。金铺以金厂假其道，详准俄取沿江二千里羊草，以十之三为我储备转运之需，而以十之七抵其工值，岁以时给票为信焉。寻恤玉贵知县，荫子云骑尉。

陈世敬，号子严，江南宿迁人。居乡多义行。漠河矿务，远道转输，而以世敬转运吉林粮饷，事机无误。寻卒，遗命以客囊余钱八百缗施其乡之养济院。寻赐恤知府衔。

向文燕，号玉书，湖南乾州人。由行伍起家，转战江、楚、赣、皖（中略）^④。十四年管带漠矿护勇，纪律严明。文燕体不

① 十七年：光绪十七年。以下十九、十八均为光绪十九、十八年。

② 十七年：光绪十七年。下文二十年同。

③ 十四年：光绪十四年。下文十八年同。

④ 此处书眉上有袁大化批语：“向、郭、强、颀死时皆于矿事不相干，一并叙入，似太滥。”据此，凡僚友中与矿事无关之事，一律删节，并以“中略”字样标示。

逾中人，目炯炯须髯蝟张，语及生平战状，目眦尽裂，声振山谷。后以抑郁不得抒，卒于呼兰戍防。

郭长云，号梯楷〔阶〕，湖南芷江人。由军功历保总兵（中略）。曾以湘军随督办宁古塔防务前太仆寺卿吴公大澂戍琿春。十四年奏调漠河。^①开办洛古河厂，后卒于奉天防次。

袁大杰，大化仲弟也。初充漠河护矿营官，继以观音山金厂令大杰往任其事。厂距漠河三千里，而遥指授事略，悉协机宜。二年得金二万九千两。假归道出黑龙江省垣，会大化被大吏中伤，并以蜚语诬大杰，褫其知县职，逮讯大杰，仓皇而走，不知所终。其惹苴之谤至今无有为之昭雪者。

有冯佩卿等五人，许宗文、王竹轩等六人者，不知其邑里，并姓氏亦不详焉。光绪二十六年，俄兵熿我黑龙江城，将攻漠河。漠河防军无兵，无可守御，佩卿等裹粮度兴安岭而南，攀崖越涧，生还者十之六而已。露宿风餐，千余里无人，有行三月而至齐齐哈尔者，有四月而后至。为述其死于是行：如佩卿辈或涉河湍激而溺水，或病不能从而殒壑，或蹀躞迷路而后不至。其情形至惨酷云^②。

屠瑞椿，号荫堂，江苏武进人。以知州掌矿局书记，规画宏雅。后官四川，权知荣县事，逾年而卒。其父起凤亦从事漠河，瑞椿之官遂迎养焉，先瑞椿数月而卒。

闵广纶，号菑岑，浙江归安人。掌矿局书记，书法精妙，曾随使臣于日本，以求其政治之所在，后以知县需次江苏，竟以困厄终。

强惠源，号少逸，江苏无锡人。以直隶县丞创办奇乾河分

^① 十四年：光绪十四年。

^② 此条书眉上有袁大化批语：“事在我去漠之后”。

厂，于冰天雪窖中，颇耐劳勩。十九年以事褫职^①，寻复官。甲午随黑龙江大军赴奉天之沙河转输粮仗，今卒于家。

顾庆祥，号翼初，江苏无锡人。以广东知县檄办爱珲粮台。其弟庆初襄事转输。先后卒于家。

刘国宗，号少棠，安徽霍邱人。志量豪迈，欲有所建树。初以知县檄矿局提调，嗣转运爱珲粮仗称职，踩勘金苗，出入危岩穷谷，尤著劳勩。后以道员需次山西而卒。

袁大备，大化从弟也。遇事兢兢，虽挫不挠。以知州銓选管带漠河护矿营，部下悦服。接办观音山分厂，督率金夫，不辞劳怨。后以筹办东边木植公司卒于安东县^②。

钟大元，号彦英，浙江海宁人。在漠河六年，治文牍精勤，叙劳以同知直隶州銓选。后以厘金差事卒于杭州。

刘廷墉、孙滋德，江苏无锡人。廷墉号杏芬，滋德号树棠。以巡检銓选，精于医。矿厂金夫往往十病八九，廷墉、滋德资药疗治，奔命不遑，数年归，先后卒。

屠汝昌，号衍庭，江苏武进人。初襄赞强惠源于奇乾河，后办观音山有年。叙劳以知县銓选，奉檄至上海，卒于旅次。

袁大□，因矿事囚于省狱，愤闷而卒。袁□平屡经延茂、屠寄讯责，死于卜奎公堂，似应添入^③。

卷四 奏议^④

驱金匪，勘矿路，开厂工，章疏拳拳，此其大较也。顾矿以

① 十九年：光绪十九年。

② 此条书眉上有袁大化批语：“此人须记入东边卷内。”

③ 此条为袁大化手迹，因是书为未定稿，故批示于后，非正文也。文中两字辨认不清。

④ 奏议中删掉《漠河金厂官督商办折》、《奏派接办漠河矿分片》两件，原稿分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六十一、卷六十九、卷七十六。

实边，言之审矣。任事者劳心焦思，方欲以计利而不专言利，兢兢焉夙夜图之。乃事机多变，遂未罄所有以实军储之策。夫罄之，诚是也。若置轮，若凿道，若垦政，仍垂章疏之空言。闵世之君子，所以怵然而起，与前后奏议，都凡二十余，可覆核也。辑奏议。

密陈漠河金矿拟办大略情形折

恭 镗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①

奏为派员查看漠河金厂并拟开办大略情形，据实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谨将漠河金厂亟应举办并拟调派吉林道员用候补知府李金镛会办恭折具陈，仰蒙俞旨，并飭下北洋大臣李鸿章、吉林将军希元一体钦遵在案。

续于本年四月间，该府李金镛遵由吉林来省面商一是，当以兴办矿务，首重运道。漠河面江背岭，水陆均须兼筹。遂先取道墨尔根城，蓦山而进，复由漠河出江，乘轮以达黑龙江城，往返数月，艰险备尝，博访周諮，略得梗概，九月间始经旋省。臣面询颠末，并据该府李金镛禀称：“漠河一区，界连俄人边境，号称金穴，狡焉思启，防不胜防。开矿之举，实关边要利害，与内地矿务之专言利者不同。顾其难有数端，请质陈之。中国自仿泰西集股以来，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为尤甚。承办者往往荡产倾家，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闻。官项竭蹶，所不待言，则筹费难。漠河地处荒僻，人迹罕通。最近之市为黑龙江城，物价昂贵，较之南中已加十倍或二十倍。漠河更远至二千里，地邻北极，严冬则雪高盈丈，马死人僵，夏秋多虫塞耳盈鼻，起居服食无一不难，无一不苦。金镛出关十年，旧时赈矿诸友，大率散处四方，集置艰苦之地，恐非所

① 原稿日期均在折后，为阅读方便，今一律移于题下。恭镗：黑龙江将军。

乐，而不招自至者又未【有】信心，则用人难。黑龙江虽有俄国轮船逆流而上，非十余日不达。呼兰为裕米之处，无轮可乘，中国小舟逆水不能上驶，必车运至黑龙江域。而俄轮居奇特甚，矿局所用机器重物，除上海运至营口不计外，而自营口运至漠河，水陆并驰，已五千里。若自备轮船，购之津沪洋行，而内地无由驰入，谋之吉林机器局，而急切未可图成。至于由陆道以通呼兰粮运，在齐齐哈尔城北行，介墨尔根、呼伦贝尔之间，别开一路，较诸水陆周转加倍便捷。而穷崖绝壑，密茜深林，率皆终古未开之道，又非月役千人，期以周年不能就功，而工用未免浩大，无此余力，则转运难。漠河金匪虽已驱逐经年，而逃匿俄疆者众。一旦矿工四集，良莠杂处，易滋事端，非有重兵弹压以保矿而防边，则可虑良非一端。今奉调在防各兵，将非一人，兵非一地，兼系经制额设旗兵，难以力作苦役，更非金铺所可调遣。客官办事本难自专，省治既远，又难动辄禀候，则驾驭难。所幸金沙尚旺，其苗显见。旧时金匪六七千人盘踞至四五年，而俄屯粮食一石价贵至五十两，得金之多，可以想见。金铺详考陈迹，以机器未备，仅就河旁随手开挖，甚为浅窄。其沙石之下，皆为坚冰。访之土人，当时金匪徒手挖沙，开冰无术，惟以乱石烧红融之。至金沙之下尚有坚冰如铁者，去之则复见金沙，而水中之金尤旺，似非将河身让出不易见功。而凡开沙、吸水、融冰、淘金皆非机器不可。至于召集民夫以助机器，无须多人，应用襄理之员，则以求旧为主，参用新知，必须能耐劳苦，于矿务略有研究，不敢徇情。其防兵一层，为费甚鉅，暂以难筹，或就近酌调数营，并归节制，仍支原饷，一俟金厂有效，再议自募。金铺昔年办矿成败间出，曾未累及友朋。此次既蒙奏调，钦奉特旨，中外共知，南中官绅必有闻而助理者。拟且集资二十万，以为延矿师、购机器、置轮船、买粮食、造房屋、修道路之用。遵即先赴北洋大臣衙门稟商一切，随至烟台、平度、上海等处，集股商

办，并俟美矿师哲尔者，回至热河面述矿情，由渠指购各器，一切筹备既妥，再行详细稟请具奏，定期开办。附金沙一封呈验”等情前来。

臣伏念漠河金矿之举，重在边防，兼筹利国，本属远大之图。而地处穷荒，筹款无出，事属创始，得人尤难。臣素拙理财，又于矿务茫无阅历。抚躬自省，殊失顾言顾行之义。幸赖北洋大臣李鸿章遵奉谕旨，力与扶持，遂得指调吉林道员候补知府李金镛以资臂助。查据所呈金沙为数虽微，尚属材良资美。稟议各节，亦均详慎周妥，但得资本充足，器具周备，似不至于徒劳鲜获。

臣现飭前赴李鸿章处呈验金沙并一切应办事宜逐层稟商后，拟定详细章程，或即由李鸿章先行具奏请旨，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核议，以期仰慰宸廑。惟近值封河之期，该府李金镛前赴北洋，仍当续往烟台、上海等处，南北陆程计非半年以后不能往复，开办之期当在明年春夏之交。而臣前经奏将军政展至明年，以便亲诣漠河察看，亦缘美国矿师未到，延滞至今，殊深惶悚。只俟该府李金镛开办矿局时，再行奏请前往。合并陈明，所有派员查看漠河金厂并拟开办大略情形缘由，理合恭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覆陈开办漠河金厂折

总理衙门 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七日

奏为遵议黑龙江漠河金厂开办事宜，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于光绪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准军机处抄交黑龙江将军恭镛奏，派员查看漠河金厂一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又于十二月初七日抄交大学士直隶总督臣李鸿章奏，拟定漠河金厂官督商办详细章程一折，奉朱批：“该衙门议奏，单

并发。钦此。”

臣等查漠河山在黑龙江省属墨尔根城之西北，界于额尔古纳河、旁乌河之间，地势背内兴安岭，面黑龙江。南至墨尔根经度斜距乌道约八百里，迂道计一千余里，距齐齐哈尔省城经度约一千五百里，东由水路达爱琿一千五百里，北距俄国所设之博克诺付克屯及阿勒巴金城仅一江之隔。其地即近年新设之情博罗哈达卡伦也。

内兴安岭向有“东金山”之名，国语谓之“金阿林”，别乎阿尔泰山之为“西金山”而言也。该处金苗颇旺，而地处边荒，外来匪徒在彼偷挖金砂，出没无定，经前将军文绪派兵驱逐〔逐〕，布置卡伦，边境始得廓清。然地不爱宝，蓄久必发。利之所在，人辄争趋。况当边远之区，防范亦难周密。前有俄商萨比汤在出使大臣处呈请欲租粗鲁海图地方，设厂挖金，其地即在漠河之西。彼盖以中国未经官为开办，故有此请。嗣经臣等与李鸿章、恭镛咨牍往来筹商办法，历据该大臣、将军等先后遵奉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谕旨，派员查勘，并筹议办法。臣等查阅李鸿章所奏章程十六条^①，颇为详明。

窃思英之“新金山”、美之“旧金山”、俄之悉毕尔，莫不淘挖金矿以为富强之计。中国虽有产金之地，向来不事开采，所出无多，又经西人收买，以致金价日昂。况黑龙江地方自与俄国划江分界，情势又与往昔不同。自来谋国远图，不外兴利实边二策。漠河矿务若果办理得宜，则利源日开，人民渐聚，富庶之基胥由于此。

现就原订章程逐条详议，应如所请开办。惟事属创始，经理匪易。既据李鸿章奏称，道员用候补知府李金镛血性忠勇，不避艰险，应请旨即派该员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以专责成。至其中如造轮船、开运道、招流民、一事权、添护勇各条，于边防均有

^① 详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六十一。

关系，且于中外交涉尤应处置得宜。并请飭下黑龙江将军督同该员，审慎办理，不可稍涉大意。此外未尽事宜，仍由该员随时稟请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核夺，咨送臣署备查。

谨将遵议章程十六条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一、原奏统筹设局一条。查开厂之始，凡购器、盖屋、造船、开路及延雇矿师、添设防勇等项需用经费，先须筹定，非招集商股无以济事。现已由北洋大臣借用商款十万两，黑龙江将军动拔库款银三万两，自可先行开办，一俟商股招齐，即将前款归还。应如所请办理。

一、原奏招集商股一条。查招商集股，西洋名为公司，原属众擎易举。近年如轮船招商局及开平等处煤矿，皆赖商股以资周转，但经理未能尽善，无以取信于人。今拟招集股本二十万，分作二千股。于上海、天津、吉林等处设立分局，支付息银及运金销售各节，务须核实办理，俾出资者得有利益，庶足以广招徕。

一、原奏定地开办一条。查金脉自额尔古纳河西山起，经奇乾、阿勒罕直至阿木尔河^①下游，计长五百里，夙称“金穴”。漠河之元葆山溪边尚有金匪盗挖之迹，现拟先从此处开起，俟矿师探得苗旺之处，次第办理。应如所拟，先在该处择地设厂，作为开办根基，俟办有成效，然后由漠河以至奇乾河、阿勒罕河等处，逐渐推广。

一、原奏妥延矿师一条。查各处矿局，每为西人庸劣矿师所误，其真正高手矿师甚为难得。据称热河矿师哲尔者、山东平度州矿师阿鲁士威皆有本领。此次延定矿师，必须访求确系可靠之人，合同内亦宜详细声明，免致虚糜〔靡〕款项。

一、原奏事权宜一一一条。查漠河距齐齐哈尔省城陆路一千五百里，若绕爱琿水路尤为迂远。该处上游系俄之土帖列省，下游

^① 阿尔木河，即额木尔河。

系海兰泡省，时有轮船往来，开厂以后，难保无交涉之事。若无办事之权，往返禀商，诚恐缓不济急。拟责成李金镛督理矿务，所有一切交涉事件，即由该员一面相机妥办，一面禀报。如有事关重大者，仍分别禀商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核夺。

一、原奏创造轮船一条。查咸丰八年《爱琿条约》，订明黑龙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不准别国行船。光绪十二年四月间，该将军用兵漠河，驱逐金匪，每借俄轮以济粮运，诸多不便。嗣购买俄商轮船一艘，又复议而未成。兹拟在吉林机器局代造小轮船二只，以便拖带运粮船只，并造小长龙船四只，梭巡江面。应如所请办理。至卡兵斫储木柴以备轮船购用，应由黑龙江将军通飭遵办。

一、原奏购买机器一条。查淘金必先汲水，人力殊不易施，若用外洋机器，则事半功倍。且漠河产金之处，距地面深不及丈，所用机器较简，应即选择购办，以资应用。

一、原奏慎选用人一条。查漠河为边远苦寒之地，人皆视为畏途。金厂襄办需人，非寻常局务可比，若非破格优奖，不足以示鼓励。应如所请。在厂经办各员，俟三年后，如果实效昭彰，准择其尤为出力者照异常劳绩从优酌保数员。其出力较次之员，照寻常劳绩保奖。不得概从优保，以示区别。仍应查照定章，将各该员到厂日期及经管何项事务，先行咨部立案，不咨者不准入保。至将来保奖员数，拟临时察看情形，按成效之大小，定人数之多寡。倘稍涉浮滥，即将出力稍次及在事未久之员酌量删减，庶于激劝之中仍寓核实之意。

一、原奏招回流民一条。查从前盗挖金沙，大率皆山东、直隶游手佣工之人，由海参崴、恰克图流徙至彼。自经官兵驱逐，渡江流入俄境者颇不乏人。此次招工开挖，如有自愿来归者，自可酌量收用。惟其中如有已入俄籍之人，即不应滥行收留，以免口实。此事务宜妥慎筹办，不可孟浪从事。

一、原奏开通陆路一条。查自齐齐哈尔至爱琿，复由爱琿至漠河，水陆计程二千三百五十里。据李金镛探得由齐齐哈尔径达漠河，旱路仅止一千四五百里，照向来程途可近八九百里，惟山深林密，向为人迹所不到。拟请拨兵一二千人，伐木开路，除底饷外，量给犒赏，系为运粮便捷起见。应请飭下黑龙江将军，会商东三省练兵大臣，即行酌派练军前往，俾资调遣。其安设电线、卡房分布并勇汛守各节，应俟工竣后次第办理。

一、原奏募勇保护一条。查新设之博罗哈达卡伦防兵只五百名，以之弹压矿厂，兼顾防秋，尚嫌单薄。既据称另募一营，饷由金厂筹给，即归该员统领，俾收指臂之效，事亦可行。勇营编成后，应仍造册详报该将军，以备稽考。

一、原奏公举司帐、股友助理、节省局用、预计盈亏各条。以上四端皆系参酌公司办法，应责成该员随时斟酌，禀明该上司核实办理。

一、原奏均派余利一条。拟照所请。办有成效之后，除将借款陆续提还并将官利及员司矿师薪水、局费、勇粮一切开支外，酌定所有盈余，作为二十成计算，以六成提充军饷，四成作为该局花红，其余十成归商股均分，俾得均沾利益。并将收支款目按年送部备查，免其造册报销。将来金砂果旺，规模日益扩充，应如何开拓变通，以裕边饷之处，届时查看情形，再行酌办。

金厂开道碍难派兵工作折

定安^① 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为会商开办漠河金厂，伐木开路，碍难拨派练兵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大学士臣李鸿章转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议，奏黑龙江漠河金厂开办事宜一折。奉旨：“依议。钦

^① 定安：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大臣。

此。”并抄录原奏单内开通陆路一条。据李金镛探得由齐齐哈尔迳达漠河旱路，仅止一千四五百里，照由向来程途可近八九百里。惟山深林密，为人迹所不至，拟请拨兵一二千人，伐木开路，运粮便捷。请旨飭由臣等会商，酌派练军往资差遣等因。咨令钦遵办理前来。

伏查三省举办练军，原为朝廷远大之图，永奠边陲之计。前经海军衙门会议，除重大军务，不准移调他往，奏奉懿旨，一体钦遵在案。今开办漠河金矿，虽为开边界之利源，杜强邻之覬覦，事体亦属重大。臣定安忝任重差，但期相与有成，断不敢存畛域之见。臣恭镛事关当局，更冀速于奏效，亦不敢存推诿之心。惟黑龙江兵丹，向以骑射为先，于工作之事，诸多未谙，实与勇丁有间。兹于深林密树之中，令其凿险绝幽，深恐未必得力，若竟强令从事，将来窒碍甚多。且练军操习未久，技艺均尚生疏，必须日训月练，以求精熟，舍而他役，不特前功尽弃，亦且后效难期，似于筹备重大军务初意不甚相符。臣等体察情形，不敢不据实直陈。

前据督理矿务知府李金镛开单禀商，业由臣恭镛批令另筹妥法，应俟禀复到日，再行会商李鸿章酌核办理。所有办理金厂得难派兵开路缘由，理合会同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漠河矿务开办事宜折

恭镛 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奏为督理矿务道员抵省，即日前往漠河，并拨借库银三万两，以资开办，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黑龙江省开办矿务，经臣暨北洋大臣李鸿章先后会奏调派吉林候补道李金镛督理，并附陈所拟章程十六条，续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吏户二部核议覆奏，奉旨允准，一体钦遵在案。

兹于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该道李金镛历由天津、上海

等处集资制器前来，当经臣详询一切情形。据称西洋矿师大半有名无实，冒昧延订，徒滋靡费，加以商力疲弊，应招入股者无多，更不能不慎节从事。拟先驰往漠河，按照前次踏看金厂，逐加开采。如果金脉大旺，是沙非石，尚易见功。轮船运粮，事关紧要。吉林工料难备，应俟开春冰泮，徐向俄商购买。募工招勇，亦即拟在黑龙江城办理。续行具报，所承准拨库银三万两，应恳给领，以资开局等语。

臣查黑龙江省漠河等处，虽称著名“金穴”，而脉苗之深浅、盈缩究难预为悬定。创办之初，自宜加意慎节，以冀日起有功。该道面禀各情，具有斟酌。现在该道已于十月初三日起程，臣并切嘱该道以地连俄境，募工招勇，均宜倍加小心，遇有交涉事件，就近酌量妥办。其原驻漠河统领聂车布防军，并飭该道会同副都统禄节制调遣^①。至臣前奏拨借库银三万两，原念矿务重大，实关本省边防，谊当倡导。无如官兵俸饷而外，别无余款，再四筹策，殊少周转之方。惟查有奉天历年截留本省兵饷，上年经臣奏催解还银四万七千两，现存在库，留备协饷不继之需。兹提出三万两交该道具领应用，一俟矿务起色，即由该道先行解还，以重库款而裕饷储。

所有督理矿务道员抵省、即日前往漠河并拨借库银三万两以资开办各缘由，谨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请恤吉林委用通判姚岳崧等片

李鸿章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②

再臣于上年四月会同前黑龙江将军臣恭镛，奏调同知直隶州用吉林委用通判姚岳崧前赴黑龙江，随同道员李金鏞办理漠河矿

① 副都统禄：黑龙江城副都统禄彭。

② 原稿此片在总理衙门黑龙江屯垦章程折之后，今按时间顺序移前。

务，奉旨允准，飭遵在案。

兹据李金镛禀称：“姚岳崧自上年九月抵厂，遇事悉心商办，洞中款要，凡局中鉅细诸务，靡不留心筹酌。时值严寒，出金稀少，矿丁多患肿腿不治之症。该员冒风踏雪，催督工作，与矿丁同亲甘苦，复查患病之轻重，量给药饵，实事求是，余力不遗。詎意操劳过度，咯血两次，又添痰喘气逆之证，仍复力疾从公。以致气体日亏，服药罔效，于十二月十四日在漠河工次病故。查该员前在河南、奉天及本省等处，自备资斧，办理灾赈并一切善举，历有岁时，曾蒙恩传旨嘉奖。迨至吉林承办电报与设线、转运各差，著有劳绩，尚未汇案请奖。”禀请奏恤前来。

臣查姚岳崧供差边外，勤慎从公，兹因积劳身歿，深堪悯恻，合无仰恳天恩，飭部将同知直隶州用吉林委用通判姚岳崧从优议恤，以示旌劝。

再，帮办漠河局支应委员浙江候补从九品华文焕，在南省办矿、办赈多年，十四年秋调工差遣，于上年七月病故。并据该道禀恳奏恤等情。可否并准议恤之处，出自恩施，理合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

黑龙江屯垦章程折

总理衙门 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奏为遵旨议奏事，窃准军机处交出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奏，详定屯垦章程一折。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五日奉旨：“该衙门议奏，单图并发。钦此。”钦遵。抄交前来。

查该将军等前此所陈各节，实以黑龙江地旷无险，强邻逼处，特为因时制宜思患预防之计，欲借开荒以裕餉，即借新餉以添军。经臣等权衡主客、损益、久暂、利害，分别准驳在案。此次该将军等所拟将原有精锐营之练兵汰弱留强，增选精壮兵丹，共设步队十一营，马队六营。以步队一营扼扎漠河金

矿，于嫩江源分扎步队五营，于绥化厅属之铁山包分扎步队五营。自黑龙江迤南至混同江口，添设卡伦二十处，合上游旧设之卡伦二十六处，共四十六处，为侦探之用。除旧设卡伦向由各城制兵轮派，薪水由厘捐项下报销外，其新设二十卡伦，共建兵房六十间，合银四百八十两。驻扎步队防军十营，共建兵房一千间，合银八千两。马队仍拨归各城驻扎，其步队兵丁五千五百名，马队兵丁一千五百名及翼长统领等官弁月饷、旗帜、号衣、心红、纸张等项用款，并水师营官弁、兵丁月饷、旗帜等项用款，初年经费约需银八十五万两零。常年仅领月饷、铅丸、火药及帐棚、津贴、运脚等项经费，约需银六十八万两零。除原支部款三十万两外，余请部拨应用等语。

臣等查该将军所拟各项经费均尚核实，虽为数颇鉅，然事关培本防边，不容惜费贻患。惟近年部库频动鉅帑，支绌异常，自应由海军衙门设法挹注。

查东三省练军原系两班轮换调练，嗣后拟请改分三班更替，每省每班合三千人，三省通算，每年可节出饷银二十万两上下。其初年经费，事多创办，所需八十五万两零，计精锐营之原支三十万两坐抵，加以练军节出之二十万两计尚未敷；拟由臣衙门津存海防生息鉅款内暂行动拨三十万两，即由此款息银内，每年划归本银五万两，余仍扫数解充颐和园要工之用。六年原本归清，息银仍全充工作。此外如再不敷，拟由部拨新款百万两内提拨，以足其数。至练军既改作三班，诚恐闲日较多，技艺渐生，应撙其更换月分。

又该将军等原奏单内声明，马步队七千五百人，倘兵数不敷，拟将吉林旗丁挑补两三营等语。臣等公同商酌，拟改为由齐字营练军内匀拨如额，随时详查继起旗丁，陆续补还齐字营练军。目前既可稍节饷项，将来练军亦不患缺额，似较隔省征调为愈。

所有三省练军如何搏其更换班次月分，并更换新设防军、就近补额等事，拟请旨飭下办理东三省练军事宜大臣定安、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酌度情形，妥为商办。

又，原奏单内所称驻扎防营之地，皆属平衍，将来试办屯田或可有济。又称开通矿路，或设马拨，或设台卡，随时查看情形酌办；并道员李金铺有开通山路工程经费由金局筹助，不用请款之禀，应由该将军等悉心察度漠河金厂山路，督飭所属实力开修，预除流弊，务期矿务畅兴以济用。屯田一事，应即遵照臣等前次奏明办法，察明实系膏腴沃土，不碍牧猎之处，筹给牛具，分畀旗丁耕种。详定收获助饷章程，借供兵食。然须一面开通山路，一面查看屯田处所，以期迅速。仍应绘图贴说，奏准后再行~~奏~~办，免滋他弊。

此项防兵成军之后，所有一切出入正杂款项，拟责成黑龙江副都统就近兼管，勿庸设局派员，徒靡经费。所有遵议原由是否有当，谨合词覆陈，伏乞皇上圣鉴。

请恤湖北另补知州刘械林等片

李鸿章 光緒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再查黑龙江漠河矿厂自开办以来，所有在差积劳病故之员，均经臣奏蒙恩准赐恤在案。兹据办理矿务候选知府袁大化禀称：湖北另补知州刘械林、候选巡检华金鳌、候选从九吴慧基、蓝翎尽先补用千总黄海云、六品军功李鸣环、强本源、黄宝三、七品军功李三尧、武生倪钰、文童刘永熙、俞琛先后病故。各该员从公边塞，艰苦备尝，兼以瘴疠时侵，遂致身命遽殒，深堪悯恻。禀请照案奏恤前来。

臣查漠河矿厂，地居边徼，寒湿疫疠中人最深。刘械林等勤苦供差，先后积劳身歿，殊堪矜恤。合无仰恳天恩，飭部将刘械林等十一员照案从优议恤，以昭旌劝，出自逾格恩施。理合附片陈

明，伏乞圣鉴，训示。

请恤县丞陈世敬因公病故片

李鸿章 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日^①，

再，黑龙江漠河矿厂在差积劳病故各员，迭经奏蒙恩准赐恤在案。兹据办理漠河矿务候选知府袁大化禀称：五品衔蓝翎候选县丞陈世敬，自光绪十四年委办吉林分局，屡次押运汇沪金价银两，并购办粮货，往返爱琿等处，星夜奔驰，不辞劳瘁。沿途马贼出没，运解綦难，从无失误。上年十一月赴漠河，感受风寒，日渐增剧，医药无效，至本年三月在差病歿。并将历年积存薪水倡捐本籍江苏宿迁县养济院经费，以恤无依穷民，实为人所难能，深堪矜悯。禀请照案奏恤前来。

臣查该县丞供差边荒，积劳身故，垂危之际，犹能眷念故乡，将积存薪水慨作捐资，尤属急公好义。合无仰恳天恩，敕部将五品衔蓝翎候选县丞陈世敬照案从优议恤，以昭旌劝。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奏请保奖漠河金厂文武员弁折

李鸿章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奏为黑龙江漠河金厂，创办三年期满，著有成效，谨将出力文武员弁遵照定章，分别酌请奖叙，缮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光绪十二年十二月间，前署黑龙江将军恭镛等密陈漠河金矿亟应及时开采，以杜外人覬覦。钦奉寄谕，飭臣筹办，当经议定章程十六条，遴派道员李金镛总办矿务。奏蒙飭下总理衙门会同吏部、户部议准覆奏。内开用人一条，以漠河为边远苦寒之地，人皆视为畏途。金厂襄办需人，非寻常局务可比，若非破格优奖，不足以示鼓励。在厂经办各员，俟三年后，如果实效昭

^① 原片在《奏请保奖漠河金厂文武员弁折》后，兹依时间顺序移前。

彰，准择其尤为出力者，照异常劳绩从优酌保，其出力较次之员，照寻常劳绩保奖，以示区别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计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开工日起，扣至十七年十二月止，三年期满。据现办局务候选知府袁大化查明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开单稟请奏奖前来。

臣查漠河地方，三面斗入俄界，距俄国新设之博克诺付克屯及阿勒巴金城仅一江之隔。该处金苗颇旺，久为外人所垂涎，往年中俄匪徒私自开挖，虽经派兵驱逐，孽芽未净。光绪十三年春间，李金镛带同员司，由墨尔根入山勘道，度地兴工，缔造经营，时历二载，规模始具。开厂后，招回流民数千，募练护矿防勇一营。并于漠河口各处建造房屋，广集商贩，沿江平旷之地，设法垦种，屯牧并兴。以绝域穷荒人迹罕到之地，兵民辐辏，商贾繁兴，屹然为边陲重镇。十六年秋间，李金镛病故后，奏派袁大化接办，力持危局，规划井然。三年以来，先后出金砂六万二千余两，除陆续归还借款、分给股商官利外，所有勇夫饷械粮运及各局经费，均由该厂筹给，不费公家之款，并提存余利，解充黑龙江军饷，以伸报效。实属办理得法，成效昭彰。自来谋国远图，不外兴利实边。当该厂未经开办以前，俄人越境私采，出入自由，伺隙抵瑕，意殊叵测。该处距将军、都统所驻，均极穹远，防范难周，时虞侵占。今自开矿以来，上至奇乾河，下至爱深〔琿〕，沿江二千余里，员弁丁夫来往不绝。所募护矿营勇，训练精强，沿边卡伦，声势联络，与黑龙江北岸俄城隐然对抗。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立百年富庶之基，其有益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

在事文武员弁及司事人等远役遐荒，备尝艰苦。漠河向无人烟，建置之难，则平地赤立。购运之远，则千里孤悬，往来转解，必须取道俄境，彼族多方掣肘，口舌百端。矿丁骄悍性成，驾馭

招徕殫尽心力。兼以地居边徼，瘴疠毒恶，凝寒中人，易生疾病。取金之洞，夏则积水，冬则层冰，凿险绝幽，艰难万状。前此道员李金镛、同知姚岳崧、知州刘械林等，均以积受寒湿，病歿差次。历年司事兵役，相继物故者更多，众皆视为畏途。各该员弁始终奋勉，罔顾身命，劳苦胜于内地十倍。

今当三年期满，矿务日有起色，局势逐渐开拓，自应遵照奏定章程，破格优奖，以期鼓舞人心，藉收群策群力之效。查该厂总分各局十余处，在事员司不下数百人。兹谨核实删减，择其尤为出力者，酌照异常劳绩奖叙，凡出力较次之员，仍照寻常劳绩请保，未敢一概从优。理合汇缮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漠河金厂事属创办，关系紧要边防，迥非寻常局务可比，准照所请奖叙，出自逾格慈施。

总办委员候选知府袁大化，先充该厂提调，办事认真，力任劳怨，接办局务，坚苦卓绝，支柱艰危，洵属懋著勋勤，有裨时局。应请旨将该员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即选，并加二品衔，以示鼓励。除应给千把等项照章咨部注册，并飭取各员履历分咨外，理合会同黑龙江将军臣依克唐阿恭折合词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大员有功矿厂请交部议叙片

李鸿章 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九日^①

再，福州副都统绰哈布，前在齐齐哈尔城火器营参佐任内，于漠河金矿事务随时照料，俱臻妥洽。光绪十六年八月，前办漠河矿务道员李金镛病故，金匪乘机思逞，矿局岌岌可危。经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派令该副都统前往帮同抚戢，人心始定，并将矿厂存储粮货逐细盘点，竭数月之力，甫能就绪。袁大化接办矿务得著成效，实该副都统照料之功居多，洵属著有劳绩。今该矿务

^① 原稿此片在〈镇边军前往观音山驱逐私采金夫片〉之后，今依时间顺序移前。

局文武员弁均已得邀奖励，未便独令向隅。据总办漠河金矿候选道袁大化稟请前来，臣覆查属实，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该副都统绰哈布交部议叙，以昭激励。除履历咨部外，理合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请恤故员盛兆楨等片

李鸿章 光緒二十年七月十三日

再，查黑龙江漠河金厂在差病故各员，历经奏蒙恩准赐恤在案。兹据督办矿务道员袁大化稟称：布经历职衔盛兆楨、五品顶戴王树仁、文童薛兴坤、张茂先等四员，从事极边寒苦之区，积劳病故，均堪悯恻。六品顶戴县丞职衔郭玉贵、军功吴振兴二员名，因公出差，中途为凶匪谋害，尸骨无存，尤属惨不忍言。造具履历清册，稟请照案奏恤前来。臣覆查属实，合无仰恳天恩，敕部将盛兆楨等六员照案从优议恤，以慰幽魂。除将该故员等履历分咨吏兵两部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

镇边军前往观音山驱逐私采金夫片^①

依克唐阿

再，铁山包驻扎下游步队统领富保前往观音山地方，查看偷挖私金流民等情，于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奏明在案。

兹据统领富保呈称：带领兵丹〔丁〕二百五十名，绕驶嫩江，顺流东下，比至观音山查偷挖私金流民，均系四方麇集，实有三千余人，搭盖房屋数百间。传其为首数名询问开导，委系穷迫谋食起见，并无别情。当即出示晓谕，予限三日，尽数出沟。旋即依限四散净尽，毫无抗拒情形，搜查左近，亦无隐匿之处。遂即飭令哨官带领百余名兵，由三姓绕回。该统领自带兵丹〔丁〕一百余名，藉以蹶勘道路。一路耸峰迭嶂，林密沟深，逢

^① 原稿此片未注明年月日。按原稿排列顺序，当在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之间。

山则登峦绕越，遇水则伐木架筏，随走随修，按段标记千余里，露宿风餐二十余日，始行驰抵防营等情，呈报前来。

查该统领富保跋山涉水，竟将挖金流民三千余众扫数驱散，办理深合机宜。所有往返需用船脚、驼价等项，既由饷内垫发，应俟此次镇边军报销时，再行核实请销，以清款目。除咨总理海军衙门、户兵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陈报流民聚集观音山采金调拨防兵前往片^①

依克唐阿

再，据黑龙江城副都统文全、漠河金厂候选道袁大化先后稟称：观音山地方聚有流民千数百人，偷挖私金，距黑龙江城千有余里，距铁山包防营约四五百里，应即派兵驱逐等因。自应派员确查，相机办理。

兹查下游步队统领富保，老成持重。当即飭派选带精壮兵丹二百五十名，配齐军火，雇觅驼马，载运口粮、棚帐，径由山路迅速前往，详查虚实，赶紧稟复。旋据该统领稟称：遵即带队由营克日起程，行至山边，树木蔽天，绝无路径，虽明知观音山在防营之东，而离营多远，实难揆度，遂令居民以为向导。据称观音山地方，在铁山包之东，黑龙江之西岸，陆程约计千有余里。其间山岭崎岖，河道险阻，实无可通之道。当此草深林茂，不惟驼马难行，即徒步亦皆裹足。若由嫩江顺流东下，再由黑龙江逆流而上，虽较陆路穹远，而取道尚能迳达。遂即督队转抵巴彦苏苏小河渡口，舍陆登舟，飞驶前往，查看情形，再行详报等情前来。

伏查观音山居黑龙江之西岸，其对岸即为俄人地界。流民聚至千余名之多，将来作何驱逐遣散之处，惟有斟酌办理，俾免后患。事关调拨防兵，理合先行奏闻。除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户

^① 原稿此片未注明年月日。按原稿排列顺序，当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之间。

兵部查照外，謹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謹奏。

请恤故员刘天禄等片^①

再，查黑龙江漠河矿厂在差病故各员，历经奏蒙恩准赐恤在案。兹据督办矿务道员袁大化禀称：七品顶戴候选从九品刘天禄、六品顶戴候选巡检孙步奎、候选巡检王希贤等三员，从事极边穷苦之区，效力多年，先后积劳病歿，均堪恻。造具履历清册，禀请照案奏恤前来。臣覆查属实，合无仰恳天恩，敕部将刘天禄等三员照案议恤。除将该故员等履历咨部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謹奏。

拟将金厂积余粮货银十万两报充军饷折

王文韶^②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奏为黑龙江漠河金厂，历年积存粮货余款等银十万两，拟请报效军饷，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候选袁大化禀称：漠河金厂孤悬绝塞，四无居民，矿丁所需粮货，远购于数千里外，盘拨积压，每多折耗。故于年终核报粮货底本，均按八九成折扣，以备霉烂亏缺，历经册报在案。查历年积存银两，除弥补折耗及提作股票银一万六千两外，余银七万二千六百余两。又护矿勇一营，自十四年冬间开厂招募两哨，至十七年始克募足成营，该勇丁每因不服水土，疾病逃亡。又复时派员弁回关募补，故截旷一项积少成多，除每节提赏弁勇外，余银一万六千四百余两。又前因各厂死事员弁归棹万里，例给恤银，并假归各员长途川资，均有不足。将粮货余款提银一万六千两填作股票，按届收息分红，作为常年

① 原稿此片无上奏人，亦未注明年月日。按原稿排列顺序，当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间，上奏人当是李鸿章。

② 王文韶：时任北洋大臣。

贍济，以补恤赏、川资两项之不足，此款计亦余银一万二千三百余两。以上三项共余爱平银十万一千四百余两。值此时事多艰，库款支绌，该道等受国厚恩，理宜藉伸报效，拟将银一千四百余两留存矿局，以备不虞。其余银十万两，悉数报充军饷。稟请具奏前来。

臣查该道袁大化办理漠河矿务，年来日有起色，每届提拨余利银十余万两，藉充边防饷需，于公家获益非浅。该道前因患病，稟请交卸，业经派员接替，当交代之际，又复以粮货等项余银十万两报充军饷，实属仗义急公。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赏收，如蒙俞允，现在旅顺、大连湾甫经收回，将来修复炮台，购买洋炮，所需甚鉅。所有前项报效银两，可否留于北洋，归入海防经费项下，核实动用，出自鸿施。除咨户部查照外，谨会同黑龙江将军臣恩泽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奏派知府周冕接办漠河金厂并
观音山分厂查照三姓金矿章程办理片^①**

王文韶

再，黑龙江漠河金厂，年来出金渐多，有裨边防饷需。督办委员候选道袁大化因病稟请交卸，必须遴委明干耐劳兼为众股商信服之员，方足以昭慎重而免丛脞。

查湖南候补知府周冕熟悉矿务情形，结实可靠，堪以派委接办。该处观音山分厂，系上年续行设立。据袁大化稟报：山在黑龙江边，对岸即阿拉地俄屯，与铁山堡^②左近青黑山相距极远，地近俄界。只有金匪窃挖硝眼，并无禽兽牧场，所在亦非参山、珠河，奉旨封禁之区，与布特哈、兴安城官弁兵众游牧生计毫无

^① 原稿此片未注明年月日。按原稿排列顺序，当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之间。

^② 铁山堡：即铁山包。

窒碍。当经前督臣李鸿章咨准总理衙门核覆，准其选派委员，酌招矿丁，于该处老沟先行试办，以保漠厂之利源，并免各处游匪偷挖之生事，并令妥议章程具奏等因，转飭遵照在案。

年余以来，该处出金甚旺，成效昭然，一切应办之事宜，因系分厂，悉照漠河定章办理，似无需另议章程。惟查漠厂余利按十成分派，以三成提充军饷。当此库款奇绌，应令设法多提，藉济饷需。臣飭周冕劝谕众股商，照现请开办三姓金矿章程，将余利分作十二成，内以五成充饷。该商等具有天良，当无不竭诚以伸报效。除分咨查照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报充军饷银三十万两片

王文韶 光绪二十二年①

再，据委办黑龙江漠河金厂湖南候补知府周冕禀称，该员驰抵漠河，接办矿务，将前委员经手各项，会同将军等所派之员，逐一确查，现尚未接收清楚。核计上年所得金价，除开支各项外，约存银三十万两。该员目击江省军务紧要，拟将此款悉数解充黑龙江军饷，为众股商藉伸报效之忱。电请具奏前来。

臣查漠河矿务，前数年尚无起色，近来出金始旺，计十五、十六两年报效军饷银九千两，十七年报效银一万五千两，十八年报效银一万二千两，十九年报效银一万五千两，二十年报效银十万八千两，二十一年以历年粮货盈余报效银十万两。今该员接手伊始，即将存银三十万两悉数报效，洵属深明大义，公尔〔而〕忘私，于饷需不无裨益。除飭就近解缴将军衙门兑收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① 原稿此片只有年，无月日。按原稿排列顺序，当在下折片日期前。

陈报漠河金厂本年被匪被水出金较减片

王文韶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再，据漠河金厂委员禀称：自本年正月接办厂务，督率各员司认真经理，不敢稍有懈怠。惟查勘金苗，凡向来较旺之区多已衰歇，正拟派员分投探探，不图事变纷乘，始则胡匪滋扰，继而霖成灾。兼之俄界铁道招工价厚过倍，矿丁多被诱去，该厂人数向有四五千，今则不及千人。又因各处被水，粮道梗阻，价值奇昂，矿丁度食维艰，时有逃亡饿毙，为难情形不堪言状。约计本年所出之金不过三万两左右，虽较前数年尚有过之，而与去年相衡，几减三分之一。现拟另探新苗，并派员赴内地招丁，兼聘外国矿师，为力筹补救之计。禀请具奏前来。

臣覆加查核，尚属实在情形。除飭实力整顿，务期日有起色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覆陈漠河金厂货利余银并被参道员秉公核议折

王文韶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为遵旨查明漠河金厂二十一年货利杂余银数并革员袁大化被参各节，秉公核议，据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上谕：

恩泽、增祺奏，漠河金厂二十一年货利杂余为款甚巨，新旧交代各执一说，请酌定四成归公，留备江省赈款一折。据称：已革道员袁大化愿将二十一年金价货利项下，约余有十五六万两一齐算出，概作报效。知府周冕则禀称，算清余银实有十九万余两，应统归公积项下，拟作十成均分。王文韶以货利杂余不应名为公积。恩泽等拟照周冕原议，在二十万两之中，分别划提六成，下余四成留备黑龙江赈款等语。

所奏各情是否已将金厂实在数目和盘托出，袁大化、周冕既各执一词，所拟办法是否公允？著王文韶按照原奏悉心核议，奏明办理，毋稍迁就。

另片奏：革员袁大化心迹似有可原，能否免其馀罪等语。著王文韶一并核议具奏。

原折片著抄给王文韶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伏查漠河金厂二十一年所收金沙售价及粮货杂余等款，前据袁大化禀报，共银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余两，除支矿丁六成金价并各项开销银六十九万五千一百八十余两，提充军饷银三十九万六千三百余两，各股商应分余利银四万七千八百余两，员司花红银九千五百余两，酌提公积备补矿丁亏累银三万两，下存银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七两零，与周冕所称相符。以酌提公积一项核算实共存银二十二万三千九百余两。详加查核，尚无收多报少情弊。此款据袁大化禀请报效，冀免其追项，并免其余罪。周冕则以新章股利较少，当开矿之初，官商集资筹办，为兼顾边防起见，与内地矿务专言利者不同。今办有成效，遽改旧章，夺其应分之利，恐以后招商集股事宜，难免闻风裹足。请将此项按成均分，以杜藉口。所禀亦近情理。

惟查钦差查办事件大臣延茂原奏：该厂货利杂余，本由货柜营运而得，以备赔补矿丁亏空及修理一切用度，后虽并入金价款内，一并充公。其实国家历届所分，为数无多，微特徒有虚名，且嫌上褻国体。请嗣后改为商款不必再事充公，专令作为司员花红及保险公积之用等语。是袁大化之请报销〔效〕，周冕之请给股商，均与奏案不符。延茂折内并云：以后此项无论若干，员司花红不得过股商余利十成之二，此外应归入保险公积项下，以厚局本。是以臣电覆周冕，有即使股商应分，名为货利杂余则可，名为公积则不可之语。盖既云公积，便不得再行分用。飭令从长计

议，就近禀请黑龙江将军商酌筹办。此二十一年货利杂余银数并新旧交代各执一说之实在情形也。

该员等其中命意，诚如恩泽、增祺所奏：一则藉交款无措，和盘托出；一则因被诬自私，欲明心迹。均非遵照定章实事求是之道。

窃惟众商集资开办此矿，虽有益于边防饷需，而近年所得余利，每股多至一百七八十两者，平心论之，亦殊过厚。臣上年派委周冕接办，曾飭变通章程，多提充饷，附片陈明在案。嗣延茂等定以十三年至十五年所集者，岁给股利银一百两。十六、十七两年者，岁给股利银五十两。十八、十九、二十此三年中所入之股，岁给利银二十两。该商等所获仍不为不多，若再分给货利杂余，恩泽等以为终嫌重复，与臣意见相同。现在黑龙江各城及呼兰地面被灾既重，赈需无出，自应以此接济。臣悉心酌核，应请如恩泽等所奏，将此项货利杂余银二十二万余两，分作十成，内提四成作为江省赈需，下余六成，以三成解交北洋，由筹赈局兑收，以备直隶工赈，二成作员司花红。上海赈局及本金厂公费各提半成。其花红银两，各员司既愿为袁大化帮助追款，即听其便，飭令照应追之数，与赈款一并由周冕解交将军衙门兑收。嗣后货利杂余银两，从前开办原议有自置轮船，往来载运粮货，藉免俄人挟制一说。现在周冕因采办粮食艰难，拟请置轮应用，将此款妥为存储，以备购买轮船并一切养船经费。有余仍分作员司花红及归保险公积项下，照延茂奏定新章办理，以昭核实。遇有江省及北洋灾赈要需，该股商等情愿酌量报效，亦听其便。

至袁大化被参各情，臣衙门并无案据。今按恩泽等所奏，袁大杰携金逃走一节，本出自周冕传闻，未能指实。而袁大杰迄未到案，无从质讯。果有私携多金逃走情事，则爱珩分局之四百余两，亦可一并携去，而谓其携逃三千两，恐非情理所有。又袁大化剃去护矿勇丁双手一案，照营勇砍伤本官，哨官本可以军法从

事。该革员贷其一死而剃其双手，在彼犹以为从宽，而不知无此办法，此皆不谙法律之故，其情尚属可原。

查漠河矿务，从前道员李金镛首先创办，煞费苦心，尚未及臻起色。自该革员接手后，经营数年，始能有此成效。所有提拨军饷、派分股利各事，均系按照奏定章程，非该革员高下其手。恩泽等谓囿于时风，不能挺拔自立，而其心则似有可原，洵属持平之论。交代既已算清，将余款和盘托出，追款亦有着落。应恳天恩，俯念该革员办理矿务不无微劳足录，业经革职，从宽免其置议，出自逾格鸿施。至袁大杰有无挟金逃走，仍俟到案另行讯办。

所有遵旨查照漠河金厂二十一年货利杂余银数，并革员袁大化被参各节，分别核议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据实覆陈，伏乞圣鉴，训示。

漠河金厂报效军饷甚巨出力员

弁第二次请照章给奖折

王文韶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

奏为漠河金厂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报效军饷甚鉅，出力员弁拟请照章给奖，缮单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黑龙江漠河金厂，前经总理衙门会同吏部、户部议奏：用人一端，以该厂为边远苦寒之地，人皆视为畏途，非寻常局务可比。若非破格优奖，不足以示鼓励。在厂经办各员，三年后如果实效照章〔昭彰〕，准择其尤为出力者，照异常劳绩从优酌保。其出力较次之员，照寻常劳绩保奖，以示区别。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计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开办起，至十七年十二月，三年期满，所有出力员弁，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同黑龙江将军择尤奏保，仰蒙圣慈，均准照请奖励。旋于二十二年，钦差查办事件大

臣延茂等奏请：嗣后金厂保奖，但论报充军饷之数，不必计以年分。如能报充军饷在二十五万两，核计金沙足抵一万两以上者，准保一次。其所保人数，无论异常、寻常均不得逾六十员之数等因。查自十八年以后，该厂出金自旺，截至二十一年，计四年中报效黑龙江军饷银五十三万余两，北洋军饷银十万两。又奏明提充江省赈需银八万九千余两，北洋赈需银六万七千余两。又追缴袁大化二十一年花红，归入江省充公银三万六千两。统共银八十二万余两，较十四年至十七年报效银三万三千两，相去不啻天渊，实属成效昭彰。在事出力员弁，照总理衙门原奏已逾三年，固应保奖。即照延茂等所定新章，亦应给予奖励。

据前办厂务已革道员袁大化具禀前来，臣查漠河孤悬绝塞，取金之洞，夏则积水，冬则层冰，凿险隧幽，艰难万状。且与俄地仅一江之隔，矿务为彼垂涎，日人构畔之际，迭次来员窥探，希冀乘隙抵瑕，匪类亦暗中思逞，人心震摇。各员弁力持危局，艰苦经营。数年以来，又添办奇乾河、观音山等处。以故出金畅旺，报充军饷、赈需共银八十万两之多。值此时艰帑绌，于公家不无裨补。承办各员，按照延茂等所奏，报效银二十五万两，准保一次，以六十员为率，计应奖一百八十余员。今臣详加确核，仅保八十九员，不及定章之半，实属毫无冒滥。谨分别异常、寻常劳绩，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漠河金厂较前倍著成效，有裨边防，迥非寻常局务可比。准照所请给奖，出自逾格慈施。除飭取各员履历送部，并将千把以下武弁咨部给奖外，理合会同黑龙江将军臣恩泽恭折具陈，伏乞圣鉴，训示。

奏请被议道员恳恩开复原官送部引见片

王文韶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

再，已革道员袁大化，督办漠河金矿，业经著有成效。嗣于因病交卸后，被参查办革职。但其创始之艰难，微劳之足录，有

不得不代陈于圣主之前者。

查漠河孤悬绝塞，向为中外游匪盘踞，窃挖矿金。黑龙江时常派兵驱逐，然匪党甚众，驱之不尽，边疆为患日深。前将军恭镛始议开矿，兴利实边，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同奏派道员李金镛招商集股，前往筹办。李金镛经理年余，规模未备，即行病故，袁大化时为提调，遂令接手。开办伊始，金苗不旺，矿丁赔累潜逃，亏款日甚。又该处三面邻俄，并无居民，粒米寸缕皆须远购数千里以外。往来粮货、人夫，夏趁俄轮，冬出羌道，处处仰人鼻息，掣肘万分。地方苦寒，开采金砂，缝幽凿险，动至坠指折股。

袁大化不惜身命，亲督矿丁，入山穷搜博采，刻苦经营。又复外联邦交，多方笼络。然连年出金不旺，尚须弥补前亏，措拄亦非易易。迨二十、二十一两年，采得佳苗，较前稍有起色。又值中东事起，俄人屡次派员窥探，意在越界开挖。匪徒亦乘间思逞，人心各处震摇，矿丁数逾万人，兼有他族煽诱，边患几因之而起。袁大化设法开导，妥慎严防，卒使鸡犬无惊，保全大局，出金亦日益畅旺。统计该革员承办七年所出金砂，除矿丁分成及局用、股利、花红等项外，报效军饷、赈需共银八十余万，为各省矿务所未有。

该革员任事不可为〔谓〕不勤。乃以部驳报销，奏请查办。钦差大臣延茂奏以未将余利多济饷需，其实何项应分若干，均有奏定章程，非该革员所得擅主。以此归咎该革员，可以间执其口，未足以折服其心。至剃去护矿营勇丁双手，系该勇丁砍伤本管哨官，有干军律，事与平民不同。袁大杰携金逃走一层，系出自传闻，并无确实证据。

上年经黑龙江将军恩泽详细查明，并经臣遵旨覆奏在案。该革员此外并无贪婪劣迹，即追缴二十年花红银三万六千两，亦系该革员照章应得之款，并非无故擅取，且经各员司代为缴出。是

其情不无可原，而其功实有足录。现当多事之秋，如该员之能耐劳苦、勤奋有为，亦属不可多得。

倘蒙圣恩弃瑕录用，以后遇有矿务，派令前往办理，必可收得人之效。臣为爱惜人材起见，合无仰恳天恩，敕部将该革员袁大化带领引见。可否量予开复之处，出自高厚鸿慈，微臣未敢擅请。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

陈请金沙短收迅饬查明及早整顿片

户部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①

再，查黑龙江省漠河金厂，自光绪十四年试办起，至二十一年止，每年所获金沙最多者，只二万余两，提充军饷最多者，只一万五千余两。光绪二十一年，臣部以其有名无实，奏请整顿，经钦差大臣延茂前往查办，是年遂报收金沙五万七百余两，提充军饷银三十九万六千余两，又提充赈款等银二十万三千九百余两。盖时当查办，不能不和盘托出也。乃上年十二月，据报光绪二十二年，漠河金厂收获金沙又只二万七千一百余两，提充军饷银亦只二十五万二千八百余两。计该年金沙收数较二十一年竟短少二万三千六百余两，其提充军饷银数亦较二十一年提充银数短少十四万余两。虽据声称被匪被水，以致丁逃沙减，然该厂被匪曾据奏报随时派兵驱逐，并无妨碍。至被水一节，则并未据报明有案。其为借词支饰，已可概见，难保无以多报少之弊。

该年所收金沙应如何拨用及请给奖叙各节，应由臣部会同吏部核议具奏外，应先请旨敕下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查明漠河金厂光绪二十二年金沙收数及提充军饷银数究竟因何比二十一年所收金沙及提充饷数短少如此之鉅，迅速查明，据实复奏。如有以多报少之情事，即将该委员从严撤参。嗣后该厂报收金沙，即由该大臣等以光绪二十一年收数比较盈绌，定其功过，予以劝

^① 原稿此片只有年月，无日。

愿，庶可长保利源，不至江河日下。

所有漠河金厂短少金沙应早整顿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

黑龙江请建李金镛专祠片

王文韶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①

再，据督办黑龙江漠河金厂道员周冕禀称：已故吉林补用道李金镛，于光绪十三年奉委办理矿务。漠河一带向无人烟，一切开物成务悉属草昧，经营历年以来，商民辐辏，成效昭然，皆该故道创办之力。而于中俄交涉事宜，尤能力持大体，至今沿边居民及江左旗屯等称道不置。该故道于十六年八月，因积劳过甚，在厂病故。当经前督臣李鸿章奏请赐恤立传，并于原籍建立专祠。前吉林将军长顺，亦以该员服官吉省，深得民心，请于长春府地方立祠。均经奉旨允准在案。

漠河矿务系该故道创办，有裨边防大局，而祀典阙如，似不足以劝有功而彰荩绩。请于金厂内捐建该故道专祠，由委员春秋致祭等情。请奏前来。

臣查李金镛生平见义勇为，救灾放赈，卓著贤声。其开办漠河金矿于自古人迹罕到之地，为国家兴利实边，洵属功绩昭垂，无愧馨香之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金厂委员在于漠河地方为该故道李金镛捐建专祠，春秋致祭，以顺舆情，出自慈施逾格。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

遵查漠河金厂道员被参据实覆陈折

裕禄^②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奏为遵查黑龙江漠河金厂道员周冕被参各节，据实覆陈，恭

① 原稿此片只有年月，无日。

② 裕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接管卷内，前北洋大臣王文韶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上谕：

有人奏：漠河金厂总办向驻漠河，自湖南候补道周冕接办，移总局于爱琿，诸务悉置不问。汇钜款于上海，另开买卖，以致金厂日坏。又以胡匪为山贼，朦禀调兵，并冤杀流民多名，意在开支兵费等语。著王文韶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隐徇。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奉上谕：

户部奏：黑龙江漠河金厂，光绪二十二年收获金沙二万七千余两，提充军饷凡二十五万二千八百两。核计该年金沙收数暨提充军饷银数，较之二十一年分所短甚钜，难保无以多报少之弊。请飭查覆等语。漠河金厂经延茂查办后，方冀日有起色，岂容稍滋弊混。著王文韶迅速查明，据实具奏。该委员如有以多报少情事，即著从严参办。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钦遵。

当经前北洋大臣王文韶将周冕先行撤差，飭委直隶候补道徐杰前往接办，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禀覆。兹据徐杰禀称：该道于三月十九日由津起程，先赴上海，查核分局账目，并密访周冕有无开设买卖等事。复乘轮船由海参崴一带前进，按照原参各节，沿途详细访查。四月二十六日行抵黑河，距爱琿局七十里。调齐各项卷宗及收售金沙账簿，逐加查核。如原参漠河矿务道员李金镛、袁大化先后总办，皆身驻漠河，居中控制，出金畅旺，光绪二十一年增至五万两以外。自周冕接办，移总局于爱琿，距漠河二千里，距观音山厂亦千余里。金厂中用人、理财、督工诸要务，悉置不问。故二十二年出金不及三万两，近来又少一节。遵查金厂初开时，总局原设漠河，二十一年周冕奉委接办，到厂两月，即行进省。旋值观音山胡匪滋扰，禀请带队往剿，

至九月间竣事，二十三年正月始行回漠。周冕以漠河地处极边，往返不易，消息难通。惟爱琿即黑龙江旧城，北距漠河二千里，南距观音山一千八百里，最为适中，各厂金沙由此汇解内地，津沪运来余银及各种杂货等物，亦皆由此分途转运，实矿务咽喉。原设有转运分局，稟请改为总局，身居其间，系居中调度之意。每年春初，乘冰筴赴漠，四月开江，乘轮赴观音山，五六月回爱琿总局，入秋后再赴漠河，年终回爱度岁，往来督察。其于金厂中用人、理财、督工诸务，尚非悉置不问。查金厂自开办以来，惟二十一年出金最多，其余只万余两及二万余两不等。周冕接办后，二十二年得金二万七千余两，二十三年得金三万四千余两，比较二十一年数虽不足，而比较以前各年犹为过之，并非递年短绌。

又原奏参总局短绌商款甚鉅，实由该道挪汇数十万两，于上海另开买卖，以致金厂日坏等情一节。查爱琿城内各铺局，周冕并无欠款。该道奉委由津起程时，先赴上海，将驻沪分局账目彻底清查，金银出入往来以及售价涨落各数，核与总局案据相符。

又原奏称，观音山左近向有胡匪，厂员随时查拿，从未聚众滋扰。该道欲因此邀功，即以山贼朦禀，乃防营甫调，零匪远扬。该道遂借运兵为名，雇俄轮船三号，赴俄之布理^①，接其由沪搭船赴漠之卷口，费银二万余两。又在乌苏里江一带拿流民数十名，谓之积匪，带回爱琿，将军等知其冤，不肯与闻。此案该道意在开支兵费，保举道员，独自酷刑逼供，人人呼冤。于是半夜出斩，冤杀十八名一节。调查剿匪原卷，二十二年正月周冕到差后，旋奉查办事件大臣延茂饬传进省。五月二十六日工竣，正在起程回局，忽接观厂警报胡匪图劫金厂，势甚可危。周冕驰回爱琿，奉黑龙江将军电谕，观厂金匪抢掠，已饬马队防剿，令即酌带矿勇会同进剿。旋又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称：观音山股

^① 布理及下文之布里，即伯力。

匪急宜剿捕，已照会俄使转饬俄官相助堵剿，并将雇轮速与妥商各等因。周冕当即会同马队营官提督吴经魁等，酌带马步队，雇觅俄轮三艘，前往观音山及下游沿江一带追剿。一面照会俄官分投〔途〕堵截，直追至俄界布里相近之乌苏里江挠力沟地方，始将此股胡匪剿捕殆尽。除阵前斩杀不计外，生擒四十二名，押回爱琿，会同黑龙江副都统审讯明确，分别情节轻重拟议罪名，由副都统咨准黑龙江将军核复，饬将情罪重大之匪刘法得等十八名，又石秉信等二名，照章就地正法；其余二十二名情节较轻，或发交金厂，罚作苦工，或取保递籍管束。该道由海参崴一带赴局，沿途访问华民，佥称胡匪实为大害，自经周冕剿办，商民藉得安业，委无冤杀及妄拿无辜情事。所雇俄轮并一切用款，据报共用银二万九千余两，系为剿匪之用，并非接眷所需。

又原参周冕驻布理时，厚赂俄提督电致俄使臣，在总署保其可以重用一节。查周冕因金厂出入，皆须行走俄境，剿匪亦赖其兵力相助，随时往来，以期联络，事诚有之；至有无贿托俄员电致总署，无从查悉。

伏查漠河金厂创办之始，并无起色，至光绪二十年收数稍多，二十一年获利益鉅。从前原定章程，除开支局用外，下余若干分成报效军饷，股商获利最厚。迨前委员袁大化被查办大臣延茂以商人利息过优，提饷之数太少，奏改新章，不计局用，漠河金沙以六成报效军饷。嗣黑龙江将军又以历年积存粮货杂项余银二十余万两，分拨直隶、黑龙江两省助赈。于是厂存各款悉数归公，股利从此大减。至二十一年得金独多，因彼时存款充足，招丁开采，一切较易。兼值关外用兵，流民穷无所归，相率投厂工作，人数既多，收效自倍。迨二十二年兵事告蒞，流民陆续回里。周冕接手后，矿丁骤减。又自去年以来，俄人开办东三省铁路，重价雇工，纷纷前往应募，益形短少。现在每厂矿丁只五六百人，周冕屡次派员赴奉直两省雇募，行至中途，大半逃散。此

得金不如二十一年之实在情形也。

查漠矿向来办法，矿丁收金概交把头，把头随同监工差弁呈交委员，当面平兑登账。本日所收若干，次日悬牌晓谕。新章并有填给串票，层层钳制，在厂之员断难丝毫隐匿。该道明查暗访，矿丁或间有偷漏，各员司实无以多报少之事。

夫金藏于地，多寡原无一定，譬之农家树艺五谷，人工籽种权自我操，犹有富岁凶年之别。况求金于不可必得之地，岂能预定成数？西人讲求矿学，亦仅能查苗之衰旺，不能保其必得若干。原奏责令以后照二十一年之数比较盈绌，定其功过，予以劝惩。体察情形，实属碍难照办。禀请核奏等情。

前大臣荣禄未及核办，移交前来，屡加查核，道员周冕被参各节，虽均查无实据，惟该道经手光绪二十三年暨二十四年正月至四月止，所得金沙，已悉数变价，而应提军饷及应行股利，并未核报清解。徐杰接办厂务，仅据移交现银一万两计成本银十万二千二百两，虽有粮货作抵，不敷尚多。迭经前大臣荣禄电檄飭催，迄未据覆，殊难保其无亏挪情事。按照所得金沙，核计应提军饷约银数十万，为数甚鉅，屡催罔应，未便姑容。相应请旨将湖南候补道周冕暂行革职，限三个月飭将应提军饷如数报解，应分股利设法清厘，再行奏请开复。倘限满仍前玩延，即当提案严追，以重军需。除分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黑龙江将军查办外，所有查明道员被参各节拟议缘由，谨据实陈覆，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卷五 禀函

矿无鉅细，承命北洋，事变万端，文牒往复，词虽未驯，理则具焉。间及首事者，一二文牒，予以见创始之难，并标其名以别之。友朋书函，皆涉于矿也，次其一二，辑禀函。

李金镛上恭振夔将军^①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窃于四月中带员弁数人，由墨尔根入山，行三旬余，始达该处。凡所经途，皆无人迹。到厂后，周视脉络，试挖矿苗，并盖屋剃草等，略为布置，讫乘轮驶至爱琿。旋回省垣，履陈一是。

惟天生五材，贡维三品，黄金尚矣。顾自夏书至于汉史，开採之法略焉。虽《周官》有非人一秩，卅即矿也，然亦但有“物其地图而授之”之文，语焉不祥。厥后儒者尤罕言之。

圣朝治具毕张，而于矿务不设专官，诚以王者沉珠于渊，投璧于山，不以言利重计臣之策。咸同以来，中原多故，财用亦稍稍竭矣，于是海宇竞言末富。综核时势，要出权宜。然漠河金厂则另有说焉。邻国生心，专利无厌，其狡焉思启，匪伊朝夕，患既切于剥肤，情更同于焚齿。是他矿之开，必当权其利之轻重，此则主于防患，与他矿之专言利者不同。

惟是矿务之兴，首重运道。漠河运道，水陆皆难。试为计之：上海轮运至营口，舟运至铁岭，陆运至吉林，顺水至伯都讷之三岔河，逆水至墨尔根城，又陆运至黑龙江城，由是而乘俄轮，逆流上达。此南北之大运道，迟则百日，少亦七八十日。而自省城至漠河，亦必先至墨尔根。平时博稽地图，虽于漠河向方未能确指，然以为自省而北必有径路，断无绕至黑龙江城溯流仅此一途之理。是以决然入山，历地千九百里，既达漠河，则知该处在省西北，由墨尔根行折而东南，仅千五六百里即达省城。马死过半，剥树皮为食。如奔流急湍，丛林密箐，窝集陷甸，猛兽毒虫，百般奇苦。以为难诚难矣，然非天堑之不逾，弱水流沙之不可越，是行之难而非修之难。

伏读宪台咨北洋大臣文云：鄂伦春人春秋操练，尚难到齐，

^① 恭振夔：恭澄，字振夔，本卷李金镛禀函只三件，原稿均已标明，凡未标明者皆袁大化禀函。

余时皆居深山，不肯远出。呼伦贝尔、布特哈各城历办屯垦，尚难奏效。驱以不习之工，势必不愿。此部落之难调遣者一。自伊犁至混同江口，延袤万余里，卡接台连，有吸呼贯通之势，一旦抽撤，控驭皆疏。此卡伦之难分拨者二。各城存兵，多不过二千，少不过一千，东三省练军奉旨不准调动，本省练军皆系新练兵丹，常年操演，不能间断。此额兵之难派办者三。盖尝论之，江省系极富之区，惜乎大荒不开，今日乃为赤贫之地。于此而欲雇民夫修道，既无鉅款可支，欲借兵力，则又如宪台所云。

借筹筹之计，今东三省练兵不妨暂用，盖数月之功，不得为调动。且兵欲其劳，不欲其逸，古者农隙以讲武事，不闻以耕田凿井误其制敌攻城。或谓旗兵实不耐劳，然琿春之筑垒修道，皆旗兵自为，未或雇用民工。或又谓操练不可一日废，则今岁停已四阅月，其实工作之苦，正有益于操练，且与操练并行，同为兵家正务也。倘由宪台奏拨二千练军，底饷之外，酌加犒赏，今岁入山，先为焚草伐木，并沿途酌盖草房备用，约二三月毕。明岁春深大兴斯役，约四五月毕。自省城至漠河多不过千四百里，至黑龙江城八百五十里，虽多五百五十，而江道之一千五百则省矣。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抑金铺更有进焉，黑龙江为中俄之鸿沟，我疆沿江驻防，东有爱琿，西有呼伦贝尔，既皆通道。置驿漠河，借俄轮上下，或用小舟，则更濡滞，而不能应急。东西相距二千余里之遥，绝无人迹，设俄提一旅之师，由山道入省，当冻结冰凝之际，谁能知之？中开一道，聚有人烟，则东西空旷之处既窄，而南北声息之递亦灵。况黑龙江条约^①虽准两国行船，而和则为条约，不和则为废纸。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知彼知己，军之善谋。一旦设有违言，船不可行，如之何？故金铺尤以为黑龙江之轮，允宜自备，与陆路有表里之益，而皆不系乎矿之开否。何言之？易

^① 黑龙江条约：指中俄《璦琿条约》。

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黑龙江无险可守，仅恃卡伦，今卡伦相距荒远，各不相顾。每届瓜代，皆须冰行，缘边陆路实无可通，以同舟共济之情，成秦越相视之境。其足为保障与否，尚不可知。以视江左之棋布星罗，其疏密为何如？惟有轮船为之联络，斯往来便，传递捷，运用神，可以化板为活矣。

该处金沙尚旺，来脉亦长，且不止两三处，梵书言其国“偏[遍]地皆黄金”，差堪拟之。惟掘地皆水，挖深丈余，浅者四五尺，即为坚冰。融冰而后得沙，淘沙而后见金，厥工甚鉅。金之粒大者重数钱，少者数分，细末为多。倘主者得人，集有鉅款，召募民夫，佐以机器，谅可有成。

履其地，述其情，献其议，妄渎宪听，尚望俯择狂言，奏咨筹办。临颖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上肃毅伯李^①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窃大化稟辞后，于七月二十四日由津启程，九月十九日抵爱琿，正值封江停轮，只得守候。十一月十七日，江道打通，始得蹶冰而行。十二月初三日，抵漠口入厂。周视矿厂，金苗亦旺，李道金镛督率有方，劳瘁不辞。惟购探粮物须至呼兰、巴彦苏苏等处。夏则松花江下驶千五百里至徐尔固，折而西北入黑龙江，逆水上行三千四五百里。考国初征讨罗刹，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上谕：“兵食运松花江、黑龙江交汇处，俟明春冰解发船艘前来迎取”。当时驻兵于爱琿、呼玛尔、雅克萨诸处，乌拉督造大船五十艘，盖运粮之艰难，自古为然也。今聚数千人于边荒遐陬，寸丝粒粟购探于一二年之前，转运于四五千里之外，盖不必邻敌生衅而已。

哗溃堪虑，惟有借矿以屯垦，斯为筹边之上策。顾或虑其地早霜，种植不繁者。窃不为[年]谓然。考康熙二十四四月伊桑阿等

^① 肃毅伯李：李鸿章。

奏：“自纳木尔河口至温察尔屯，详勘山野空旷多可耕之地”。按纳木尔河即今漠口上游之洛古河，而雅克萨至布尔马夫河口十余处，筑室散居，耕种自给，与夫“割取罗刹田禾”皆屡见于《平定罗刹方略》，其书可覆按也。旗人惰于耕种，达呼尔、奇勒尔诸部落又皆渔猎为生，遂使沿边要地视为瓯脱。俄人乘虚侵占，开矿迁垦，集商练兵，冥心一志，以有今日。闻其创始费款千万，令岁收二千万，利权独握，强富日臻，亚东大势，于今为烈，

要而言之，不外矿垦兼营二事。今公司绌于资财力少势微，苦于无能为役，中堂以天下为己任，边事又系于萑怀，故敢纵论及之。

上肅毅伯李 光緒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三月初三日接奉鈞函，示以开矿利源有尽，耕田利赖无穷，饬令劝谕流民，逐渐开垦，俾其聚室家，长子孙。实边之计，无过于此，矿利犹其显焉者。

仰见中堂谋国深远，感佩何名。惟漠河左近千里向无土著居民，间有零星奇勒^①，种类无多，渔猎为生，不事耕耨。刻商李道拟劝令流民就近先开荒地三四十晌，种蔬给值，渐及麦菽。口岸设立市廛，听人商贩，以期成聚。贸易之人，或有携家而来，三五年后，纵不必通商大埠，或可成村落小市。由此扩充办去，或易为力。盖开矿本以开荒为本，而政府以开荒有妨围猎，重申严禁。此时欲复招回流寓以实塞下，微特非开矿急务，似须视矿务之盛衰为进止也。

本年自正月起，至三月底止，淘沙矿丁共一千五百余名，工作稍勤，计收金沙一万两余。四月以后，近处多雨，远人鲜来。兼之寒症举发，十病六七，死亡枕藉，人心因而稍涣。幸赖新招

^① 奇勒：即前谓奇勒尔。

矿丁八九百名到厂，通开水道，在工员弁认真督率，众气稍振。惟三姓金厂已经长帅派员试办^①，该处天暖路近，食物价廉，人争趋之。此间办粮招人均被牵掣，矿苗虽旺而人力不加，难期起色。现欲仿照俄用机器淘沙，需人较少。惟急切难成，已派人前往各城以广招徕，不知来者能否踊跃也？

李金镛上依尧山将军^② 光绪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窃金镛于光绪十五年五月间，接俄东海总督廓尔孚电询刈割羊草一事^③，当据来电禀明在案。旋奉宪台电示：“总署复电，俄人越界刈草，恐有后患，不允则运粮虑被挟制。彼云华人亦有在彼界打柴，若果有之，只可彼此通融办理。尊意拟令李道用言应付，勿形纸墨，亦是权宜办法，可即照行等因。除来电另行批缴外，为此电复”各等因。迨奉北洋大臣函谕，亦谓事关金厂全局，示以略与通融之意。

金镛于光绪十六年正月间由漠晋省，趋谒宪台，道出黑河，又晤俄固毕尔那托尔^④，面称刈草事，词意綦切。金镛当即遵照用言应付之法，允以通融办理，非特不形诸纸笔，且不欲以准其刈草之言，直率相告。惟言雇用俄民刈草，并须拉运存储彼屯，以四成归我，六成抵作工价。卑厂冰道扒犁往来沿江俄屯，牲口既得喂养，俄人亦藉工得草，似觉不著痕迹。并拟给予执照一纸，俾得持赴我界沿江一带，卡伦官兵验明，方准过江刈草。庶几无执照者，不得冒充为金厂雇工，以示限制。且执照须一年更换，次年之仍雇该民与否，权自我操。附呈拟定执照底稿，务乞鉴核。

所有雇用俄民刈草权宜办理各缘由，理合禀呈咨明总理各国

① 长帅：吉林将军长顺。

② 依尧山：依克唐阿，字尧山，黑龙江将军。

③ 东海总督：即东西伯利亚总督。

④ 固毕尔那托尔：俄文герубнатор的音译，意为总督、省长。

事务衙门，并通飭各卡伦官兵一体知照办理，伏乞批示祇遵。

李金镛上肃毅伯李（节录） ① 光绪十六年八月初四日

查汤旺河之东北，黑龙江之西南，其间一片平芜，广漠无垠。西北为内兴安岭，东南为松花江，自东徂西，纵五百里，南北自汤旺河窄处计之，横约四十里，至黑龙江沿，横约一百二十里。该处土性饶沃，夏秋草长人齐，以之开荒，实可聚人口二十万以外。闻其地产金颇旺，时有私探而无人过问。去年俄商欲求于该处开垦，金镛婉然[言]拒绝，乃该商笑言曰：“数年后当为俄有矣！”龙江招民开垦，屡经中外陈请，未能见诸实事。然荒而不治失地之利小，俄伺于东侵占之害大。可虑者二②。

内兴安岭山居之达呼尔、鄂伦春数部落，蠢顽无识，积弱可悯，近见额尔古纳河左岸，竟有出山过江易俄服、习俄语、入其礼拜堂者。俄人诡譎，未必非引诱所致。该处上游为呼伦贝尔，今议驻兵于漠河，而未及额尔古纳河以上，俄若有事，以此为向导，进踞呼伦贝尔，则龙江与蒙古声息中断。可虑者三。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七日

查漠河矿务事繁任重，李道金镛中道而殁，诸事千头万绪，几于措手无从。现查该道经手卷内，自光绪十三年勘路起，至十五年底止，一切收支款目，亟应遵照定章呈报宪台暨户部、黑龙江将军衙门备案查核。查此项收支款目，业经该道在日将各分局报销汇齐核准，造有底册，未及缮报。内有该道原议及大化未敢擅定者，谨为陈之。

一、十五年以前所收各官商借款、股本、售金价并各项余款，计银四十八万四千余两，除付六成金价及各项用款，计银二十

① 《漠矿录》编者节录，本卷只有这一票文为节录件。

② “可虑者一”原稿略去。

七万九千四百余两，再将官商借款并股本提出外，净结余银四万五千八百余两。该道原议提出公积银一万五千八百余两，备抵矿丁亏空及水陆保险。以三万两照章作为二十成，分派股友、提充军饷、员司花红等项。

一、十五年以前制办机器及三厂建造局房、粮房共银二万七千余两。该道原议将此项用款按年二成开支，五年一律摊完，以纾用款。

一、原定章程将借款陆续提还后分派余利之说，原创始之意，拟将股分招足，似不难先还借款。今查十五年以前入股一项，只有二万九千余两，本年入股亦仅五百两，委实无款可还。该道原议十五年既有赢余，不得不照章分派。一则股友得利，成效昭彰，股票势必争购。一则各员司辛苦异常，借花红以为激励。

以上三议，似应均照该道原议办理。

一、该道自十三年勘路以后，南北往返，三年中，因公亏项计一万一千余两，身后萧条，委实无可抵偿。查十三、十四两年，该道并未开支薪水，拟乞恩准补给十三、十四两年薪水银四千八百两，以抵亏项。不敷之数，另行设法缴还，以重公款，

大化遵檄代理，不过暂局，理应守候派员来漠办理。惟道远路艰，恐非一时能到，而按年收支款项，未便久悬，似不得不亟为呈报。谨将卑局收支款项先行代缮简明清单，并请补给李道金镛两年薪水银两各缘由，理合呈请鉴核，训示遵行，实为德便。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七年正月初十日

漠河办事之难，尽人而知。愚昧如大化能无退沮？现在厂中应办之事，用人理财，均关紧要。如乾厂北涧新採佳苗，仍须督率得人，方能有济。漠厂之木机器工程过半，冰融雪销，便可安置，以济土法之穷。而借用俄匠，时时受制俄官。本年粮货有

余，似无须远道购运。惟矿丁之聚散，视矿苗之衰旺，如果矿苗日旺，人来踊跃，人数足六七千人，秋后又须筹备下年粮货，兑换金银，远则津沪，近则爱琿，夏则假俄轮，冬则出俄道，一有濡迟，势成孤悬。本省当道意见纷岐，事机稍失，积忤生衅。大化秉性迂执，不善阿顺，事须整顿之处，不难破除情面，而难人无缺望，枝节横生。惟念十年读书，别无所长，积一诚以扶持，不避险阻艰难，藉酬知遇。至于毁誉荣辱，听之而已。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七年正月廿三日

近探各山沟，无沟不产金沙，特其间有厚有薄，其脉有长有短。查探真脉，越涧逾岭，露宿风餐，人多畏难。泰西人谓额尔古纳河至阿穆尔河，中长五百里，遍地黄金，脉络极厚。今偶开一二沟，特千分之一耳，西人之言必有所据。去春爱琿西偏法毕尔河，经绰参领哈佈探有佳苗，嗣因漠矿招丁维艰，后路虑阻，暂仍封禁。以此推之，沿江产金奥区探不胜探，龙江利赖实无穷也。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七年二月廿二日

顷据职员张寿华报称：“查得爱琿西山东沟金苗，沟长五六里，宽仅五丈有余，毛皮六七尺，沙厚三四尺，浅者一尺，宽约一丈至二三丈，淘沙估算，大都三十斤沙得金五厘，金色足有九成”。已准该员暂行试探，再行推广。

又据乾厂从九孟文彬等禀称：“乾厂以东四十里沟把格卡勘得佳苗，沟长数十里，宽数十丈。每石沙出金三分，有七六成色。惟毛深一丈，沙薄五寸”。卑府拟亲往察看，划分段落，留备机器用暗槽开法，而不开水道。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窃乾北沟得有佳苗，出金颇旺，历次禀电上陈，以慰宪廑，

惟该处新集矿丁一千五六百人，半自俄厂逃回，间有俄、日、韩三国人一再来求，愿遵中国法度入厂淘金。良莠不齐，无从分别奔取，深恐奸宄混杂其中，易于滋事。故弹压抚辑均关紧要，月前已经添派员司，并多拨护勇在彼住守，仍觉不甚放心。月之初十日，大化又亲赴该厂查视，整顿一切，于十八日赶回漠厂。漠厂仿造俄国淘金木机器，尚未完工。地基紧靠冰湖，冰厚一丈五六尺，穿凿极为费力，拟尽四五月安设开做，以冀广开利源。

回念自李道金铺初故，人心惶惶，群相摇惑，内有乌合之众，外有虎视之俄，难保不乘间生心，致误大局。且其时出金极少，用款仍多，入不敷出，岌岌可危。彼时之艰难困苦，诚有不堪回首者。

上肃毅伯李 光緒十七年六月初二日

自三月初六日开凿机器地基，冰厚丈余。四月初四日始经平竣，安置机器底盘。五月初五日，机器全架、大小轮轴、铁溜筒、木溜盘、蓄水柜等件，大致粗完。现在督饬竖搭天桥，计二百一十六空，每空长九尺六寸，共长二百零八丈。高低随地势，有高二丈、丈余、数尺不等。底铺长竖木两根，相距六尺，开笋钳以粗横木，交接处凿眼树柱，上贯横梁。始铺桥底排木，木有粗细，数有多寡，有七根至十二根不等。两帮各安圆木四根，高约一尺五寸，木缝塞以松毛，铺压沙土，再由横梁两端加筑紧之，期不漏水。二十九日一律始竣。机器、泄水筒、接沙斗、出石铁木筒、小溜盘、大木筒、牛皮袋，计百有余件，亦一律成功。惟拉沙马道长十五丈，宽两丈，高接机器之顶，约两丈余，底从地起。现正竖柱，不日亦可告成，拟六月初七日开轮上溜。先于四月初间，恐机器上溜无沙可上，募勇未到，经雇用矿丁，由老沟大开水道，抛毛一百五十余丈，预备上溜。新北沟甫将下尾开通水道，以泄水势，俟新勇到时再揭毛皮。

诸凡工程已有头绪，惟署[暑]雨连绵，多误工作。五月间仅晴三四日，无日不雨，亦无一日不作工也。员司弁勇在水中辛苦备尝，无人不病，幸无损伤。惟乾厂员司接踵物故，四五两月已故六名，矿丁十数倍之。天时人事，均非顺手，感痛何名！

细阅机器灵便，当能得力，至时再行禀报。

查乾厂沟长水大，夏日安靖本不得力。总理委员强惠源等膜[漠]视公事，以致出金日减，偷匿成风，屡次由漠口搜获乾厂私金。严飭认真整顿，迄无起色。现于乾厂东西两口各设盘查，中七十余里派水师哨长带舢板两只，严缉偷漏，以清江面。复由漠厂派去委员郑成玉等前往督开水道，使矿丁等通力合作，庶工作易于施展，不至再有水患，而偷金之风亦可不戢而熄。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机器已开工数月，查视大小轮轴及铁筒等处关键，均极旋转灵便，全座机器尚属制造得宜。惟借用水力甚大，约须二尺四宽、一尺深水力，方敷轮斗水桶之用，计有十六马力。近自六月以来，机器告成。久阴之后天又久晴不雨，山高水浅，来源易竭，虽多方筑坝储蓄，日晚始余两寸余，水甚不敷用。现计每日上沙一千余车，每车约沙四百五六十斤，仅得金十四五两至二十两上下。虽因上沙无多，亦由沙过不好，盖此所上之沙尽机器上段之毛沙，七八年来，官私矿丁淘探数遍。前因机器将成，相距甚近，四五月间，开挖水道抛毛百余丈，预备上溜，以便接揭北沟毛皮。惟余毛尚存，故得金仍少，每车通扯不到二分，实于前之愿望有违。查此毛沙尚须挖深五六尺，方能到底。俟到底后，当有生格，底沙较此稍好。现已一面拉运此沙，一面于北沟派人开揭毛皮。用省事做法，先开长五丈，宽以金脉为度，旁开水道，做过五丈，再做五丈，毛皮翻堆前五丈中，不庸远拉，以省人力，并可以求速效。十数日间，东沟之沙亦可用车拉做此处，

系未做之沙较上段为佳。前已查定里许，特未开毛皮耳。兹再多添拉沙车辆，水力足用，东沟沙出，得金当能渐形畅旺。

查此机器，俟运用稍久，各处铁轴灵动，皮带收拾坚固，虽日上两千余车，亦可做得。机器既能合用，淘金似不为难。已造成拉沙活车三十五辆，拟做足百辆，以供拉沙上溜及淘出石子残沙、开挖毛皮、拉平道路之用，方可不致缺乏。

上肃毅伯李 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日①

奇乾河西口，顺额尔古纳河上行六百里，有和穆鲁河，其西俄屯为窝罗奇，计有俄民四五百家。顺河上行六百里，即达墨尔根城，有大轮车道可以行走。昔年华商以土货销于俄，俄以土货易我奇勒尔围猎之皮，往来由此，其道迳捷。西望俄屯鳞次栉比，五十里为霞拂达，设有县官，以治其民。人烟数万，牛羊、粮麦价不昂贵，和穆鲁河山深林密，其地金脉甚旺。俄民过江刈我羊草，田我土地，筑屋而居，深入我界百余里之遥，江省官长无有知之者。前派弁兵探探，遍询俄屯，则含茹不宣，深恐我去探金，妨其生计也。问诸卡伦，则委为无闻。实则岁索其钱，恣为利藪也。

兹复选派干弁，携资裹粮深入确探。倘能设厂于此，则内通墨尔根后路，转输无须另辟山道，下则有法毕尔河以通爱琿。沿江三千里脉路贯通，于龙江边防大有裨益焉。漠口商务日兴，垦地种蔬，接踵而起。来年拟由局先开数十垧以倡导之，所冀矿务不辍，由聚而邑而都，或不难渐募实塞也。

上肃毅伯李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卑厂开办以来，每届十冬两月，出金骤减。九月间，乾厂日得金四五十两，丁夫争趋，从事踊跃。讷交十月，大雪连朝，迷

① 原稿此件在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肃毅伯李禀函之后，今以时间顺序移前。

漫山谷，积深五六尺，劲寒刺骨，气象惨沮。地面虽为冻结，而底水转觉翻涌，开碇四五尺，而泉涌汨汨，人力难施，易地安碇，亦复如是。是以各丁夫有作工旬月之久而不能上溜者。照此情形，丁夫无金可采，则食用弥亏，赔累日增，焦灼何名！所冀入腊后，底水冰凝，或可望有转机也。经年忧惧进〔并〕集，几如临敌抢险，成败难期，而局外之百端搅扰，犹为末焉者矣。

上吴清卿中丞^① 光緒十七年^②

此间矿务，春初稍旺，自秋亭观察故后，内忧矿丁之不靖，外患俄人之抵隙，局势岌岌，深恐难支。幸托福庇，数月以来，中外平安。惟此局创办之初，规模稍阔，内外设有十八九局，员司一百四五十名，开销年须十几万两。出金稍减，即至成本坐耗，势本危险。加以公司设有货粮等房，矿丁食用各物，皆由公司购备卖给。算之有利，其实无钱，积压成本，动辄数万。本年二十余万底款，尽在粮货，三厂矿丁不满千人，约敷二三年用，霉烂损坏，在所难免。经手人员办来本贵，再有糟蹋，如何收局？已将此等艰苦情形禀明傅相、将军^③，请速派员及早整饬，迄无明文。

此矿非不可办，患在冗多费重，所得赢余，不敷开销侵蚀耳。傅相公款十万，将军三万，屡经札催，无款可缴。十五年前报销，算有盈余，实无现款。第一要策在严裁冗杂，收束局面，改用机器，节省浮费，尚可救药，否则成本必归无着。

大化肩此巨任，欲去不得，虽心胆俱裂，不得不勉力支持，以待来者。现已仿造俄用木机器，明春总可试用。查机器一架，地车四十辆，马倍之，丁夫一百五十名，以此作工，可抵中国二

① 吴清卿：吴大澂，字清卿。

② 原稿此函只有年，无月日。

③ 傅相：李鸿章。将军：黑龙江将军恭镛。

千五百人用，事省功倍，确有把握。惟大化生平之病，劳所惯任而怨则难堪，此局尤怨府也。傅相来示，洋洋千言，责望备至，期以坚志忍性，任劳任怨，独为其难。惟位卑望浅，浮谤难支，利之所在，怨之所归，扶持危局，益须破除情面，方能有济。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俄人沿江数十厂，每厂至少开作数年，多则数十年，其初皆费重本。查探金脉宽窄、长短、厚薄，计能出金几何，足敷几年开办，须用经费若干，逐段开挖，并无遗弃。封冻停工，仍复派人四出查探。旧沟未完，新沟又得，接续办去，永无间歇，亦无赔累。每与俄矿总办谈论及此，谓彼之大资本全在“查头”，有查探金脉亏赔数万，从来未有既经开办仍复赔累者。查探之详，筹划之周也。现已仿照俄法，派人四出查探，得有佳苗，即用省费机器开办。现自爱琿西山，已派张职员寿华带同二十余人，裹粮入山，细查上游窝罗奇等处。复派刘令国宗驻彼督视，踩探漠乾近处，或派哨弁带勇分头细踩，或给把头护照，嘱令沿沟安靖，事成许以十人不打分金。统计沿途二三百里，“查头”已有十五六处。何处金苗可探，尚无一定确音。乾厂赔累日增，焦急莫可言状！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现闻喀什边情蠢蠢欲动，万一事机决裂，凡与交界之地，势必窒碍难行，似不得不先事预谋，以免临时掣肘。

查开通漠河、墨尔根山道，奏明有案。本系边矿要图，前因经费难筹，暂停开办。近察局务稍有转机，而奇乾河之中站沟、窪希利之乌马河新得两处佳苗，较眼似皆可探，本年局事约可支持。十八年得金较前既减，而金价略昂，加以各处裁人减费，节省颇多，约计除去开销，此项开道经费应能筹出。漠矿既经著有

成效，裨益于国家之事，无论大化久暂于此，均应极力筹办，以期有裨时局。此条山路如果开通，逐渐筹布，不但边防有益，即矿务亦藉永远。宪台之为江省计长久，当非言语所能形容也。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自三月初一日起，至月底止，漠厂四百人作工，日得金沙三十余两。乾北厂派袁大杰前往接办，二百四十人作工，日得金沙四十余两。乾新厂经营伊始，六七百人作工，出金二十四五两。该厂尚无烂晴暗槽，可免水患，由孟文彬等饬由乾北金帮抽人前往安晴。惟漠厂、乾北两处，烂晴积水本多，加以本年春雪尤大，一融盛涨辄发，好晴多泡，出金较减。现在三厂出金日在六十余两。

机器水道及元葆山旁冰湖坚冰仍厚数尺，未能融化。现用天桥、机器，引水冲刷水道，中深见底。惟两边冰坎坚硬，仍未全消。闰年节气较迟，大约非端节前后不能开工。漠东二十里之小北涧，金脉复经查探，似可展办。另作省费机器一架，已于四月初一日开工。雇工多不踊跃，拟按少用人数作股，仍与矿丁照章分金，至时再妥议章程奏闻。

现交夏令，疠气颇盛，腿疼、酿烂、气促之症，旧患未愈，新病又添，瘟疫时行，物故颇多，两厂病故矿丁，计已有二百八十余名。日派医生妥弁，挨处察病给药，仍未能止。天气使然，人其奈何！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四日

窃大化前将窝罗奇等处查探金苗之员调饬回厂，不复再查。行未数月，而乾厂以上三百里之窟希利沟，即据华民报称：该处聚有羌人^①百数十名，在内窃探金沙。当即派弁周天福，并会同

^① 羌人：指俄人。

上游驻防卡伦巴哨官带兵会同进山。一面饬谕五柳滨俄屯阿特蛮飞飭该羌民，赶即出沟，如遇抗违，即系金匪，格杀无论。去后于十月初三日，据该弁稟称：“于九月十三日，会同巴哨官行抵窠希利沟上掌查搜，羌匪早经闻风先逃，只余房屋二十三座，桦皮房八座，硝眼一百二十三孔。逐细查验，矿洞五十余，硝深皆一丈至二三丈不等，余多明硝半硝，未到正沙，已经窃挖之处，计长二里。复顺沟而下数里，忽遇羌人三十余名，当即开枪，一一越山绕逃西山。又来羌人多名，遥谕羌匪：‘如再前来，定用枪击！’该羌匪随即远窜。细查此沟偷挖金匪按房计人，约有三百余名”。等情前来。

大化查该羌匪旋驱旋来，急〔极〕难断绝，兵稍远离，匪仍啸聚，似不如化私为官，较为妥善。该处上至葛奇露卡伦六十里，下至五柳滨卡伦一百里，其中百六十里地段辽阔，驻守无人，故羌匪得任意出没。现拟即派该哨弁驻彼试办，以杜匪窃而固边防。

上肃毅伯李 光緒十九年二月十八日①

二月十六日奉钧电，据卜电局电称②：“黑龙江之观音山，私出金厂③，本地商家买金回省谓：‘该处金脉宽阔，不知里数，成色较胜漠河’云。该处距漠二三千里，即查复”等因。

奉此，当即据实电复。兹再详细陈之：查爱琿南至观音山，旱道七百二十里，山在龙江南岸，即《龙江外纪》④所载之喀木尼峰，水道提纲又谓之喀母泥哈达。其地双峰对峙，江流澎湃，舟行相戒变色。后人以其水道险阻，祀观音于山麓，故名。由此入山，西行一百六十里至嘉润河。嘉润河者，即胡刻一统舆图之

① 原稿此函在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上肃毅伯李之后，今依时间顺序移前。

② 卜电局：卜，卜奎，即齐齐哈尔。

③ 金厂，疑为金沙。

④ 《龙江外纪》，即《黑龙江外纪》。

札伊河，水道提纲之查衣河也，源出布仑山，西北流三百里而注之龙江。今流民私採金沙，即此江之中游。其上游八十里，土名双岔子，传闻时有俄人过江私採。但云金苗极旺，派人採勘，未得其处，而观音山产金之旺，藉藉人口，非一日矣。去年复派爱琿西山委员张寿华一再前往确探，据称：“该河聚有六七百人，搭盖窝棚三四十间。时值水涨，矿丁皆沿河淘採，未及安靖。毛深三四尺，沙厚四五尺，河宽十数丈。所採之金，较其成色，与漠河、达义河相埒。”又有乌尔河者，在嘉润河以南。往年俄官欲向我租借，用机器开办，为李故道金铺所阻。是其地势之雄厚，金苗之宽博，不察可知。

然大化之不措意于此者有三说焉：一、西界青黑二山南连三姓各属，胡匪渊藪，慎固维艰，经理一有不善，利未得而害已著矣。一、旗员不明事势，爱琿西山之厂，彼已啧有烦言，时思借端倾陷，若再越爱城而另树一帜，必有借封禁之说以阻挠者。一、道远则事势隔膜，派员则得力难求，又有妨于漠矿后路，未免顾彼而失此。此所以满志踌躇而未经议及也。当张寿华查复到时，曾飭该员驱民出山，招其来漠，并咨请文都统^①派兵驱逐等因，禀达宪臆及黑龙江将军在案。今证以商家之言，则流民驱而复聚，可无疑义。商人载金而归，其宝藏之兴又可知。现复飭爱琿局委员前往切实确探，再行筹度办法。

又考嘉润河中游东南百余里，度岭即唐旺河之上游，其东百里，度岭即乌尔河上游。唐旺河产珠，乌尔河产金。巨浸长流皆注之松花江，两河下游，即与三姓城相近。此又河流之可按图而得也。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接奉宪台札开，准户部咨开，黑龙江将军咨称：“漠河矿

^① 文都统：黑龙江副都统文绪。

务，光绪十五年报消除各厂一切开支外，净结余爱平银三万七千七百两，内提七千七百两作为公积，下余三万两作为二十成，分派江省六成军饷银九千两，解交收讫”等语。

本部查提存公积银七千七百两，此项银两作何支用，前此奏案无此名目，应令北洋大臣转饬查明声覆等因。到本阁爵大臣准此合行札饬查照办理等因。奉此，伏查漠河孤悬绝塞，羌〔荒〕无人居。创办之初，商贩裹足，淘金矿丁，招募二千里以外，结队入山，身外空无长物。採金之器具，周年之粮食，四时之衣履，无一不备，以供其用。定章：月由矿丁分金项下扣其用物之价值。然金苗衰旺未可执定，其得金多者，随时扣还，少者日积月累，无金可得，无款可抵，遂成巨亏。以迁徙无定之矿丁，负公司粮货之积累，金不能得，惟有潜逃而已，此矿丁之黠者也。出金山涧，阴寒水毒，採金之苦，死亡枕藉，计四年之中，矿丁之死于工者九百余名。每名均负累十千、数十千，日积月累，把头甚有亏至数千吊者。开厂至今，无着之款合银在八九万两，势不能不从盈余提充公积，以资弥补。除十五、十六、十七三年提存公积全数抵销外，今实亏银四万余两。漠矿仿照公司办法招商集股，皆提款保险，以备不虞。此项公积银两专以备积亏矿丁用项，奏案虽无此名，历经稟蒙宪台批准在案。

所有部查公积银两留备弥补矿丁亏款，理合详具稟覆，伏祈俯赐核咨，实为公便。

上肃毅伯李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七月初二日闻依帅有派员试办观音山厂之议，赶将张仰贤等调回，而铁山堡兵留驻之四十名，亦旋即撤去，以致金匪仍复啸聚。老沟聚有二百余名，班别夫五百余名，茂哈达卡伦打分金，奇勒尔持械成群，亦打分金。有不与者，辄用火枪轰击，击毙二十余人。私挖金匪，本干例禁。职道事后闻知，亦未事深追。嗣

经派员带同弁勇、通事复往详查试办，爱琿亦拨去旗兵三十名，八月二十始抵观音山口。袁令大杰督飭弁勇，商同旗营依哨官，先将老沟金匪驱尽，搭盖房屋。九月二十日，始将班别夫金匪五百余名逐散。现闻观厂上下，窃挖金匪尚多，复由此间拨去马勇十数名，分两班上下梭巡，务使百余里内金匪绝迹，以固官厂而后已。

顷据袁令函称：观厂老沟及上下数里，九月初六开工，至二十九日止，十数家十溜收金九十余两，似尚可作。厂里、口外、腰站，三姓要道，共盖房屋七处，口外留勇驻查，无保矿丁不准进沟，粮货驼马严禁夹带禁物，夜派巡查各帮，不准留宿闲人。矿丁颇遵约束，内外尚称安静。惟弁勇太少，前仅派去步勇二十余名，兹复议拨去马勇十数名，统算不满四十名，口岸旗队亦止有四十名。借其虚名，难得实用，兵力似嫌太单。各处裁勇减费留漠者复须分供差遣，揭挖毛皮，预备明年上溜，势亦无从多拨。现值出金奇减，数日所入不抵一日之出，诸处核减无济于事。乾、洛新出各沟，仍须经营试办，查靖驻拨守局运粮以及各项杂差，本苦人少，仍嫌费多，焦虑何可罄言！

上肃毅伯李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①

窃奉依将军批开：“试办观音山金厂，诚为推广矿务，借杜流民啸聚。惟金厂与边防同关紧要，利之所在，人必争趋，驱之复来，聚而难散。观音山地连三姓，非同漠河，一经设厂，势必蜂屯蚁聚。金夫半出匪类，若聚千、万人之多，地接强邻，不惟难于约束，边衅亦在可虑。国家目前之利，边地将来之害，其必两筹尽善”等因。

奉此，查开办金厂，本以兴利实边为当今要图。漠矿开办六载，每以金苗衰旺无常，招募常苦人少，从未有驱之复来，聚而

① 原稿此函只有年月，无日。

难散者。观音山在四十八度，地处较暖，虽密迹三姓，不无过虑。然铃束严密，法制周详，无保者不准入厂，在厂者责成把头分帮给牌，昼夜巡查，防兵分札，匪类难混。现在试办之初，不准过五百人，大办亦不准过千人。限制立定，何至蚁聚蜂屯，有千万人之多？据委员函称：只有矿丁四百名，皆有切实妥保。马勇四十名，上下梭巡，不使匪类窜入，以顾官矿。似无三姓覆辙之虑。该处流民，自十八年闰月^①，禀经将军派兵驱逐〔逐〕，照章封禁后，今夏复聚有三千余人之多，欲驱逐而依然啸聚，欲封禁而仍复盘踞〔踞〕。惟有化私为官，审慎筹办，无后来之贻患，有目前之利益。所以抵制边患者在此，所以巩固岩疆者亦在此。

查该地江左即为俄阿勒提屯，东北精奇里河金厂，夏用华人作工，冬则逼驱过江，此种流民均以观音山为汇归。嘉润河上下游碓房林立，南接青、黑山等，又为胡匪渊藪。由官设厂，良民营工度日，莠民亦必他徙。此又不能不办之实在情形也。

上北洋大臣李^② 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漠厂下游六七里，去冬十一月间，经派弁丁查出新苗，当即督飭各帮拨丁，于该矿上下左右接开数十孔，以竟金脉之宽窄长短，细验正沙之厚薄浅深。去腊见有成效，即经祭山开工，至今日有起色，六七百人作工，日可得金五六十两，似已极有把握。以上直接老沟正脉，复经划出段落，留俟夏月督开水道，揭去毛皮，另作大溜，仿佛省费机器，不至遗金，亦稍永远。漠矿至今已成弩末，有此接续，又可多持数年。下游十数里，复经派人探沟查探，如能再得佳苗，接此金线，则愈可长久矣。

细查此次新出佳苗之处，十五年春，经李故道派人沿河安

① 闰月：指是年闰六月。

② 北洋大臣李：李鸿章。

晴，查探十数里，费有千余工。十六年夏，复经职道督率弁丁，探沟开晴六七排，由今验视旧晴，皆开在金脉曲折之处，并无一晴查到正脉。可见天地至宝隐见有时亦如是不轻出也。老沟岭后十五六里马扎兰沟，十八年春，经派弁勇探沟挖晴十四五排，每排多则十数晴，少亦五六晴，尽数月之工，始经查出上游金线长约四里余，皆不足淘探。嗣因机器开工在即而止，拟俟工停地冻，再行细查。前经禀陈，复从中间扞探金苗，虽不甚旺，正沙颇厚，尚属可作。现作省费机器一架，拟令矿丁自开自作，仍照四六分金，官弁督之。乾北沟机器木料均经作齐，因地冻闸坝难以施工，先将木匠调回岭后，赶作马扎兰沟机器，大约四月底均可报竣。

本年招来矿丁，因金帮获利较厚，多不愿上机器，全恃天津、滦州、乐亭往招之丁。如能多来二百人，方敷四架机器之用，否则乾北机器本年即无人作矣。旧有马一百三四十匹，年来夏日拉沙，冬则运粮，倒毙者多，再添机器，实不敷用。现又派员赴呼伦贝尔买马百匹，五月初间可以到厂。

土法作金，以大开水道、拉长堰溜为第一，但通力合作，督工稍严，又须下水抛毛，易受腿疼腿烂之症，矿丁多不愿从。挖晴上溜，分帮淘金，可以自便，强有力者又能希冀多作多得。然此法只宜于冬春人手少时开暗槽，入洞挖沙，不能不留沙格、沙柱，以防倾塌伤人。火大则毛皮坍塌，出毛则带土连沙，且有因底沙较薄遗弃底沙，晴水较大，沙柱因湮此中，糟蹋最多。虽常派弁较视晴底，有无遗弃，竖旗上溜，勤较溜嘴，有无弃金。每晴正沙能作十分之六，已不易得。至遇夏秋，则土松易陷，仍须开挖明晴，揭毛岸水人少，即不若人多之大开水道为得也。然当冬春之交，可济目前之急，故此法虽弊，终不得不兼而用之。俄国金厂冬停夏作非至残沟不听矿丁开晴，在彼则可，在我势不能也。

漠厂现在有此一振，马扎兰、乾北沟再添两座机器，观音山如能办理得法，龙江矿务似尚可为。去年漠口派人种地一百五十八亩，马扎兰十七亩，洛古河招人种地二百亩，四大了阔二百余亩，墨河口、木气干两处旧地未能种完。统算漠洛两处地亩，除苓大麦收成较薄，其余萝卜、白菜、土豆子，每亩均拉一千五百余斤，独马扎兰每亩收成两千余斤，土性最饶。如果经理有人，未始不可民殷国富。惜文法多牵，更张非易，诚如宪谕所云也。

上肃毅伯李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窃查郭玉贵、王勇在俄境被害一案，迭经照会俄官，迄未办有头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六日^①，接准俄固毕尔那托尔照会，内开：

“照得前于本年十月三十日，用第六千零九十七号公文照会后，旋于十一月初二日，我武固毕尔那托尔据阿穆尔省总理刑署之第二等巡察官伊立荫呈称：‘前准贵大人请查走失通事郭玉贵、水师王勇下落一事，该巡察官曾于七月二十三、八月十七等日先后照会贵大人。因未接准覆文，事遂中止’等语。呈递前来，本衙门现奉我武固毕尔那托尔谕：‘除将该巡察官原呈照录一通，附粘文尾，备文照会。希冀查照文内事理登覆，以便速结此案，而固两国邦交’”。等因前来。

大化当以郭玉贵等一案，文牒往来已非一次，该官始终未能认真办理。此次来文附录原呈内，复另生枝节，谓郭玉贵等死在江右中国界内，该官以前照会从未叙及，且查原呈所叙各节，半多诿词搪塞。揆厥情形，明系因大化催办过严，无可推委，始为此遁词，以期往复狡展，日久渐懈，便可了事。当于本月初九日备文，切实驳复，内开：

“查官通事郭玉贵、水师王勇，在俄界额里金司奇村被害一

^① 二十九年，误。应为十九年。

案，因郭玉贵系中国职官，且为给发俄民草票而往，屡经照请贵固毕尔那托尔，严飭缉凶议抵。而贵固毕尔那托尔亦屡允派员查办，从未知所派之员即为该巡察官，亦未与该巡察官公文往返。惟去年六月二十一日接准来电，谓‘熟察郭玉贵等命案，所派查办七里年余等处之巡察官，未能究白，请由本督理处派认识郭玉贵衣物及通晓俄语之人，随同该巡察官查办此案’。当即派去久与郭玉贵同事之官通事李永顺，随同素识郭玉贵之差官迟克永前赴七里年余会同办理，并有电报知会贵固毕尔那托尔查照在案。迨至该处而该巡察官早已先回海兰泡。该差官等只得查巡一番，仍回漠河。旋经该屯长将华民李万三即王三押送来漠。始于七月接准该巡察官照会一件，亦未闻该巡察官来漠之说。当于八月二十七日将此前后情形详细备文，照覆贵固毕尔托尔查照办理，亦在案。

是该巡察官自谓来文三次，将魏三随文解送漠河金厂，逾三个礼拜之久，未准只字答覆。遂又亲往漠河，行抵该处，而矿务督理未能晤面。故又两次行文，在伊格那绅等候五日，并未接到矿务督理回音等语，皆属子虚。本督理向讲睦谊，凡遇俄人往来，即一商一民有事求见，无不立飭口局给票进厂，面与商办，对江俄屯官民皆知，岂有贵固毕尔那托尔派来专办郭玉贵命案之巡察官三次来文、五日候见，本督理并不晤面之理？该巡察官呈中谓矿务督理之回文，迄今仍未接到，尤系有意推诿。查该巡察官去年七月来文，内有今年春初，经贵委员不知姓名者，将屯民禅克那夫及意连讷夫所拾郭玉贵物件拿去若干，请将委员姓名一并咨照黑河分司。嗣于八月二十七日，照会贵固毕尔那托尔，文内叙明：该巡察官来文所询，春初派去委员系袁大备等，已将取来物件交郭玉贵同事之人认明不误。此次查阅该巡察官原呈内，有伊立荫夫赴车尔呢雅福站，半年以前，有漠河官员袁大备云云。是本督理照复贵固毕尔那托尔回文，该巡察官已就近接阅。不然，

何以前不知我委员姓名，兹忽知为袁大备也？贵固毕尔那托尔自能转行饬知，无须本督理一一照复。盖不惟杂乱无章，势将日亦不足，中外办事，大抵如斯，无须本督理照覆该巡察官也。

至谓郭玉贵、王勇在额里金司奇伊村对面阿木尔江右岸，下自己船上歇宿等情，更属任意推托，不近情理。郭玉贵、王勇系专为俄民发草票而往，事与俄民交涉，必在俄屯左右，岂有江左发草，江右拢船？江右荒凉无人，江左屯铺林立，何畏何求，作此怪事！此等情理，不问可知。贵固毕尔那托尔向最明鉴，谅不至为该巡察官朦禀所误。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二日照会贵固毕尔那托尔文内，事理最为明晰，请再详细查照前文事理，转饬施行。

总之，案关人命，又系中国职官为发俄民草票而往，既在额里金司奇伊村被害，席上见有血迹可证。若不就近查缉凶犯务获议抵，于两国体统交谊均属有碍。年前接准贵固毕尔那托尔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照会，承允极力筹划，务期将此等命案破获议抵，以重人命而固两国友谊等因。此次仍希严饬巡察官等认真访缉，毋任饰词推托，致使极凶漏网，方见贵固毕尔那托尔郑重人命，慎固邦交之诚意。相应备文照覆。为此照会贵固毕尔那托尔，请烦查照施行”。等因前去。

似此据理穷诘，未知该官能否即为办理，俟接覆文，再行详报。

上北洋大臣王^①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漠矿每届九、十、冬、腊数月，天寒日短，冰凝水涸，积薪煨硝，烧石沸水，艰苦万状，出金奇减。十九年冬月，漠厂出金极少，有日仅一两者。矿局开销日需得金四十两，除去分金方能敷用。本年除九月得金三千余两不计外，十、冬两月尚能日得金七八十两，为开矿以来所未有。惟金夫疾疫十人而九，闰五月至今，漠厂病故金夫二百余名，漠口百有余名，观乾两厂尚不在

^① 北洋大臣王：王文韶。

内。死亡枕藉，抚视心伤。半由于作工之苦，半由于中寒攻毒。积尸山壑，风云惨沮，金盛物衰为之奈何！

致郭梯阶协戎^①

承示探得金沟一道，山势雄壮、大与老厂相埒，近已烧石煨碇，融冰起沙，必可大开生面。尊处出金亦逐渐增多，闻之无任欣慰。矿丁出入无忌，总局盘查自不可少。前已函请玉书军门查获洛古河矿丁，就近解交洛局惩办，以儆刁风。何庆海已于十三日赴洛，似无须另抽把头前往。萧成玉逃丁多在蒙古利，请就近查拿为要。添兵分查，自不能缓，先拨去两名，俟新募到再添十数名可也。马札兰地属扼要，现在可派差官不多，稍迟再议，尊意以为然否？

致郭梯阶协戎

顷奉督理函开：爱琿需款孔殷，招人购物必须源源接济。嘱将漠洛两厂逐日所收金沙，积有俄权十分筒，或十五分筒，即由俄站十口^②一寄。奇乾河正月分所收之金，已嘱渠留备购黑面之用，二月分起，亦即照寄等因。即请尊处将日收金沙分五日一送漠口局，由华敬之转送来此，凑足成数，熔铸成条，以便会寄为要。开江运粮，俄商颇有挟制之意，而依帅奏请招荒开边，部臣惑于封禁之言，已奉旨作罢，东省事将从此棘手矣。知关锦〔厘〕念并及。

致郭梯阶协戎

矿丁积欠思逃，各处不免。总厂患病太多，有一帮仅余一二

① 以下袁大化致亲朋僚友的书函，原稿除少数于书后注有月日外，大部分未注年月日。但从内容判断，这些书函大都写于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二年袁大化在漠矿任职期间。郭梯阶：郭长云，主办洛古河金厂。

② 空处原字为“口”，疑原字为“一”，后改为“日”。

人及三四人病，不能上碛者，计共能上之溜四十余盘，日出金沙三十两左右，较腊底稍有起色。惟作工人少，招集不易为憾耳。尊处如有负累，恐其潜逃者尽可送回老厂，勒令安碛，借补旧欠。此亦变通办法，当否，统希卓裁。快枪、开斯枪各数杆，贵价〔介〕一人不能携带，有便寄去。督理初九到黑抵省，尚无来信。採苗共有六处，惟西金厂及雪力毕、盘肠河三处较有把握。

致 华 敬 之^①

朔日既暮，连奉三书，并电药方均悉。玉体素强，偶患痰虚证〔症〕，想劳心过度，已请杏芬贲药往医，惟医病不如医心，人医不如自医，执事能最达观，幸勿以小事介怀。羌扒犁沿途盗卖局货，且有到局压收等语。已托荫堂、钦昭诸兄面询粮货等房有无此弊。据云，现用蒲同^②平称，似有此事，此皆自家事，俟督理回局再谈。惟该羌货已盗卖，尚思回黑再理，是立心狡缠，不可不先站脚步也。已托勉孚沿途访查，仍祈就近飭查对江买货人家数目，得有确凭，列单飞知，以便函达爱琿为幸。此批系兰根第十九号扒犁，短去白面五十袋，冰猪九口，苏豆两篓。马队拉木太迟，已嘱栋臣督飭赶运。余梅卿来电，止寄金条，即作罢论，拟俟洛局金到，即派王震押送。

致 强 少 逸 二 尹^③

前定油、白面五千七百蒲同，已电达督理，至今积有九千之谱。又于初四日发报爱琿，既有余粮，即可多招人矣。能办再办，派高文阁导往购买，甚善。此间出金亦有起色，约在四十余两。惟病人太多，作工者少耳。尊厂病势亦增，春回日暖，或望

① 华敬之：华金鳌，主管滇口局转输。

② 蒲同：今译作普特。

③ 强少逸：强惠源，奇乾河分厂创办人。

转机，羊草厂中极缺，防营交到四万余束，即一束一斤，计每千束给钱五吊，较此间买草亦廉四分之三，无论霉烂，总胜缺乏。病丁准假，亦属从权。烟赌严禁，自不可少。至云赔牛买牛分草节，或须行文俄督，或须具禀江帅^①，均非一日所能成事。督理来函，约期初五回爱，二十日抵厂。厂中应办公事，嘱弟分别寄留，此信到时，恐已成行，故暂留此间，以候旋厂再议。乾沟西北二十里许，俄工探头见沙，陆续加派华乾矿丁五十名往挖，如果合算，即由尊处派员监督可也。（二月初四日）

致华敬之

顷奉两书诵悉。痰红虽减，内热未清，弟以琐务缠身，不遑走候，怅甚！歉甚！凡病来易去难，尚宜安心调养，赶进药剂。往来公事，霭廷皆可代劳，不必刻刻以公事介怀也。至云另派能员到口经理，此督理事，非弟所敢预闻，且口局能人颇多，早如春雷贯耳。即使屏居静养，亦不必借材异地也。药已照单配齐，即交贵价〔介〕连夜带回。（二月初四日）

致顾翼初二尹^②

顷闻赐书，猥承关注感极。弟说梦痴人，仗剑极塞，谬承督理推布，容附群英后尘，喜出望外，他何敢求！督理进城后，遑赴省垣，克期回厂，有自遵循矣。

韦高电报系金十五分筒，值钱七千五百吊。据称，俄例寄金向必令写羌帖七吊五百文。博奇拖不肯带者，译误也。当督理电嘱由俄信局寄金赴爱即将金沙熔铸成条，大小八枚，一百六十八两四钱。羌权十五分筒，连信送交口局，以为敬之熟手，必可照办。诘俄站狡难，须请该督示行，故有韦高上督理之报，而电底

^① 江帅：黑龙江将军。

^② 顾翼初：顾庆祥，主办爱琿粮台。

系高自拟，敬之未得预闻。大意谓，俄局不肯送金，须恳督理电请该督飭准该站照送。词多乖舛，一误再误，后极不可胜述。十余日始将头批寄去，随后即派王震专送，以济急需。两批共计条金八百五十九两五钱二分五厘，谅陆续查收。金沙装箱，自系稳算，已请钦昭照办。

督理倚畀长材，弟所深知，岂但殷拳而已。至云面禀一切，尤堪倾倒，知囊有裨全局，不少佩慰。（二月初十日）

致钟勉孚二尹

十二日接初五日环章诵悉一切。踩苗一役，凿险隧幽，卧冰吞雪，艰劳万状，可胜驰系。漠口三十里，臣五来书，现作罢论。乌木尔河等沟，开靖较眼，已有明证，后必可办。金本至贵至宝之物，偶开一二疇，万难恰中真脉。当坚忍耐劳，期于必有成效而后止。精明如阁下，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也。

致程小荣

手示诵悉一切。马得茂矿丁五名，作官工一月，自系循守向章。惟旱道远来，较轮船尤苦，且爱琿悬示招人，并无问津，极须稍示宽典，以广招徕。督理意俟轮来矿丁，再派官工，鄙人亦以为然，尚祈照数给牌进厂为荷。臣五抵厂面告一切。苦哉此行！勇哉此役也！（闰月二十六日）

致赵寿山

手示诵悉一切。臣五进山，迄未出口，丛林蔽天，雪拥无路，极深焦念。此间派人追寻，恐缓不济急。已请向玉翁派马迎上，或可接济粮草。然此心悬悬，终放不下。由此又派三人，携枪裹粮，顺踪而走，即由尊处指示前途，或者误入他沟而不返耶？焦盼！焦盼！

致赵寿山

手示具悉。漠沟既雪深难走，臣五应自回头，三人三马，断无他虑。尚有罗盘，且会画图，似不至误入歧途。或者来马札兰，由口进山，裹粮较多，相值同往沟里一阅，亦未可知。派人步行，弟亦知艰难，惟马须草料，本难多带，喂尽又欲返耳，步勇或可多走几天。

致汉三仲弟^①

嘉润河既有矿丁三百名，初九日十一家上溜，得金四两七钱。照此推算，五百人上溜，得金总在二十两左右，极为可采。现在漠厂四百人上溜，日仅得金十两，两相比较，胜此远矣，努力无怠。

嘉润河以上十五里，毛深，沙并不厚，或金较炸粒，故有分两。照七人一两九钱之谱即算^②，暴头中下二段，毛深三四尺，有作三四钱至一二钱不等，夏开明槽最为得手，此亦可採。

旗人作事，有名无实，正乾□漠，铁山包兵亦即撤防。至金匪数百人，仍复啸聚卡伦，奇勒乱打分金，殊属不成事体。奇勒即索伦，生性本蛮野。闻该处有奇勒官，可使转谕其属，毋得仍前凶横，若再不守王法，持枪打人，即照凶犯论，将前后情形详告该管官，便中吾亦声明上宪，以备异日。班别夫金匪四百名，想已驱逐净尽，江道通后，派去马勇十数名，当无虑此杂类矣。

致汉三仲弟

观音山厂既由矿丁自办粮货，沟里万不可使有买卖铺面，不但人易混杂，偷金亦有售处。后来欲改章程，又不容易。且依师

① 汉三仲弟：袁大杰，初任漠河护矿营官，后主办观音山金厂。

② 即算：疑为计算之误。

未得自开此厂心极不平，已见诸公牍间，诸事尤须格外慎重，切莫授人话柄。

顷据晓峰函称，中堂现派聂总镇^①查看东省沿边险要之处。此公前曾自备资斧，请赴新疆履查中俄交界，今又来此，是豪杰有志之士，如到弟处，可以照应。

致 汉 三 仲 弟

观厂近日出金较减，天气使然。漠厂各靖现得一法，甚为得力。抽筒前置一水柜，即用酒油木箱，箱前置一尺半长木溜嘴，引水上溜。箱里长用烧热石块沸之，十抬沙一换热石，水长温而不冻。嘉润河河水深，此法最宜，决不至于跑金。至于靖中拉堰，势必偷金，无法可查，此风一长，后更难防，及早改计，万不可行。距局六七里之新苗，据称黄沙黑金，有日得五六钱者。寄来之粒形甚肥老，或可畅旺。惟成色一块不足为凭，须大包炼条，方知高低。寄来之金与前相埒，中堂派来聂功亭总镇到此，^②盘桓八日，与兄颇契合，坚忍耐劳，极肯作事之人。

前电告吾弟于腊月初二三出口接见，并将观音山现在只宜静守不可多事情形，托渠面告，想与晤面时告悉一切。

致 汉 三 仲 弟

三姓断禁粮货出境，系属常事。观厂上下皆有后路，无足为虑。李朝举禀称，三姓胡匪掠人勒赎，马义河等处常有之事，不自今日为然。贼势大抵有一报十，有十数人即可称七八十人，有一二快枪即可称各带快枪，查马义河在三姓西南三百余里，即南天门地方，向为胡匪渊藪。该处民殷家富，藏身有所，即有胡匪不肯轻离巢穴。至观音山千有余里，山路崎岖，并无居民，作

① 聂总镇：聂士成。

② 聂功亭：聂士成，字功亭。

贼之人先不肯吃此苦，所谓“树叶关门必下观音山”之说，系属谣传，或李某本非善类，故作恐吓之语。盖观音山只一空沟，并不多存金银，胡匪来此，有何益处？地方既不足财货，又无可掠，尚有官兵利器，彼亦应有传闻。此等谣言须先自处镇静，夜派妥人一二名，用心巡查，暗嘱以枪为号，有警则督勇稳〔隐〕藏要处，待其近前，一轰歼之，十可当千，有何足畏？稍迟定局，复由此间拨去马勇十数名，尤足藉壮声威，无虑难保平安也。

至于南归，不愿受气，尤属毫无阅历。古今办事之人，皆受气之人，能办大事愈能受气，请稍安勿躁。候有此日，吾自先遣弟归也。厂中如有谣言，第〔弟〕内加提防，外示镇静，与矿丁言则闭威壮胆，可消奸党邪心。

致 汉 三 仲 弟

距城八十里柞木岭下路口，既有奇勒十数家，知尊官项，图卖野肉，望即加意笼络，收归己用。三姓如来坏人，彼即不能拦阻，亦当为我报言，此即大有裨益之事。距南沟收金处二十余里之柞木岭，既可安卡设拨，听三姓来货，均在该处买卖，不准进沟。是商家矿丁界限分清，既可杜绝强盗私买金，亦免得匪类混杂滋事，即照此行。

致 汉 三 仲 弟

东义沟报头把头李文禄查出新苗，间道抵厂，只有四五十里，山又平坦，青林无难修通。据称沟长约五十里，宽二三十丈不等，毛沙均厚四尺。似此窄沟，金脉恐不能宽，似宜仍照前议加派一百人，招四百人试办，作两盘大溜，较易照料。老沟既能日得金沙三四十两，似亦不错，根本重地不可轻易舍去。如云作大溜五盘，每盘二百人，即有千人，亦断非刘继春一人所能照料。该处系属生沟，若开水道，只要下尾挖出长沟，水有去路，

上边揭去毛皮，便可上溜，与漠厂抛毛水道不同。即所谓“大尾把晴”，久探金人皆会作，不必由此拨派把头。需小溜底三十块，容顺便船寄去。

致汉三仲弟

东大沟新苗既能日出金沙七八十两，脉络宽长，皮薄沙厚，委属佳苗。第一划出段落，督开水道，不准乱挖。土法作金，欲稍长远，以此为最。

三姓商贩自雇炮手护送粮货，事亦可行。但须责令商人谁雇炮手，预先报明，以便稽查，勿令胡匪混器〔淆〕，就计生事。至于设立买卖街，商贩捐款，雇勇自护，吾之用意，以矿局人少，无力兼顾，商人抽税招勇，须列报销，必遭部驳，故设立由商捐办名目，省造报销。至于临时办理稟定章程，晓谕商众，自不待言。

三汉致仲弟

解金赴爱，阻于冰道折回，冰道通后，即可雇站扒犁运往。此间江道十五封固，闻下游尚有三百余里未封，故开道仍无确音。

观厂天寒，觥洞作金，俟来春再搬帮大作亦好。上段水道脉宽十四五丈，下段七八丈，现作二里长，两旁皆作乾晴。上溜须靠河道，免得偷金，又少压生地。每溜均拉二两多金，二十抬，沙能作一两三钱，极旺佳苗。看晴守夜，防备偷漏，甚好。惟局存金沙既多，即宜时加提防慎守。军装厂内金帮五十余家，每家不下二三十人，约计不下千余人，以后切忌再添。

致汉三仲弟

唐旺河两岸既有胡匪抢劫商人，加意笼络奇勒，嘱令限时探

报。厂内专练精兵五六十名，即可从事矣。惟起碼挂线，弟处苦无人明白，譬如哈乞开头枪自平碼一百碼起至立碼顶，共一千二百碼，每百碼合中国一百二十步，共合中国千四百四十步。按七百二十步一里，计二里正路。此兄亲自考验，必须人人知道有多远步起多远碼，打枪方有准头。至于挂线一层，必须用三脚木架，将枪放上，挂准线离开，旁人代看果否准当。如不上线，再飭另挂。人人考较，自能上线，若专靠端架，眼有邪正，本人不自知，旁人又无从知。有端架年余打枪并不能上线者。此亦我所经验也。弟须常常较验，如弄不清，开江派人去教导。

致舒菊溪

金子成色，漠高于乾，自不待言。而乾北成色，上海已看六三五，奉天止看六一二，似亦不足为凭。金子解南提炼，乾北最为合算，以出银多也。以后解爱，先尽漠金，不够再配乾金。至买卖金银，原无死法，何有定章？能使公司不吃亏，即是好法，即是善章，遑问其他。益合兴既如此，不靠后与交易，切宜留心，凡与买卖人处，须用兵家声东击西之法，不可结死寨打呆仗，随机应变可矣。

局票到爱付银，并注明照爱市价字样后，即照办银票。现已刻好，拟开江并票根寄上，与局帖付银可以并行不悖。独厂卖金价比爱抬高一层，恐作不到。

致舒菊溪

厂中员司十病八九，鄙人身虽病而心未病，故尚可支持。今早寅正督工，上雨下水，首脚皆湿。当差皆不能从爱琿焉知此间之苦？此刻手斟手书以告之。爱局无银炉小吃亏，漠厂无轮船大掣肘，无后路，一旦有事，前途几难生还。重轻判若天壤，何可相提并论，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时局面几如去冬，所望机器成

功为转环〔圖〕耳，余事皆轻，书至此又出督工矣。

现在机器、天桥、抛毛、开沟、修道等差，哨官病继以心斋，心斋病加以春岑，今又病矣，嘱卓章往返巡视，惜不懂局。乾金日出二十两，偷金之案层见迭出，强、屠两公不知所办何事！出金如此之少，此乃根本大病，四月约须赔累数千两，设无机器可望，不堪设想矣。银票已使，势难终止，不过多使整少使碎耳。设有维艰，请将整宝劈成数块，火耗手工亦尚无几，其余过二十两，或数十两，即可付整银矣。银炉不设，似亦无关紧要。

致 张 春 丞

查头新章，凡有把头自备资斧查出佳苗，准给一盘溜，不打分金，而所得之金，仍由公司给价收回。已经禀明，本可照办。下江千余里哈迷河一带，有人偷作私金，既派谢得贵往探。又有刘吉春来禀，二月二十一日执事等十人雇扒前往，如果三十里长叉沟毛深四五尺，沙厚三四尺，金又成作，须多费工力。查出几段，详细示知，即用省费机器开办，专用队勇，不患胡匪太多，亦不患于俄国金厂相对。矿丁聚散无常也，只要查头较眼，不必留人试办。江荫平熟于淘金，既得大东沟，山势肥美，尽可多安几排碓。碓须到底，勿嫌太深，较有实在把握。飞书函告，以慰远盼。

除小东沟仍留孙喜六人外，尚有窝尔牙、丹阳河、小库伦、红毛河、大蚁河、龙门河及西山等处，分派王凤来、袁朝栋、袁朝清、于增岩、孙光临、袁广济带同各把头沿沟细查，总可查出一二称作之头。

致孟儒林、郑卓章

乾厂金碎，水易冲出，言似有理。惟大溜安时略陡，格子曲而

向内，亦如机器小溜格子再高出一倍，万无跑金之理。可使木匠先做一样子，使矿丁照样去做，并不为难。机器停工后，已陆续派去差弁十数名，加以乾厂旧有查靖差弁，约在二十余名，亲兵尚在外。每人查十盘溜，可查二百余家，况不止此。老厂常有一人查数十家者，如再不敷调遣，必系人不得力，徒多亦无益也。

爱琿西山金脉旺否，尚未可知。来示所云约沟长短，试沙好丑，通盘筹算，未办先有成算自系确论，当使照办。张立祥在西沟下离一间房五六里之地新得一头，每簸见金三四厘，想在进沟数里南岸陡起大山巨石林立以内地方，其沟势折向东南，两岸山势饱满，陡坡若唇。去冬鄙人曾过其地，见形势颇佳。乾厂无人查探，今得之，甚好。交冬可令新丁将小河冰道修通，由江运货，直达西厂，并不费事，切盼。

致强少逸、屠衍庭^①

乾厂现有行劫羌人枪伤华丁，情极可恶，已经就捕。杀之，则上司必以我为太蛮；纵之，则恐愚民因而效尤，后将不可设想。现惟望将此案原委详细示知，以牍请俄酋准办后，将在厂不安分羌丁陆续驱逐出沟，未到者一概不准再进。凡解金子来漠，须派妥人携带军装，扒犁后紧跟一马，方保有虞。切不可草率从事，致有意外之虑。

致孟儒林

乾厂余丁二百，亏款二十万，出金日在一两左右。局用浩繁，月支不已，似此局面将何可了？请再子〔仔〕细详思。大约为此时计，别无良策，只有拨丁来漠作工抵账，免其逃走。将员司严加裁汰，力从俭约，庶可少亏。请于乾丁二百人中酌留可靠及无亏空数十人，由弟督饬查头，得有佳苗，另招新丁。或由此

^① 屠衍庭：屠汝昌，协助强惠源办奇乾河金矿，后转办观音山金矿。

拨去，其余一百余名拨来漠厂，明告以坝墙里边准其安碇，得金抵账。如上机器，月给中钱四十吊，暗嘱正乾等沿途加意提防。如舳板不敷乘坐，即另备木牌，一事〔俟〕送来，由乾多派护送亲兵数名，或可悉数抵漠。

致 孟 儒 林

吴菊生、古得法两处探苗，一则十二溜得金九钱五分，一则十六溜得金九钱一分，通拉〔扯〕似均可作。惟金脉之宽窄长短，正沙之厚薄浅深，均尚未能查探明确，仍须督率著实详查，确有把握，再行开办。其南新沟、一局房两处，若久无成效，即统归古得法、吴菊生两沟并查。现届七月二十边秋深草老，老厂打草各帮一律停止，执事尚拟将曲开山探头之人派赴木气干打草，未免太晚。

致 孟 儒 林

古得法新查西沟金脉已有二里余，沙厚三尺余，尚未见底，似尚可做。阅收金清单，七个小溜做金九钱六分，只有初六一日，余尚未能做到。每一溜约金三四钱之说，似尚不实。两次查头章程把头自备资斧，查出佳苗，每百抬沙出金一两至三四两，有给薪金十两至二三十两不等，亦或净给一盘官溜，不打分金，如乾新厂、洛西沟、乌马河皆办有成案。前禀中堂，亦止十人不打分金，并无两盘官溜之说。后定新章，有余利二八、一九之分，尚未禀出，现在所有章程，无论大小，不惟须禀中堂、将军，并须咨明户部，免得日后挑驳。三七分金已经户部挑剔，两次声明，尚不知若何。若一沟而给古得法、朱得山两盘官溜，不惟后遭挑驳，即月报清折亦不好看，此事岂得冲口而许？现给古得法官溜，不打分金，余俟查看情形，如果金苗大旺，外加赏号或消除旧欠均可。至于该处房屋，并不要多，西口、西厂皆可作

为后路屯积粮货。此沟只盖收金房屋三间，用木头垛，亲兵皆可为之，何用远拨木匠七八名之多？老厂并无闲人，亦无用项，此事容吾带人往北沟量修省费机器，拨给一二名木匠可也。至于办法，审慎成帮，尤要慎发粮货，诸须实心去办，勿徒托诸空言，方可望有转机。

致强少逸、屠衍庭

厂中水大石少，宜开水道，已派卓章、春丞前往监督，一切情形想渠等已经面述。惟矿丁可与乐成，难于谋始，务请兄等随时开导，俾受渠等调派，或归一段，或分两段。水道开成，出金当有起色，偷金之风亦不戢而熄。是水道一举，于公司有益，于矿丁亦有益也。深秋水涸，再行安碇不迟。墨口派成美接替，西口派王怀林带勇四名，前往盘查，江面派张文在带舢板两艘严行清理，庶贩私偷漏之弊可以渐杜。惟员司接踵物故，实属大局之不幸。如何？如何？

卷六 批牍

批牍，上行下之文也。其有禀牍不录而录批牍者，皆矿事之要，承命而行者也。辑批牍。

黑龙江将军恭批^①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该守才识宏通，勇往任事，中外共知。此次查勘漠河情形，艰苦备尝，已足仰副朝廷委任之意。所论各节，援证古今，审量彼己，筹办水陆运道，均属远大切要，即当斟酌具奏。

① 此件系恭镈对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李金镛上恭振夔将军禀函的批牍。文中该守，即李金镛。根据编者说明，以下七件，均系对李金镛禀文的批牍。其余是对袁大化禀文的批牍。

惟金厂事宜，系钦奉懿旨要件，时近一年，此次复折，合将开办章程切实上陈，以定规模。不能泛论大概，近于敷衍。该守其精思详度，如何筹本拓资、募丁选匠、屯粮筹运，分条具禀，以凭核奏，再行前赴北洋大臣稟商延致矿师，便行开局。其另派贤员一节，具见该守虚衷谦退。既已钦奉会办特旨，与寻常奏调不同，且吉林将军曾有留办琿春屯垦之奏，批飭不行，所请应勿庸议。金沙十二两仍发回该守，各送北洋考验。

黑龙江将军恭批 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查站车额设百辆，分拨南北三十余站，应付一切差使，本属不敷。加之开办练军军火饷银，动须站车，弥加竭蹶，定大臣深悉^①，苦〔若〕岁给津贴银两，然统计所用站车月不过一次而已。

漠河金厂系筹边大计，凡官役力所能及，谊当共相维持，非寻常招商开矿之比。然事端宏大，必须慎始图终，方能持久，轻诺于前，而贻误于后，将使任事者终有跋扈之虞，于全局实有未便。本将军前接该守电禀站车运粮一节，未尝不集思广益，冀可有成，而以站车疲弊如彼，粮运繁重如此，势属万难，遂从驳议，非有他也。

该守才识宏迈，于官商军民利弊得失悉皆深练精透。本将军与北洋大臣共相引重，所有金厂举措，一惟该守是听。而站车之不能运粮，犹之练军之不能开道，则皆地势物情使之。该守前涉龙江，自亦略见其概，无待深言。至粮运如何办法，仍由该守到江后揆时度势，妥筹办理。倘应雇民车，地方有阻碍昂贵等事，当严飭各城官弁竭力筹助，断不使该守独为其难。

另单所陈矿师难延，开办后再为斟酌等语。该守精于矿务，如果于金苗确有所见，亦何须糜〔糜〕巨费以延洋工，仰即具报北洋大臣核夺。

^① 定大臣：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九日

该道抵漠河，布置开工，槽洞已开二十余处，约宽五、六、七尺，深一丈五六七尺，现只数处见沙，试淘有金。每沙百斤约得金七厘至二分，通扯可得一分三厘半，即五吨可得一两一钱，逊于旧金山，尚胜于细皮里亚^①。将来究可得金若干，应确切考查禀核，勿稍含混。

刻因山涧积雪甚厚，冰石层迭，开採过难，沙一出洞，即时凝冻。该道制造铁火柜，权为挖洗之具，日得无几。欲添购铁板及盐锅，又无买处，现购大号食锅烧水代之。先尽五百人分班淘採，员司及矿丁等日在冰雪中，有剥肌裂肤之苦，矿丁自爱琿至漠河，且有冻死者，殊堪悯念。

至陆运日用各物，路远费多，骡马喂养亦鉅，凡购自俄境无不昂贵，本系实情。仍当处处核实，力求节省，勿稍糜费。奇乾河前有俄人偷採金沙，已委员会同防兵驱逐，并将新挖槽洞填塞。该道即飭盖局房、粮房、兵房二十余间，拟分矿丁前往开办，作为分局，以杜俄人覬覦，自应如此办理。矿师只须确有把握，不必拘定何国人，既访有俄矿师名一郭拉七霍尼者，在俄办矿，历著成效。是否实较美矿师可靠，应即订明，令其认真勘办，果能採得好矿，另酌酬劳，如半年无效，即行辞退。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黑龙江分流上游为额尔古纳河口，黑龙江至此而止，江右〔左〕为俄之薄格诺付，江右为我之四特来克，下游即松花江口，江右为我之拉赫苏苏^②卡伦，江左为俄之锡尔沽^③。舍此并无

① 细皮里亚：即西伯利亚。

② 拉赫苏苏：即拉哈苏苏。

③ 锡尔沽：即薛尔古。

分流之处，亦无赫勒图喀河之名。惟额尔古纳河分流处之四特来克，时有俄民偷挖金沙，防不胜防。该处既在漠乾两厂适中之地，正可设局开办，以期推广利源。该道拟先派员带同矿师、矿丁前往履勘，就俄人窃挖之处试行淘洗。并循此金脉扞探，果能畅旺，再行择地设局。所办甚是。应俟届时该道亲往，即由漠厂分拨工匠前往工作，就总局原存器具添拨，亦尚易为。

雅克萨城对江阿穆阿卡伦及色拉嘎奇卡伦二处，均距漠河不远，亦时有俄人窃挖，并有俄商欲照漠厂四六分金章程包做，经该道回绝。查驻京俄使前来津面商，欲令萨宝实俄商与该道合办漠河金矿，当即婉言辞却。或即指阿穆河等处，似应渐次筹办，以杜彼族覬觐之心。俟四特来克办有就绪，再行体察情形，稟请开办。该厂现在坚冰凝冻，工作不易，出金自必大减，亦地势使然。据称虽届严寒，仍不停工，除将老弱废矿丁遣令出沟外，余则照常督令工作，但恐得不偿失，总须少留工人，以节糜费。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前接微电，二月二十五日后，每日出金四十余两，甚慰。奇乾河分厂出金亦不少，但成色稍次。该道虑夏秋水发，槽洞水溢，自应先挖引河，届时必须用吸水机器导使归壑，俾河身涸出，并用明槽，较在河之两旁淘探得金自多。奇乾河距漠厂三百余里，冻时假俄之冰道，开江则逆水行舟，其流甚急，行驶不便，非开通陆路不可。该处峻岭危崖，深林密树，绝无平坦之地，凿道极不易耳。呼兰等处岁荒，难免饥民来厂乞工觅食，虽不必尽遣之使去，亦须分别良莠，若游匪在内，必应设法驱逐。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前开暗槽，本属权宜之计，□□□□槽洞为水灌，□□□□

□□□□①，濬引河，开明槽，派矿丁千六百名，分段兴工，开宽四丈至七丈，开深二丈至四丈，计已克期告成。如此既免雨水停工，亦无虑槽洞倾陷，诚属一劳永逸。据称近日得金七八十两，此后自更增益。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五日

该厂把头借支公款，赴各处招丁，仅于头帮轮船招到九百余人，其他或招丁未得，或招而中逃，并有到厂乘间潜逃者，甚且并把头莫知所之，实属意外掣肘。各把头借支招丁款项，因矿丁死亡疾病亏欠三四万串之多。人手不敷，出金更少，大局情形深为可虑。本阁爵大臣相隔太远，鞭长莫及，何能救此危局？徒为焦急。仰仍斟酌变通善法，静心耐劳，妥筹办理，随时报慰。

按以上录道员李金镛禀文批牍②。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三日

该厂报效军饷应提六成，权为拨济募勇饷需，事属可行。现值淄山开路，器具经费应克期备办，加以设电线、造轮船同时并举，边矿开办伊始，筹款万分艰窘，自是实在情形。况目下招丁为难，人少金减，此项军饷不能不分年摊归，所请俟矿务有成、经费充裕再行照章提足六成解交，应即照办，矿务与边务隐相维系。值此工多费鉅，支拄不易，各厂大局攸关，想黑龙江当道亦无不力为护持，候咨会黑龙江将军查照核办。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六年十月③

该厂与俄人夹江而居，轮船站道皆须借重于彼，诚如该令所禀，交涉之难易，实关金厂之盛衰，设或办理失宜，实于矿厂大

① 因原稿此处损坏，故缺此十二字。

② 此句为原稿编者说明。以下为袁大化禀文批牍。

③ 原稿此批只有年月，无日。

局有碍。前矿丁李延顺被俄人砍死一案，屡经李故道移请，未准照复。七月杪，俄总督廓尔孚巡阅江东，道经漠河，李故道电约来漠。嗣经该令于俄督回东海时，派员先事预备，拟出口与俄督晤商李延顺命案，并嘱向提督等如遇俄督登岸，即先接见。俄人于我动静，处处留心，此次来漠，或藉覘虚实，亦未可知。该员等恐稍事松劲，即启俄人覬覦，所虑甚是。该俄督知预备接见，未肯登岸，展轮而去。命案虽未面商，却已照复严缉凶犯，仰即随时备文催问，毋任延宕。该厂装运烧酒，议定明年准由俄轮装载，惟必须严饬员弁勿卸彼界，致启争端。

据称现在各厂出金减少，矿丁因之逃亡，局面几有不支之势。洛厂月需薪费五百两，乾厂约一千一二百两，赔累日增，诚为可虑，须稍裁减，庶无后艰。该令秋间督查局东十数里，有金，可用机器开挖。局西十里新得金炸粒，约敷数年淘取，足征地不爱宝，仰仍随时查探何处金苗最旺，以备接探。并将各厂现存粮货若干，覆〔核〕实盘查具报。抄呈照会底稿，甚为妥协，存卷备查，候咨黑龙江将军查照。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漠厂矿务本系官督商办，奏有定章。开办时因商股难集，准借佳水公记银十万两，黑龙江库款银三万两，不过暂时挪借，皆需缴还，并未请领部款。此乃仿照外洋公司办法，商集资本，官为照料，官商互相维持，以为兴利实边之计。局厂收支款目，与公款并无关涉。所有部询各节，于商办不免有碍。以后收支金数，似不必再咨，亦无庸据该令所拟各节咨覆户部。总之，一经咨部，即不免以文例相绳，仍以按照原奏章程专归商办为是。如非于奏定章程条款有更改变通之处，均可无须咨部立案，恐商情或生疑畏，转于该处矿务不便。

该厂所做木机器，应需木料，均经拉齐，年内外可以告成，明春不致误工，甚以为慰。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淘金木机器将次完工，成本颇繁，若招用矿丁，仍按四六分金，殊欠平允，拟仿照俄人金厂办法雇工给价，得金全数归公，自属可行。惟该处食用既昂，人工尤贵，运用机器以及杂项工作，须二百人，常年计之，所费甚鉅。且工人来去自由，约束维艰，该令拟挑选精壮矿丁二百人，充作勇丁，编为两哨，于正饷之外，酌加津贴二两。加以食粮每名月不过八九两，较雇工所省实多，于公司颇为合算。该矿丁等均系淘金熟手，专令做工，当能得力。倘有不愿为勇者，听其另择一段，开挖水道，派员督率，照旧分金，仍如乾厂用土法办理。若愿为勇者，每名除月饷外，视出金之衰旺，定津贴之多寡，但不得过每月二两。该勇心有希冀，自能踊跃经营，暇时犹可教以步伐。如此办理，是于扩充之中，仍寓撙节之意，矿务边防均有裨益。惟正饷之外，加给食粮银月约二三两，又拟给出金贴，恐所给太多，其他四哨勇丁或有缺望，尚须妥酌办理具报。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七年四月初七日

该局十五年实在结余银三万七千七百十四两有奇，拟将弥补亏空银两，即在公积项内开除以外，作为十五年第一届结余银三万两，公积银七千七百十四两有奇。所有结余银两按入股之先后，定摊派之多寡，余银收回，归入下届均分。俟十六年再有余利，即可一体匀摊，无分先后，办理甚属平允。现还佳水公记银三万两，应俟夏间再将十五年结余银两提出派分，候飭行营银钱所查照。至矿丁亏空银五千余两，准俟十六年公积项下开除，以清界限。该丞拟将前借佳水公记之银除还三万两外，尚有七万两

作为附股。该局可勉力筹办，矿务不至废辍，所论不为未见。

本阁爵大臣因边矿大局所关，亦思尽力维持，俾能经久。但收束局面，节省糜费为第一要义。所称矿苗旺、本钱宽、得人理三者，尤以得人为要。各员司经理得宜，弊端剔尽，成效方能立睹。惟公司股本太少，准将佳水公款未还银七万两改为股票七百张呈送转发，息红两项按年解交银钱所核收。如此办理，腾出余款，归还黑龙江库银三万两，自不费力。股本既厚，别无用项，尽可切实扩充也。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七年六月初一日

该丞接准固毕尔那托尔来电，以华人赵凤兰在俄界犯罪，已归该国开刑衙门按律定罪。查西洋各国通例，无论何国人，在所往所住之国犯罪，皆由该国开刑衙门讯办。俄约第八条所载各国之人并中国人犯，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别处，俱听中国按律治罪。此语本属含混，并未指明系在中界，抑在俄界。下文有领事官、地方官字样，且似专指中国界内。此案彼援通例办理，未便遽为背约，而约内既载有杀人抢夺等案，俄罗斯人犯者，将该犯送交本国按律治罪明文。该丞以嗣后遇有俄人在中国界内犯罪者，亦可照中国律例定罪，不必送还。断难折服，即再三固争，非徒无益，惟有平心静气，向其理论，切不可过于激迫，致生衅端。

候咨总理衙门查照淘金机器，据称尚有二百余丈之天桥木料做齐，尚须赶紧装架。一面修道挖沟，做拉沙活车，现已六月，自必装做齐全。接五月灰电，机器克日望成，目下谅已开轮淘金，究竟出金能否畅旺，务即迅速续禀，以纾远系。

肃毅伯李批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①

爱琿西山金苗，加派委员带同把头、矿丁入山细查开办出金

① 原稿此件只有年月，无日。

若何，用费若干，除去开销能否有利，逐细查明，果有把握，再用机器开挖。不准矿丁安靖，亦不碍漠矿后路。俟探办如何，随时稟闻。

和穆鲁一带金苗甚旺，俄人恐我厂查出，设局开办，碍彼生计，遇有我厂踩苗，俄人不以实告。邻厚己薄，见忌固宜。据称派弁入山，并探上至墨尔根城，仅六百余里，不必开道，自有后路，尤为可喜。设电通信数千里，脉络贯通，于江省边防大有裨益。

现在漠口商务繁兴，开垦种菜，已有数家，于屯垦兼营之事，甚好机括。仰即勤加劝导，派人开办，以倡率之。矿务果能多支数年，将来由聚而邑而都，不至废败，实为江省沿边之保障。该守务当矢以很力，持以恒心，可期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也。至用人宽则弊生，严则心离，为各省通病。所贵宽严互用，赏罚得宜，庶使贪诈者敛辑畏威，朴诚者感激图报。然尤须慎委用于派差之始，方免费查办于债事之余。^①

该局需用轮船，拟倩在俄之华商出名订购转质立明约单，三年为期，委曲斡旋，俱见良工心苦。能否办成，并嗣后局务矿务各情形，随时据实稟闻。

肃毅伯李批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七日

该厂员司弁勇在差病故者情实可悯，于例给恤银外，稍加酌给，方足以慰忠魂。而公款所关，必须别为筹划。据称拟将扣存一二成粮货存本余款一万五六千两，自十九年六月起，尽数填作股票一百五六十张，按年算息，以“同心协力”四字为记，仍存

^① 原稿此处以下有一大段文字被圈除，兹遂录于下：“该府既以乾局孟文彬人尚谨饬，令接强惠源遣差，以期整顿。应随时留心察看，可则任之，不可则撤之。该守任用同乡同营旧人，原系郭长云来此造谣。但旧人之中，果有可用，亦何必舍之外求？刘令国宗年力正强，该守既素知其人，又有戴道保荐，派充提调，当能胜任。铁路达东省为时尚早。”

公司。所得官利分红，另款收存，遇有亡故员弁，照劳绩之大小，视生计之盈余，量力贍济。既可为公司稍厚股本，而物故员弁亦得于应领恤赏银两外，加此常年接济，为身后养贍。在事员弁自必观感奋兴，努力图报。

至员司假归，例送川费，每多不敷。此项贍济银两如有盈余，亦可酌加路费，俾得归计早遂，以示体恤。所议各节法良意美，应准照办。仰即随时秉公酌给，樽节动用，勿稍虚糜，款项仍汇案另册详细报销。

北洋大臣王批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禀册阅悉。漠河矿局，光绪二十一年份第七届报销，核计所得金价等项银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两零，除支矿丁六成金价及该局一切开销共用银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五两零，内经周道^①遵照新章提充军饷银三十九万六千三百两。十三年至十五年共入二百九十三股，按每股分银百两，应银二万九千三百两。十八、十九、二十等年共入五百九十七股，按每股分银二十两，应银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两，员司花红不过股利十分之二，应银九千五百七十八两。除保险公积三万两照章不复提存外，统共应付银四十五万三千七百十八两，实在余银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十七两零。拟作十成，内派分江省赈款四成，北洋赈款三成，员司花红二成，沪赈及该厂公费各半成。候将简明清册分咨总理衙门、户部查核，其详简各册仍照案饬发淮军银钱所李道核明具报，并候黑龙江将军批示，仍录移周道知照。

^① 周道：周冕。

醇亲王使德日记

载 沅

编者按：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后，1901年清廷与侵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同年清廷派醇亲王载沅作为光绪帝的代表，赴德国赔礼道歉。这份《使德日记》，记载沅使德事颇详，其记在德国参观访问的具体情况，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为清廷皇室成员首次放眼世界的真实纪录，作为《近代史资料》，这也是首次刊出的第一部清皇室成员的日记，弥足珍贵。

日记时间为辛丑（1901）五月至十月。日记封面左为题笺，笺下为“和硕醇亲王”小印一方，“放眼三三（乾坤）”阴阳文印，左下角有“静云”铜印文，中上为“醇亲王载沅”印，中为“和硕亲王章”，均为阳文大印，下为“得一步想”闲文章，右上“辛丑”二字，右下有满文印二。日记目录附于日记后。

日记原件现藏首都博物馆。由丁山同志整理。

光绪帝致德皇国书

大清国大皇帝敬致书于大德国大皇帝陛下：

朕维中国与贵国订约以来，信使往还，辑睦无间。前岁贵国亲王来京，朕迭次接见，情谊尤为款洽。乃上年五月，义和拳匪阑入京师，兵民交哄，贵国使臣克林德竟至被戕殒命。该使臣衔命来华，办理交涉事件悉臻悉协，朕甚嘉许。不意变生仓卒，遽尔捐躯。朕自维薄德，未能先事预防，保护多疏，疚心曷极，已于该使臣死事地方，敕建铭志之坊，用以旌善瘳恶，昭示后来。

兹派醇亲王载沣为钦差头等专使大臣，亲赍国书，前往贵国呈递。该亲王分属近支，谊同休戚，特令竭诚将命，以表朕惭愧之意。

又，此次贵国劳师远涉，戡匪安民，和议早成，生民无恙，尤德大皇帝顾全大局，并令该亲王代朕道达谢忱，惟望大皇帝尽弃前嫌，益敦夙好，从此我两国共享升平之福，永联玉帛之欢。惟大皇帝鉴察焉。

（此为余辛丑七月廿二日在大德国呈递云。载沣识）

颂 辞

我圣主中国大皇帝特派本爵奉使贵国，亲赍国书，躬自呈递。

上年中国肇乱，甚至有违公法，殃及贵国使臣，我国大皇帝尤为珍惜。遣使致歉，我大皇帝早有此意，而适与公约不谋而合。本爵谊属宗亲，兹奉朝命，专使来德，面达我中国大皇帝实心抱歉之忱，可以表白于天下。所以派及本爵者，更见格外郑重之意。

此次中国遭斯巨祸，变起仓卒，累及贵国，君臣焦劳，商民亏耗，实非我国朝廷意料所及。然我国大皇帝仍援引古语“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义，归咎圣躬。故遣本爵前来，用伸此意，并奉我国大皇帝特谕，恭颂贵国大皇帝、大皇后暨嫡亲诸人身体安善，天降百祥。且望两国邦交弥加敦笃，有如雨霁天晴气更清爽。而两国人民情通意洽，益相亲睦，共享升平之乐，此本爵诚意切祝者也。

德国皇帝答辞

贵醇亲王驾临本国，既非因有喜庆，亦非寻常问好，原为痛悼慰唁之事而来。前我国驻扎北京使臣克林德，在京都地方被中国官兵戕毙，似此违背公法，实属罕见，各国闻之，无不引为

大址。

贵亲王适言，此次所有之事，贵国大皇帝实深惋惜，并及围攻使馆，戕害洋人，均非贵国大皇帝本意，余亦可信。但似此所为，均在当时主持此事诸臣，罪无可逭。现虽遣使致歉，彼等亦难辞咎。惟望诸臣日后办事遵守公法，勿违各国文教通行之俗。尤愿中国大皇帝日后办理国政，严飭臣下，谨守此法，则上年中国所有之事化为乌有，不但前嫌尽释，两国人民仍归旧好，且于中外教化亦均有裨。自此以后，同登仁域，共享升平之福，余实有厚望焉。

五月二十七日

起程。辰初三刻到永定门车站。送行者恭邸及那侍郎桐、胡侍郎燠、徐京卿寿朋等暨各部院人员约数十人；德公使穆默、荷公使克罗伯、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暨川岛桥口，并总税司赫德等亦有数十人。握手话别，情意殷殷。德国军队作乐相送，部伍整齐，日本亦令新练中国巡捕排队侍送，衣械鲜明亦颇可观。

周旋礼毕，偕六、七两弟暨侗侄登车，于辰正三刻开行。由永定门外，过丰台各站，至杨村车站少停。洋人携小手镜照像。一路雨泽沾足，禾稼郁茂。

未初一刻，至天津老龙头车站少停。天津道张莲芬率属来迎，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亦来迎，并餽午餐，甚为洁整。用餐毕，少谈。

未正开车，过军粮城，申正到塘沽，德国军队作乐相迎。塘沽车站支搭行台，悬挂各国旗帜，中外商民观者，街衢堵塞皆满。又有洋人照像。

与两弟、侗侄下火车，率参随人等登“安平”轮船。少坐，大餐毕，茶叙。

酉正，偕两弟与张参议、德税司乘飞龙小火轮，至大沽口阅

海口形势。戊初回“安平”。

“安平”为中国招商局船，由沪局于五月二十一日派至北洋迎候者。此船长百余英尺，大餐舱间铺陈华美，饮饌亦颇精洁，为招商轮船之最佳者。

是日亥初，趁潮开至大沽口外停泊。

二十八日

晴，微风。辰正，命“安平”船主开行。由大沽出洋，行数十里，偕两弟、侗侄观口外各国停驻兵轮，并略历海外风涛以壮襟【怀】。期少刻，复回大沽口外停泊。

早食毕，送两弟并侗侄回津。德国水师提督命兵官驾小火轮来迎两弟。因此船吃水稍深，难于入口，两弟与侗侄仍偕德税务司等，坐飞龙小火轮入口。

巳初，“安平”开轮。

午后微阴，自出大沽口外，轮舶渐稀，但见云水苍茫，海天一色。是日风浪平静，毫无颠簸之苦。

戌初，见海上有山岛屹立者，大竹、小竹岛也，灯光闪烁掩映于山间者，猴矶岛之灯塔也，知已近山东登州界矣。船行一日，约英里二百余迈。

二十九日

早雾。船时放气为号，防迎面来船相撞也。昨夜已过烟台，今日卯初至黑水洋。浪花如墨，海至深处也。船不载货，行速而体轻，故虽无大风而荡漾颇甚，舟中人已多眩晕者。

入夜，大雨。

三十日

阴雨。巳初，过茶山。未正，到吴淞口外。见轮船有悬龙旗

来迎，船遂停泊。旋有梁道诚、麦信坚过船来见。此二人以头、二等参赞官先至沪上料理事务者。少顷，盛杏蓀京卿、出使日本蔡和甫钦差、钦使上海道袁树勋并各局、所总办、道员、委员暨城守尉等十余人进见。少谈片时，开至吴淞口，各兵轮声炮致敬。

申正，船泊杨树浦。海容船主曹嘉祥来见。此人于甲午中东之役颇著战功，近以旧伤复发辞差者也。

六月初一日

阴。辰正，复有在沪官员及刘峴庄制军派来委员进见。

巳初，开船，到法界金利源码头，沿途各国兵舰皆列队声炮致敬。码头支搭彩棚，督标以下各军列队来迎。执事官员衣冠齐楚，奔走于旌旗队伍之间，整齐严肃，颇有可观。中外人民万目攒视，黄童白叟毂击肩摩。中国生齿之繁，及东南财产之富，于此可见。倘能教育有方，何难与欧洲诸邦齐驱并驾哉。

抵洋务局行馆时，已将午初矣。少顷，德总领事克纳贝、副领事佛尔克，英总领事班德瑞、副领事梅尔思，英陆军提督李嘉尔、英员司达夫、英主教李提摩太等来见。

初三日

大雨。巳正，俄总领事阔雷明、俄飞吉兵船管带官波齐罗甫、美总领事古纳海格司、德总领事克纳贝诸人复来。

午正，德总领事亲自来迎，余即乘其所备马车，前往德领事署午餐。同席者约四十人，张参议、荫副都统、梁参赞诚、麦参赞信坚均随往，商务大臣盛京卿宣怀、新简出使日本大臣蔡京卿钧、苏松太道袁树勋、各国领事、海关税务司诸人。德总领事之夫人亲自款宾，意甚恳挚。宴毕始散，时已申初矣。

初四日

雨。英教士李提摩太复率同教士多人来见。

初五日

辰正，由洋务局赴美租界怡和码头，由海关所备小火轮登拜安轮船。参随各员有由安平轮船行者。

抵“拜安”时，约已巳正。登船送者则有盛京卿、蔡京卿、苏松太道袁树勋、帮统北洋海军萨镇冰，英、德、奥、日本等国领事及副总税司裴式楷诸人。

未正，展轮。中国兵船在海口者则有海圻、海筹、保民、寰泰四艘，均悬全旗，声炮相送。

是夜，天黑风劲，而船尚无颠簸之苦。拜安船吨载五千六百十五吨，长四百五十三德尺，每小时约行十三海里。德国驻暹三等公使亦由此船赴香港，余曾于德总领事署见之。船前舱载有德兵二百八十名，该兵由北省附此船西归。

初六日

天气清和。

午间，船已过浙江，入福建界。

戌正，抵福州海口，因无潮，在口外暂停。

初七日

午，趁潮驶入。过长门时，各处炮台均声炮发号致敬。两岸皆山，形势极为曲折严密。

抵罗星塔时，已申初，驻闽德领事司蒙生君、闽税务司黎君均来见。

德公司船过闽无定期，此来以装茶故也。闽省宜茶，二、三十年前，出口之茶岁以数百万计，后因印度各处植茶而闽茶销路渐窒，近复稍盛，然仍不如前。夫外人之考求种茶，可谓至矣。而闽茶出口者尚多，徒以闽省为天生植茶之地故耳。果能培植有

方，何患不駸駸日上哉。是所望于有通商惠工之责者。

入夜，德兵在船上作军歌，闻者均为抚掌称善。

夜子初，福建粮道启约并二候补道来，以夜阑，未之见。

初八日

辰正，闽督许筠庵制军、福州将军景月汀、留守副都统松秀均来见。

午刻，藩司周莲、臬司吴重熹二人，船政总监洋员杜业尔等亦来见。

未正，开船。所过各炮台仍如前致敬。

初九日

午刻，船已入潮州界，汕头口外诸山望之可见。过此海滨渔船甚多，殆以千计。

初十日

辰初，抵香港。前六十年此为荒岛，经英人取去后，经之营之，不遗余力，今成一巨埠。为欧美商舶所必经之区。其地皆山，而西人依之以筑屋，一切送往迎来所必需者具焉。如藏书楼、养病院、学堂、银行、议事所、礼拜堂等，靡所不有，可谓盛矣。

船到九龙寄碇。少顷，粤督陶制军、粤抚德中丞派杨道枢等来，均经接见。而港督伯来克派其中军（即其二公子也），率自用小火轮来迎。

十点半钟，余即率同张、荫两侍郎、梁参赞及洋员李士德等，由小火轮赴香港。抵码头时，港督备有巡捕多名在彼伺候，并资弹压。

香港地峻，不便马车，食即乘其所备肩舆至总督署。

总督出厅门迎余，延入门。事后见其夫人及女公子。其夫人及女公子寒暄毕，以香槟酒款宾。其夫人后以其手绘香港全图，及港产黄莲花相赠，其情意极恳挚。港督后约余至太平山顶乘凉，并扩眼界。余以香港华商约赴商会，乃先告辞。

商会去港督约里许，至时，该会公举谭道乾初、廖守芝山出迎。少憩后即赴火车站，由火车登太平山，长约一千八百英尺。火车停时，港督夫人已在彼先候，即迎余入其私居。少间，港督亦至。

该山为香港之最高者，港中诸景可一览全收。时苦热，而海风徐来，令人气爽。旁有医院一所。港督告余云，前此医院与养病者甚不相宜，病者每入辄不起，求其故而不可得。积久细察，知院旁有小池，生毒蚊啖人，病辄加剧。乃填池而植以树木，今成一最相宜之医院矣。时已申刻，余乃告别归舟。膳毕，九龙税务司穆和德哥嘉等来。

酉初，港督来船答拜。少谈，即别去。美提督来，未之见。

酉正，展轮，华商在码头放爆竹相送，港中所泊英、法、美各舟船亦声炮二十一声致送。是夜，天气极好，船行如履平地。

十一日

晴。船依琼州岛之东而南行，水蓝色。其东为小吕宋，西即越南界也。有小飞鱼成群逐队出没于海涛中。

十二日

晴。见西南面山势绵亘，询知为越南界。

德兵附此船回德者，每日在船操练两次。下午，各兵洗枪，呈其管带官验察。至于其他军器、军装亦逐日验视，毋或稍懈。每逢礼拜休沐日，其管带官亦必督率兵弁，戎服列队操演。其军中所蓄之犬，能送信、寻觅被伤之人，亦系素练而成。德国陆军

之精，欧洲称最，于此可见矣。

十三日

辰正三刻，至西贡。境属越南之嘉定省，今归法人掌之。船不进口，以法人税则刻苛故，商贾为之裹足。海面群燕翻飞，盘旋于巨漫洪波之上。据言中华之燕菜即产附近此处之山。

已正后，远望西南，有孤山二：一如屋字形，一如土阜，皆无草木。

十五日

巳刻，大雨。午初，海水渐变为浅绿色。西南间有山岛，山上多棕榈树，雨中望之，蒙茸可观。

午餐毕船已入口，商舶在此寄碇者甚多，巫来由人以小舟附船行，以钱掷水中，即没水取出，土人熟水性至于如是。代理新嘉坡总领事罗道忠尧来。

逾时，船傍码头。时已未正，代理坡督布政使金那斯理来见。少顷，复有华商等来，均经接见。

申刻，微雨。余即同张、荫两侍郎、麦参赞答候代理坡督。旋赴华商李清渊所备公馆及坡商在同济医院所备之华商会所，在彼小憩即驱车归舟。

德公司船名伊尔内者亦在附近码头停泊。晚间，同张、荫两侍郎及本船船主布利克往观。该船载重八千五百吨，盖公司之近年新式者也。

英属南洋各岛，华人流寓者以巨万计。其间巨商大贾，半皆泉、漳、潮产也。新嘉坡仅小岛耳，其方广不及三百里，华民在此已不下二十余万徒，以英政府治藩属政策，务大开门户招来华工故耳。

坡岛之北为柔佛国，国奉回教。其北方毘邻亦英属也。闻其

前王以强邻逼处，不能不筹良策以图自存，乃亲赴英京交欢英士大夫。后得招之来国，使之襄理国政。柔佛虽小，得以不亡者，其前王之力也。嗣王今年仅二十余岁。刻，英由新嘉坡北建一铁路，北达檳岛，明年即可开行。此路长约千里，经柔佛及英属尼格里雪璧兰、实兰莪庇勒、威勒士利三部（考此地 在赤道北一度余分）。

十六日

辰刻，船即展轮。

酉正，经吉隆埠。该埠灯塔望之可见。闻该埠华人亦不下十余万人。

十七日

午餐后抵檳榔屿。此间无码头，船即在海中寄碇。少顷，坡督薛登南遣其中军官巴利来，副领事谢守荣光亦至，此外复有前署新嘉坡总领事张道振勋等人。延见后，余同张侍郎、梁、麦两参赞由海关所备小轮船登岸。至码头时，华人、巫来由人聚观者以万计。坡督派督带巡捕官为前驱，在前弹压。所过街衢俱悬旗致敬。至督署拜晤坡督后，即赴谢守所备行台少憩。行台即谢守之私居，陈设精美。谢盖檳城之富商也。

时已申刻，余以船开在即，即由行台驱车赴码头，附小火轮登舟。酉初，船行。

十八日

船驶出巫来由海峡，入印度洋，海水黑色。此间每至五、六、七、八月间常有大风，舟行均有颠簸之苦。

午后，暴雨倾盆，少顷即息。

二十一日

戌刻，抵锡兰岛之克伦布。此盖锡兰岛之西岸也。

船驶入坝中，时届亥正。坝长一英里许，曲而左旋，其尽头有灯塔焉。此岛归英人辖后即筑以障风，闻所费不下三、四百万金。自此坝成后，该埠往来商舶愈多，其计可谓远矣。

相传锡兰岛为释伽如来降生处。自佛教流传于东土，此虽属他族而延绵不绝，尚多祇圆大刹。唐时僧人元〔玄〕奘取经西域，十有七载，事见唐高宗述圣教记即此地也。

二十二日

卯正，余同张、荫两侍郎等乘小火轮赴码头，即乘车往拜德国领事，并游所谓开南寺者。寺去码头约十里左右，有卧佛一尊，长约丈余。寺人以贝叶书经求售者甚伙。

归船时，已将巳初，驻克伦布德领事及英普蒙兵舰管带施蒙士君来见，寒暄数语而去。少顷，锡兰巡抚派其中军官古治来，始知伊于辰刻来，并在码头备有马车，时余已登陆也。其意膺挚，甚为可感。

巳正，船行在口内，美国阿尔朋尼兵舰等均声炮相送。

传闻德国太后近已病故。德太后即英已故女主维多利亚长女，今英主爱德威第七之姊也。得德京吕星使电。

二十三日

船行仍不甚稳，与前数日大略相同，余尚无眩晕之苦。

二十四日

海中小飞鱼极多，随波出没，不可以数计。此为中海所无之物。

连日，船上落半旗、停作乐，因德太后之薨逝以志哀也。

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西南风极劲，以故船摇荡异常。余颇觉体惫，而参随各员中尚有不甚晕船者。至夜间过苏柯脱拉岛时，船行始稍稳。

二十八日

率随使人员遥祝万寿。

二十九日

亥正，抵亚丁，盖亚刺伯之最南地也。山无草木，地亦硗瘠。自苏彝士河开后，此为海舶装煤所必由之区。每年船经此者，殆以千计。此间常旱，数年不一雨，而近日有雨，故此来尚不苦热。

七月初一日

卯刻，船行。

未初，过波林。东北为亚细亚洲境，南即非洲之东北壤。两山英人皆筑炮台，与亚丁互为红海管钥也，南北相距不及一百海里。

初三日

入红海。

历来游欧记载，多言此地至苏彝士河炎热异常。而是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气候虽热，不觉甚苦也。传闻与身历之不同，有如是者。

初四日

未正，船驶过布拉德岛（译言兄弟岛——原注）。岛有二，其

大小相若，其在西北向者，上有灯塔。岛前有英商船一艘，半没海中，船上什物散置岛岸。闻该船二十余日前，因雾触礁。连日，沿途灯塔甚多，盖防此也。

红海多大鱼，长有一、二丈者。

初五日

巳刻，抵苏彝士河口。

停轮后即有男、女医各一，来船验看搭客有无瘟疫。船主以搭客人数单示之，逐一查验。西例防疫极严，船上有一人染疫，即带至医院调治，船即扣留十二日不得行。今中外人无一有微疾者，亦为幸矣。

英驻埃及总督派管理苏彝士地方官员马赫者来谒。马赫，埃及人，操英、法二国语。少顷，驻苏彝士德领事迈尔君、苏彝士河总办德于蒙君均来见。

苏彝士河口多鲨鱼，往往浮出水面觅食。此鱼性极贪婪，能食人。居此西人相戒不敢浴海。

未初，船行，以驶入河中，其速率顿减，每小时只六海里。

此间地极干燥，其气候有如天津之塘沽入河口。时左岸有巡捕兵十余名在岸旁站立示敬。西岸有浮球，东岸有木档，船行于其中，此外皆过浅，只能行小火轮而已。河公司设挖河船数艘，随时挖泥，不令河淤。闻每年船过此者以千计。此行，拜安船计缴河例三万余元。

初六日

卯正，抵波赛——苏彝士河之北口也。过此则地中海矣。洋楼绵亘，商贾云集，为欧亚来往所必经。据云，开河后十余年即如此繁盛，今则臻臻日上。

辰刻，德领事博郎，英驻波赛地方官佐伯、巡捕兵管带官沙

礼蒙来。埃及总督亦派其中军官来谒。余即同荫侍郎、麦参赞由小舢板登岸，即乘其所备马车往拜。此间巡抚复同荫侍郎、麦参赞，及德领事驱车赴小花园。随后，复往观开苏彝士河之工程师勒塞伯铜像，像在坝上。坝乃河公司所筑，以障地中海者也，长约二英里。回码头，沙礼蒙君等已在彼久候。余复由小舢板登舟，德领事送至船上。抵船后，海〔货〕已将次装讫。

午初，船驶入地中海。

初七日

船依华雷得岛之南西行。

自入地中海，天高气爽，宛入仲秋，非复长夏炎蒸，气候与中华无异矣。

初八日

午前，德武员等二十余人，以船将次抵折奴阿，特备酒点相款。余各赠以土物数色。

是夜，德兵群集二等舱前设台作乐。

初九日

辰初，船过默新那海峡，两岸相距甚迤。西为义大利大地，东为悉悉利岛。岸上房屋胪列，齐整可观。

戌正，抵那波利停泊。此即义国之陪京也。柏焦维务火山，或译斐苏斐俄，高大无伦，烟云喷吐，火出其巅，夜则可望。而见山有车道，临岸洋楼高峙，约二十余里。由山脚至海滨修坝一道，长二里许，帆樯云集，以蔽风雨。

吕使派译员德林来。旋复得吕使电，知德皇所定觐见事宜，有参随跪叩一节，此为中外所无。当即图应付之策以全国体。少顷，吕使又有电来，知渠抵折奴阿后患病，已赴瑞士鲁生地方颐

养，不在折奴阿相候矣。

初十日

辰正，船行。义国水师武官来见。

辰正一刻，行。

十一日

巳正，抵折奴阿。德馆翻译李德顺来，驻英罗星使亦遣其翻译陈贻范来。驻折奴阿德总领事尔麦暨领事、副领事俱来。

申刻，同张、荫两侍郎登岸回候德总领事，在彼用茶点。乘车周览各处，旋至海滨观西人海浴。

酉刻，归船。晚餐时，折奴阿地方官遣委员来，未之见。

夜，子初刻，登火车。车中眠食所需各物毕备，令人不觉行路之苦。

十二日

入瑞士界。

瑞士多大山，车出入山洞中，大小四十余处，长者百里，瞬息经过，使人目眩神移。

自今早起，计停车六处，以所过鲁生地方风景为最佳。鲁生有大湖，方广约数十里，山青水碧，秀色可餐，不亚于中华名胜也。

申刻，抵巴在尔。余以连日船车颠簸，颇觉倦怠，即下车，在巴在尔暂寓三王栈休息。栈在巴在尔为第一，欧洲王族往来常住之。其后面临来因河，景物绝美，河流终日有声。

抵栈后，即电飭德馆参赞赓音泰，往告外部，以余身体少有不适，不能即赴德京之故。兼发北京庆亲王、李傅相一电。

德皇所遣之内务官自柏林来，呈交觐见礼单。德提督李希德

于酉初先赴柏林，斡旋其事。

十三日

得赓音泰电，谓德皇以余身体少有不妥，已停办中八月①十四日觐见事宜。

十五日

吕使自鲁生来，筹商礼节，酌发电音。

十八日

晚，令吕使回柏林。并令荫侍郎作德文函与德使馆参赞赓音泰，令赴外部，婉商觐见一节。

二十日

得吕使来电，谓德皇已许免去参随跪拜事宜。而午后，驻巴在尔德领事艾士威来。称得其外部来电，亦云德皇六号出巡，请余速来德，德皇必定接见。参随跪拜事宜已免去。乃于夜间搭火车前往坡次丹蒙。

车行甚疾，夜间极冷。德提督赫芬尼等随从。

二十一日

申初，行抵坡次丹蒙。德皇命大礼官在东站迎候，余即由德皇所备朝车前往奥莲格理行宫。

宫为德皇款宾之所，去车站约二英里。沿途聚观者甚形拥挤，然一切整齐。余过时，无【分】老幼均脱帽为礼。

抵宫时已戌正。宫前皆大花园，树木丛茂，其雅洁极为可喜。闻前法皇拿破仑曾居此云。

① 从电稿内容分析，应为七月。

二十二日

巳正，同张、荫两侍郎持花圈一，往德太后墓致敬。

午正，率同荫侍郎并参随各员，恭赍国书往谒德皇于新宫，宫去奥宫仅里许。余三鞠躬礼，递国书，读颂词。德皇答词，成礼。德皇遣马队二百名送回奥莲格理。

未刻，德皇亲来答拜。坐谈二刻许德皇辞去。

申刻，余复同德提督赫芬尼、李希德、张、荫两侍郎等，驱车登巴伯尔士勃尔治山。山去此约十里，山上有行宫，盖德皇威廉第一之所建也。至时，有守宫者引入。观所藏古器、油画、影像极多，皆德意志皇家历代之所宝藏也。威廉第一之寝室犹在，卧榻铺陈一切均甚朴素，想见数十年前，德君臣卧薪尝胆时也。乐房一所，虽小而结构精严，极有情致。上有环楼，登楼旋入一室，其陈设各物仍德太后未故时所服御者。手泽不忘，中外有同情焉。德皇威廉第一好猎，所获之鹿甚多。其最大之鹿角，志以年月悬之于壁，亦跃武示威之意也。

游览既周，余即登车至德皇所用小火轮码头，登侯汉错兰御舟。舟泛哈花湖中，两岸丛林葱碧无际，约二刻许，抵孔雀岛，余即舍舟而行。岛大不及半方迈，树木丛茂。有一老树，相传已一千二百年矣。深处有一高楼，楼上作城垣形，此乃游客休息之所也。再数武，见流车木架，高约三丈余。依梯而登其绝顶，人登车中，旋推车使落，其速率过于最快之火车。余与张、荫两侍郎，赫、李二提督俱一试之。少间，即归奥宫。

二十三日

卯正，同张、荫两侍郎前往坡次丹蒙附近操场阅操，兵计千二百人。余至时，均献刀示敬。军装鲜洁，步伐整齐，虽非大阅，即此可知德陆军之大概矣。

午正，同荫侍郎谒德后于新宫。

申正，由坡次丹蒙宫搭火车赴柏林。吕使率使馆参随在车站迎候，余即由德皇所备车往布勒威客寓暂住。

酉初，见外部大臣李希哈芬。余归后，即来答拜。

二十四日

巳初，偕张、荫两侍郎、李希德等持花圈往谒德皇威廉第一墓。墓上石像四，德皇威廉第一及后，及德皇威廉第一之父母也。旋赴已故德提督刷次哈甫权厝处。最后，往使馆并往观吕使代赁之行台。其房屋甚清洁，四面有花木。闻日本驻德公使亦在此附近居住。

酉刻，往观什物公司，其中民生所需各物靡不毕具，其价值亦廉。

二十五日

早，往议院。

午后，同张、荫两侍郎、李提督希德等往观柏林兽园。园方广不止一方英里，走兽如虎、豹、犀、象、狮、熊、骆驼、猕猴、海马、海虎、山羊、野猪、斑马等；飞禽如鸱、鹰、枭、隼、鸢、鹞、山鸡、野鹜等难以殚述。禽如鸵鸟，兽如袋鼠，皆中华所无。

园中游人甚众，每人进门费一马克。园内设酒馆、乐堂，以备游人之需。该园提调闻余来，即迎导游观，遍历各处。

二十六日

巳刻，赴使署，在彼用午餐。

申刻，应外部大臣李希哈芬之约，赴外部花园，园与外部衙门对宇，修治极为整洁。李君见其三子焉。园内设各种蹴球、技

击之具，以为休沐时活动筋骨之用。虽属游戏，亦寓习勤之意焉。

二十七日

巳刻，往旧皇宫，复至油画馆暨养马院。为德皇之御厩，马约二百余匹，肥壮神骏，皆德皇所乘用者也。

午正，回寓。午餐后，未正二刻，游水族院、博物院、蜡人院。复至水会局观，一切救火器灵巧适用，有中华所未有者。

酉刻，回。戌正，赴外部招饮之约。亥正，回，

二十八日

巳刻，至武备学堂，阅步队、水师各操毕，总教习送归寓。

申刻，复往博物、油画两院，为前次所未至者。

酉刻，回。

二十九日

巳初，余同张、荫两侍郎往观西蒙士电机厂，一刻许至。厂东西蒙士君出迎，门外植龙旗致敬。该厂专造电灯、电光、电机、电车等物，所用工匠计四千人，每年可造成电灯四万盏。又有破石机车一具，快速无比，盖亦新法也。

随至来福炮厂，该厂用工匠三千人，股本十九兆马克，所造新式枪炮甚夥。俄国政府在此定制各项快炮多尊，以为其陆军之用。余至时均一一试演。其最速者，每分钟能放五百出，可称行军利器矣。

未正，往照像馆照像。是馆为柏林第一家，所照德国皇家影像甚多，故声价极隆，索值亦最贵。随赴邮政总局，局内各种送信之法毕备。另有赫格士电光照物机一具，映之以手，掌骨指骨宛在目前，亦西人近十余年来新得之术也。

申初，往博物院，内藏书画古器甚多。

三十日

辰正，搭火车赴斯特汀海口。

巳正，至伏尔铿船厂，总办三人均至车站迎候。该三人，一司制造船身，一司制造机器，一司帐目钱款。计有汽机厂一所，锅炉厂一所，车头厂一所，每年造成火车车头百二十架。各厂用煤每日计约百吨，雇用工匠七千余人。去年，所发工匠辛工计八百万马克，各员薪水一百万马克。该厂系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开厂，至今日止，计共造成兵船、轮船近二百五十艘，帆船、小船近五十艘。其办公所即在厂之左近，内藏船样甚多。中国前在此所造之镇远、定远、海琛、海容、海筹各船样具在。船身木架即在厂前，临乌打尔河，船成便于落水也。其已开工而未成者，计有行大西洋巨舰一艘，名为德皇威廉第二，载重三万吨，吃水二十八尺有半，盖商轮之最大者也。其已开工而将成者二艘，一为俄国政府定制头等快船，一为德国政府定制之头等铁甲船。另有船名布勒蒙者，去年在美国纽约埠遭火，舱面一毁无余，后经他船带回德国修理。该船计重一万九千吨，亦德公司所属之船也。

未初，赴普鲁斯客寓午餐，座客二十余人。

申初，由火车归。

酉正，至柏林，闻斯特汀与柏林相距计八十五英里，户口计五十万人。

八月初一日

同张、荫两侍郎、吕星使、洋员李希德、施根德特、施满等赴汉勃克海口。

辰初开车，至时已将午初矣。先至汉勃克客寓更衣，旋赴该处工部局一观。随即驱车至小码头，登厄尔比小火轮游行厄尔比。河中商舶丛集，一望无际。二刻许至一码头，往观轮船屯

栈。栈极宏敞，专为卸货之用。栈前泊一大商轮，名拍脱利西阿，载重一万九千吨。船式稍旧，而能多载货物，亦专行欧美两洲者也。旋复登原来小火轮赴汉勃克。

美洲轮船公司总办俾林君之约，在维多利亚卢威船上午餐。该船竖全旗，中悬龙旗，以余来故也。此船系于去年冬间造成，房舱一切穷极华丽，盖专为富人游海之需，而非以装载往来搭客货物也。

未正，复由小火轮往观布漏蒙船厂。该厂总办邀示各厂，大略与伏尔舰〔铿〕同，每年需煤三万吨，雇用工匠五千五百人。

申正，登火车行。

戌正，至柏林汉勃克，户口计七十万人。

初三日

辰正三刻，乘火车赴德皇丹次喜阅操之约。

酉正到。距柏林约千余里。人和福客栈息宿。随行者为荫星使、张侍郎、德提督何非纳、李希德，并游击吕维次。

初四日

巳初一刻，乘车至教厂，阅马步队、乐队、粮饷队、水师、猎户等队合操。晤德皇及亨利亲王。王即曩年游历中华者，今为水师总统。并观德皇亲带马队操，指挥驰骤，下与将弁同劳。事毕回寓。

申正，出丹次喜，乘小火轮至北海口。登兵轮拜亨利亲王毕，回丹次喜客栈。

是日留柏林，参随人员由客寓移居吕星使新租行馆。

初五日

卯初起行，乘火车并马车南行约三十余里，阅看合操。操场

广阔，退守进攻如临大敌，亦一大观也。

初六日

自丹次喜启程，往游马林堡，为德国古时教会首领之居。此堡创造于西历一千二百七十四年，嗣于一千三百二十四年至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一年屡经葺补加修以成。今日之大楼墙，以砖砌布置，极为雅观。堡墙以外，围以深沟，而上造高楼，如中国城郭之式。数百年前，是堡屡易其主，波兰、俄国皆曾肆扰。一千八百年时，破毁不堪，旋经布鲁士王筹款重修，以留此古迹。

游毕，由马林堡仍乘火车，至爱尔滨游实硕鱼雷船厂并著名烟叶厂。

申初，回丹次喜客栈。

初七日

复至操厂〔场〕阅合操。未刻回寓。

戌初。至海口，登德皇御用轮船，船名和罕磋伦，即德皇发祥之地名，亦为德皇之姓氏取以名其船也。

戌正，偕德皇及众武官、张侍郎、荫星使晚餐，并与德皇照像。德皇赠余头等红鹰宝星。

初八日

午刻，登火车由丹次喜回柏林。

戌刻，到新公馆。

初九日

未刻，外部大臣李希哈芬以余新从丹归，亲来问候起居。余以倦惫未之见。

初十日

亥正，余率同张侍郎、麦、梁两参赞、翻译治格、严据、随员象贤、缪钦臣、周学渊、洋员赫芬尼、李希德、特斯满等登火车赴挨森，观克虏伯炮厂。

是夜，在车中睡。

十一日

卯正，至山冈车站，克虏伯君亲迎道左。即驱车至其别墅，与车站相距仅百余步。其台上高悬龙旗，登楼而望，附近四面皆山，景物绝美，盖皆克虏伯一人之私产也。

巳初，余即由挨森驱车往阅各厂。所过之路丛林夹道，青翠可爱。约二刻许，先至炼钢甲厂，或冶或淬，各执其事，每一新式钢甲炼成，必以巨炮试轰，以观其成效何如。而后，择其宜者为战船之用，其心可谓苦矣。

大炮厂一，其最大之快炮有四十二生者，或炮台、或战船均可配用。其为船上用者，则有专配船上之炮架，四面有甲以御敌，而机枢灵便，一炮弁在内即可取准开放。近来欧美新造兵船均用之。

博物院一所，新旧炮式具备。

午刻，赴挨森尼大客寓，该厂总办均在坐。

申刻，往观熔钢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中，须九时之久方可，取出而后铸各炮，其炉火热度至二千度而后可用。云克虏伯第一起家小房数椽，亦在厂之附近，结构亦颇有情，内藏诸物，半皆克虏伯第一之手泽也。

酉刻，归挨森，接晤克虏伯夫人及其二女，复有驻西班牙、奥国头等公使，驻西班牙、墨西哥二等公使等人款洽周至。复相约于园中为打毯之戏，所以娱宾客也。

戌正，晚餐，座客二十余人。其厅事陈设极为华美耀观，中朝李傅相油像一幅尚悬于壁。是夕尽欢而散。

前德使克林德枢已安窆，其坟墓近在挨森。午后特嘱李希德持花圈前往代唁。

十二日

辰初启行，克虏伯主人送至车站。时微雾迷濛，山高处尤甚。

未初，至宾格桥车站。登小火轮赴来因河之右岸。岸旁有一小岛，废台犹存。相传千余年前，有某教士在山上居，为鼠所扰，乃弃家入岛中，而鼠复渡河至，自知宿孽，因自沉于河云。此固齐东野人之谈，西人不之信也。

至右岸，时已未正，由火车登山。满山均植葡萄，土人以之酿酒。威廉第一纪功碑，高三丈余，碑顶系神女石像，右手献皇冠，左手执剑。其正面刻威廉第一破法归德时情状，右面刻出兵时兵士与家属哭别，而左面乃凯旋时情形也。四方人民来此观者，日不乏人。

下山后，驱车至斯托蒙酿酒厂。其主人出迎，邀示所有酒窖。其藏酒盖不下三百万瓶，皆红白二种。主人以其酒款客，其最旧者，系一千七百零七年酿成，据云只余十二瓶矣。

在附近客寓用晚膳毕，复渡河登车，时日已就晡。此间华人足迹所未至，土人聚观者近万人。

亥刻，至萨补鲁克，入客寓暂住。

十三日

巳正，萨补鲁克煤矿总办希尔格尔以马车来迎。矿局总办以昨夕聚观人民过多，恐有意外之虞，特派马兵十名护送。

至矿，时已午初，总办邀入更衣室中更衣下矿。矿深二百四十迈当，其中，四通八达，方广十余里。天气管、电灯、铁轨一

切无不毕备。据云，此间各矿井所出之煤，每日计共二万吨。德煤矿甚多，独此系官办，故外部约余来观云。

游览毕，仍由升梯上登。更衣盥手既竟，该总办邀赴亭上午餐。

未刻，至矿局办公公所。沿途所经，山坡起伏，普法当日战场望之隐然在目，荒烟蔓草，令人凭吊无穷。至公所，用茶点毕，复登火车。

酉初行。是夜，在车中睡。

十四日

辰正，至斯打斐尔，入客寓，用早餐。

巳正，往盐矿。该矿所产有食盐，有粪田盐。而粪田者，为用尤广。自地深入四百迈当始至矿底，其情状大致与煤矿同。但煤一经挖出即可销售，而粪田之盐尚用机器压成齏粉而后可用耳。

矿局即在矿之附近，内列各种果、谷，其所种之地，曾经用盐者与未曾用盐者互相比较，而曾经用盐者所获之实，较之未曾用盐者，其硕大殆将倍之。据云，此种盐矿为德国所独有，他国则从未觅出，近数十年来，矿学家谓德国自萨补鲁克西北以至汉勃克，几于无处无此盐矿也。

申初，在客寓用午餐。

酉初登车，亥初至柏林。

十五日

晚间，外部邀赴皇家戏园观剧。

十七日

申正，余同张、荫两侍郎亲赴外部告辞，外部大臣李希哈芬特设园会以待，在座者有商部大臣、前驻沪总领事等。

戌正，外部大臣李希哈芬亲来送行。

亥初，赴车站。

夜，子初开车，赫提督亦来送别。

十八日

巳正，抵苗尼克（德属）至巴宴城。

午刻，回火车，李希德等辞归。

未正开车。二刻，抵德、奥交界，入奥境。

午刻，入义界。

十九日

卯初，抵折奴阿。下火车，登巴宴轮船。吕、荫二使辞归。

午初，开船。暹罗国王次子及其公爵与驻德旧使臣，均同舟回国。王子及公爵皆在德学习武备，能操德语。此次回国告假六月，期满仍回德习操，亦可谓有志者矣。

二十日

午刻，抵那波利。

二十一日

辰刻，开往塞尔莲托海口。收信。

午正，展轮。

亥正三刻，过火山。

连日，经行地中海。

二十五日

寅正，抵波赛，德领事博郎奉其外部专电来问起居。

二十六日

辰刻，过苏彝士河。

酉初，入红海。天气甚热，较来时气候又复不睥〔侔〕矣。

九月初一日

辰正，抵亚丁。

申正，船驶入印度洋。

初三日

辰刻，经索克达拉内居岛。

初八日

辰初，抵克伦布。德领事福雷恩伯尔来见。

登岸，拜英总督。复至释迦牟尼佛寺、德领事署。

午后，回船。

十二日

午正，抵槟榔屿停泊。中国领事官来见。

酉正，开船。

十三日

戌刻，在新嘉坡口外寄碇。

十四日

辰正，抵新嘉坡码头。

酉正，开船。

十九日

午刻，抵香港。

申初，登陆。在华商所设行台午餐。

戌刻，在港督处晚餐。座客约三十余人。

二十日

卯正，船行。

二十三日

辰正，抵吴淞口。仍住洋务局。接见中外各官。

二十四日

午刻，往〔往〕跑马厂〔场〕，看各国人赛马。

二十五日

巳初，赴江南机器局看视一切。

二十六日

午刻，至南洋公学，并在此午餐，中外官商二十余人。

二十七日

巳刻，往澄衷蒙学堂及纺纱厂各处。

二十九日

巳刻，英、美领事来。见日本商董。

午后，拜英领事官。

三十日

巳初，由洋务局起程，乘马车至金利源码头。登安平轮船。

巳初二刻，开。

午正，至吴淞口停泊。登海天兵轮，看视水师军储后回船。

未初，开行。海天、海筹两兵轮护送北上。

十月初一日

北行。风浪甚大，入夜尤甚。观海天、海筹等演电灯语各操。

初二日

巳初二刻，观海天、海筹水师操。

亥正，至大沽口外停泊，风浪尤甚。

入夜大雪，极寒。

初三日

风未息，不能进口，仍停泊。心殊烦闷。

初四日

仍未进口。

初五日

风仍未息。

未刻，乘海天兵轮上小火轮入口，至塘沽西平轮船暂住。

初六日

辰刻，登火车开行。

未刻，抵京回府。

随员等代志并书。

由五月出使以后，凡有电奏、章奏及所奉谕旨、电首，均另行恭录，与寻常备载日记中者不同，此识。①

日记目录

- 散录短纸日记 起丙申七月迄庚子八月，为卷一。
- 散录长纸日记 起庚子闰八月迄辛丑五月，为卷二。
- 使德日记（三种） 起辛丑五月迄十月，为卷三。
- 随笔日记卷四 起辛丑十月迄壬寅九月。
- 随笔日记卷五 起壬寅十月迄癸卯十二月。
- 随笔日记卷六 起甲辰正月迄十二月。
- 随笔日记卷七 起乙巳正月迄十二月。
- 随笔日记卷八 起丙午正月迄十二月。
- 随笔日记卷九 起丁未正月迄十二月。
- 随笔日记卷十 起戊申正月迄十月。
- 国恤日记卷十一 起己酉正月迄十二月。
- 随笔日记卷十二 起己酉正月迄十二月。
- 随笔日记卷十三 起庚戌正月迄十二月。
- 随笔日记卷十四 起辛亥正月迄十二月廿五日。
- 随笔手书记要卷一 起壬子正月迄十二月（改仍十五）②。
- 随笔手书记要卷二 起癸丑正月迄十二月（仍十六）。
- 随笔手书记要卷三 起甲寅正月迄十二月（仍十七）。
- 随笔手书记要卷四 起乙卯正月迄十二月（仍十八）。
- 随笔手书记要卷五 起丙辰正月迄十二月（仍十九）。
- 随笔手书记要卷六 起丁巳正月迄十二月（仍二十）。

① 此段文字系载洋手书。

② 原文如此。下同。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一	戊午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二	己未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三	庚申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四	辛酉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五	壬戌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六	癸亥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七	甲子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八	乙丑
随笔手书记要卷廿九	丙寅
随笔手书记要卷三十	丁卯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一	戊辰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二	己巳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三	庚午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四	辛未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五	壬申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六	癸酉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七	甲戌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八	乙亥
随笔手书记要卷卅九	丙子
随笔手书记要卷四十	丁丑
随笔手书记要卷四十一	戊寅
随笔手书记要卷四十二	己卯
随笔手书记要卷四十三	庚辰
随笔手书记要卷四十四	辛巳
随笔手书记要卷四十五	壬午
随笔手书记要卷四十六	癸未

进步党资料一束

司马城 辑

编者按：进步党是民国初年的重要政党，系由民主、统一、共和三党经多次酝酿磋商，于1913年5月29日正式合并组成。该党宣布党义三条：

“一、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同时公布对时局问题五点主张：

“一、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二、改组内阁；三、可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之。”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那彦图、王赓（即王揖唐），孙武，汤化龙、蒲殿俊，王印川九人为理事及各省都督等为名誉理事。1913年6月中旬，共和党又宣布脱离进步党恢复活动。共和党系以孙武、张伯烈、郑万瞻等湖北人为中心组成的政党，合并组成进步党后，民主党成员占据要位，如汤化龙、陈国祥之为众议院正副议长，重要的部、科正副部长、主任亦为民主党人所把持，故而引起共和党人之不满，终导致该党与进步党脱离，并于6月29日在北京召开正式“复立会”。

但进步党仍为国民党外之一大政党，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有关该党的活动资料，迄今缺乏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尤为少见。今由北京市档案馆司马城同志，根据现存的档案，选辑了当时北京政府警方有关监视进步党活动的报告，并附有进步党本部职员名单、国会议员会简章、进步党特设宪法问题讨论会通告书、政务部规则、国内外支分部交通处简表以及共和党退出进步党宣言书等原始文件，从中可以概见进步党内部状况及其动向，均为研究民国政党史的重要资料，今经整理刊出。发表时由辑录者加了标点，并对个别讹误之处作了订正。

一

为大同公寓民主党议员招待所临时茶话会情形呈报事。

本日下午一钟，巡长常保报称：该党议员在大同公寓开临时茶话会，除即时电知行政、秘书两处外，并派长警前往照料。兹据复称：午后三时开会，共计二十七员，并由副会长凌文渊报告茶话宗旨，决定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联合，并预备下次推举国会监临员。等情。余无事故，四时一刻闭会。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十四日

二

外右二区警察署为呈报事。

窃于本月二十六日准警察厅行政处函开：共和党本部定于本月二十九日假湖广会馆开特别大会，请派警弹压等因。准此，届期当由本署署长率同巡官、长警前往监视弹压。于下午二时余开会，到会者二百余人，经众公推邓玉麟为临时主席。首由郑万瞻报告本党自成立至今之历史，及维持现状之情形。次由吴宗慈演说，本党现在所占大势之强弱，断难与统一、民主两党合并。然自本党独立后，各党员须以国家政策为前提。又张伯烈演说道德及精神不能与民主党合并之原因。又四川代表员胡忠亮演说四川本党支部决计独立，不能承认合并。又郑江灏演说民主党已然发现暴民专制及官僚专制之野心，本党皆须坚持独立，以保真纯之共和。各等语。至四时余散会。随取《宣言书》一纸。据巡官特登善等呈报前来。理合据情备文，并附宣言书一纸呈报。谨呈京师警察厅总监。

外右二区警察署署长何绪振（章）

中华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三

为呈报事。

据侦探报称，二十九日湖广会馆等三处有开会之事，分投前往各会检察开会宗旨，将演说词摘要呈报前来。理合分条开列呈报。谨呈京师警察厅总监。

计开：

共和党假虎坊桥湖广会馆开特别大会。下午一钟开会，到者三百余人。公推邓玉麟为主席，经主席宣布开特别大会词。又郑万瞻报告党务，谓上次初议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及不合并之理由。又吴宗慈演说：初议三党合并，希望有利于国家。既合并后，并未见利于国家。今日本党倡议独立，惟当以巩固国家为前提。又张伯烈并四川支部代表胡忠亮、郑江灏等相继演说：彼党凡有声望之人，不顾国家、不【顾】信用之行为业经显露，惟本党是欲独立之原因。至四钟余闭会。

骡马市大街嵩阳别业工党开会。下午三钟开会，到会者男女一百余人。临时主席恽毓鼎演说，中国工商当力图发达，挽回利权为前提。又理事长孙毓筠之代表俞道暄演说，创造国货虽不能抵制外国，务要研究精巧为目的。又石家庄支部代表杨生池演说，因上海工党徐企文事，京师工党名誉颇受影响，务求振刷精神。进行至六钟余闭会。

后孙公园苏、皖、鲁、豫四省协会开会。下午三钟余开会，到会者三百余人。首由主席孙毓筠报告开会宗旨，并演说四省同乡协进，联络感情，发达实业为目的。随散票各选理事一人。江苏理事沈云沛当选，安徽理事孙毓筠当选，山东理事马龙标当选，河南理事袁乃宽当选。至五钟闭会。

附呈共和党宣言书一纸、工党简章一纸（略）

会章一纸（略）

侦缉队长 李寿金（章）
中华民国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共和党宣言书

不赞成三党合并之理由

共和党独立之露布

武汉首义，肇造共和，于是始有政党之发生。小党林立，情睽势涣，不足以图存而共维国事也，于是五团合并，始有共和党之发生。国会开幕，恐一党专制之肆毒而危及国家，于是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始有倡议合并，改组进步党之发生。

呜乎！今之恫世者，尝有毁党、造党之激论矣。揆其用心，宁不知共和政体之下，无政党则不足以为政治上之运行。第社会道德之沦丧，分子良莠之难齐，于是逾越正轨之党争，自都会以迄乡隅，胥天下而一辙，而政党之于国家，亦只见其害而未见其利焉。此诚吾国有心人一年来所最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而亦莫能为之讳者也。唯然，吾共和党遂有不能不独立者在焉。

今有人辄訾议急激派尝不惜以国家为孤注，其政策偏趋于一而之感情。然试反而观之，使一变急激派之主张而为媵婀取容，其急激派固失矣，反乎急激派者又乌能为得？此共和党独立之第一原因也。

又其甚者，国会党争之近势，急激派与非急激派势均力敌，爪牙相搏，有如二人互斗一室，使无居间者，则二人之同为焦头烂额诚不足惜，窃恐室中之器具陈设同归于尽，不亦冤哉！故外审国势，内察党情，必有第三者处二大之间，中立不倚，执正以绳，俾偏于阿附者无专制复生之虑，激于感情者无暴民流毒之祸。此共和党独立之第二原因也。

且夫政党之组织，为国家的非个人的。故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之议，为对于政策上之合并，非对于权利上之合并；为对于团体上之合并，非对于个体上之合并。合乎此原则，则可异步同趋；背乎此原则，则分道扬镳，亦固其所。此共和党独立之第三原因也。

上述三因，其一与二，关于国情大势之所趋，无烦辞赘，我国人固早已共喻其理由矣。今仅就三党合并之内幕一揭布之。

夫三党合并，吾党同人对于国家大局上固甚赞成，而且主持其事者也顾赞成其始而反对其终。人或致疑于吾党前后政策之矛盾。唯然，吾党不得不叙述关于合并始终之事实，以告天下。

统一党之所谓政党者，其性质与各政党异，姑置勿论；而专言民主党。其间因合并而有种种之要求，所最齷齪不道德之行动今亦不屑道，仅就其最无信义之大端言之。当磋商议实行合并之时，正众议院选举议长之日，民主党人曰：使众议院议长畀我，其他合并条件无有也。于是众议院议员隶共和党籍者凡二百余人，投票时为一一致之行动。无几，汤化龙议长选出矣。议长既得，该党当履行条约矣。詎知又发生合并当以党为单位之提议，而有加入理事之要求。共和党为顾全大局计，诺之。于是汤化龙（民主）、王赓（统一）、梁启超、孙武（共和）四理事加入。似此当无异议矣。乃不数日又有加入蒲殿俊为理事之要求。共和党为顾全大局计，又诺之。于是蒲殿俊（民主）、王印川（统一）二理事又加入。似此当无异议矣。乃不数日又有政务部正长、党务部副长之要求。共和党为顾全大局计，又诺之。于是林长民、孙洪伊（民主）居然正、副部长矣。似此当无异议矣。乃不数日又有各科正、副主任之要求。是时也，合并之事已成骑虎，而该党犹复宣言：如不允许，即与敌党提携，尽废前约。共和党无可如何，于是一党重要之职务有如兄弟析产，彼得田畴，我得屋宇。甲得牛羊，乙得衣物。不问其人之贤愚良莠也，不问其所担任之职务能否胜任也，但求各遂其权利位置之心耳。嗟夫！吾人之赞成合并，岂仅为各个人之位置权利计耶？吾人当知政党之组织，在集合大团体，共为政治上之活动，以维持国家于巩固。夫安用此如鲫如蚁之理事为？使此如鲫如蚁之理事，其道德学问胥为一党人士之所钦佩而共同承认者，犹可言也。夫安用此不顾信义，无理

要求之理事为？夫使此不顾信义，无理要求之理事，仅为该党各支、分部关系不可不予位置，以示重要，犹可言也。夫安用此以党中重要位置为终南捷径，希冀猎获国务员之位置之理事为？

且夫政党固不以接近政权为讳者也，然接近政权固自有正当之机会。所谓正当机会者，即应乎时事之要求，有必需出而担当国家大任之时是也。今试问现政府有应推倒之必要乎？有可推倒之价值乎？但使正式总统速行选出，正式政府早日组成，则现政府当然消灭。何必于此临时政府已告终之时，又发生蜉蝣运命之临时政府？主此议者亦不过热中之极，但得一握政权，即可引为生平快事，故国情大局可勿问，党务前途可勿计，第恐一己之资格不能猎级而登。乃思借径于党，故要求理事，要求部长，要求各科主任、干事，种种谬行，无非此猎级一念所造成。此种卑鄙齷齪之心理，夫何殊于前清钻营取巧之官僚。吾共和党成立以来，本利国福民之深心，行稳健和平之政策，其历史之光荣，分子之纯粹，成绩之昭昭，在人耳目久矣，又何需此钻营取巧之官僚为吾党之玷，为民国之羞哉！

或者有疑吾党之独立，毋亦有争权利之心乎？然当知吾党苟为争权利者，宁不知效他党之所为，弃大局而不顾，又何必惨淡经营、苦心孤诣于此共和党之独立乎。或者有疑吾党之独立，毋亦有争意见之念乎？然当知吾党苟为争意见者，则与其自立机关于新党之外，毋宁实行干涉监督于新党之内乎。由此言之，非争权利也，非争意见也，实不愿与无道德、无信义者同居共处也。故当初之赞成合并，为国家政策上之提携也，今之不赞成合并而宣告独立者，为分子蹂杂，不愿厕身于污浊之林也。

虽然，而今而后，吾共和党所持之态度为何如乎？今请先以一言正告于国人之前。吾共和党之不赞成进步党者，非与进步党政纲上有所参商也。故其反对之态度非积极的，而为消极的。彼进步党将来所持之政策，使与政纲不相违，则吾与之为好友；若所

持之政策，国家为轻，个人为重，则吾不妨易友而与之敌。总之，吾共和党无意识之推翻政府派不为也，因其近于暴民政治也；无良心之拥护政府派不为也，因其近于专制政治也。故吾党对于社会仍为和平稳健之主张，对于国会则为两派极端之中立，成败利钝非所前知，但行吾良心之所安斯已耳。

虽然，吾今不得不有一言进告于我最亲爱之旧共和党诸同志之前：吾共和党之支、分部遍于海内外，与民主、统一两党相较，其差点直百之与一也；吾共和党人于国会中占议席者，与民主、统一两党相较，其差点亦百之与十也。夫何可以此具有光荣历史、纯粹分子之大团体，而为无道德、无信义之官僚派之野心家所利用，使吾同志而同流合污乎？则是弃芝兰之室，而入鲍鱼之肆也。使吾同志而翩然来归乎，则是弃鲍鱼之肆而入芝兰之室也。何去何从，孰薰孰蕪，吾最亲爱之旧同志，其必有所以自择矣。

风雨飘摇，河山荆棘，横流曷极，逝者如斯。念来日之大难，勗同舟以共济。不辞瘠口，聊贡罪言，永矢决心，诸惟公鉴。

四

为进步党俱乐部开会无事呈报事。

据巡长高长春呈称：于今日午后二时，进步党俱乐部开两院议员会。该党议员职务草案现已告成，并索取该党职员名单一份。计本日到会者一百七十二员，至午后四时余闭会。等情前来。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附呈名单一纸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日

附：进步党本部职员名单

理事长 黎元洪

理事 梁启超 张 睿 伍廷芳 那彦图
孙 武 汤化龙 王 麋 蒲殿俊
王印川

名誉理事 阿穆尔灵圭 张绍曾 冯国璋

周自齐 熊希龄 阎锡山 胡景伊
尹昌衡 蔡 锷 朱 瑞 唐继尧
陆荣廷 张镇芳 杨增新 张凤翔
程德全 陈国祥 徐 勤 庄蕴宽
汪大燮 陈昭常 齐耀琳 陈炯明

参 议 (共296人,名单从略)

政务部 正长 林长民

副长 时功玖 王荫棠

法制科 正主任 汪荣宝
副主任 汪有龄 饶孟任

财政科 正主任 吴鼎昌
副主任 解树强 诸 翔

外交科 正主任 林志钧
副主任 赵管侯 克希克图

军政科 正主任 罗 伦
副主任 王传炯 管云臣

教育科 正主任 耿臻显
副主任 陈廷策 萧 湘

实业科 正主任 张善与
副主任 李 素 王 湘

地方自治科 正主任 汪彭年
副主任 于元芳 董昆瀛

庶政科 正主任 张嘉璈

副主任 黄远庸 戴声教

政务部各科干事照章由各干事自由选择，刻尚未一律认定，容俟汇齐，再行刊布。

党务部 正长 丁世峰

副长 孙洪伊 胡汝麟

文牍科 正主任 王家襄

副主任 凌文渊 郭桂芬

干事（共44人，名单从略）

会计科 正主任 金 还

副主任 胡瑞霖 张开屏

干事（6人，名单从略）

交际科 正主任 胡源汇

副主任 李文熙 李 俊

干事（共222人，名单从略）

地方科 正主任 梁善济

副主任 郑万瞻 孙熙泽

干事（共46人，名单从略）

庶务科 正主任 张协灿

副主任 虞廷恺 于邦华

干事（共21人，名单从略）

五

为进步党开会，照料无事呈报事。

据巡长常保呈称：于今日午后一时余，进步党俱乐部开两院第一次党务职员会。临时主席汤化龙报告：自三党合并后，所希望者可得优胜地位。不料近日多不出席，以致诸多失败。又政友会现有辅助他党作事，是否能将此会取消，以销他党机关，应各讨论。等语。此问题尚未表决。至午后四时余闭会。是日到会者一百

六十员。长警内外监视照料，并无事故。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 (章)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

六

为进步党开会，照料无事呈报事。

据巡长常保报称，属内大磨盘院进步党俱乐部于今日午后三时余开两院议员讨论会。临时主席汤化龙报告：本党政务部干事业经指任，规则草案尚未通过。今开政务部全体职员会商订一切。当经各议员将该党政务部规则表决，作为试用。又，主席报告总统交议组织内阁人物：熊希龄、徐世昌二人。经各议员多数赞成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经众表决。并索取该党通告书及规则各一份。是日到会者一百五十员，至五时余闭会。长警内外监视照料，并无事故。等情。呈报前来。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计《通告书》及《规则》各一份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查裕 (章)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七日

附：进步党政务部特设宪法问题讨论会通告书

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顷参众两院已选出起草委员。本党对于宪法各种主张，亟宜泐为党议，以求多数国民之赞同。夫既曰党议，必其经全党党员之讨论，决于多数而始成立，而非党中少数个人之意见所敢专擅明也。惟是宪法问题极复杂，欲聚多数人以讨论于一堂，恐限于晷刻，不能各尽其辞。且本党党员，遍海内外。其在京师者，不及千之一。……殊不足以收集思广益之效。故今拟特设此会，用通信讨论之法，征集全党党员多数之意见，然后由政务部指派专员，裒集众说，泐成一有系统的草案加以说明，再经会特别通过之，认为党议。今仅将讨论范围及其重要问题，与夫本党应守之宗旨，开具左方。宪法良否，为国家盛

衰安危所系。讨论之责，匹夫与有，况吾党素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哉！凡我同人，各宜勉兹天职，毋或怠弃，咸抒伟谟，爰翊大业。岂惟本党之荣，抑亦国家之庆也。

第一 讨论范围

既名为宪法讨论会，则范围自当限于宪法。惟是议院法、选举法、会计法、国务裁判法、审计院法等，其与宪法之关系至密，学者往往指为宪法之一部，故本会所讨论，宜并及之。

第二 应讨论之问题

宪法上之问题，千端万绪，但其中有众所公认毫无争点者，拟省略之，今举重要问题如左。

(一) 应否特设专条，规定领土。

(二) 应否以明文规定主权所在。

(三) 人民之权利义务，应为列举的规定？抑为概括的规定？若列举规定，则其项目如何？

(四) 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上，应否设置最高之总揽机关？若须设置，则(甲)应规定何种事项属于此机关之权限？(乙)此机关之组织法应若何？

(注意：所谓最高之总揽机关者，例如法国之国民议会。属于此机关之权限，例如制定宪法、改正宪法、变更领土等。此机关之组织法，例如或混合两院，或混合而加以他分子。)

(五) 地方权限，应否规定于宪法？若须规定，则(甲)其权限应为列举的？抑为概括的？(乙)地方之范围，应为全部的？抑为一部的？

(注意：以地方权限规定于宪法者，例如奥地利及英属之加拿大。又，所谓全部的者，谓所规定适用于全领土也。所谓一部的者，例如蒙古、西藏等。)

(六) 大总统权限，应取列举主义？抑取概括主义？

(七) 国会权限，应取列举主义？抑取概括主义？

(注意：此两机关之权限，不能双方皆取列举主义。因列举必有挂漏。双方列举，则不及列举者不知应保留于何机关也。)

(八) 众议院应否有财政案先议权？参议院对于众议院议决之财政案，其权限如何？

(九) 参议院是否应有特别之职权？若有之，其种类何若？

(注意：参议院特别职权，例如英国之兼行最高法院权，美国之同意任官权等。)

(十) 缔结条约，应否必经国会画诺？如应必经，则(甲)指一般条约？抑限于特种条约？(乙)须经两院？抑限于一院？

(丙)若限于一院，则权属何院？

(十一) 弹劾权是否两院得并行？抑仅限于众议院？若两院并行，是否各自行之？抑混合两院协议行之？

(十二) 弹劾动议及表决有效之法定人数，应以何为标准？

(十三) 国会是否可以解散？

(十四) 解散是否限于众议院？抑两院皆得解散？

(十五) 解散权是否得以政府单独意思行之？抑须参以他机关之同意？

(注意：所谓他机关者，例如法国解散下院须经上院同意。又如诸君主国，有必经枢密院之谘询始能解散者。)

(十六) 解散回数是否应以宪法规定之？

(十七) 大总统能否命国会停会？

(十八) 国会开会，应由大总统召集？抑可以自由集会？抑应以宪法规定每年开会时日？

(十九) 国会集会期限长短，应否以宪法规定闭会及延长会期，是否由两院自主？

(二十) 选举大总统之机关及其手续如何？

(二十一) 大总统任期年限如何？连任应否立限制？

(二十二) 副总统应否设置？

(二十三) 宪法上总统谘询机关，应否设置？

(注意：例如君主国之有枢密顾问，此种机关在共和国诚若不伦，然若政府有广阔之命令权，则此机关应否设置，定有研究之价值。)

(二十四) 法律案应用总统交议名义？抑用政府提出名义？

(注意：此与责任内阁制颇有关系。)

(二十五) 国会议决之法律案，大总统能否有不裁可权？或再交议权？若有之，则此权行使是否有限制？

(二十六) 大总统能否颁发紧急教令，以代法律？

(二十七) 大总统及各行政机关能否颁发独立命令？

(二十八) 任命大吏应否经国会同意？若须经同意，则(甲)是否限于中央政府国务员？抑并及其他？如公使等。(乙)国务员须个别同意？抑限于总理？(丙)同意权是否两院并得行之？抑仅限于一院？(丁)若限于一院，当属何院？

(二十九) 官制官规，是否须由国会议定？

(三十) 国会裁判院应否设置？若应设置，则其组织法如何？

(注意：国务裁判院者，国务员受弹劾，以此为最后之制裁也。)

(三十一) 审计院之权限何如？

(三十二) 平政院之权限何如？

(三十三) 会计年度开始期，当定何月？

(三十四) 预算应由国会编制？抑由政府编制？

(三十五) 预算不成立时，救济之法如何？

(三十六) 大总统能否颁发紧急教令为预算外之支出？

(三十七) 勋章及其他荣典，应否设置？若设置时，大总统授与应否经他机关之同意？

(三十八) 大总统行大赦特赦权，应否经他机关之同意？

(三十九) 宪法之最高解释权，属于何机关？

(注意：宪法有疑义，或起立法、行政两部之争议，必赖有最高解释权。在君主国多属于君主，在共和国有以属诸最高法院者，有议别置机关者。)

(四十) 改正宪法之手续如何？

以上四十条，刺举其重要者。此外，凡我党员认为应讨论之问题，仍望自由加入，以求完密。

第三 讨论根据之宗旨

前列诸问题，本以求党员自由讨论，自由发表意见。但本党原有党义三大纲，为我党员所共同遵守。今当讨论此国家根本大法，自应以党义之精神为根据，庶几能成一有系统的法案，以博多数国民之宗尚。今细绎党义拟为宗旨三条：

(一) 绝对的排斥联邦主义，以保国家之统一。

(二) 于立法、行政两部权限，不畸轻畸重，以杜一机关专制之弊。

(三) 不存对人立法之心，免以补偏救弊误国家百年大计。

我党员当讨论诸问题时，能常率此精神以行之，自能不入歧途，而得一贯之主张，于以构成完美之党议，则党之幸也。

第四 讨论会之组织

(一) 本会设于本党本部之政务部，以部长为会长。

(二) 本会设特任审查员二十人，特任起草员四人，由会长指任。

(三) 凡本党党员，皆为讨论会员，共同担任讨论义务。

(四) 凡讨论者，照依前列各项问题，每题自抒己见，能逐条讨论最善，摘要者亦听。

(五) 于前列各项问题外，更提他项问题者听。

(六) 凡所主张，须叙理由。

(七) 叙理由许用外国文字。

(八) 在京党员限一个月内，各支、分部党员限两个月内，将讨论之结果，随时寄交政务部。

(九) 各员讨论之结果，撷其菁英刊登报刊，以唤起全国舆论。

(十) 讨论之结果，由审查员会同审查，认为合于党纲者，则采择裒集之，移交起草员。

(十一) 起草员综合讨论之结果采择之，编为有系统的宪法

草案。

(十二) 所编宪法草案，经特别会通过认为党议，移交两院中之本党起草委员，使提出之。将来两院正式开议宪法，本党所属议员，根据党议以为可否。

进步党政务部规则

第一章 大纲

第一条 政务部依党章第十八条分科，各设干事若干人，分理调查研究事项。

第二条 本党国会议员皆为政务部干事，其分科自认之。

第三条 本党党务部干事经理事长、理事指任者，得兼政务部各科干事。

第四条 政务部长综理部务，副部长协理部务，对于本部共同负责。

部长有事故时，以副部长中一人代理之。

第五条 各科主任综理各本科事务，副主任协理各本科事务，对于各本科共同负责。

主任有事故时，以副主任中一人代理之。

第六条 部长、副部长得因各科情形，酌留干事若干人，常川驻部。

第七条 政务部调查研究事项，经各本科，或并两科以上，或政务部职员全体会议有确定之主张时，得由部长送附本党，要求开会，为党义之讨论。

第二章 调查与研究

第八条 政务部之调查研究事项如左：

(一) 本党代表大会、本部大会，或职员会委托调查研究事项。

(二) 本党国会议员会委托调查研究事项。

(三) 本党国务员委托调查研究事项。

(四) 政务部部长提议调查研究事项。

(五) 各科主任、副主任暨各干事自由调查研究事项。

第九条 凡受委托调查研究事项，部长得分别其种类，交由各该科主任或干事行之。部长之提议调查研究事项亦同。

第十条 第八条第五款之调查研究事项，须以其结果报告于部长。

第十一条 前两条调查研究之结果，部长接报告后，酌量情形，有必要时得商同各该科或并科开会，或召集政务部职员全体开会，审定之。

凡经审定事项，作为政务部主张。

第十二条 遇有特别重大事件，得由部长指定各科干事特设某种调查会或研究会。特别调查会或研究会之结果，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三章 会议

第十三条 本部会议分三种：

(一) 职员全体会议。

(二) 并科会议。

(三) 各科会议。

七

为监察进步党俱乐部开会情形呈报事。

据巡官欧永玺报称：所属大磨盘院进步党俱乐部本日开职员会，当经带同长警前往监察。计该党于午后二时三十分开会，到会会员二百七十名。首由主席梁启超报告，广东、江苏两省都督有失本党党义，即应取消该都督等党籍，以保名誉。当经表决办理。次有汤化龙等报告党务，经众讨论至五时，遂即闭会。余无

事故。等情。据此，理合呈报鉴核。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八

为呈报事。

据分队长高凤林呈称：据第五分队副队长洪锦奎、助手郭瑞年呈报：二十二日西单牌楼磨盘院地方进步党俱乐部，于下午两钟余，有进步党在彼开特别会，到会者二百余人。首由临时主席梁启超报告开会宗旨，并提出陈炯明、程德全有违党规，当然除名。次由汤化龙报告：本党提出征伐叛徒建议案，虽在两院未能通过，亦不必取消，宜改为质问案，再与他党协商提出动议，然后再行填入议事日程，并报告与政友会协商组织内阁问题。又由王赓报告政务部组织宪法研究会及起草问题，并节减政费案问题。以上各事均经表决，至四时余闭会。又有李国珍、曾有澜发起之苏皖赣鄂四省议员联合会，于四钟二刻亦在彼开会，莅会者四十余人。首由临时主席许植材报告开会宗旨。次由曾有澜宣读电报草稿，大旨主张调停江西乱事，以免有闯墙之讥，而期国家巩固，是以通电各省述明理由。经众讨论，少有变更，并议决以汤化龙为通电衔名之领首。至五钟余闭会，暗护无事。等情。理合呈报，并将《宣言书》及《革命相续之原理及恶果》随文呈送。谨呈京师警察厅总监。

计呈送《进步党宣言书暨党章》一扣，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恶果》一纸（略）

侦缉队长 李寿金（章）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附：修正进步党国会议员会简章（因时间不明，暂附于此）

第一章 职员

- 第一条 本会以进步党之参、众两院议员组织之。
- 第二条 本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内务干事十六人，交际干事依地方区划各设二人。
- 第三条 本会设两院院内干事长各一人，副干事长各一人，干事依地方区划各设一人。
- 第四条 本会会长、副会长，两院院内干事长、副干事长及内务干事，由会员用单记或连记法投票选举，以比较多数为当选，票同者抽签定之。
- 各部正、副部长及各科正副主任均不得选为内务干事。
- 两院交际干事、院内干事由各本区公推。

第二章 职务

- 第五条 会长总持本会事务，会议时为主席。会长有事故时，以副会长代理；副会长亦有事故时，公推临时主席。
- 第六条 内务干事担任本会文牍及关于准备一切事宜。
- 内务干事得于十六人中互选二人常住本部办事。
- 第七条 交际干事担任联络他党交换意见。
- 第八条 两院院内干事长各总持院内执行一切事宜。
- 干事长有事故时，副干事长代理其职；正、副干事长均有事故时，由干事长于干事中委托一人代理之。
- 院内干事长之职权如左：
- (一) 依本会议讨论之议决，指导本党议员为一致之发言、表决。
 - (二) 遇院内发生重要问题时，得依便召集各院内会议，依其议决行之。
 - (三) 遇不及召集临时会议时，得以干事会之协议行之。
- 第九条 院内干事、交际干事在院内应负有前列职务之责。

第三章 会议

第十条 本会会议日期定为星期六午后一时半至四时半，前项会议日期有变更时，由会长通告。

第十一条 除第八条二项特别规定外，遇有重要事件，经本会职员之协议，或会员五人以上之请求，得由会长定期开临时会议。

第十二条 本会会议时，须有会员三分之一到会，方得开议。

第十三条 本会会议时，本党职员及现为国务员并新闻记者之党员，均得豫议，但关于院内之议案，不在表决之列。本会认为秘密时，非议员不得豫议。

第十四条 本会会议以到会会员过半数之同意，议决可否，同数取决于主席。

议决之结果认为本会全体之意思。

第十五条 众、参两院本会会员认为必要时，分别开会。两院分别开会时，各以院内干事长为主席。

第四章 本会与本部之关系

第十六条 本会经会员二十人以上认为重要事件，得通知本部开特别会，以资公决。

第十七条 每月于第一星期日开特别会一次，将上月党务情形及其研究之政务宣布会中，以符公开之制。特别会之组织，依党章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

第十八条 依党章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会职员均得到席表决。前条之会议以三分一以上之出席，出席员过半数之表决行之。

前条之议决，由本部报告于各院议员。如议员认为不当时，有三十人以上之同意，得开特别会公决之。

第十九条 地方科派员组织支、分部。如派某省之员，必得某省议员之同意。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会至国会闭会之日终止。

第二十一条 本章有会员五人以上之提议，得经本会议决修改。

第二十二条 本章自议决之日施行。

九

为监察进步党俱乐部开会情形呈报事。

本日午后，所属大磨盘院进步党俱乐部开两院议员会。当经先行电报，并一面派出巡官欧永玺带同长警前往莅会，以资监察。兹据报称：该俱乐部于午后二时五分开会，到会会员八十八名。由主席汤化龙报告会议事件四项：一国民党主张政府违法，与本党对于政府之主张不合，须与国民党交涉；一选举正式总统问题，本党拟先提出；一参议院进步党议员须与国民党同意通过熊希龄为国务总理；一选举本会内务干事。以上四项经各会员当场讨论，除二三两项表决外，其余两项尚在讨论，未能解决。至四时余闭会，余无事故。等情。据此，理合呈报鉴核。谨呈警察厅总监。

右内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十

为呈报事。

窃据分队长高凤林呈报：据第五分队副队长洪锦奎等报告：本月九日，太平湖地方进步党本部开讨论宪法重要问题议员会，到会者一百三十余人，下午二时余开会。首由临时主席林长民报告：方今国家多事，险象环生，自应选举总统在拟定宪法之先，以资裨益政治而维大局。次由梅光远、陈国祥、汪景明相继演说：宪法为国家根本，苟不先拟定宪法，则选举总统以何为准绳。至四时余终未表决，遂由主席宣告，俟再定期开会，续行讨

论，以期早日表决。五时余闭会，暗护无事。等情。理合呈报。
谨呈京师警察厅总监。

附呈《进步党议员会简章》一份（略）

侦缉队长 李寿金（章）
中华民国二年八月十日

为监临进步党开会情形呈报事。

据巡官章宗楷报称：本日下午进步党本部特开两院议员会，除电知秘书、行政两处外，并派巡官章宗楷等前往监察。旋据呈称：于六时开会，共到会员一百三十余人。讨论议案：一为通过新国务员；一为提前选举正式总统。均经多数赞同。至七时余遂即闭会等情。据此，理合呈报鉴核。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九月四日

为呈报事。

据分队长高凤林呈称：据第五分队副分队长洪锦奎等报称：十六日下午五时，太平湖地方进步党本部开议员讨论会，到会者九十余人。首由主席汤化龙报告：凡中华民国人民，完全享有公权而年在四十岁以上，并居住国内满十年者，方得选为总统。又讨论宪法会议规则。均经众人认可，遂表决。至八时。闭会。等情。理合呈报。谨呈京师警察厅总监。

附呈 宪法会议规则一份（略）

兼管侦缉事务督察长李寿金（章）
中华民国二年九月十七日

— 三

为呈报事。

据侦探报称：五日，太平湖地方进步党本部下午一钟余开议会，到会者一百八十余人。首由主席汤化龙报告：选举总统问题前已由各团体协商妥善，今再宣布正式总统候补者袁世凯、副总统候补者黎元洪，明日投票时以归一致。经众人赞成，遂表决。五钟余闭会，暗护无事。等情。理合呈报。谨呈京师警察厅总监。

兼管侦缉队事务督察长李寿金（章）

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

— 四

为进步党本部开会呈报事。

据巡官章宗楷报称：本日下午一时余，进步党开议会，由汤化龙主席，到会议员一百四十余人。主席宣言谓：本月四日大总统命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该党议员资格。惟现在国会议员隶于国民党一部分者，既经取消以后，国会出席议员已不足法定人数。本党应持如何态度，请各议员发表意见，总期直接维持国会，即所以间接维持国家。等语。遂由各议员提议谓：既欲维持国会，必须讨论维持办法，并与各政党接洽。其调查方法有三：一在七月十三日以前脱离国民党者；二脱离国民党须在报纸登有广告者；三以电报文字足以证明脱离关系者。再通电理事长，设法维持国会。催促当选候补议员从速来京，以足法定人数。以上办法主席付表决，经多数赞成。复经全体议决：嗣后本党以议员于国会开会时，均需照常出席，本部议会仍按期开会，对于宪法问题照常进行云云。三钟余散会，均无事故。等情。报告前来。理合将进步党开会情形，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瀚（章）

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六日

一 五

为进步党本部开会情形呈报事。

本月二十九日下午，据第四段巡长尤锡霖报称：进步党本部于本日午后八时开职员会议。呈报到署。业经电知行政处，届时当由警佐章镜萱、曹文琳前往监察。适有警察厅佐王执中亦到彼监临。至九时开会，由主席汤化龙报告：刻下本部经费奇绌，应设法撙节，拟即并科裁夫，以节靡费。经众赞成，交审查再议。遂于十一时余散会。计到会党员二十五人。照料并无事故。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 六

为进步党开会呈报事。

本月三十日，据巡官章宗楷报称：今日午后一时余，进步党本部开本党两院议员会，呈报前来。当经电知行政处，由本署警佐曹文琳暨巡官章宗楷等至该党监视，并会见警察厅警佐闵持正到场。至二时半，由主席汤化龙报告：国会自国民党议员取消，多日迄无结果。前见总统及国务总理，均言国会须当维持，然无一定表示如何维持之法。且现届岁费应领之时，财政总、次长意见迄未一致，应如何进行。等语。继由龚焕宸发言：维持国会须由宪法期成会，及此次取消议员纯系国民党籍，与本党无涉，本党议员自应在京候政府最后之解决，不可辞职或出京。田应璜言：不能仅恃宪法期成会，须研究他项对待之方法。王家襄言：挽回此次取消本党议员，经朱总长交国会筹备事务处，查其从前党籍是否国民党，并催各省候补者到京，以维持国会。萧晋荣言：维持国会，政府既无维持进行方法，须举代表质问。后经表决，最后众人纷

议决定举代表改见黎副总统征诸意见，惟刻下饶汉祥到京，须开会欢迎，问其曾否授〔受〕副总统之表示，再议代表前往与否云云。至四时余散会，计到会议员一百六十一员。所有监视进步党本部开会无事情形，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 七

为进步党开会监临情形呈报事。

据巡官章宗楷报告：于今日下午二时，进步党本部开两院议员会，当即电知在案。由署长督同巡官等前往监临，旋有警察厅警佐闵持正当场。至二时开会，主席汤化龙、理事梁启超报告：近来外间报纸登载谓政府主张有五年不开国会之说，此等言论实为无稽之谈。本席以为总统决无五年不开国会之决心，且曾面询总统亦颇主张维持国会，但无良好方法。又谓：本党如能承认十一月四日之命令，国会尚有复活之余地。请各议员研究，如有良好办法，尚可与政府交涉，再看结果如何。报告毕，陈善谓：十一月四日之命令不能认为非违法行为。盖此次被追缴证书之议员达四百余名之多，此四百余人之中，岂能皆与乱党相通？致使立法机关中断。本员认为，在法律上说不下去。如无正当解决，似可诉之法庭。王乃昌谓：要求政府维持国会，不若国会自行维持。龚焕宸谓：法理与事实须相提并论，若一意苛求，决非维持国会正当办法。此次政府解散国民党议员，为行政上处分乱党之办法，并非解散国会。本员以为宜根据命令解决维持方法。牟琳谓：本员意见以为承认命令为有效，政府须恢复已被解散之议员，在湖口乱事以前登报声明脱离国民党者；或以电报文字反对乱党者，政府能承认此两项条件，恢复此项议员，国会能足法定人数照常开会，即可追认命令为有效。陈铭鉴谓：此项办法须请

主席付表决，否则理由尚不明了，恐将来国会不能通过，是本党失信于政府。主席以牟琳之主张付表决，多数赞成。当经主席指定牟琳、陈铭鉴、刘景烈、陈善等四人为代表向政府交涉。等语。至四时余散会。计本日到会议员一百三十余员，余无事故。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九日

一 八

为进步党在蒙古议员俱乐部开两院议员茶话会监临情形呈报事。

据巡官欧永玺报称：进步党在俱乐部开会，当即电知在案，并由本署警佐章镜萱、陈钟汉带同巡官欧永玺等到场监临。适见行政处警佐白耀南在场，共同监视。下午二时一刻开会。由龚北居报告：今日宪法期成会时值副总统到京之际，拟将宪法草案另日定期表决。总之，同俱毅力，始终抱维持主意。前次命令不能认为违法，况值戒严时间，当然有此权力。嗣后牟琳、王乃昌、陈善、郭同相继发言，均谓：期成手续须当着手进行。今日议长未到，大众似〔拟〕公推四、五人与政府交涉国会维持之法，众以为然。郭同复云：与其与总理交涉，不若直接总统、副总统。本党主张既正，谅总统、副总统亦不能不赞成也。众鼓掌表示赞同。纷议以郭同、陈善、龚北居、牟琳数人代表接洽总统。该四员又纷纷推辞，故未确定。至四时散会，是日到会六十二员。理合将监临该会无故缘由，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十日

一 九

为进步党开两院议员钱行会呈报事。

据巡官于涌海报告：于今日进步党在大磨盘院开两院议员钱行会，当即电知在案。本署当由警佐章镜壹前往监视。至午后二时余开会，由王家襄报告：诸君回归地方后，惟须维持党务，待等时机，终能国会复活。并报告黎副总统此次脱离本党，然有危难仍当维持。继有孙洪伊发言：此次政府解散国会，实因政治困难，万不得已。观此势，决不能永行绝望，必有国会放光之期。吾愿诸君回籍后，不可忘却与人民谋幸福之心，则本党幸甚。至四时余闭会。大家合拍一影，留作纪念。余无事故。计是日到会者一百五十二员。等情。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章）

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 ○

为进步党开特别会监临情形呈报事。

本月二十五日，据巡官章宗楷等报称：下午一时，进步党本部开特别会，当即电知在案。是日本署警佐陈钟汉带同巡官章宗楷，会见〔同〕行政处警佐金光伦暨速记生在场监临。届时因人数寥寥，至二时余始行开会。由理事梁启超主席报告：自去岁至今，先后两年，本党所经困难已达极点，而共同对于党务兴会，复能异常之隆。嗣反对党势力澎湃，党势受各方面影响，精神不免涣散。欲求地盘巩固，宜先规画一定方针，表明态度，以便进行。可见兴会减者，大半不知以政党为生活，徒挂其名而已，实际上政党性质、政党作用，多不明了之故。议会如此结果，虽受外界刺讥，兴会更当振起。目下社会状态，自革命后新知识发达，旧思想尚在浮沉，凡事均未能依次第进行。不过国体、政体万不可动摇。处此时令亦不可对抗过力，宜取稳健主义，或者可以调和。本党对于国家既负此责任，不能发挥作用，乃政党自身之不良，如在议会有力量，必可做出事业。国会如是结果，本党

对此不能不负责任。惟是彼时尚未够一政党，第不过发生太早。回首进步党一年来历史，三党二、三年来历史，不尽感慨。而今前进方法应如何，庶方针有定，始能进行。今日究取积极扩张主义或消极保守主义；或藉他种势力主义，或独立进行主义。此外经济问题，人的支配问题，而今国会散后，不能不团聚政党，须有一种经费，有一种人材，方能支配一切。办大党难，办小党易。英美政党发达，始终如一，即首先经济能支配到底，本党究能支配到何时？数月来，对于本党不负责任甚多，皆因种种原因不能蒞场。彭介石谓：理事维持国会究竟如何？政府是否已上轨道？应照从前本党表决维持主义。维持者，非维持现有国会，维持将来国会，维持宪法。宪法为国家根本法，制定者应为民定，现在成一种官定之法。所抱维持者，民定之宪法也。维持舆论，现在竟以各省都督之电报，二三官僚之主张为舆论。将来宜以正当之主张，作舆论之标准。胡汝霖谓：本党加入阁员乃取赞成主义，非党议加入^①，俱乐部两次讨论颇有不同之点，如以党议加入，此时可以辞职；以个人资格加入，经本党赞成，此时可以不必责其不能以党议争胜于各方面，但求有一份力即尽一份维持心。萧晋荣谓：国会经过之重大议案，种种维持之苦心，如大借款，如选举总统各事，受反对党之讥刺，而今国会如此落脚，现在第一办法要在法律中维持。王敬芳谓：外面怀疑本党，而本党又分内阁、国会两派，皆由态度不明了，因而发生种种之误会。王乃昌谓：主张拥护特殊势力，维持民定宪法。牟琳谓：在轨道以内，不问何人之主张皆赞成之，否则极力反对。于是众议纷纷，有谓不认行政机关修改国会，试问现在各省代表是否民意所办，是否全合舆论？有谓永远维持国会之法：人格要高，道德要重，法律知识要精，不主破坏，不怕穷，不怕死，到底维持。有背党议者，无论理事、党员，□群起反对、惩戒。有谓政府现在是否

^①指进步党员强入熊希龄内阁一事。

在轨道上作事？阁员是否能做到责任二字？且遇事理事不公布，究因何故？请梁理事报告。梁复谓有能公布，有难以公布者，且每因事勿〔匆〕忙，不能到党接洽，亦系罪无可辞。后大众又请主席以政府年内召集国会付表决，民定宪法付表决，均经多数赞成。是日到会者一百三十余人，在场照料，下午五时余散会，余无事故。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

中华民国三年一月五日

二 一

为报告事。

窃学习警佐奉派赴进步党监视开会，遵即带同速记生前往。至下午一钟半时行开会，到会者计一百三十八人。当由该党理事梁启超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曰扩张党务，曰维持国会。扩张党务，以在中央及各省为入手办法，尤以宗旨纯正为要素。国民党之所以失败者，盖因宗旨不正，致有今日之结果。本党既为政党，即当守政党之范围，以国家为前提，法律为根据。今者国会停止，政党之作用亦在无形中矣。本党对于此究抱积极主意或消极主意，请诸君讨论。又曰：办小党易，办大党难。现在本党在中国可谓大党，若归于无形之消灭，断无是理。某党员曰：国民党之行为越乎法律，倡乱南方，到处煽惑，请大总统退位，以谢国民。斯时本党议员极力维持，至有今日。是本党对于政府费尽苦心。又彭介石曰：既往之事，不必深论，主席所提议维持国会者，盖维持将来之国会也，现在政治会议本非民选，断不能承认为立法机关。大凡共和国，未闻有无国会、无宪法者。前此遣散议员回籍，听候召集等语，观“听候”二字，则召集恐无日矣。前清专制时代，尚定有年期，是国会不可不赶紧定明年限召集也。至宪法乃立国之根本法，由大多数人民公选议员规定之。断不能以各

省都督、民政长之一纸通电为舆论，推荐一二人为代表。如此规定宪法，直可谓官定宪法，与专制钦定宪法无异。本党对于此等事件既无反抗之势力，又无维持之能力，只好各自回籍，俟宪法公布天下后，将宪法逐一说明与乡父老一听。又某党员曰：如某君之言，是本党为一附属品，可有可无。其实不然，本党前遵梁理事之言，均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是本党当然为政党。既为政党，则政府有不当之处，应据法律以争。破坏党之失败，由于不遵守法律，不顾国家。自此以后，本党无论党魁、党员，均不能违背党纲以拥护政府。前大借款参议院本不赞成，众议院亦少数赞成，借款过多，为速亡之道，本党对于此亦无异议，极力维持。年余以来，他党视本党如仇讐。本党对政府，对人民未曾办一完美之事，非本党持观望之念，乃事实上有所不能。今政府既采责任内阁制，则总统之权限有限，不可一日无国会，不可一日无宪法。如国会无召集之日，即宪法无良好之结果。应要求政府召集国会，以今年一年为限，修正宪法仍归民选机关。如诸君赞成，请主席付表决。众皆鼓掌。梁理事亦当众表决。散会时已近五钟矣。所有监视进步党开会情【形】，理合呈报鉴核。学习警佐金先伦谨呈。

一月五日

二 二

为进步党开特别会情形呈报事。

本日据巡官章宗楷等报称：进步党今日开会各情，当即电厅在案，并由警佐陈钟汉同巡官章宗楷等前往监临。午后二时余开会，由汤化龙主席报告：自上年国会停止迄今，本党现出一种冷静态度，长此以往，即无形消灭。今日一为大中党合并问题，一为本党经过情形。大中党合并，去岁国会期中已有提携，今双方成议，合并手续往往条件甚多，此次仅大中党理事贡桑诺尔布加

人本党理事一条，其名仍曰进步，请大众讨论。均一体起立，表示赞成。次云本党经过历史，大致即为经济困难，现在拟实力缩减，以退为进。政体既为共和，政党即无消灭之理，现在仍当继续进行，为将来活动地步。且大中党之合并，与本党势力利益亦非少。嗣党务部长王家襄发言：本党向持扩张主义，现因经济一变而为保守，通盘计划亦难为继，兹从振顿入手。此房租价过鉅，内部组织耗费亦大，原拟奎輿卫房为本部，政府亦经认可，后以该房隶属清室，财政部又须需用，遂与该部交涉，将大清银行魏染胡同之房并一切契约检交，永久为本部，所有权迁徙于彼，每月既无租金之虞，复可节省一切，外表虽减，内容宏大。嗣地方部长梁善济报告各省支部及交通处成立各事。按照印刷表格朗读毕，谓：支部虽成立若干处，其内容如何？经济如何？均难悬揣，拟即派人分往调查，俟调查确实，本部即可通盘筹画，再谋一致进行。又政务部孙洪伊说明：本党成立时，为国会中忙，对于党务根本计划并未研究。现值冷静时代，正可以从容讨论，以谋根本上稳固。兹拟进行方法：一、创立《中华》杂志，在党诸人各就一己意见发抒僥论，以期态度明了，内外方无隔阂。支分部对于本党不知趋向，反多揣测之弊。二、政务部宜为具体主张，间接仍监督政府。三、国民党自失败后，闻其党员之抱痛苦者多求学日本，现已有数千之谱，源源而去，仍无止境。本党虽在社会上占大名誉，然恐将来该党中人毕业回国，于社会上仍占多数，国家甚为危险，应急起竞争，于国内多设学校，于国外多送留学，造成人材，国家、本党两得稳固。嗣四川支部胡骏报告支部情形，费无〔几〕许之力始成分部四十余处，仍为经济所窘。现在欲求膨胀之法，以经济为入手，通盘筹画，酌量补助，似能永久。复言：大中党合并，同人极为赞成，但往往合并，名合实非。该党在川乃社会党化身而成，债务甚多，本党万不能担任。现在本党虽名为消极，仍当行积极政策。故打算扩

张，仍宜取法梁理事之言，本党势力膨胀，非支部发达不可。所以该党各省支分部经济状况不可不略加研究。我为川人，就一隅情形，即非切实讨论不可。等语。午后四时余散会，到会共九十余人。巡官、长警在彼照料，均无事故。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附呈该党表册一份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 查裕

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进步党外洋交通处及支分部一览表

地 别	正 长	副 长	地 点	成 立 期
新加坡交通处	周壬鑫	薛武院	禧如得力五十三号	三年一月一日
檳榔屿支部	戴芷汀	柯孟洪	中街	二年二月十八日
泗水支部	蒋报科	李双辉	书报社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占碑支部	谢明春	施逊越 陈武福	书报社	二年三月十五日
霹靂支部	郑子青	李渭宾	怡保	二年四月
巨港支部	林连称	陈永福 柯天成	中华商务总会 杜景薰	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巴达维亚支部	李兴廉	胡先情 钟智评 陈福珍 梁亚赞	中华商务总会转	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三宝壟支部	郑俊怀	郑三阳	复美号	二年七月六日

续表 1

地 别	正 长	副 长	地 点	成 立 期
缅甸支部	林有志	陈国章	仰光	二年七月六日
暹罗支部	郑志勇	陈顺钦 林润川	曼谷公司廊八十八号	二年八月十七日
东京支部		谢 寅	东京神田区锦町三ノ九	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文冬分部	何祖荣	谢益丞 彭官贤	卫群书报社	二年三月二十日
麻株巴辖分部	李廷藩	黄文燮	商会转交	二年六月八日
谏义里分部	王金岱	陈集兴	书报社	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金宝分部	林六经	余彦丞 曾赞卿	书报社	二年八月
大埠驻美支部	黎荣耀			
檀香山支部	余鹏冲 赵荫口		华兴报	
旧金山支部				
小吕宋支部			吓咪仔	三年二月
越南支部				

附：南洋、美州、澳州、印度进步党各机关

(甲) 正式通信者

小吕宋 民国公会 温煜南 余和焜
 小吕宋 中华商务总会 施光铭 陈清源
 加拿大温哥华 宪政公会
 大埠 宪政会 谭锡燕 黎腾芳 黄士初
 爪哇巴城 李兴廉
 婆罗洲坤甸 赖璇 郭楚壮
 美京 始国民党^①
 美洲
 碎仑合路、片利顿、埃士多利士、卜坚、哇利、哇罇六埠
 旅南美
 哥伦比亚国社孖姑埠 始国民党 黄笏屏
 檀香山 三合会
 怡朗埠 陈文忠 郭维经 源庶藩

(乙) 党员报告者

吡叻戾莪营 训华书版社
 吡叻米罗 萃华群报社
 吡叻波赖 李谨初
 小吡叻太平 黄务美
 雪兰莪古隆 东兴隆号 何伟莪 黄三
 苏门达腊棉兰 玛腰公署 张公善 徐孤阁
 丰顺 温国祥 刘照藜
 毛哩吐 熊荐卿
 印度孟加拉 黄云亭 钱子良
 印度架刺打埠 天仓店 陆韵秋

^① 原文如此，下同。

进步党交通处一览表

地 别	处 长	副处长	地 点	成 立 期
上 海	徐 隽	陆乃翔 李思慎	江西路口 老旗昌弄	二年六月十九日
汉 口	王运嘉		英租界扬子街	二年九月七日
厦 门	林资铿 林尔嘉	杨廷梁 洪鸿儒		二年七月十九日
香 港	伍 庄	朱 勤		
汕 头	张秩楮	崔景元 李少平		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重 庆	傅炳熙	江 潘 江经沅		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九 江	江家珩	金镇海 万毓崧		二年六月十二日
梧 州	梁应时	严昌期		二年九月一日

进步党各支部一览表

省 别	部 长	副部长	地 点	成 立 日 期
湖 南	蔡 鐸			三年三月十七日
江 西	谢远涵	高巨瓊 吴 钊		二年七月十四日

续表 1

地 别	部 长	副部长	地 点	成立日期
吉 林	齐耀琳	佟庆山 何德成 傅 疆	都督府 东前果子楼院	二年九月初七日
吉 林		朱奎章 于源浦 杨学源		
长 春	孟宪彝	苏鼎铭 赫会卿 马述援 查富煜		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哲里木盟	靖兆凤	张乐天 曹春发		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福 建	林长民			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黑 龙 江				
保 定	王文芹	张 桐		二年二月八日
南 宁	李衡甫	李拔超 何永福	城内中府街 门牌二百九十号	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奉 天	海 清	三 多 袁金铠 陶魁贤 刘尚清 戴瑞珍 王者馨		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续表 2

地 别	部 长	副部长	地 点	成立日期
甘 肃	张林炎	田骏丰 叶尔衡		二年十月六日
新 疆	杨增新	刘应福 安允升		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四 川	胡 骏	邵从恩		二年七月七日
云 南	黄德润	李鸿祥 谢汝翼		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于 崖	刀镇廷	刀保图 龚 戡		二年二月十二日
贵 州	张协陆	戴 戡 华之鸿 张彭年		二年九月一日
湖 北	汤化龙	刘心源		二年八月一日
直 隶	张绍曾	籍忠寅 蒋耀奎 陈赓虞	天津河北黄 纬路实习工厂	二年十月十二日
热 河	胡家钰	吕潘林 高锡三		二年十一月二日
察 哈 尔	王友才	李镇庚	张家口	二年七月十八日

续表 3

省 别	部 长	副部长	地 点	成立日期
山 东	王丕煦	李庆璋 夏继泉 潘 复 于元芳 管象颐		二年七月六日
塞 北	刘新桂	吕 均	归化城	二年七月二日
河 南	王印川	袁振黄 任曜辉 方 贞		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陕 西	宋伯鲁	徐德修	西安省城 湘子庙街	二年六月十五日
山 西	崔廷献	兰承荣 南桂馨		二年七月一日
安 徽	刘朝望	童挹芳 柳冠民	天台理	二年七月十五日
江 苏	张 睿	凌文渊 郝儒琳	中正街九一号	二年十月十三日
苏 州				

续表4

省 别	部 长	副部长	地 点	成立日期
江 北	段书云	武同举 王玉树 李 毅 陆文椿 闻 溥	清江丰济仓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浙 江	王家襄	汪 希 陈时夏	佑圣观巷	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广 东	梁启超	罗 普		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桂 林	肖晋荣	龙焕纶 尹保衡		二年八月十日

二 三

为进步党拟组织政务研究会各情呈报事。

本日据巡官章宗楷报称：该党于午后一时开会各情，当即电厅在案，并由本署警佐陈钟汉同巡官章宗楷等前往监临。午后三时开会，由王印川主席谓：本党成立以来，政务部虽规定专章，仅具形式，无实行精神。现欲履行，又因种种障碍，事实上多有难以办到之处。今拟组织政务研究会，并由推举人草定暂行规则，

请公同讨论。次则分部长张树森朗读所定规则，加以比较上之解释。后各员多有质问，大概即以此次政务研究会系就政务部原有章程变通办理，抑于原政务部外添此研究会。是时林长民登台说明原无成见，须俟讨论终结公决于诸公。牟琳主张仍照原章略加增删，将各科职员加入，以期集思广益。为取向章并科研究本意，嗣又纷纷辩论，主张不一。有拟以政务部外另组织政务研究会者，有主张依照原章暂不分科者。主席以照政务部原章，不另规定付表决。多数并拟定每星期开会一次，公同亦认可，众无讨论，至四时余散会。是日该警佐、巡官等当场监视，并无事故，到会者十二名。理合谨呈警察厅总监。

附呈《政务研究会暂行规则》一份（略）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查裕（章）

中华民国三年五月十七日

二 四

详为进步党开政务讨论会情形事。

本日据巡长官连升等报称：进步党今日开会各情，当即电厅在案。届时由本署警佐陈钟汉带同该段巡长官连升等前往，与厅派警佐王寿峰在场监临。至午后二时余始行开会，由张树森主席报告前次推定所拟教育、宪法各问题，请共同研究。于是众议纷纷，毫无结果。后彭介石说明财政为现在最要问题，而宪法尤为国家根本法，将来必须由国民会议，方足以示郑重。后又有数人提议梁某之小学扩充教育案，大致谓此案今日研究决定，明日即可见诸实行。至于宪法、财政各问题，均为当今之要，须相辅而行。至此，多数请主席指定审查各员，遂提出宪法审查为邵从恩、梁家义、彭介石、肖晋荣、孙洪伊、周泽春、周兆元、王枢、牟琳、王郁骏、孙景风。教育审查【为】胡骏、江潘、梁家义、刘景烈、白坚、李其荃、左质泰、牟琳。众无议论，至午后四时三刻

散会。是日监临，并无事故。理合谨详警察厅总监。

内右二区警察署长查裕（章）

中华民国三年六月十四日

据详已悉。此批。

总监吴炳湘（印）三年六月十六日

二 五

详为监视进步党本部开周年纪念会并无事故事。

窃据巡官张顺卿报称：查界内未英胡同门牌一号进步党本部，于本月二十九日开周年纪念会。等情。业经电报在案，届时当经派员前往监视。查该党于午后四时开会，到会者约四十余人，并未演说，仅由主席汤化龙报告开纪念会之意，并盼同人巩固党务，维持永久。等语。至五时余毕会，并无事故。谨将监视进步党开会情形，理合详报宪厅鉴核。谨详京师警察厅总监。

内右一区警察署署长郑际平（章）

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详悉。此缴。

总监 吴炳湘（印）

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二 六

详为监视进步党本部开会情形事。

窃查职署界内未英胡同进步党本部，于本月四日午后一时开特别会。等情。业经电知办公室暨函达行政处在案。届时由署员段世澄、惠昌前往监视，并派巡官张顺卿带同长警在该党本部门前照料一切。查是日午后二时始行开会。由理事王印川报告开会宗旨。大致谓：民意所公认者，即为本党党义所赞成。现在国体问题，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多数赞成，揆之本党党义，无所背谬，自应表示赞成，以谋政治之进行。到会诸君对此问题有无异议？嗣经到会职员共六十九人全体起立，一致赞成君宪。王理事复云：诸

君既均赞成，惟进行程序须用何种方法，自应再开特别大会，定期施行，诸君不妨互相讨论，以定从违等语，遂即散会。此监视进步党开会之情形也。除报告外，理合详报宪厅鉴核。谨详京师警察厅总监。

内右一区警察署署长杨立德（章）

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四日

据详报监视进步党本部开会情形已悉。此缴。

总监吴炳湘（印）

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六日

少年贵州会资料选编

熊宗仁 整理

说明：1918年11月10日成立的少年贵州会，是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于贵州的参加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何应钦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在五四时期的各种社团中，少年贵州会迄今仍鲜为人知。

它的宗旨和思想，呈现出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新陈代谢的特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民主救国乃至卫生救国的主张竞进而出。鼓吹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主权在民的言论比比皆是。在国内不少地区已经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在贵州几乎还没有正面的传播。

少年贵州会是南北军阀内部纷争的产物。自护国战争以后，贵州就出现了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字电轮)为首的“新派”，同以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字如周)为首的“旧派”的对立和权力纷争。少年贵州会的发起人、领导人和赞助者中，虽然几乎包括了贵州军阀集团中新、旧两派的主要人物，但它却主要代表了“新派”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其中：何应钦(字敬之)，是“新派”领袖王文华的妹夫，时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以后兼旅长、警察厅长等职，是“新派”的骨干。刘懋昌(字敬吾)，是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的侄子，时任贵州法政学校校长。谷正伦(字纪常，时任黔军炮团团长)、王绳祖(字承旃，时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李毓华(字蕴奇，时任黔军团长)等人，均是“新派”骨干。至于少年贵州会的“特别赞成员”中，几乎囊括了贵州军、政、学、商、工各界名流。这样无疑使少年贵州会这一民间社团具有了半官办性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贵州军阀内部矛盾的激化，少年贵州会也蜕变为“新派”向“旧派”夺权的工具，和何应钦左右省政的助力。

近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贵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发展，催生了少年贵州会。从1915年起，伴随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浪潮而起，贵州出现了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

少年贵州会“以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具牺牲小己之观念，明合群救国之大义，增进学识，崇尚气节，娴游艺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少年贵州会改宗旨为“民族自动自决的庶民主义”。

五四运动前，它在传播民主与科学，改革社会风气方面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它演出反对民族压迫的新剧，举办各种演讲会，多少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军事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推动了贵州的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在联络各界群众上起过一定作用。

“民九事变”发生到1922年初，何应钦被黔军孙剑峰部赶出贵州，少年贵州会自行瓦解，少年贵州会既无头，也失去存在的价值而自行瓦解。

少年贵州会的资料虽然仍嫌单薄，但终能窥其大略，今辑录刊布，供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史和评价何应钦其人之参考。

本会缘起

东方古国，老且病矣。医者曰共和，曰立宪，曰改革制度，振兴社会。其精神愈衰惫，举止愈失常，生机将绝，死期迺矣。体质既孱，弗耐针炙；复纷扰争执，各逞私意；方剂杂投，相反相克，风寒邪魔又从而袭之，垂暮之古国，焉能幸免！吾黔者，又古国之老病者也，强为兴奋，再起再蹶。医者纵尽其心力，病者弗加以信仰，药饼效绝，且讳其病而忌之。以是而医，危险殊甚。吾闻之，近世言医者，有心理治疗之术，必将振其精神，健其意志，俾忘其耄耋之病躯而发皇其朝气。精神奋兴而血气流行，生机不绝，体质不衰，而后医者察病施方，效见而信仰伸，病去而延其年。如是，庶几不老病且死。非然者，医者自医，病者自病，体质日削，而吾黔死矣，而吾国死矣！体质者，社会

也；组织社会者，人民也。此吾侪之所以欲聚我同胞，充实其体力，活泼其天机，游肄其艺术，奋兴其意志，相以忘其毫耄而却其病苦，则少年进取之气勃焉，郁焉，而后社会诸事业始有发展之希望。此吾侪之所以有少年贵州会之发起也。邦人诸友，其有所感而赞助乎？则社会之幸，黔人之福也。

（《铎报》1918年11月3日）

发起人姓名录

何应钦	刘懋昌	谷正伦	贺永福	吴学濂	罗 华
廖昌璧	彭象贤	孙维藩	彭承洛	吴爵一	许传经
蒋福田	杨殿藩	张在兹	彭承忠	宋 超	方伯鸾
杨振声	王绳祖	周垂训	熊杰庆	吴 麟	聂正邦
吴 璋	尹克襄	王承绪	陈倚华	赵廷环	杨寿琪
朱 崧	蒋正锦	邱迪湘	李毓华	刘 铸	孙香亭
肖镜澄	陈寿轩	李人杰	张伯熙	袁季瀛	黄德燧
曾毅忠	王亮周	刘晔昌	王元藩	贾 琨	孙如鼎
邓用宪	彭 焯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特别赞成员姓名录

刘如周	符经甫	牟惠菴	张伯衡	熊铁崖	胡蕴山
朱导江	胡 曜	阮敬斋	龙国禎	冯介臣	任志清
凌秋鸮	谢小林	胡寿山	张协陆	刘建侯	陈衡山
蔡广武	陈茂初	熊述之	王电轮	朱一民	魏若仙
李伟臣	唐俊卿	钱青甫	李知白	唐有吾	王伯群
陈幼苏	卢焘慈	窦以庄	龙叔相	张晏滨	徐经宇
韩幼泉	华延厘	李云鹄	李祖峰	刘敦吾	窦简之
李海曙	刘经畲	刘毅吾	刘如晋	何纪纲	张献书

周子光 张赋涛 宋伯泉 董寿山 姚荣廷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献)

本部全体职员一览

主任理事：何应钦

理事：刘敬吾 谷纪常 邱醒群 赵子卿

参议：尹笃生 丁宜中 王和叔 许敬生 彭松笠

车幼书 熊述之 范润清 李祖峰 陈衡山 赵同甫

吴维初 朱琴五 黎雪调 曾循甫 石述仙 黄耀初

孙伯佛 王慎余 杨金絨 肖协臣 陈寿仙 陈自新

陈鼎三 蔡广武 冯介臣 刘毅吾 孙锡九 孙剑峰

魏若仙 王筱山 张献书 李伟臣 谢小灵 罗星垣

张伯修 何器之 王树三 郑瘦岑 杨宜之 孙子厚

李厚安 冯远帆 陈镜秋 董伟伯 杨德三 易诚斋

李应槐 冯压群 张元勋 周厚斋 封蔚林 谢霖阶

黄仲芳 罗润之 唐尧文 汤梦尧 戴雅臣 袁丹廷

金韵谷 李实甫 谭焱垚 宋伯泉 赵文卿 邱璧青

杨梓声 陶声甫 窦简之 杨翼云 韦实丞 魏少明

张吉五 毛克斋 杨心泉 蔡云坡 王激荪 孙叔瑶

贾伯琴 袁健如 万新宇 陈穉函 黎樾青 杨星五

曾缙卿 田子英 刘遁声 张煦兹 罗明夷 李少元

熊宝初 张步先 牟贡三 刘介忱 李仲公

总务处主任：廖勤九

纠察处主任：朱筱山

交际处主任：吕筱舟

体育部主任：王承旃

游艺部主任：聂守微

学务部主任：符经甫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献)

呈请省长及警察厅文（附批）

呈为呈请立案事。窃维国家之进步，视乎社会，社会之良否，根于个人。敬之等念世风之不振，惧来日之大难，爰集合热忱爱国诸同志，审慎熟筹，思有以补救而策励之。盖谓个人不良，必至影响于社会，再进而影响于国家。故将宗旨认定，有少年贵州会之组织。其中所列纲要，分甲乙丙丁四项，约言之，仍不外智育、德育、体育。此后一切进行，即本斯旨而引伸之。现于十一月十日成立。惟查集会结社，应按照规定章呈报，核准立案。兹特将本会简章及办事规则公呈钧署，请予立案。伏乞查核施行。谨呈贵州省长刘、警察厅长李。

省长署批复

呈及简章均悉。该发起人等慨吾黔世风之不振，集合同志，组织少年贵州会，思有以补救之。其用意至善至美。核阅简章，尚无不合，所请立案之处，自应照准。仰即知照。简章存。此批。

警察厅批复

呈悉。该发起人等组织少年贵州会，以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用意甚善。所呈简章亦臻妥协，自应如呈立案。仰即将开会日期先行报告该管区署，以便派警监视，俾昭慎重而符定章。此批。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少年贵州会简章（摘要）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少年贵州会。

第二条 本会以具牺牲小己之观念，明合群报国之大义，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其纲要如左：

甲、增进学识，崇尚气节。

乙、锻炼身体。

丙：嫻游艺术。

第三条 本会设本部于贵阳，设支部于各地。支部分则另定之。

第二章 组织

第四条 凡年满十三岁以上、与本会宗旨相合者，由会员二人以上介绍，经理事许可，皆得为本会会员。

第五条 本会设理事五人，综理本会全体事务，互推一人为主任。

第六条 本会设参议若干人，得出席理事会，参议本会一切事务。

第七条 本会设总务、交际、纠查三处，每处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商承理事，分担本会一切事务。

第八条 本会依照宗旨纲要，分文学、体育、游艺三部，各设主任一人、部员若干人，其细则另定之。

第九条 理事由全体会员选举。参议由理事延请。主任由理事推任。干事、部员由各主任商承理事选任。

第十条 凡有特别赞助本会者，得由全体职员议决，推为名誉理事。

第十一条 理事任期一年，任满后得连续选任。

少年贵州会规约

一、恪守纪律。

二、尊重个人及本会名誉。

- 三、勉励躬行实践，力戒一切游惰、骄奢、虚浮之习。
- 四、重廉耻，敬长上；交友以信，接人以诚。
- 五、注重尚武之精神，振刷进取之气象。
- 六、注重公德，对于公用物品须爱惜，勿损坏。
- 七、贵勤俭之风，宝爱时光，对于日常使用品务求朴实，用国货。
- 八、养成清洁之习惯。
- 九、养成时间信用之习惯。
- 十、本会开会不得无故缺席。
- 十一、凡为本会会员，无论何时须佩带本会特制徽章。
- 十二、凡本会之会员，有违背本会会章者，得由本会宣告除名。

（《铎报》1918年11月4日）

少年贵州会组织一览表（摘要）

- 理事会：参议、理事、主任理事、名誉理事。
- 理事、主任理事：学务部、游艺部、体育部、交际处、纠察处、总务处。
- 学务部：讲学股、新闻股、总务股。
- 游艺部：普通游艺股、新戏股、音乐股、棋戏股、游泳股、球戏股、总务股。
- 体育部：弓矢股、射击股、工作股、马术股、劈剑股、刺枪股、拳术股、体操股、少年侦察股、童子军股、总务股。
- 交际处：调查股、接洽股、总务股。
- 纠察处：奖罚股、稽察股、总务股。
- 总务处：庶务股、会计股、分会股、文牍股、机要股。
- 讲学股：常识组、国学组、外国语学组（日文班、德文班、法文班、英文班）、军事学组、政法学组、哲学组。

新闻股：讨论会、日报总理、印刷。

新戏股：协助、幕外讲演、装置组、内场组、外场组、编辑组。

音乐股：军乐组、西乐组、国乐组。

棋戏股：象棋组、军棋组、围棋组。

游泳股：跳泳组、戏泳组、远泳组、暗泳组。

球戏股：台球组、网球组、手球组、棒球组、蹴球组。

总务股：庶务组、会计组、文牍组。

(《铎报》1918年11月25日)

聘请各参议公函

敬启者，本会为感怀时事，冀挽颓风，群贤赞同，迄于成立。伏念大厦之支，众材必具，一篑积而泰山峙，百川汇而沧海深。际此投艰遗大之时，端资硕望宏才之助，恭维□□□先生鲁国灵光，长庚耿照，望既隆于桑梓，言复重于邱山，毅力热忱，夙抱兴亡之责，高瞻远瞩，同深景仰之思。兹以会中一切进行，诸待研究，不有明达，宁免贻讥。同人等磋商拟以参议一席奉屈。始承允诺，受赐为多。此时锡我南针，他日仰公北斗。蒹葭秋水，望湄涣以溯从，风雨孤舟，合越吴而共济。谨布忱悃，临颖神驰，即颂台安。诸维亮察。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请托外县同志发起支部公函

迳启者，窃维国家之进化，基本于世风；社会之改良，造端于民智。我中国以五千余年之古国，蜷伏于专制淫威之下，百事不竞，民智暗然，致招老大之讥，遂貽病夫之诮耳聆，目注，深自慨然。应钦等壮年游学东瀛，于学问之余，辄默察欧美诸邦所以竞进之本，方知社会之所以改良者如是，人民知识之所以开进者如

是，力思挽救，因事未能及。学成归国，观察吾国社会凌乱乖错，仍似千百年前之旧态，民智酣梦否塞，依然三代以上之故习。以此而欲图生存于二十世纪优胜劣败之世界，几何其能幸免也。应钦等分属国民，惻焉忧惧，爰鳩集各志士而有少年贵州会之组织。自成立以来，按照原有计划，逐渐进行。各界欢慕，长老倾心。盖力惩高远，唯求实际之有益，扫去游华，只须于国有补。风声所播，从者云兴，非唯希以养成健全之国民，尤冀老大化为少年，国家前途胥以是赖，岂特一隅之幸而已哉。兹者于先生处，藉谗先生一邑硕望，志切公益，慨国家社会之不良，殆有同契，忧人民知识之蒙蔽，定表欢心。用特烦由执事邀集同志，就地设法组织本会分会。公益攸关，谅必不惮烦苦也。外附简章及会证，分希即查收。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少年贵州会学务部讲学股讲演录

少年贵州会本部于本月8日开讲学股第一次会，今志本报。是日到会听讲者争先恐后，有五百余人，可谓踊跃。至午前9时，王电轮先生即临该会主讲哲学。略谓哲学之理至精，其用至广，其体会至不易，本非鄙人所长。今日之来，无非与同志互相研究耳。论哲学一科，我国尚无统系之研究，无已只好取日本井上园了之《哲学要领》底本，加以删改，为诸君言之。

夫有人类即有思想，思想愈发达，哲学愈精进。惟因时代之嬗衍，学术之进退，哲学亦有盛衰。我国周秦之间，诸子百家极深研，几穷究哲理。主张最著者，首推孔孟、老庄、杨墨、申韩，其中多属于近世所谓唯心论者。惟墨翟、公输之说，近于唯物论。当其时，西洋哲学者，亦有首屈一指之苏格拉底及亚里士多德，东西互映。印度之佛学、希腊之神话，皆哲学大明之表证，可见世界进化纯系乎哲学，乃因世变推移，范围缩小，学术

退步，文化闭塞，遂几乎息矣。数百年以来，佛学昌盛于东，唯物论大发展于西，而卢梭、孟德斯鸠、培根、笛卡尔、康德、尼采之辈出，又互相阐明心物二论，哲学渐以成科，于是乎有复古之象，吾人研究亦有统系之可循矣。

兹先说明其定义。夫人之思想至复杂，复杂则难□其统系。哲学讲明思想之法，法则既得，则思想有统系；有统系则理性愈发达，而于事物之原理、原则可以用种种方法以研究，于是哲学之用著矣。今日时间已至，改日即继续编纂讲义，循序渐进与诸君讨论之。

10时，陈衡山先生讲演国学。略谓德、智、体三育，虽同为教育人才之要法，然必以德育为先，而知育体育次之，则学术不致于坏，人心不致于偷。斯会之设，即着重道德立其本根，愿诸少年抱定宗旨，加以热心，实力进行，岂特新贵州，即新中国可也。吾黔道德之学，自尹公而后，首推阳明。其致良知原于孔孟，其建功业本于道德。故世之有以道德为迂腐者，不通之论也。如日本只知王学之重，而未了然其渊源亦已远矣。彼以得力王学，尚能战胜强俄，况我辈远宗孔孟，近承阳明，以崇尚道德为功业、文章之基础，焉有不能由新贵州推而至于新中国乎！愿诸同志勉之。

（《铎报》1918年12月15日）

少年贵州会主任理事何敬之先生军事学演说词（摘要）

……欲言国军建制，当先言兵力。兵力者，乃总合一国所有之人马、材料、兵器、要塞、舰船及军需用品之总称。至比较彼我兵力之强弱，不仅在军队之多寡、精粗，通常视下述各件而定：

（一）国民之素质。所谓国民素质者，即德、智、体育是也。有谓今世学术进步，陆上有战，海底有战，空中有战，皆斗智也。例如此次欧战，德人用毒瓦斯，法人即有以抵制之，皆智育

为之也。不知徒有智育而无体育，则无论海战、陆战，当枪林弹雨中，断难忍乏耐劳冲锋陷阵；若徒有智育、体育而无德育，则不能严守军纪，踊跃奉公，从容就义也。故凡国民素质最良之国，无不以寡敌众，以小胜大。今之讲求军国主义者，三育并重，未尝偏废。

（二）将校之能力。将校为国家之桢干，国军之强弱系焉。将校之能力丰富者，其国军队必强，此至然之理，必然之势也。

（三）兵器、材料、舰船、粮食、被服、军需品之多寡及其补充方式。若兵器材料等丰【富】且补充容易者，其兵力自必强大。

（四）国境及国内之地势。夫国境于地势于军事上有绝大关系。国土方圆者，能迅速集中兵力，于国疆土方面，其防御甚易；狭而长者，则反。是国疆地势险而短者，可不用多兵防御；其平夷而长者，则反是。如我国，以四百万方里之地^①，幅员广大，等于全欧。东南濒海，西北带山，海陆军之未可缺，军舰、潜艇、飞机、兵器之属，尤宜筹设完备。况我国境四周强邻虎视，如俄、如德、如英、如日本，故我国境附近应驻重兵。至若国内大山横亘为三部，铁道之敷而未周，交通之梗塞如故，军队集中万分困难。忽尔战端一开，各部难免孤立之危，此极需重兵者也。

（五）运输交通之完备否及要塞之价值。国内交通设备完全者、其集中兵力于国疆需时自少，且可随时转移军队，于兵力之保持及运用等便利极多。兵员虽少，其效力甚大。至要塞坚固者、较薄弱者其价值之如何，不待言也。

（六）兵力之蓄积。夫兵力之蓄积，不惟达战争目的之要素，苟立于列国之间而欲保全独立，俾张国权挽回权利等，实不可一日忽。故战虽危事，兵虽凶器，苟无之，则和平难以保，国家难以安。吾人欲谓兵力非立国之要素，可乎？兵力之最有益于国家者固如此，苟不定标准焉，于经济方面无所计划，率尔增

^① 此处数字有误，应为约960万平方公里。

兵，徒知兵多之可贵，而不知经济不支之大害，有不至国库空虚、财尽民穷不止。秦皇、汉武之黩武穷兵，威震动一世，其失败也如出一辙，可想见也。故吾人欲定兵力之标准，所当采取者有□□，以人口之多寡决定之。兵力中占最要之部分者，人员也。故国家虽富饶，其经济虽良好，而人口寡少，不特不能与大国争霸，而欲保全其国，亦难矣。现今世界，列强中人口与兵力之比最大者为法国，每人口千人占常备兵十九人；最少者为日本，每人口千人占常备兵四人。我国以人口论，若仿照法国，则平常养兵七百六十万；若仿照日本，则当养兵一百六十万。如若不然，一旦国际破裂，将何以对外，有不坐而待亡乎？如我国之假想敌国为某某国及某某某国，则当先考察其平时、战时兵力之多寡而为准备。至若野战所用之军，各地守备所用之兵，须一一考察，着着准备，防患于未然也。故我国之陆军兵额，按某某两国之兵力及政策决定，至少亦须有野战军五十师、守备兵十师。然国家岁入不足，必不能设常设兵六十师，故须改行征兵制，以四十师为常备兵，其余二十师由预备兵或后备兵补充之。

鄙人今日之谈，不过本管见所及，略述军事学之大概及决定兵力之标准。至国军应如何组织，请于下次开会时再讨论云云。

（《贵州公报》1919年1月5日、13日、16日、24日连载。）

少年贵州会《人道引》新剧开幕纪实

少年贵州会游艺部编演《人道引》新剧，分期招待男女宾各情，已见报端，兹已于昨十七号开幕。是夜招待女宾，到者约二千余人。至六时开会。首由该会主任理事何敬之君演说，略谓本会游艺部编演新剧，此为第一次，承各界来宾争先恐后临场参观，本会同人不胜欢迎之至。特于此未开幕之先，不能不将此次编演新剧大意略为陈述。缘本会之组织，共分若干部，更分若干股、若干组分头办理一切，无不在为促进贵州文明起见。即如新

剧一端，属于通俗教育，足以改良社会，促进文明，举办尤不容缓。故于游艺部中，设新剧一股。凡在本股任事诸人，均皆各界优秀人物，牺牲各人一切利益，在所不顾，诚以有感于今之社会不良，不能不热心从事，以期将来收莫大之效果也。各界来宾当体斯意，以观今夜《人道引》新剧，庶几有益，幸勿作通常戏剧观之，此本会同人所甚希望者也。再本会编演新剧，此后当继续进行。兹因地点尚未觅定，暂假达德学校，幸能通融，亦本会同人所深感。而于开幕伊始，剧场设置尚未十分完备，招待各来宾有未周到之处，诸希原谅。

何君演说毕即开幕。

第一幕，生离。布黑人居处之岩洞野景（黑人野蛮、性懒，故穴居野处），演黑人家庭之欢聚及被白人估买以至于分离（黑人无国家，由酋长统领率白人向酋长估买以作奴隶牛马使用）。

第二幕，入阱。设贩卖黑人之市场，演黑人被拘束之惨状（白人买获黑人后，设入市卖与其他白人，以图渔利。交易时，买别^①牛马无异）。

第三幕，兴悲。设西式客厅，演黑奴受白人虐待之种种惨状及黑奴汤姆（黑奴中之有智识者）见华人赎回华工（华人有卖身在白人家中作工者，留学美洲之华人以银赎之），因有感而哭（汤姆因见华工有人赎回，以其自身及其同胞无有国家保护，受异种人践踏无逃身处所，父母兄弟妻子均不能相见，故悲哀痛哭）。

第四幕，议释。设西式会议厅，演议释黑奴事（美大总统林肯以黑人同是人类，民间以之作奴隶、牛马，施以种种苛刻手段，殊属惨无人道。于是提倡人道主义，主张释放黑奴，并加以保护，提交阁议。经阁议议定，内阁总理副署，各部长一致赞同。唯南部诸州州长以其南部诸州农业无有黑奴代牛马耕种，大加反对，然林肯持意甚坚，即下令将黑奴全体解放）。

^① 原文如此。

第五幕，启衅。设战场野景，演南北美战争事（林肯即下解放黑奴令，南方不服，遂与北美宣战。北美以黑奴编制成军，派充前队，北军为其后盾。黑军雪愤心切，大败南军，黑奴解放之令以行，南北美更因而统一）。

第六幕，遇险。设华丽之庆祝会场，演庆祝南北美统一及黑奴解放以及林肯被刺事（北美因林肯解放黑奴，伸张人道，南北更因而统一，遂大开庆祝会，以资纪念。南美闻之，暗遣人潜伏会场外，拦击林肯，枪弹中脑部，刺客同时被捕）。

第七幕，殉义。设白宫卧室，演林肯身亡事（林肯脑受伤，延医调治无效身死）。

第八幕，报动。设华丽公园，置林肯铜像于其内，演国人及其黑人答报林肯丰功之盛况（林肯身【亡】后，国人及黑人纪念其功，爰为之竖铜像于公园内，以示不朽）。

以上八幕（即《人道引》全部）均于是夜演完。由聂守为、陈寿仙、王慎余、王聘三、赵建奎、邱醒群、凌秋鹗各君逐幕解释，凡切合人道主义及有与今社会情形相吻合处，尤特别提出，来宾无不倾心敬听。演毕闭幕时已十点钟。操铃散会，来宾鱼贯而出，秩序井然。至会场四壁，设备精美，各机关、各团体庆贺楹联，尤属美不胜收记云。

（《贵州公报》1919年1月20—21日）

日报出版发刊词

惊天动地、亘空前之欧战停矣。豆萁不燃，南北息争之和议起矣。幸矣哉，民国八年以后之国民！乐矣哉，二十世纪之人类！从此和风解愠，海波不扬，六洲同庆，四海为家。内而汉满蒙回藏，外而黄白棕黑红，泄泄融融，熙熙攘攘，玉帛载途，朝覲摩肩，永享和平之福，复何人己之分而强弱之较者。幸矣哉，民国八年以后之国民！乐矣哉，二十世纪之人类！

呜呼！斯情斯境，固吾人所愿望讴吟者也。虽然快心之语，只可解颐而难充于事理者耳。悦耳之谈，仅足耸听而难责诸实效者耳。黠哉造化，既生强者，复生弱者；既生劣者，复生优者；既丰于生殖力，而又靳于生产力。而于是大地玄黄，遂只供芸芸众生演其胜败存亡之怪剧而靡极。故竞争者，天演之公例也；和平者，竞争之结果也。乾坤不息，竞争不息；竞争不息，则得享和平、幸福者，必能自造和平、幸福者也；能自造和平、幸福者，必具优强之能力，适存于世界者也；具优强之能力、适存于世界者，必非童、老之人而少年之人也，必非童老之国而少年之国也。

少年云者，非以年事之多少为衡，而以精神之健惫为断。乳虎未成文而气吞全牛，而健于老牛矣；松柏虽千岁而性傲霜雪，劲于蒲柳矣。仲华髫龄而沉毅，童稚也而少年矣；文渊衰耄犹矍铄，老大也而少年矣。语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故三岁气息恢恢，翁之可也；百岁而英气勃勃，童之可也。故少年固多少壮者，然少壮者不尽少年也。童、老固多不少年者，然不少年者亦不尽童、老也。且不少年者而能力自振拔，则可进而为少年者；少年者而堕其壮志，仍可退而为不少年也。质言之，自不为少年，则童稚矣，老大矣；自欲为少年，则虽童稚，虽老大亦少年矣。故易失而易为者，莫少年若也。

少年之可能、可贵如是矣，必如是而后具优强之能力，适存于世界矣。必如是而后得享和平之幸福矣。则以吾国之老大夙传，童稚贻讥，与其愿望讴吟，徒存空想，何如洁源固本，人自少年其人，省自少年其省，则国自少年其国。

既须少年其人，少年其省，而少年之国乃成，则与其责他人，无宁责己；与其望他省，不如望贵州，而少年贵州会遂应时而起。本会之起，非只美名也，壮观也，食单徒诵屠门空嚼也。名之曰少年贵州，而贵州即少年也，有其预备焉。预备为何？则

本会所宣布之目的、之规约是已。故有学务、游艺、体育各部之组织。虽然贵州之地，则五十万方里之广也；贵州之民，则四百八十余万之众也。聚人人而砺砥，则无此广场；继日日以讲求，又无此闲暇。本会妙菩萨化身之用，本慈航普济之心，而于是又有少年贵州报之开办。

夫世无老大、童稚，则少年之名词不能成立。老大、童稚而适于生存，则本报直可以不办。故少年对于老大、童稚之差异所在，即本报之精神所在；老大、童稚对于少年之欠缺所在，即本报之责任所在。

前途辽矣，责任重矣！愿奢力。微惧弗克胜，爰树八的以自课勉：

一曰砥砺品节。满清之季，奔竞生风，半纸头衔，竭婢膝奴颜之力，五斗俸禄，拚优孟妓仆而来。民国维新，此风一变。变态维何？用运动之新名词，则钻营尽可公开；本柔顺之旧方法，而圆滑居然妙谛。有力者，乘人类感情之弱点，以收效于一时；急功者，设虚灵不昧之良心，以求售于顷刻。致操纵之软化，方竟蕴酿为传染症。滔滔皆是，绵绵何极，遂令高尚人格，永与躯壳长辞。本报悯人道之沉沦，撑中流之砥柱，口诛笔伐，破施术者之玄机；剪纸招魂，反丧心者之落魄，俾旧污涤去，保其天真，座灵台复莹，认识明德。此其一。

二曰阐扬正义。义者，事之宜。事何为宜？交利而已。呜呼！人智进则欲壑深；欲壑深则正义漓矣。明明招权竞利也，溢曰救世度人；明明朋比为奸也，美曰合衷共济。罄先哲嘉言懿训，尽作门外商标，核皮里权术阴谋，无非亡国材料，然此犹袭名以张其军者也。又其甚，则礼羊俱去，珠椽同还，拘以社会信条，则谓不适于用；绳以国家法律，则等一纸空文。野马南山，自由无限；风行草偃，善恶失凭。呜呼！使如此，而社会、国家之治安可保也，则先民当以非正义者为正义，不让今人之发明矣！

本报悬明镜之台，凜春秋之义，彰善瘴恶，树之风声，酌理揆情，明标模范。此其二。

三曰振作朝气。朝者，取旭日方升之义，谓气之凌厉无前者也。历朝专制，柔道愚民，阴夺天赋之权，阳施静一之治。薰陶锻炼，情性竟等天然；醉死梦生，神州几同黑塞。经雷霆万钧之力而地覆天翻，以成我民国，宜当欠身而起矣。然培养不坚，精神未固，或则叫嚣隳突，冲客气于断续之间；或则潦倒龙钟，延暮气于呼吸之顷，皆非至大、至刚之朝气，不足为撑持艰巨之用者也。本报东西并启，流通两面之风；英华同含，蔚为浩然之气。平矜躁者之狂焰，而注以沉雄；招泄沓者之亡魂，而振其馁惫。此其三。

四曰警醒夜郎。黔居边远，国之隩区。攘攘熙熙，犹有羲轩之乐；迭迭重重，障碍舟车之路。交通不便，进化较迟，唯其然也。故忠厚笃实，犹少时髦浇风，然闭塞晦盲，又成夜郎自大。造车闭户，浑忘辙轨；须造蠡测管窥，恍嫌天地犹窄。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本报设瞭远之镜台，具千里于尺幅，馈贫者以馕粮，蓄万钟于四库，俾搏搏大地，指掌了然；庶英英少年，车趋竞进。此其四。

五曰审辨政潮。政潮者，谓政象之变化如波澜起伏也。政治现象，每因物心两界之冲突牵引，时呈濛迥曲折之观，然其大势所趋，亦自莫御、莫回，非达一定向往而不止。善为政者，知覆载之无常，懔壅塞之多溃，外矚大势，内审国情，虽伏流千里，亦辨水经；即浊浪排空，仍瞭定向。因势利导，宣之使达，则盈科而进，放乎四海，发扬民气，涵为国光，政治家之能事毕矣。苟或玩狎将事，谓古井之无波，搏激而行，致堤防之尽决，则国与民交受其病。本报探世界之思潮，定政海之指针，庶灯塔连翩，不致望洋兴叹。航途明确，自可破浪乘风。此其五。

六曰灌输新智。智何为新？应时是己。夫智者，非剽窃袭

取，弄小知小慧之谓也。非尔诈我虞，工为鬼为蜮之谓也。故泽靡蒙虎，不增威于豺狼；鱼目混珠，难长价于隋赵。又非仅考古穷经，守旧自足之谓也。故生今反古，圣人惕以灾身；喜故厌新，群智将成退化矣。盖智由识生，识从学出，苟非积学以生识，融识以成智，则所谓无本之荣华而不实者也。本报汇中西之学术，择精要以发挥。阅者事半功倍，无多而不精之失，学即致用，收坐谈立行之益。此其六。

七曰监督官吏。官吏者，在专制之国则为牧民，实备一人之爪牙，供司阍守夜之用者也；在民主之国则为公仆，乃国民对于国家之义务，负利国福民之责任者也。虽然此言以立法之精意、图治之要道耳。若民权未固、民德未定、民智未启之国，视俸糈为利藪，尊官吏若天神，具盲从之奴性，弃监督之主权，则始之为公仆者，继且以公为仆矣。冀其利国福民者，或者祸国殃民矣。非官吏之罪也，而主人翁之放任、屈服实养成之也。本报本大公无我之怀，体主权在民之旨，鼎犀并具，庶或奸怪潜踪。褒贬无心，一自我民是视。此其七。

八曰通达民隐。专制之时，君民隔阂，国为君之私产，民为君之臣仆，疾苦虽殷，吊问不及。水深火热，始毁家捐躯，以购此共和。方谓民权伸而幸福至矣，乃七稔韶华，全消磨于恐怖之中。强权则有之，民权安在者？幸存几不能，幸福何来者？忧伤病沮，翻嫌昨梦之非；颂祷讴歌，莫抒难言之痛。此固政变纠纷，当局穷于应付，抑亦沟壑宛转，民隐未尽宣达也。本报以悲天悯人之怀，写伤心惨目之照，旁搜博采，为百万同胞之喉，高唱疾呼，竭五千毛瑟之响。此其八。

上陈八义，视甚平庸。或者谓本报既以少年为最终之目的，则宜如何千仞振衣，万弩齐发，乃能振衰弱之气，长日新之机，以洋溢乎中国，不宜为此平淡无奇之论，钝其新刚之刃而遏其怒放之葩。呜呼！浅视或然耳。试问牧羊苏武，十九年雪地冰天，

不帖服于异族，其所寄托安在者？刎颈田横五百人，甘心同死，不背义以希荣，其所抱负何物者？孟德一世之雄，败于〔西〕东南半壁，无真朝气也。伯言忍辱养锋，燔蜀连营百里，乘其自大也。其他所举，虽报界之庸言，然知固易而行乃艰。故本报之竞竞者，不在其不快心也，悦耳也，而在其不充理奏效耳，因虚而果幻耳。名虽美而实不副耳，果理充而效奏矣，因真而果确矣，美名彰而实质副矣。则智、德、力三者，已可告无亏，而沉雄劲健之少年之贵州，之中国，跃然出矣。吁嗟！意大利有为亦若是，我童稚之贵州、之中国盍兴乎来！我老大之贵州、之中国盍兴乎来！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致上海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联络进行电文

上海抄二份。国民大会、学生联合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均鉴：国事日非，强邻逼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少数官僚争权夺利，拍卖国土，罔惜民生。诸君振臂一呼，四海皆应，贼胆已破，民气大伸，引领前途，无任欣忭。敝会虽地处僻隅，责无旁贷，本民治、民主、民本之主义，揭破少数政治之藩篱，务期达到目的，适应世界之趋势。惟是交通不便，闻见多疏，倘有硕画宏筹，尚希随时指示，俾有遵行〔循〕。是所盼祷。黔少年贵州会叩，冬印。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致各省各机关团体抵制日货电文

各省督军、省长、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各团体均鉴：日人自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以二十一条条件迫我承认，而后得指吞拳，要求无厌。夺我青岛，扼我山东，胁迫我专使，势直欲跻我国于朝鲜、琉球，凡有血气，莫不发指。乃一般卖国贼，只顾保

全禄位，不惜牺牲军政、财政、铁路、矿山诸特权，拱手而献诸外人。是以群情愤极，同声致讨，学校罢课，工商罢市，据理力争，始有罢免曹、章，保留山东问题之消息。然此外辱国丧权之密约，尚复指不胜屈，倘若有一存留，皆足制我死命。愿举国同胞，发扬民气，再接再厉，争胜利于五分，一德一心，莫退缩于半步。缘贡乌莩，以供采择：

(一) 迩来各省抵制日货之声日高一日，足见人心不死，事尚可为。然空言抵制，实非治本之谋，设不急起直追，改良工业，日人将停运其出口货，以待我急需，且重价购买原料，以困我工政，则我受邱山之损，人无丝毫之伤。故尤须禁售绵、铁等重要原料与日本。本源既断，日货可不排而自绝。

(二) 日本食料，素仰给于西贡、安南。自欧战发生以来，则专求自我国。夫民为国本，食为民天。若禁售米、盐两项与之，则彼将食尽而自扰，我可待其惫而乘之也。

(三) 高徐铁路，彼实借为据我山东之基，亟应集资赎回，阻其诡画。

以上三项，仅就对外言之。至若奸党卖国，北政府实尸其咎。曹章虽免，羽翼犹存。除恶不尽，滋蔓难图，务望诸公去电力争，务将卖国贼党一律摒绝，以谢天下，则国家前途庶有更新之日。呜呼！天佑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希我同胞戮力同心，始终一致，宁为断头鬼，勿作亡国奴。敝会虽在僻远，敢援匹夫有责之义，执鞭以随诸公后。黔省少年贵州会叩。冬印。^①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本报改进之宣言

本报发刊以来。承各界人士赞许，能够生存发展，一天比一

^① 以上两通电文，均为“冬”日即二日所发出，但月份不详。四川《国民公报》1919年8月5日曾摘要发表后者。据此推断，两通电文发出的时间应为1919年7月2日或8月2日，但以8月2日的可能性大。

天进步。这是本报同人很光荣的，更是本会所希望的。本报既是本会的机关报，当然跟着本会的宗旨走路，所以本报前次宣言，完全是发挥本会的主张，想大家还记得。

本会成立，是适应世界进化的趋势、国家社会的需要，宗旨在牺牲小己，合群报国。因为当日国内的人一致的说：消除内争，和平统一，希望列席欧洲和会，保存这国家个体在国际上活动，挽救外交上的失败，希望政治上的改革，所以本会同人才有合群报国的话。但是本会成立至今，不过半载，时势已经大变，外交失败，无可挽回，国内的真正和平统一，不晓得甚么时候做到，更不知道还有国来报没有。本会的宗旨，是宜应时改进的。不过本会内部组织尚未完备，那世界思潮又正在猛进，社会的情状正在变迁，一是〔时〕还不能够在实行上着手，只好先在言论上倡导，所以本报就提前改进起来。

本报既应改进所抱主义，自然要预先审定。但这个主义也不是容易审定得来的，只有暂就目前新学说、新思想，合那社会上、政象上、民心上的观念，用逻辑的方法研究出来，然后取一个“标准语”作我的主义。这个标准语是甚么东西呢？就是学者所阐述的“德莫克拉悉”。德莫克拉悉英语为（Democracy），学者音译通用英语。语源出自希腊，为哲学者所倡导，意义广漠，涵量极多，为人类思想的渊藪。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扩充他的范围。人类思想无止境，他的范围亦无止境。试观欧美各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变更，其原动力莫不出自德莫克拉悉。如欧洲中世末近世初的时代，都市生活的“正直”、“公平”，同那法国大革命及美国独立时所建树的“自由”、“平等”，英国产业革命的“经济政策”，近世威尔逊所坚持的“人道主义”，甚至如俄国大革命的原理，均由德莫克拉悉产出。这是就事实而论。如就思想上学理上说，譬如现今所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民本主义、平等主义、平民主义、庶民主义、民族自决主义等，皆解释此德莫

克拉悉的意义。不过因各国社会上、政治上及经济状况、学说思想种种不同，就各派学者的观察点立论，所以各取一义，以为标准。世界愈进化，德莫克拉悉的范围愈扩充；人类智识愈增进，德莫克拉悉的意义愈明瞭。世界思潮渐趋一致，德莫克拉悉的势力渐成普及。我国政治恶劣，社会黑暗，思想固蔽，近来方才有点儿进步，能够一天一天的打破历史的范围。那政治特殊势力渐渐移转过来，社会经济的现象，一般平民渐渐明白起来，颇有点自觉、自动、自谋、自决的趋向。所以这德莫克拉悉的意义，渐为我国学者所阐述。同人等适应世界趋势，所以不能不奉为主臬，切实研究。

同人既须切实研究德莫克拉悉，当然就上述种种解释选择其一。就吾国国体上说，当然取民主主义；就政治上、社会上观察，当然取民治、民本主义。但吾国现当国家主义衰歇、世界主义昌明的时代，决不能将政治上看得太重，眼光须移转在社会上，范围是要偏在“民族的”。就远大处说，自然要希望达到世界主义，求个人完成独立人格，使人与人之间互相完成独立人格，行那有益人类的活动。但目前还不能脱尽国家主义的范围、政治势力的支配。当此过渡时代，只好特取一义，以为标准。同人的意思，是要取庶民主义解释德莫克拉悉，不过略加限量，就是“民族自动自决的庶民主义”。

庶民主义的界说，那陈君启修很说得详尽。其中含有民主、民治、民本三主义。陈君述庶民主义，解释有最广义、广义、狭义、最狭义四种（参看《大学日刊》第一册）。陈君所取系狭义的，同人主张系广义、狭义和合的。至于最广义的，简直是“世界主义”，最狭义的又象“极端个人主义”。照上述理由，要适合过渡时代的需要，所以取这种解释，既不犯过于广漠的弊病，又免得被国家主义来范围，也不会受少数政治势力的支配。换过来说，是希望把那少数政治的恶劣势力的首先消灭，缓缓地卸脱国

家主义，送他在历史陈迹上去。又要把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说明，消纳在庶民的身上来，就是将政治的、经济的种种阶级中心扯成水平线。如此办法，吾辈所主张的民族自动自决的庶民主义才会实地进行呢。

本报主义既定，自然是要本着这个主义详细解说，极力阐发，吕明世界的真理，增进平民的智识，希望思潮普及，进行顺利。既是要增进平民智识，就要首先排除那盘据在平民脑筋中的固陋思想，同那横梗在社会上的恶魔障碍。本报同人很盼望大家赞助赞助，一齐来拥护这个高深精透的德先生，征服这些强横黑暗的恶魔鬼。这就是本报的幸福，民族的幸福了。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少年贵州会本部会员职业比较表

职 业	百分比
军官及军人	28%
普通学校学生	23%
律师及法政学校学生	13%
军事学校学生	11%
警官、警属及警察学校学生	10%
普通学校教员	5%
官吏及其他	3%
新闻记者及其他写作者	2%
工业界	2%
商业界	2%
农业界	1%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

本会第一周年纪事弁言

改革迄今，整有八载，专制余孽，昙花两现，递演递进，

濒于危。铁血之精神，非赖群众一致奋振，决不足以救亡。贵州局在一隅，视江河流域诸省，虽远有不逮，然碧鸡金马遥接乎昆明，玉垒铜梁近届乎巴蜀，而盘江蜿蜒，沅水东流，又复与百越湖湘联贯。就地以论，则对于西南不容自外；就时以论，则对于国家不容自馁。护法、靖国两役，当仁不让。非以夸诩，亦唯尽吾应尽之职责而已。故宣战、议和，倭奴直接以命令北方者，间接以计图南方，将使吾为朝鲜之继续；而吾西南直接以征讨北方者，间接以抵御倭奴，力图我共和之建树。本会当潮流紧迫，崭露少年头角，揭庶民之标识，唤起国魂，挽既倒之狂澜，同撑砥柱，发挥鼓舞，亦既勉为难能。而支会之声气应求，又无不相与赞进，随大势所趋，一志并力。将以策励贵州者，进而救国，或不至与甘心附逆同而交讥也。惟愿力既大，期望复奢，寒暑遽迁，端倪仅具，实未足以副其万一，则此后宜如何继续进展，达我最终目的，又不能不于我诸同志有赖。念国家之多艰苦，来日以方长，蛮烟瘴雨，增惆怅于富水贵山；鲲化鹏游，庶飞腾于南溟北海。此一年中经过事实，虽同人奢愿猝难履偿，而对于主义上进行，亦既殚竭心力，又胡能以之自少，因就所著成绩，编述大概，以供观览而生感奋，并见吾人事业尚不仅此区区云。

民国八年十二月何应钦序（《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

本会第一年度大事纪

民国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假刘君敬吾邸舍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讨论进行方法。是日到会者九人。

二十六日 仍假刘君敬吾邸舍，开第二次发起人会，讨论本会草章及进行方法。是日到会者十一人。

三十日 假何君敬之邸舍开第三次发起人会，讨论《本会缘起》、《章程》、《规约》各件，决定暂假忠烈祠为本会本部事务所，同时推定筹备员六人。到会者七十人。

十一月一日 仍假何君敬之邸舍开筹备员会，讨论会证、徽

章、愿书等件式样。

四日 仍假何君敬之邸舍开筹备员会，定期开成立大会。

七日 仍假何君敬之邸舍开筹备员会，筹备大会日应办事件。

十日 午前八时，在忠烈祠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二千三百余人，投票举定何君敬之、刘君敬吾、谷君纪常、邱君醒群、赵君济清五人为本部理事。

十三日 开理事会，推定何君敬之为本部主任理事。

十七日 开全体职员会，推定本部各处、各部主任及各股、各组干事。同日，全体职员受职。

十八日 开筹备会。职员及正式职员联席会议，交代经手事件。

二十三日 开理事及各部、处主任会议，拟定各部、处进行事项并通过理事会会议细则。

二十八日 具文向省长署及警察厅立案。

三十日 开理事及各部、处主任会议，修改本部总则及各部、处办事细则。

十二月一日 开全体职员会，通过本部各部、处细则并撮〔撮〕影纪念。

五日 本会奉省长署批准立案。

六日 奉警察厅批准立案。

八日 在事务所开讲学股第一次会，敦请王电轮先生讲演哲学，陈衡山先生讲演国学。同日体操、拳术、马术各股假讲武学校开第一次会。

十日 开理事会决议，体育部各股开会仍假讲武学校，讲学地点改假达德学校。同日，推定本会日报职员邱君醒群任总经理，王君聘三任总编辑。

十二日 开理事会，决议欢迎省中声望素著人士为本部参议，并商定英文讲习科办法，请王梦淹先生为主任。

十五日 讲学股开第二次会，敦请任志清先生讲演国学，本会主任理事何君敬之讲演军事学。同日，马术、剑术、拳术、刺枪、劈剑、体操各股开第二次会。

十八日 发函欢迎各参议。

二十二日 讲学股开第三次会，同日，童子军股开第一次会。同日，弓矢术股在本部事务所开第一次会。

二十六日 开理事会核定本部收支预算。

二十九日 讲学股开第四次会，敦请刘督军讲演阳明学。同日，弓矢术股开第二次会。马术、刺枪、劈剑、体操各股开第三次会。

三十一日 开理事及日报馆职员会议。

八年一月一日 本部各部、处常驻职员自本日起按月给薪。

三日 英文讲习科广告招生。

五日 讲学股开第五次会，敦请王电轮先生讲演哲学。同日，弓矢术、童子军、马术、劈剑各股均开会。

七日 开理事会，决议将讲学时间改为逐日讲演，敦请王电轮先生讲演哲学，本部理事邱君醒群讲演政治学，刘君敬吾讲演经济学。

十一日 英文讲习科举行始业式。

十二日 讲学股开会讲演哲学。逐日讲演自本日始。同日，英文讲习科开始授课。

十三日 讲学股开会讲演政治学。

十四日 讲学股开会讲演经济学（讲学股各科开会日期依以上三日次第递推）。同日，开理事会，决议童子军、拳术、马术各股暂停开会，俟来春各学校开学后再继续进行。同日，新剧股开演《人道引》新剧欢迎军队。

十五日 刘督军捐助本会大洋一千五百元。

十六日 新剧股开演新剧，分期招待男女宾。

二十日 新剧股演剧欢迎各长官及各机关、各团体职员。第一次演剧至本日止。同日，王电轮先生捐助本会大洋一千元。

二十一日 新剧股开全体职员会并撮〔撮〕影。

二十六日 发函请托外县同志发起支部。

二十七日 讲学股学会因年节停会。

二月四日 讲学会继续开会讲演。

六日 开理事会并函送捐册，向各处募捐。同日，镇宁支部成立。

八日 长寨支部成立。

十四日 桐梓支部成立。

十八日 派廖君勤九为本会代表，与三育学校代表罗君星垣、蓝君小之、施君镜光、刘君作民开会，磋商将学校迁回旧有地址，以现有地址改设西区署，以西区署地址为本会事务所。同日，修文支部成立。

二十一日 呈请省长飭拨西区署为本会事务所。

二十二日 清镇支部成立。同日，下江支部成立。

二十三日 织金支部成立。同日，本部开理事及日报馆编辑会议。

二十四日 安顺支部成立。

二十八日 毕节支部成立。同日，关岭支部成立。

三月一日 本会日报出版。

三日 黔西支部成立。

五日 榕江支部成立。

七日 普安支部成立。同日，紫云支部成立。

九日 紫江支部成立。同日，独山支部成立。

十日 湄潭支部成立。

十二日 龙里支部成立。

十二日 开理事会议决定本会往来文件改用通知及报告。同

日。思县支部成立。

十五日 思南支部成立。

十六日 镇远支部成立。同日，罗斛支部成立。

十七日 再发通知申明本会宗旨。

十八日 剑河支部成立。

二十一日 松桃支部成立。

二十四日 荔波支部成立。同日，本部开理事会。同日，盘县支部成立。同日，永从支部成立。

二十五日 朗洞支部成立。同日，郎岱支部成立。

二十八日 羊场司支部成立。

二十九日 普定支部成立。

三十日 青溪支部成立。同日，兴仁支部成立。

三十一日 沿河支部成立。同日，麻哈支部成立。

四月一日 邛水支部成立。同日，都江支部成立。

四日 册亨支部成立。

五日 施秉支部成立。同日，贞丰支部成立。

六日 余庆支部成立。

十三日 遵义支部成立。同日，本部童子军假讲武学校操场开会。同日，正安支部成立。同日，德江支部成立。同日，三合支部成立。

十九日 本部开理事会。

五月一日 水城支部成立。同日，仁怀支部成立。

五日 大定支部成立。

十一日 江口支部成立。同日，铜仁支部成立。

十二日 本会日报编辑宋君绪清在馆病故。同日，开理事会。

十五日 讲学会因本会编演第二次新剧暂行停止。

十六日 黔西新镇支部成立。

十八日 安南支部成立。同日，丹江支部成立。

二十一日 开理事会讨论第二次新剧办法。

二十二日 新剧股开全体职员会。同日，英文讲习科第一级学生毕业揭晓。

二十三日 开演第二次新剧《大埠桥》。本日招待女宾。同日，奉省长训令准拨西区警察署地址为本会事务所。

二十四日 新剧股演剧招待男宾。

二十五日 英文讲习科举行第一级学生毕业式。同日，新剧因雨停演。

二十六日 天柱支部成立。同日，新剧股演剧招待女宾。

二十七日 新剧股演剧招待男宾并招待各长官。

二十八日 新剧股演剧招待男宾。

二十九日 广顺支部成立。同日，新剧股开全体职员会并撮〔撮〕影。

六月一日 后坪支部成立。同日，锦屏支部成立。

七日 日报馆总编辑王君聘三因病辞职，敦请谢君笃生继任。

八日 开理事会议。

十五日 南笼支部成立。

十八日 绥阳支部成立。

二十二日 习水支部成立。同日，在本部事务所开会追悼日报编辑宋君绪清。

七月二日 开理事会。同日，学务部主任兼日报馆总经理邱君醒群因病辞职，敦请符君经甫继任。

二十日 息烽支部成立。

二十五日 开理事会暨日报编辑会议。

八月一日 取“民族自动自决的庶民主义”改进本会宗旨。同日，派陈君慎修等六十八人赴各县支部商办支部进行事件。

十一日 平坝支部成立。

十三日 平越支部成立。同日，玉屏支部成立。

十六日 重安江支部成立。

十七日 大塘支部成立。

十九日 贵定支部成立。

二十日 开理事会。

二十五日 亦资孔支部成立。

二十八日 凤泉支部成立。同日，开理事会。

九月五日 新剧股演第三次新剧《一念差》、《亡国鉴》。本日招待女宾。

九日 新剧招待男宾并欢迎各长官。第三次新剧至本日止。

十日 新剧股开全体职员会并撮〔摄〕影。同日，石阡支部成立。

十四日 兴义支部成立。

二十三日 曾周马场支部成立。

二十六日 八寨支部成立。

二十八日 赤水支部成立，

十月二日 务川支部成立。

十日 开理事会，推举刘敬吾、聂守为、廖勤九、王子丹四君代表本会任为各界联合会职员。同日，推举谢笃生、柳惠西二君代表日报馆为各界联合会职员。

二十四日 开理事及各部、处主任会议，决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开支部联合会。

二十七日 通知各支部各派代表二人来省莅会。

二十八日 日报馆总编辑谢笃生君因病请假，敦请刘君介忱代理。

十一月五日 开理事会。

九日 发函催各支部选派代表来省开会。

二十八日 开理事暨各部、处主任会议。

三十日 编制本会一览。

(《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大事记)

济南惨案资料选辑

刘 锋 整理

编者按：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血案，此即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济南惨案。

1928年4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再次北伐。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第一、二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奉系军阀张作霖各部节节败退，奉系军阀在北方的统治岌岌可危。4月9日，日本田中内阁藉口保护侨民，决定出兵干涉，命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中将统率所部从门司出发，开赴山东，并将驻天津的三个中队派往济南。20日，首批日军到达济南。5月1日，北伐军攻占济南，奉系张宗昌直鲁联军残部溃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上，遂于5月3日挑起事件，恣意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死伤达五千余人的大惨案。

本文选辑自解放前出版的《日本研究》杂志第1卷第4号所载的《济案史料汇志》，均系当时的实地调查与报导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事件的全过程。今值济南惨案六十周年之际，特刊出以志纪念，并供研究民国史之参考。

我北伐大军攻克泰安后，济南即形危岌。日本帝国主义遂藉其保侨之名，于四月二十日自天津乘津浦车出兵三中队来济，由大尉小泉率领，这是日兵到济南的第一批。四月廿六日十一旅团司令斋藤又由青岛开到日兵六百六十余名。此后胶济车陆续运来日兵共计五千四百六十五人，所带军械有坦克炮野炮山炮飞机等。乃分驻于（a）三大马路日本领事馆（b）五大马路济南医

院(c)五大马路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d)二大马路济南日报社(日人机关)等地,四月卅日各路北伐军逼近济南,日兵遂在商埠各纬路口,均用麻袋筑垒,外覆电网作防御工具,并架设大炮与机关枪,日兵则荷枪实弹往来巡哨,禁止华人往来,俨然如日本租界。

日兵积极施行挑衅之肇祸

此次轰动一世之济南惨案,人只知其肇祸于五三,其实五月一日日兵已经开始惨杀我军民了!当五月一日晨我军完全克复济南,全市革命空气顿形紧张,秩序井然。日本见无隙可乘,乃大施其挑衅之惯技,越境扩充其防御之范围,在博山、张店等处任意划定防线,警备森严有如已临大敌。是日七时许纬二路中国开设之饼干厂,所驻鲁军逃窜后,有一饥民宋光占进内取饼干充饥,被日兵看见而施行刺杀,此即日人关于济案宣传中所指为抢其商店者,至八时刘峙第一师第二十三师由西关外捍石桥沿纬一路入商埠,行至三大马路东首,日兵竟阻止通行,该师为避免惹起外交,妥善措词,始得勉强通过赴津浦站。十时许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抵济,即分头谒日领西田畊一,及日旅团司令斋藤,交涉撤防事宜,竟无结果。十一时许在商埠三大马路纬二路口,有一市民自西东行,日兵持枪拦阻不准通过。该市民以家中母病危殆哀恳放行,不意竟遭日兵之怒,即举刀刺来,当即将该市民胸腹刺伤,昏倒地上,旋始能爬起挣扎逃走,日兵遂开枪射击,该市民即无辜死于非命。日兵且将其尸骸,藏于山东新闻社内(日本报馆),冀图灭迹,此事为锦源公司职员李某所目击堪为佐证。到了黄昏时候纬二路南首有一居民李清海出门外小便,又为日兵所刺杀,亦将尸体移藏山东新闻社内。事为红十字会所悉,要求抬埋,日人弗许,且暗载去济南医院焚灭之。同时市党部在普利门外青年会之办公处,亦无故被日人掳去六人,幸旋即放释。这种种

日兵蛮行之事实，已经排成惨无人道地惨案的第一幕了！到了五月二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复由青岛来济，又带来日兵六百余名，虽将各马路之防御工具撤去大半，然日兵反更为凶恶，加紧继续向我军挑衅。是日上午有徒手之第一军营长一人连长三人兵十人，行经济南日报馆门首，被日兵将该营长刺死。且将尸首用汽车载去，又捕去我方贴标语之宣传员约十余人之多，此时济南市民和武装同志，早已热心沸腾而至忍无可忍。但为要顾全北伐的大计，仍竭力坚持镇静，不愿与之计较而暂忍下去。孰意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节节进逼，终于演成耳不忍闻目不忍睹之济南惨案。

五月三日大屠杀之详情

（甲）枪杀军民之情况 五月三日晨商家仍照常营业，尚显出太平景象之色彩。不料九时许，我方第四军宣传员在济南魏家庄粘贴标语，日兵竟出而无理阻挠，正当双方争执时，日兵大队蜂拥而至，直行开枪射击，伤亡数人。同时复有一徒手士兵行经日警备区域，因言语不通而生误会之冲突，日兵又开枪将其射杀。各地日兵闻枪声起，乃纷纷放枪互射，一时秩序大乱，日兵遂乘此机会，架炮包围我方驻扎牌照税局之革命军一营，勒迫缴械，该营恐糜烂全市，且无命令抵御，因不愿与之抵抗，日兵遂将该营枪械完全抢掠，并将全营人马掳去，复鸣炮南行，又将南仁义里与五大马路东首之革命军小部分，包围缴械掳去。至是更继续开机关枪向我方射击，凡遇中国人，不论军民即开枪乱杀，一时死伤枕藉，尸体满街，工人商贩学生兵士等牺牲于此役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者达一千人以上。入晚更炮声隆隆不绝，商埠附近房屋炸毁焚烧者不知凡几，且开炮轰毁我无线电台及新城兵工厂等建筑，烟火冲天，大劫遂至。蒋总司令方卫戍司令，见日兵如此蛮横无状，乃下令一律停止还枪，勿之理会，并即派熊式辉师长等遣赴日军司令部，商议善后办法以免荼毒地方。又由驻济美

德英各领事出任调停，然日兵仍为所欲为，继续开枪向我方扫射不已。外交部长黄郛赴日领事馆交涉停战，反被日军扣留。旋出馆遣返外部临时办公处，又被日兵一大队将该所包围搜索，幸黄外长闻警避去，日兵无所获，只勒令黄之卫队缴械，其后乃纵火焚烧该处而去。

(乙) 惨杀我军交涉员的蛮状 五月二日，总部移驻济南，各军均已驻城乡内外，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则寓津浦宾馆，受战地政务委员会命，筹备接收济南各机关事宜，翌晨三日，蔡即支配人员分头四出，本人同时受命往就交涉员职，即于上午八时许约集同志张某谭某等同赴交署，迨十一时许，中日遽发生冲突事件，蔡等在署，军书旁午，聆及枪炮间作，知有事变，初不之理，直至下午三时，方在署随意治餐，且展设行军铺以备休息，入晚枪声益紧，蔡等仍持镇静态度，相率息灯就睡，迨蔡与署员相继熟睡，而门外忽有喧嚷之声，传达见日兵约二十人荷枪来袭，即以入告，蔡谓深夜可不之应，而日兵等已破扉直入，且至内室，遍以手电灯照耀。蔡本谙日语，即惊起问何所为，日兵称系来缴械者，蔡答以此间系交涉署，吾即交涉员，乃系文职，并无武器，日兵不之理。同时即驱起睡者，率加束缚，以四人为一组，是日留署者计十六人，外有勤务兵炊夫等四人，则合五组缚之。蔡加诘责，日兵不理，而日兵已翻箱倒篋，搜检一切，并无所得。维时署员等咸动奇愤，互相争持，而日兵即以枪上刺刀向群人头面乱斫，咸受重伤，日兵肆搜之后，未置何词，即取蔡之公事皮包同去，少时复来，似有一官长在暗隅指挥。蔡聆日兵之语，即告群人曰：日兵此来，将裸缚而尽毙我等也。于是群情骇愤，相与挣扎对抗，日兵再用刀狂舞乱斫，蔡之耳鼻悉被割去，张某亦被刺刀割其双耳，痛号彻天，余人各有创伤。于是日兵果重行分缚群人，一一裸之。即以第一组之四人，押赴空地，蔡即在第一组之内也。既至空庭，排

枪齐发，饮弹尽亡！盖各人所受不止一枪，乃更及第二三组，其时勤务兵有名张汉儒者，会得隙脱缚，因密语同组之人，共自暗隅越墙图遁，署中入夜早无灯火，日兵虽有电筒，多赴空庭，故屋内人逃未之先觉，及越墙之际，骤为日兵所觉，又开排枪，张汉儒时已攀登垣际，腰部受弹擦过，幸未重伤，而墙上蒺藜刺手，流血负痛逃出，得免一死。即驰赴总部报告目击之惨状。

与蔡交涉员同时殉难已查得姓名者有：参议张鸿渐，科长熊道存、谭显章、徐煜基，庶务张麟书，书记王炳潭，办事员周惠和、袁家逵、刘文鼎、姚成仁、姚成义、康某，及勤务兵王立泰等。

在邮政局中之掠杀与围困

“五三”惨祸，事起仓卒，市民多不及备，相率逃入邮局中被难者为数甚夥，日本乃将邮局围住冲锋而入，将局内所有中国人一一捆缚，投入地楼之内，即时紧锁地楼，断绝其饮食，并将邮局所有邮票及现银钞票等抢劫一空。时（即四日）枪声犹续作。住在商埠附近的革命军因奉令不准还枪，故被日兵缴械者颇多。如普利门外魏家庄之我驻军一营，被日兵用炮围缴官兵死亡殆尽。即在卫生池洗澡之各军兵士及浴池伙伴，亦均被掳去。凡被俘者皆暂时寄押于三大马路之空厂内，后来因俘虏过多，势难容纳，乃实行占用邮局作收容所。故邮局里职员廿余人，亦同革命军一样作了俘虏。日军亦断绝供给饮食。幸邮局长捐助馒头周济，始免饿殍。据邮局职员之释出者云：“困锁于邮局之人数，约达一千六百余人。时有被日兵提出枪杀者，且终日毒打不休，如有号哭者，日兵就用铁杖击之，轻则流血，重则晕倒。惨酷之状匪可言喻。”至五日晚间，始行将局内俘虏押运至四大马路南纬九路纬十路之间清喜洋行空场内，而邮局已为日兵改悬其日旗而实行占领之矣。

福田向我提出之哀的美敦书

济案发生后，福田即故意张大其词电东京请援，田中内阁复派第三师团来济，福田见国援已至，故一改其向我挑衅之方式，乃提出五条极恶辣的条件，意欲胁我方自认为惨案祸首，并可以藉此为其再次屠杀之导火线。其内容：

- (一) 惩办杀害日人之华方军队的高级长官。
- (二) 解除行凶南军的武装。
- (三) 在南军统治下停止一切反日宣传。
- (四) 驻张庄、辛庄，之南军，须在十二小时之内撤退。
- (五) 济南及胶济路西〔两〕旁廿华里内禁止中国军队屯驻。

以上各项统限十二小时完满答复，否则自由行动不负其咎。右五项目方于七日下午四时递至暂代济南交涉员赵世瑄处，时蒋总司令已离济赴党家庄。济南交通断绝，传达困难。我方接到此项哀的美敦书后，曾由战委会蒋作宾派员要求日方延长答复时期。交涉卒无效果，迨蒋总司令得悉此事，即派熊式辉、罗家伦遄往日司令部谈判。抵目的地已在八日上午了！孰意福田已不待我之回答，而于七日晚完竣其种种炮攻之预备，八日清晨即下令实行轰击济南城了。

日兵四路进攻济垣之猛烈

八日清晨日兵开始用大炮向济南城内猛烈轰击，并以飞机散发传单勒令我军缴械。我军在城内者有四十一军之邓团，及第一军之李团等，由卫戍副司令苏宗辙指挥以坚守济垣，但仍遵令严禁还枪。午间日方下全城总攻击令，大炮机关枪齐发，猛不可当。其炮位：一在普利门外，一在南圩门外千佛山，一在东圩门外，一在迎仙桥圩门外，每处均用七生的五口径之过山炮四尊。在其他各要害亦架机关枪多尊。一时各炮齐发，隆隆不绝，我方

为避免无谓之举，仍始终坚持镇静，于是日晚十时将全部作一再退让的进入内城中而自卫。日兵遂跟踪进入圩内，用煤油焚烧顺河街一带，烟火烛天。当是时革命军有一部在西北城墙与圩墙相接处之大炮台上与日军抵抗。日兵遂用炮不断的向炮台上射击约二百余发。最后又用极大的重炮一轰，该炮台之房屋与城墙均毁塌，革命军乃用三尊机枪力守此口，日兵冒火冲锋至十次均未能退。这时候已经到了九日的辰刻，炮声尤密。城内弹如倾珠，平均半分钟即为大炮声一响。攻城之猛，至此已极。日兵复将炮位移至普利、永镇、麟祥、永绥等门，又用铁甲车往来胶济路射击不已。迨至午刻炮声稍歇时，一片极悲惨凄凉的哭声，遂又替炮声而大作。到了晚间，炮火复盛，大西门等处先行被毁，继而轰毁督省两署，省议会一中一师及大东门等处，安乐街太平寺街一带均被炮弹击中而起火，光焰滔天。电灯电话完全破坏。隆隆炮声彻夜不止。及十日天明，日兵开始扒西北城，并用飞机掷炸弹助战，轰毁东门楼。中午以后，西门楼南门楼北门楼亦均被毁坏无存。是日西城上革命军仅四十余人，因见城下有机枪十余架，守枪日兵不过十余人。遂有革命军数人冒死缒下城去夺获该项机枪，日兵大队赶到，犹返身与之肉搏。卒以敌众我寡而殉难。截至十日晚止，济南城已成一片瓦砾之焦土，全城精华尽毁。我军民之死于倭贼炮火之下者，总数达四千以上。其生者亦无处可归，奄奄待毙。又自九日早至十日夜止，日兵所发炮数，据美人所记，共约四千另四十余响。炮声最密时每刻至四十三响之多。炮弹有碰炸及空中炸两种，炮声连环有接响三声至五声者。其暴戾残酷几令人不可想象。倭贼之肉，尚可食乎？

日兵袭击党家庄炸毁黄河铁桥

当八日晨我方党政军各重要机关退出济南时，日军预料我方必乘津浦车南去，故于津浦车开动时，骤用机关枪向车厢扫射，

登时毙命者约五十余人，伤者无数。而蒋总司令与冯总司令在党家庄之会议事，亦为日方所探悉，故日兵一面攻城，一面又公然用十五生的口径野战炮向党家庄方面射击，意图一网打杀我方军事领袖。中午日兵占领张庄、辛庄营房及白马山车站等地后，就即派骑兵二千，坦克炮〔车〕数辆，实行袭击党家庄。沿途大放枪炮，居民被轰者甚多。初次来犯之日兵，为我军击败，晚间日兵又大队蜂拥而来，我军奋起抵抗，与之相持至九日上午，始因众寡不敌而后退。日兵遂得乘机进占党家庄，我军之行李辎重物件大多为日兵所抢去，而站南之沙河铁桥亦为日兵用炸弹炸毁，而来犯该庄之日兵中，内有着灰布军衣戴五角星帽花之鲁军，为我军擒获五六名，据供称是日日军在商埠内所集合之张宗昌的残部。十日日军炮攻内城已得手，为要一网打尽我革命军队，故竭力破坏我方之交通工具，如毁我无线电台，占我津浦车站即其较著者，日兵攻下濰口后，乃占领黄河桥，遂又将该桥大加破坏，以阻止我已渡河北之一部北伐军回援济南，而令困在城内之北伐军亦无从逃窜而坐毙，其阴险毒辣为何如哉？

日军人城耀武扬威的举措

我军冲出济南城后，日军遂于十一日的清晨完全占夺济南，其正式入城是在上午九时，沿街高唱得胜歌，大吹得胜号，有济南医院及日本商店雇员数百人，高揭日本旗于西门上，又另手持日旗以欢迎日军。至十时许，日军一营二中队计有六百名。由大西门进城占据旧督军署。在该署门前，大书某营占领字样。到十一点半开放南门，全部日军即大集合于院前，公然举行其夙具野兽生蕃的本色，及国际土匪般的凯旋式，每个倭贼都伸开其大拇指，高呼着“大日本”及“帝国万岁”的口号。并且全城革命军所贴之标语一齐刷去，大张贴其：“大日本帝国临时派遣军总司令福田为布告山东中华民国官商事”及“现在匪军业已为我军肃清，

济南治安可保无虑，望商民人等各安生业，倘有造谣滋事等事，定行严办决不宽贷云云”等皇皇布告。其一种耀武扬威丧心病狂之神气，实不稍亚于曩昔日俄战争之役。计自八日起至十一日止。日军所占领的中国区域是：(a) 济南商埠及全城，(b) 津浦铁路黄河铁桥及其南岸与濰口；(c) 济东之郭店，(d) 济西之张庄、党家庄。(e) 城南之辛庄与千佛山。(f) 博山及胶济支线沿线。(g) 胶济铁路全线，(h) 青岛及其附近等地。又自三日起至十日止，据日军向田中的报告，共缴得我北伐军械约八千余枝。而在日军炮火下所牺牲之五千军民，因在日军严重警备之下，均无从搜集其证据而加以保存。日本帝国主义为图谋灭绝其兽行证据起见，遂暗中把华民之死难尸体，用麻袋包裹装在列车中运往青岛，都在夜间投诸海中，及用煤油引火燃之。此种凶狠残酷有如野兽一般的行动，已经把其所谓大帝国之“文明”“正义”、“亲善”、“共存共荣”底[的]面具完全揭穿无余了！兹更择其占领济南后之种种蛮状，摘要分述如左：

强盗行为的日兵大搜索之情形

日军入城后，即大事搜索，有如癫疯。遇我军民，远则放枪，近则刀刺，无辜被杀，不可胜计。其搜枪[抢]之标准，如遇有类似下列之任一项者，就立即加以杀戮：

- (1) 有皮带者。
- (2) 着灰色服装者。
- (3) 有军用品者。
- (4) 穿草鞋者。
- (5) 有青天白日之旗徽者。
- (6) 发样如平顶头或学生式头者。
- (7) 女子剪发者。
- (8) 穿皮鞋者。
- (9) 带照相机者。
- (10) 镶金牙者。
- (11) 有中央钞票者。
- (12) 携带开国纪念币者。
- (13) 有国民党之书籍者。
- (14) 有南方人名片者。
- (15) 操南方口音者。
- (16) 有自卫之枪及弹者。
- (17) 类似学生式的青年。
- (18) 受检查时开门稍迟者。

兹略举数项较著的事实，以证明日兵之蛮状：

五月十一日，角楼、赵家庄等处，日军谓该处藏有便衣队，遂大举搜查。按户检察，见青年及农民穿草鞋者，非刺死即枪毙。（其遇难之已知姓名者有李明海，及顺记木厂主之兄弟两人，与崔氏兄弟两人。十四岁的小孩王小子等）。最可惨者，内中有二十二人被日兵活活埋葬！五月十一日，霍家巷因街口之寨门未开，日军冲进，责问该处之茶炉内七十余岁的火夫，为什么不替他们开门，说未完劈头就一刀刺下，将该火夫惨杀，同时又将躺在该街之负伤革命军四人一律刺死。

五月十一日，日军到处搜索，有西关东流水之一家共十八人，藏于家里之空船底下，被日军寻获，一齐从内拉出，逐个刺杀，血从该家通外面的雨沟流出，一直流入河里，河水为赤。

五月十二日，普利门外顺祥缎店，被日兵劈门而进，店伙大骇，跑入最内房北屋里，被日兵追上刺毙者凡十二人。有一伙计扒墙过邻家。日人亦尾追过去，又将邻家之一妇人及一吃奶的小孩一同刺死。

五月十三日。商埠七大马路中有十八人正在走路，这十八人操着南方口音，穿着皮鞋，向后梳着头发。接着日兵就来，立即将这十八人一一缚捆。拉到济南医院里去，举刀向每人身上刺遍以作欢乐。又将长发者揪在手中，连肉皮带头发一起割下来，且将皮肉割至出血，浸入盐水中说：这些就是南军的便衣队。其实十八人中有美丰洋行的工人，其余尽是市民，后经美丰洋行交涉，始领出尸体掩埋。五月十四以后，日兵犹穷搜民宅及公共场所。即美国教会所设立之学校，亦被搜查。有教员及学生四十余人被捕去，美教主交涉亦无效。有类似军人及口操南音者，均先以刺刀穿胸，或用火油灌浇口鼻而烧杀，其情状之惨酷，几疑为非人间是地狱然者。

关于上面这一类的惨剧，真是纪不胜纪。此外如：（a）强

迫我民众各商店一律悬挂日本国旗。有不遵者即刺杀之。(b)勒令居民日夜不得闭门，以便日兵随时检查，违则枪毙。(c)迫令济南商民使用日本所发行之军用票千万元。(d)公然派员检查邮电等。此种举措，与待朝鲜人有何稍异，日本简直视济南为其统治之殖民地了！

日兵奸淫抢劫的兽行

(甲)日兵占领济南后，其掳掠抢劫几乎无日无之。其抢劫可分为明抢与暗抢。明抢之最显著者，如搜索民宅时之乘机掠夺该宅之贵重财务〔物〕。而齐鲁大学学生之金钱与宝贵的物品，甚至竟被日军抢夺一空者。尤其是由城门出入，身上若带有钞票银钱等物，日兵就老实不客气的抢过放入其自己荷包里去。有一天正在大风狂吹飞沙走石当儿，突有乔装军官式的日兵，闯入南关正觉街券门巷赵姓住宅，各出手枪吓禁声张，自称系日司令部职员，奉令来搜查某项嫌疑，言罢即肆行翻箱倒篋，俨如盗贼。当将赵姓家所有之银钱，计钞票一千二百余元，现洋一千六百元，金首饰四件，烟土三百余两，统计共约值五千元左右，均抢劫一空，始出门扬长而去。此外类似此种抢劫事件者日必数起，习以为常。所谓暗抢者，是在夜间越入商店里去抢财物。某日晚上，有日兵十余越墙扒入东关聚盛合商店。抢去六十八元现洋，两张金库券，及各行钞票廿五元。抢完了又挖开西墙到华丰石印局去抢了六百张山东省票，卅四元交通票，铜子十千，仍继续向西挖入各商店，见着银钱拿了就走。诸如此类的抢劫，无论在那条街上，尤其是在商埠，差不多随时都可发现。呜呼！这就是日本文明大帝国的军队纪律！

(乙)日兵除抢劫财物而外，同时复肆施奸淫，极尽丑态。济南市民处其淫威压迫之下，亦只好敢怒而不敢言，一任其蹂躏而已。兹将其奸淫兽行，略纪一二，以见自称为文明国人举动之

一般：

日兵在济城内外，凡见有某某里之字样者，即应指为是妓女的寓所，便任意闯进强奸妇女，有不从者辄多方威吓或迳刺杀之，因被其奸污而服毒自尽者，亦纪不胜纪。他如：（1）在商埠纬三路李宅，十二日午间突有日兵数名闯入该宅，迫李某（李曾为县知事）出外，就强令四女（均济南女校学生）为其作饭陪酒奸宿二夜，后经李某给与日兵各二百元，日兵才离宅而去。（2）南满日商面粉工厂施赈，济南市民往者甚众，日兵强令少妇先行入内领取，进内后遂将门闭塞，全行轮奸始放出，后遂不敢再去。（3）有筐市街石巷子某姓家，闯入日兵五名，将其姑嫂二人轮奸几濒于死。又纬一路凤翔里王姓女年十七岁亦被日兵奸污，而服毒自杀。（4）有魏家庄复馨里某姓之姨太太，及纬八路肥城人王思义之妻女，均被日兵掳去不知下落。（5）东流水东关麦地等处之日兵强奸妇女日必有十数起之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这就是日本文明大帝国军队之精神。

屠戮我留济伤兵及残杀华人

（甲）十一日日军入城后之焚杀，最惨毒的还是，将西关江家池市民医院内的革【命】军伤兵，全行刺毙。医生亦被刺伤，间有一二逃避邻舍者，日兵竟将该舍之全家一律枪毙。西门外前方病院之阵伤官兵二百五十余人，亦遭日兵的惨杀，此外散住在各病院的伤兵约三百人，亦全数被日兵屠杀净尽。综计被杀伤兵，约共七百余人，兹将在济外人所目击日军残杀我方伤兵之惨状附录于下，以资参考：

（1）美国人施密斯氏目击日兵戕害我国伤兵的惨状，大晚报云：济南齐鲁大学司籍员美人施密斯，顷来上海。述济南情形，谓日兵确在某医院内惨杀毫无抵抗能力之国军伤兵无数，事后渠曾目击戕害惨状。又谓济案爆发点，实由于华人某商店应当

悬挂日旗与否之一小小问题而起。据称：追溯济案起因，由于日本之出兵济南，以日军与国军同处一城，苟非双方主将兵士，咸能临以非常之机警，与极精密之判断力，未有不肇事端者。当国军抵济时，日军到者尚少，苟日人能将防区缩小，即有冲突亦必大异于今日，及冲突既起，日人又孤行己意，此则观于华人之死伤者，远多于日人一端可见。迨于翌日，商埠地内所驻国军，杀者杀，掠者掠，散者散，枪声已止，人民方谓此案可由外交解决；讵知国军方开始退往城南，日人又以援军之至，欲为未未事端之首动者，即致哀的美顿[敦]书，限国军退出济南二十里外，凡城西北之兵营，兵工厂，火车站，及城外山地，皆当退出。其时国军本已大半退出商埠，故日人派兵占据。哀的美顿[敦]书内所列各地，时除济南城外，皆无甚抵抗。按该哀的美顿[敦]书系七日午间送出，限午夜为期，但直至下午四时，方通知日本领事及各国领事，会其后展期至上午七时，又以国军要求，更展限二时，且此项哀的美顿[敦]书，系驻济日司令所发，未曾呈报东京，至英美意日等侨民四十人所乘之国际列车，即于哀的美顿[敦]书到期前离济者。及八日之晨，日军遂纷纷占据营房、津浦车站，及济城外各山地。其时济南城内无线电台早已由日人炸毁，其后遂进攻城垣，猛轰至十日，以地雷炸弹毁西北垣而入。是夜国军乃退出济南城，出城时纪律良好，未曾攫取民间一物。自是日人遂搜查军火，红会则从事掩埋死尸。是役除毁西门外，焚店铺民舍约五十所，死者传说不一，有称数千人者。十一日日人藉口闻齐鲁大学内曾有开枪情事，到校搜查，勒令校长签字于搜查报告书，及具结取缔反日宣传，不复容留仇日分子，乃其所搜得者，仅一军帽之顶，枪弹十二颗，纸制青天白日旗一束，欢迎蒋介石之标语一束，及诋斥帝国主义者与日人走狗之私人函件数纸而已。翌日，日当道不得已，遂派员到校道歉。未几，有一受伤之中国医生，至学校医院求治，沥述日兵往其服务之医院屠杀情形，十二、十

三两日，遂有英美侨民八人往该医院视察，则见院址西郊外大道约五十码，外有明显标记，内有死尸约六十具，大半皆国军兵士，间有数人状似院役，院内绝无扭斗之象，被杀者显似绝未抵抗，门窗台床等仍皆整齐，一室内有尸二十，皆秩然卧地板上，观其情形，苟非无力逃避，即系熟睡时逐一为刺刀所戳毙，有数人绷带犹在。他室内尸骸，则有半身卧床者，亦有堆在地上，各天井内数步外，辄见尸身，显皆图逃时被杀者。迨后慈善团体检埋尸身，闻有一僧重伤，尚未绝气，压在死尸下，盖其所居之庙，亦为医院所假用也。

(2) 青岛英文正报中日兵惨杀我国伤兵的纪载，世界新闻社云：青岛美国人所办英文正报，对于五三济案，态度公平。上月念六日该报载有济南通信，述日兵抢劫华人住宅商店及惨杀无辜情形颇详，兹译布如左：

近日经过济南市街，如入死城，殆无一家开门者，只最小之食物店尚做生意，亦仅半开其门。街上行人绝迹，人民似皆为恐怖及痛苦所压迫。有些报告说南军兵士有抢劫，吾人无从证实，然南军兵士对于华人及除日人以外之外国人，实无行劫之事。南军曾借居教会房屋，迨离去时一物未动；反之，吾人确知日兵曾抢劫华人住宅及商店之金钱及贵重物品，并于街上拦劫行人，齐鲁大学职员家中亦遭日兵光顾。当日兵搜索城中南兵时，居民吓极，不敢开门放日兵入内，日兵遂大肆凶残，执行对于任何抵抗一律枪杀之命令。其最非必要的残酷之例，为惨杀一医院中之伤病兵，杀死实数几何，未能确悉，但据一般计算，为一百零二人。其中有附近住民二三十人因恐慌入医院，图保生命，亦遭惨杀。当时医院门上悬有红十字旗，医生职员皆带红十字臂章，病人则大多偃卧床上，惟大门口大抵曾有一种抵抗，故日兵破侧门而入，见人即攻，或用枪械，或用刺刀，医生及看护生（皆男子）及伤病人以及余人（内有一邻近之僧）尽遭屠戮，惟

医生受弹伤而未死，旋逃至门口，由邻人舁去，扶养两天复送入大学医院。又有一人亦未死，为掩埋队发现于死尸堆中云。

(乙) 日军不但屠戮我方之留济伤兵，并且又拘禁我济南电报局职员四十余人于地窖中，断绝饭食至三四日之久，致饿死二人，伤九人，余均奄奄待毙。据该局逃出之职员杨仲约、潘荣方说，尚有被日兵枪杀四名，刺伤六名，余仍监禁。幸经青岛电界之设法救济，始未完全遭难。此外日军又看见济南附近廿十里内之遍野难民，纷将青草树皮等充作食物。于是又妙想天开，特制就面包甚多，内均暗藏毒药，以散给难民或用飞机抛掷地上，各难民取食而毒毙者，触目皆是。日军兴犹未尽，复雇用流氓多人，身带毒药，散放于党家庄、张庄及辛庄一带饮水中，以图一网毒杀我同胞。日军除在济南恣意残杀我华人外，一方面又常派飞机沿津浦路向南飞至泰安、兖州一带抛掷炸弹，以帮助其屠杀，如十七日晨，日飞机之炸毁泰安铁路饭店；廿五日又飞往泰安、莱芜、吐丝口及范家镇一带，抛掷炸弹多枚，死伤民众十余人等，即其屠杀之较显著者。同时一方面又暗藏毒质于哈德门香烟中，雇佣奸商运往泰安等地贱卖。我方军民之购吸毒毙者为数尤夥，日军之杀我华人可谓无微不至矣。

炸毁无影山火药库

占据新城兵工厂

(甲) 日军占据济南后，对于我军事上之重要建筑，破坏不遗余力。五月廿五日，日军又派遣工程队前往无影山用电气将我火药库轰炸毁坏，爆发之声震动济城。事后济南两商会方面派叶功甫、苗星垣、孙俊亭三人前往调查，确报两列（每列十库）药库完全被毁，办公室廿余间亦被炸碎，附近村庄民房震塌极多并震商多人，无影山药库全场已变成一片瓦砾焦土，损失达二十万元以上，倭贼之心亦云险矣。

(乙)新城兵工厂，本来山东最大的军事建筑物，自张逆宗昌督鲁以后，规模益加广大。除添置机械外，德州兵工厂的机件亦大半并入该厂，内分第一第二两厂，价值约在五百万元以上。日军以该厂规模宏大设备整齐，留之必为其后患，故又拟用电气炸毁之，但又舍不得厂内的机械。于是遂向济南两商会提出：“凡济南附近廿里内，关于枪炮等军器及制造军械机关，均应归日警备司令斋藤完全负责保管”的声明，即实行正式调兵以占据该厂。嗣后济南两商会派三人前往该厂调查视察，始悉该厂所有之重要机关，已多为日军暗中运往青岛而移回其本国矣。然处其淫威压迫之下，亦莫如之何，惟有付之一叹而已。

日军强占胶济路各要城

日军第三师团安满开抵青岛后，遂于五月廿五日，用彼之名义发表一极蛮暴之宣言，第一项即谓：“中国南北两军应撤退至青岛及胶济路线之二十里外。”至卅一日驻青北军，除在潍县之刘志陆部已经撤退外，其他北军仍尚以无政府命令为词，不肯撤退。安满遂又于卅一日午前十时，对北军之刘志陆、祝祥本、方永昌、顾震等，提出极强硬的书面警告，限六月一日午后一时完满明确答复，继即以军队分别实行进占胶济线上之各要城，兹纪其数县如左：

(a) 潍县 日军二十九旅团长牛岛，率兵赴潍县。要求驻潍县华军，撤出二十华里以外，潍县刘志陆部已应许日军之要求，于二十九日自动撤出潍县。潍县知事于二十九日晚报告日军，华军业已撤退。至三十日，牛岛旅团长率二个中队入潍县城，牛岛旅团长当入县公署见县知事，传达日军主旨，据潍县长云：刘军撤出之队，征发现银三十万元携去，牛岛旅团司令部设坊子，牛岛现已返坊子司令部。

(b) 胶州 高密屯驻之方永昌、顾震两军，对日军之要求，

闻已应允撤退，向日军声明，六月一日自动撤退。三十日顾部依然屯驻，并无移动消息，日军乃露营监视。是日日军草场中佐，又继续向顾部强硬要求撤退，因顾部指挥官未在该处，无法撤退，日军师团司令部又于三十一日晨派六十八卫队步兵一中队，机关枪一小队，于午前十时到胶州，协同胶州之一个中队，向顾部严重交涉。胶州车站南侧驻屯之方永昌、祝祥本两军，于三十一日午前九时，已自动向胶州城方亩撤退。

(c) 高密牛岛旅团长于二九日率兵沿胶济路线至胶州时，向胶州驻扎之顾震部，要求撤出胶济路二十华里以外。

日军虐待我被俘之革命军详情

(甲) 被扣留的惨状及人数 五月三日之惨祸发生，我方以力持镇静不许还枪，致受日军之缴械而俘虏者为数颇夥。城破后，革命军不能冲出之部分，亦均遭日军之俘虏，截至五月廿四日，济南商会及红十与红卍字会等代表前往俘虏收容所调查，据革命军云：被俘之革命军约共计一千七百余。内有贺耀祖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全团（团长王某及三营长均逃出），内连长二人，连附八人，其余均系兵士。此外尚有方振武部，及普通商民，初被掳时锁置于二马路邮局管理局内，露天而居，夜间且不得合眼，大小便亦不自由，每日只得食稀粥两碗，苦不堪言。夜间见伤重毙命者，用汽车载出，呼号之声，惨不忍闻。自十一日晚迁往四大马路后，痛苦稍减，又隔数日手已不绑，惟食饭仅得半饱，有钱者求挑水之华人出外购置，每元仅买价值铜元五枚之馒头二枚，每开水一碗需洋一角，代彼购物人如此乾没，可谓丧心病狂。该兵等言谈之间，颇怨长官命令不许还枪，否则战胜确有把握，且亟问革命军已占北京否？念念不忘党国，殊可钦佩。

(乙) 被日军屠杀的概数 这些被日军所羁押的一千七百

余名之革命军,在五月二十四日未曾调查明白之前,于二十日那天已经只剩下一千零八十一名了!这个数目是日军自己报告出来的。至于那不见的七百多名,据居民的报告,是被日军加上土匪之名就提出枪决了,尸首都用汽车载去。在二十二【日】那天,商会派伍啸庵、苗星垣等四人前赴日军第六师团司令部接洽遣送俘虏的时候,又曾一度点名,则只剩了一千零七十一名。询其所差十人之下落,日方则谓已释放回家。但查问附近的居民,皆说日军曾于二十二【日】晨在纬九路枪决十人,大概这十名缺额就是这被枪决的了!此十人的名字是:丁维安、孟有为、王涣、张京喜、尹锡生、王文幹、李清义、许新城、师正道、张保生等。其后由红十字会领出十五名去医治。到了二十六日的调查,只剩下一千零五十一名,又有五名不知去向了!

(丙) 济南商会交涉释放之经过 济南商会将被俘之革命军调查清楚后,曾迭次向日司令交涉要求释放遣回原籍,均为日兵所拒。到了廿八日商会代表苗星垣、伍啸庵,治安会代表叶功甫,又为遣散被拘国军事,往见日参谋长黑田,黑田谓俘虏原系敌人地位,以贵会一再恳求,始允释放,但须令其宣誓,永远不再攻打日人,并不扰乱地方秩序,为避免混乱计,须制各种符号,交日方看守所长,亲为佩带。当即规定符号,由苗星垣按名册制造,直奉鲁豫陕等省约八十人,在济南就地遣散,带白符号。湘粤川皖苏浙等省约八百人,运上海遣散,带黄符号。尚有日方认为刑事犯者五十五人,带红符号,须交警察局迅明再遣散。各代表等辞出后,又赴商会商定,廿九日由商埠商会副会长刘向忱与叶功甫赴青岛定船,并与胶济路局接洽车辆。

交涉妥当后,遂由总商会拟定办理手续:(一)由红十字会担任,派医药〔生〕五十六人到船治疗,散发食品,并将较重之病者护送该会医院,住院诊治。(二)总商会将五团体集捐之千元,当场分给兵士,以资用度。(三)直鲁义赈会则担任面包,定于

今晨九时，齐集天津路红十字会医院，听候出发。

于六月十二日始将该项革命军由济运往青岛，由上海红十字会雇定于敬记代理船同德运沪。午后四时登同德船时共九百十七人，病重留青者约十余人。六时开船，十五日始获抵沪而生还。

触目惊心之惨案损失的调查

惨案发生后，济南完全陷入白色的恐怖中，日军四出劫抢，恣意杀人，我军民之死难人数，一因日兵将枪杀尸体随地掩埋，或用火焚；二因其运往青岛抛投海中，消灭凭据；三因其戒备森严无从调查，故一时甚难得到死难军民之确实数目。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之零星调查所得，死亡军民之数已达三千六百余名，然此不过指其所已知的而言，至于其未调查知道的，正不知有几许也。但从日人方面传出的消息，谓此次惨案之遭难死伤华民总数实达九千四百余人，此说颇有相信的价值。这是因为连续而残暴的十余日屠杀之结果，我方之死伤数目决不止此区区之三四千人。这是可以断言的。兹将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的调查所得表录于下，虽调查未能详尽，然亦可见此次惨案的损失之如何可惊了！

济南惨案死伤分析详表

死亡的情状		死亡的职业	
被日人刺死者	二百五十四名	农	三十八名
被日人活埋者	二十二名	工	五十五名
被日人无故枪毙者	一千一百零五名	商	二千一百十五名
被日人大炮炸死者	一百四十七名	学	二名
中流弹死者	四十四名	兵	二百十六名

续表4

死亡的情 状		死亡的职业	
红十字会掩埋 无从分析者	五百七十八名	红十字会掩埋 无从分析者	五百七十八名
红十字会掩埋 无从分析者	五百一十名	红十字会掩埋 无从分析者	五百一十名
(性别) 男	二千一百名	红十字会 无从分析者	五百七十八名
女	六十六名		五百十名
受伤的情况		受伤的职业	
被日人刺伤者	一名	农	十九名
被日人大炮炸伤者	七十九名	工	十九名
被流弹炸伤者	二十五名	商	五十七名
红十字会收容 无从考查者	六百一十三名	学	七十八名
红十字会收容 无从考查者	五百三十三名	兵	十九名
性别 男	八十名		
女	二十五名		
红十字会收容无从考查者			六百一十三名
红十字会收容无从考查者			五百三十三名
共和医院收容无从考查者			一百九十九名

济南惨案损失报告

死亡人数总计		三千六百二十五人
负责掩埋者	甲 自行或有关系人代为掩埋 与被日人弃置尸体无存者	二千五百三十八人
	乙 红十字会负责掩埋者	五百七十一人
	丙 红卍字会负责掩埋者	五百三十三人
受伤人数		一千四百五十五人
负责治疗者	甲 自行治疗或外诊者	一百十人
	乙 共和医院代为治疗者	一百九十九人
	丙 红十字会代为治疗者	六百十三人
	丁 红卍字会代为治疗者	五百三十三人
建筑物及财产损失		二千五百九十五万一千七百九十三元
公共建筑及财产损失	甲 城垣与公共房屋	十二万五千三百五十元
	乙 兵工厂及无影山子药库	七百万元
	丙 无线电台之损失	二百万元
	丁 公共机关物品之损失	一百万元
	戊 党庄沙河桥	十万元
	己 党庄铁路材料损失	十五万元
私家建筑及财产之损失		七十万另一千七百九十三元六角
工商失业的损失（每日六十万元，日人已来一月）		一千八百万元

建筑物损失统计表

名称	地点	被毁情形	被毁日期	约计估价
关帝庙	东门大街	炸毁房屋一间	十日	三十元
救世军礼堂	小梁嘴首	大玻璃二片	又	二十五元
白衣庵	汇泉司街	炸毁房屋三厅	又	五十元
关帝庙	东西菜园	炮弹击坏	又	十元
财政厅	学院街		九日 十日	九六〇
旧东门内城楼	旧东门	城楼东北处全部被炸坏 城墙被炮弹打坏多处	又	四〇〇〇
山东图书馆	图书馆街	博艺堂金石楼碑龕均被 破坏所藏经业典第四函 第念五函职方典第五十 八函亦都被弹穿	又	五〇〇〇
历城慈善公所	西公界北头	击坏厅屋二间	又	四〇〇
模范小学	贡院	击坏楼房瓦屋八间	又	八〇〇
师范讲习所	又	击坏瓦屋八间	又	一〇〇
道尹公署	又	击坏瓦屋十间楼房弹穿多处	又	一二〇〇
教育会	又	击坏瓦房二间	又	一二〇
省议会	又	击坏瓦屋六间楼房十二间	又	三五〇〇

续表 1

名 称	地 点	被 毁 情 形	被毁日期	约计估价
省长公署	小布政司街	炸毁房屋二十间	九日 十日	三〇〇〇
第一中学	贡 院	击坏楼房六间瓦屋十二间 理化试验室全被击坍	又	一八〇〇
府文庙	芙 蓉 街	尊经阁顶击坏明伦堂 击坍大成殿穿三处	又	八〇〇
第一警察署	娘 娘 庙	被炮火损坏五处	又	二〇〇
西北城角炮台	西 北 城	台身击破四处城谍破坏五 六处	又	二〇〇〇〇
乐源门	(西门)	全被破坏	又	六〇〇〇〇
女子莲社	虹 桥	炸毁房屋多间	十日	一二〇〇
第一女师附属小学	顺 河 街	大讲堂音乐教堂炸坏	又	四二〇
东北角楼	东 北 城	中二八炮弹城楼全被毁	九日 十日	五〇〇〇
旧东门城楼		南墙北墙城楼全炸毁	又	九〇〇〇
泰山行宫	东 仓 庙	北殿西毁三号	十日	二一
省立莪稚小学	双 龙 街	内院落下炮弹两枚	又	二五

续表 2

名 称	地 点	被 毁 情 形	被 毁 日 期	约 计 估 价
济美中学	华美街	屋顶被弹穿数处	又	三〇
般若庵	后 坡		又	五〇
城墙	苇 闸 南	炮毁	又	二〇〇〇
	又	又	又	五〇
炮台	角楼庄南	又	又	八〇〇
汇坡门城墙		又	又	三〇〇
山东大学机械工厂	趵突泉前		又	一〇〇
江西会馆	万寿宫街	戏台大厅	又	八〇
正谊中学	阎 公 祠		又	二〇〇
消防队	娘 娘 庙		又	三〇〇

惨案中我国直接交涉纪要

“五三”惨案发生后，我方以北伐为重，曾经和日军直接交涉过五次，希望早日得和平解决。可是，日军这次到我们山东来，原是抱有极大的侵略野心。虽经我方叠次交涉，日军总是凶顽傲慢，全不理睬，以致一无结果。现在把直接交涉的经过情形，简单叙述，以见日人强横之一般：

1、黄外长初次交涉 五月三日上午惨案发生时，外交部长黄郛恰好在济南商埠，为应急计，急拟前往向日领抗议，其时日

军参谋河野，差宪兵前来邀商办法，同时蒋总司令也用电话，请黄就近交涉。黄就亲自去会河野，商定双方各派一人，沿线巡行，先阻止射击，后再谈判。但无效果。当黄往交涉时，日方态度非常傲慢，禁黄自由行动，并不给饮食。黄在日军司令部留至下午七时始出。这是第一次的交涉。

2、熊参谋夜商善后 黄外长由日军司令部出，即入城至总司令部见蒋总司令，报告日方无诚意谈判经过。蒋总司令就召集杨参谋长、朱总指挥、刘总指挥会议，大家商定以镇定和平态度，对付这次的惨案。当时又派参谋团高级参谋熊式辉，深夜出城，赴日军司令部商议善后办法。结果，未得要领而回。这是第二次的交涉。

3、王正廷赴济接洽 三日枪炮声至下午六时后始稍停止。四日晨日兵又乱发枪炮。上午九时至十时许，驻济美英领事出任调停，形势略见和缓，但至晚八九时，日兵复开枪放炮，较前益烈。五日蒋总司令又命王正廷赴济谈判。王于十六日晨由党家庄乘汽车北上，和日本领事一度接洽，但也毫无结果。这是第三次的交涉。

4、罗、熊同往见福田 七日下午四时，日师团长福田向我方提出五项条件，交暂代济南交涉员赵世瑄转致蒋总司令，限当晚十二时前圆满答复，否则任意自由行动。蒋至下午十时，始在泰安车站接到条件，会商后，即派熊式辉与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主任罗家伦，赴济见福田，到日军司令部时，已在八日上午了。福田态度蛮横，说我方推派代表已逾限期，所有答复均不必谈，熊、罗无奈，乃返泰安。这是第四次的交涉。

5、何成浚最后谈判 九日上午，蒋总司令复准日师团长福田所请，派总部总参议何成浚为全权代表，赴济谈判，及晚行至济南附近一二十里之地，即为日兵阻止，不能通过，半途折回。十日晨复往，绕道而去。一面用无限电致济南交涉员崔士杰，先

期通知福田。何几次跋涉，始得抵济。不意福田谓，须完全承认前次所提的五条件，始可谈判，何代表不答应，于十二日晚回至兖州复命，蒋总司令以福田阴谋百出，不可理喻，就不再派人前往交涉了，这是第五次的交涉。

以上五次交涉失败，日人应负完全责任。我们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计，不惜衔垢忍辱，一次再次派人和日人谈判，而日人不特毫不悔悟，且复变本加厉，肆意屠杀，其穷凶极恶，也于此可见了。

惨案前后我国的严重抗议

1、日本出兵山东我国之抗议书 为照会事，去年五月间贵国政府于本政府出师北伐逼近鲁境之时，突有出兵山东之举，本政府以贵国此种举动，实属侵害我国领土主权，不特违背公法，抑且破坏条约，当经本部电达贵大巨抗议在案。是后虽不久撤兵，我国民对于领土主权之横遭侵害，不禁犹有余痛。本政府定都南京以还，对于各友邦侨民之生命财产，迭次飭令所属，力加保护，今春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又有具体表示。最近国民革命军北伐途次，复由蒋总司令正式颁发布告，并下令全军切实负责保护外侨，业于本年四月十六日电令江苏交涉员，将此意照会驻沪贵国领事转达贵国政府。而本部长于此数月所特为致力者，尤在遵照本政府之外交方针，以诚恳之精神，与各友邦图谋以次解决各种悬案，以期误会尽释，亲善日增。乃贵国政府对于上列一切事实，概行不顾，于我大军再度北伐之际，统一行将完成之日，又有出兵之议，情形与办法，一如去年五月，是则于情于理两不可通，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归？贵国政府此种行动之目的究竟何在？若虑战地侨民蒙意外之危险，则尽可按照国际惯例，从容别谋安全之策。不意贵国政府不此之图，复蹈前辙，遽行出兵，用是本政府不得不提出严重抗议：应请

贵国政府重加考量，顾全两国人民历来之好感与融洽，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动，以维邦交而敦睦谊，是所至盼。相应照会贵大臣，请查照见复为荷。此致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阁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

2、济案发生时我国的抗议 田中外务大臣勋鉴：贵国出兵山东，不仅侵我领土主权，业经本国民政府二次抗议在案，并声明如不幸引起误会，贵国当负其责等语。不意五月三日上午，在济日兵无理起衅，对我驻军及民众肆意射击，当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严令我军离开贵军所驻区域附近，并命高级军官自往日军司令部妥商防制冲突办法，乃亦遭侮辱，得无效果，日军并以机关枪扫射，又屡屡开炮轰击民房，派队侵入交涉公署，对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与在署职员十余人一同枪杀。本部长临时办公处，亦遭有组织的射击及搜索，中国兵士人民，杀者不计其数。并侵入我军驻地，勒令缴械。我军隐忍不与抵抗。三日晚十一时，当我军高级军官与贵国黑旗参谋长商议善后办法之时，日军竟放大炮五次，并派兵毁我无线电台。四日日军所占区域附近，已无一华兵，尤复不断射击，迄今交通阻隔，全城辍业。不特蹂躏中国主权，并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并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先决问题概由正当手续解决。国民政府并声明保留所有应当提出要求，想贵政府必不愿对中国全民族有不堪忍受之敌对行为，且与世界人道正义为敌对也。特此严重抗议，谨希急复，须至照会者。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郭发于济南。

3、济案发生后我国的抗议 特派江苏交涉员金问泗昨对日本出兵山东事致驻沪日本总领事函云：

迳启者，前准四月二十一日来函，以奉贵国外务大臣电讯，此次山东战况急转，依照上次声明书之宗旨，出兵保护侨居之本国人

民，惟此乃自卫上不得已之措置，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绝无何等非友好的意思，除对于南北二军之军事行动无若何之干涉可置勿论外，但迨及本国侨民保护上实认为无派遣军队之必要时，派遣军应行从速撤退，则与上次派兵情形并无异致，函达查照等由。经即转呈国民政府外交部核示。

查此次贵国政府突然出兵，事机急迫，本国政府鉴此情形，业于本月二十一日备具照会，严重抗议，由驻宁日本领事转达贵国政府，请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动，以维邦交，而敦睦谊在案。

兹准函开各节，本国政府除重申上述抗议外，以为此次贵国政府于我军再度北伐之时，又有出兵山东之举，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归。今察核贵国外务大臣所称出兵理由，不胜骇异。夫一国因革命战争或其他灾变，致侨居该国之外人生命财产有感受危险之虞时，除依赖侨居国政府受其保护，或遵奉侨居国政府命令暂时迁移于安全地域外，别无他策。此种惯例久为国际所通行。盖无论何国，绝不能保证永无变乱之发生。

若甲国藉口自国侨民之生命财产将受危险，而迳行派兵于乙国境内，以自行保护，不得不侵害乙国之领土主权。而此端一开，乙国即感觉凡甲国侨民住居营业所达之地，即随时有招致甲国派兵侵入之虞，将令乙国多辟商埠发展内外贸易，及采取国际投资以开利源等政策，顿生障碍。乙国国民对于甲国侨民之随地所在，尤有戒心，实非两国之利。况就目下在我战地以内侨民之情势论，我国民革命军已严密注意，加以保护，并无危险之虞。纵或虑有万一，亦尽有临时趋避之余裕，乃贵国政府竟于此时为明犯我主权而毫无必要之出兵，本国政府及国民实万难容忍，是以除将前次抗议书一并录请察阅外，相应函达贵总领事，请烦查照，并请转达贵国政府查照前今公文，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

停止出动，其已开发者从速撤退，并请贵总领事从速见复为荷。此颂时祉。（附抄本月二十一日抗议书一份）。

关于惨案的重要报告

蒋介石的报告

蒋中正、黄郛四日下午二时，由济南拍来无线电，分致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及各委员，报告日本军队在济南向我国军民横加暴行经过。略谓此次肇事原因，系一华兵由日军自行划定之防区附近经过，日军即开枪将该兵击毙，旋派大部军队至交涉公署，蜂拥入内，将战地政务委员会交涉员蔡公时，用麻绳捆绑，割去耳鼻，继开枪将蔡击毙，并纵火焚烧交涉公署。事后又转往外交部长办公处行凶，黄郛闻耗避去，彼等穷搜不获，遂纵火又将外长办公处烧去。日军于此种暴行之下，一面以有组织之枪炮，向我军民扫射，我国军民死者不计其数；一面派大部军队，至我国军驻扎地点，勒令缴械，此三日上午事。至晚我国高级军事长官，与日本高级军事长官，会商救济办法，正磋商间，日军又向我军军用大炮轰击，将无线电台轰倒，炮声隆隆，至发电时尚未停止。此次事变，在中国军队与日军驻在地距离穹远之际，日军竟施此种凶顽至极之暴行，我国军队为正当防御计，当然不得不开枪抵御。综计我国军民死伤人数，实在一千余名以上，黄外长业已拍电田中义一，提出特别严重抗议，内容约分三段：（一）在济日军向华方挑衅之原因。（二）日军惨杀战地政委会交涉员蔡公时之经过。（三）结论，谓日军此种事件不但大反国际条约，抑且违背万国公法，为人道不容。应请迅速制止日军无理擅以枪炮向中国军民轰击之暴行，并立即训令撤退破坏国际条约之在鲁日本军队。关于日军逞凶之种种问题，应从根本讨论，用正当手续解决云云。

外交部长黄郛的报告

外长黄郛八日向各报记者报告济南事变经过，谓我军于上月

三十日午后占领济南。蒋总司令于一日深夜到济，予因事先得蒋总司令电约，到徐一行，商洽各项要公。至徐蒋已前进，乃追踪往，至二日晚十时半赶到济南，维时已深夜，乃寓商埠津浦路局办公处，予之同行诸君及卫队二十余人，均寓于此。蒋主席作宾，率战委会诸人来徐，同车北上，故多同寓于此。三日晨入城，晤蒋总司令，沿途商舖多已复业，景象极好。及抵总部，询悉日兵在商埠所布沙包铁网等物，已于昨夜撤去。谈顷，适日本驻济总领事西田，驻在武官酒井及天津派来之驻屯军队长小泉与其参谋河野等，来总部谒蒋，谈话颇洽，小泉队长并辞行云，拟即日率队返津。因津浦北段不通，故已请胶济局备车，将由青岛返天津等语。予以我军入济两日，中外相安，正深欣慰。不料至十一时左右，由总部出城返寓，途中忽闻枪声四起，路人奔走相告，谓日兵已到处对我方军民射击。予车冲过火线，返抵寓所。是日步枪机枪声，时杂以炮声，断续发放，各处交通断绝，但是得电话报告，谓路上被击毙者甚多。予在路局所设之临时办公处，其短栅栏外，亦有日兵团立，予正在用电话与各方面筹商，先行止射，再查实况办法，而栅栏外之日兵已突向予寓所，猛烈射击两次，一拥而入，寓中数十人麋集，全场大乱，窗上弹痕极多，点点可数，予乃上楼开窗，劝令停射，然后下楼至庭园中，与其宪兵福田增一谈，出示予之名片，并说明予之职位，及此处系予之临时办公处，请其考量，惟彼声称有枪弹发自予寓，要求将卫队军械交出，予不之许，并告以予之卫兵，自始即经诰诫，不许出外，不许放枪，其纯属误会无疑，于是福田宪兵要求入室打电话请示，彼遂乘间窥视一周，见卫队枪支搭架聚于一处，先有刘队长负责，日宪兵旋亦退出。未几日宪兵福田，复持河野参谋名片来谓，目下两军互击，联络全断，恐酿大变，拟邀我面商办法，同时总司令电话，亦请予就近与日方先商联络方法，方可以谋息火，遂不避艰险，赴正金银行楼上，与日军参谋菊池河野

等，商定双方各派两人，沿线巡行，阻止射击全收效，而枪声自此即渐稀少。予复一面由电话与总司令随时商议，知已严令我方官兵不准射击，并限令速与日军所占地域隔离，并由总司令电托与日方交涉。为便利联络计，凡总司令派人往来时，规定一种特定旗号，以资认识，要求日军通飭全线日兵，对此旗号坐车不得加以射击。交涉毕，予又重冒火线入城，至总部已傍晚七时，是夜遂改寓总部。予在津浦局之临时办公处，本在日兵警戒线中，自予行后，日兵即勒令军装人员一律迁出，所存枪支则以保管为名，遂亦携之而去。同时我军小部分驻扎商埠内者，悉被包围，甚至津浦局所属铁路巡警之械，闻亦补缴，现在确数尚未可知。三日夜十一时，蒋总司令派熊师长式辉再赴日军司令部，商议善后办法。正在筹商间，突闻炮声及炸弹声甚厉，探报系日军毁我无线电台而去，守台兵士亦被炸死。四日上午八时，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之仆张汉儒，来部报知昨夜十一时，交涉署突来日兵二十余人，将蔡及合署职员十二人，一律捆出枪杀，并将蔡耳鼻割去，张仆乘间越墙逃，日兵射之，肋旁受有弹伤，现在死者姓字，已托战地政委会外交处调查。五日晨，得电知冯总司令已过泰安，将抵济，予与蒋总司令乃于上午十时乘马赴党家庄迎之，及冯到后，蒋总司令与冯总司令及各路总指挥商定继续渡河北伐事。并由蒋致福田师团长一函，告以我方力顾大局意（其函已另见报载不赘）。又云，此次起衅原因，其说不一，日人方面当然专为有利于日方之宣传，但我方所得某有力之报告，确系日兵先行开枪。现为周密起见，当局已责成卫戍司令部、公安局长、外交次长及历城县长等，分别详查，并极力从事搜集证据，以为异日交涉之根据。此次事变，双方死伤不少，惟我军自总司令严令后，并未还报一枪，而日军仍时时发枪，故我方死伤实多于日方数倍。且因日军在市街开枪，并非野外射击，故毫无抵抗，不及躲避之行人，死伤尤多。现在我军以分别渡河，济南城内仅留相当

部队，以维秩序，商埠附近必无两军对峙之形势，至其他各国外侨，幸均平安，而前方将领，尤均一致以继续北伐为重，为持隐忍与镇静态度，故此后事态，或不致扩大。予因在济交涉，究属临时应急办法，电报又多阻碍，故于六日晨乘车返都，以便就近兼呈政府继续交涉。惟连日所受精神苦痛，至难言状，而回想在济种种经过，真令人感概万分。上面所述，仅能言其概要而已。云云。

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辙的报告

五月七日总指挥于上午四时，督师渡河，继续北伐。所有卫戍事宜，令宗辙代行职权，并留第一军第一团团团长李延年，及四十军九十一师第二团团团长邓殷潘，为卫戍部队归职指挥。遵即召集李、邓两团长会议，城防警备事宜由李团长担任城防，邓团担任城内一切警戒。一面传令公安局韩督察长，代行局长职权，迅即复岗维持治安。一面召集地方开紧急会议，成立公安维持会，以为国民外交之机关，并司监察日军对华之举动，切实纪录及摄影。至关于地方治安人民自卫经济补助，亦当由该会办理。所有列席人员一致赞同，立即筹备组织。七日上午七时，日军围无影山火药库，炮火甚烈，守火药库为我邓团一营三连李连长传昌全部，当时李连长电话报告，日军进攻日烈，请示办法。乃令于必要时撤退，嗣陆续退城内。计死伤十八人，失枪十八枝，李连长因指挥退出，右臂负伤。上午十时，日军由公安局商会以电话转请我方，派代表至普利门外青年会，磋商事件，当派裴参议鸣宇至商会，邀同崔交涉员景三、李副处长月楼前往，据回称晤日军司令官福田及日领事时，熊式辉师长亦至商会。日通译官传述，若维持和平，谋两国之睦谊，应速将城内驻军缴械，免再发生冲突。鸣宇答谓贵国维持和平，极为钦佩，敝国军事当局亦同此心理，惟愿两国军事当局本此精神，下令军队各守原地，勿再

相逼。至此次惨案，应候外交当局办理，以免再有误会。至城内驻军缴械一层，决难办到，鸣宇只能为意思之传达，不能担此重大责任，应请谅解。而待立之日军，表示坚不承认，并用手枪威胁，鸣宇谓即将我打死，亦不能承认，然即打死我，于事无济，仍请谅解。日军又谓敝军奉令本日十二时占领普利门，诸君请军撤退，以便前进，敝军到后，即行退出，决不久占。鸣宇只能将斯意传达，请予以相当时间，以便磋商才好。彼欲扣留鸣宇，此时崔交涉员景三，以日语与日军谈话数分种后，即向鸣宇说咱一同回去，着普利门守兵撤退罢，遂同出青年会而归。行未三十步，右侧伏卧之日兵，即在背后放枪，几遭不测，普利门我守卫士并未还击等语。商会及各机关，见〔鉴〕于局部交涉无结果，请求我军退驻城外，以救城内人民生命财产，当告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职责，决难自主。乃又请以退让普利门以为缓冲，窃以我军事事实上亦不能内外兼顾，如至必要时，亦必须放弃外城，乃允其请，以视日军之行动，并告以对日之辞曰：我军奉令戍守，无命不敢自退，特遵总司令命令，十二分避免冲突，即日军无理射击，亦决不还击，若逼迫已甚，我官兵武器在手，为自卫之抵抗，不能制止时，日军司令当负全责。而商会会长李月楼等，又往日军接洽，日军仍以命令式令我军缴械退出，复称如让出普利门，彼占领后，仍行退回商埠云云。无圆满之结果。嗣日军以汽车向我普利门冲锋，伤我士兵七八人，当被守兵击退，然日军逼近已甚，乃于午后四时，自动将普利门放弃，固守城内，日军益肆淫威，为攻城之设备矣。

谍报七日下午三时，第四十七军军长高桂滋，正在准备出发渡河，日军突来骑兵数十骑，步兵炮兵追击约五百人，伤我官兵十余人，军部卫队团团团长张庆堂，为自卫之抵抗，全部始得安全渡河，同时又将津浦路毁坏，断我交通。七日下午三时，日军集中火炮，毁我永顺门，我方负伤官长二员，兵士十余人，日军专

以优势炮火攻击西南外城一带，使我不能立足，我方为集中兵力便于防御起见，黄昏前一律将外城放弃，退守城内，当即召集李邓两团同赴城隅视察一切，并分划区段，积极赶做工事，李团担任西半部城防，邓团担任东半部城防，并任城内警戒。午后四时，日军在南门外千佛山西麓，放列多数炮位，向城内施行猛烈之炮击，因此工作大受影响。然自卫情急，仍然不避炮火，从事工作，以致士兵时有死伤。至于公安局长事先出省，主宰全无，故一闻猛烈炮火，其局内职员警士星散，而民益不安，故各街铺户，十九皆坚闭门户，而欲施以检查户口种种警备工作，更不能如愿以偿，且各机关对于死守城地，又皆面谀心非，不独不能为相当之援助，且表示死守之无益，处此状态之下，益增无数困难。八日晨日飞机来四架，入城掷炸弹数枚，先炸毁城内电报局，闻炸死职员二人伤二人，房屋均毁，其它未调查。省垣人民素未经炮火轰击，人心极为惶恐，复饬警察协定〔助〕军队，竭力维持，发贴安民布告，以安人心，所幸官兵一心，士气旺盛，绝未因环境恶劣，少为沮丧，故皆誓死捍御。是日炮火之烈益甚，每次六炮同发，铁甲车上之炮，在城西北一带活动，同时亦向城内发射，且均系野炮，破坏力甚大，卫戍司令部前后房舍，督署省长公署及各门城楼，均为射击目标，每处平均被其炮击百余炮，房舍崩塌甚多，日飞机两次窥察，均被射回，是日全日两团官兵及本部人员，均上下一致，协力死守，异常稳固。九日晨，日军以飞机炮火攻城，较前尤甚。至老东门日军增加百余人，利用附廊民房，以长梯十余个，搭上城垛，同时用炮火掩护扒城，幸我邓团之一营，奋身抵抗，将日军完全击退，而该团一营第二三连，首当其冲，并受炮火之杀伤，死伤颇众，然士气仍不稍懈。日军见扒东城之计不售，至夜至西门外打电灯厂将电机关闭，电话电报均被破坏，全城黑暗，消息不通。十时左右，日兵围攻益急，除南门外，炮位及铁甲车炮位向城内连环发射外，西北城隅电灯厂及

面粉厂楼上，均有日兵以轻机关枪向城内守兵放激烈之极击，以探照灯向我城内探视，以致第一团死伤极多，不得不以第二团之兵向西增加，以壮士气。迨至十二时接李团长电话报告，西北隅极危急，当飭死守，不得轻于放弃。旋闻日兵百余人，占据西北隅城墙，我守兵与之肉搏数次，死伤益多，不得已退后，各据城隅对峙，此时更为危险。十日上午四时，西北隅既被日军占据，我方官兵死伤枕藉，士气亦非前之旺盛，此时司令部后街放手提机关枪驳壳枪者，有十余处之多，幸皆处以镇静，复于附近道市扼要堵守，并躬同邓团长，至紧要各处布防，以防扰乱。

至黎明往查，日兵将西北隅城隅占据约三百米达，兵力约一排，时已作有工事以为掩护，我方进攻数次不得手，仍与对峙中。职以死自决，勉励各官兵，誓将入城日兵消灭。相持至午，卒未能将日兵击退。但地方人民转较安静，商会会长李月楼来部慰劳，并赠香烟毛巾罐头等物，当即平均分配两团及本部各官兵。午后二时，商埠红卍字会商会函称，南门及东南门无日兵，请将城内妇女放出，以救民命，已经日军许可等情，当函复恐为日兵所乘，该会等如能切实负责，亦无不可，但须审慎行之。去后日飞机又来侦察并散传单，通告人民速由东南门出城，无有危险，如再迟疑，明日即不准通过云云。此时人民甚安静，但日兵仍占据西北隅，李团长接无线电，其师部已退往仲官镇，军部驻泰安，外交仍无结果。乃召两团长会议，决于短时间将城内日兵击退，五时令邓团长亲率第三营迫击炮，往西北隅增加指挥一切，职于六时亦往督战，悬赏挑奋勇队两队，冲锋至五次，始得将城墙上日军完全消灭。十一日奉总司令蒸电开，衙略。驻密，派便衣侦探侦察东西门日兵薄弱，乘夜暗率部冲出，直入山地，再转道张夏湾德或山口均可，并已转告在南山诸军接洽矣。奉此，遵即按预定计划，由新东门冲出至仲官镇集合两团分进，即日午后六时，均到仲官镇，点记李团，先后死伤失踪约六百人左

右，邓团死伤失踪三百人，所得战利品全皆抛弃，两团辎重亦损失殆尽。十一日经石驻店大湾德两日，以金钱购买给养不出，即零星买些于事无补。遂电请总司令速飭兵站设法送来，以济兵食，幸大湾德为本军旧驻之地，村长曲经德尚念旧谊，代购麦子红粮二千五百斤，连夜磨出，以供食料，而官兵遂得一饱。计用洋二百五十元，当即照给。次日经界首至大幸庄休息，李团长向泰安跟进，师部邓团晚住张夏，并令次日宿宁阳。十四日同至济宁休息整顿，并将余款发给各营连，以备沿途购买食物。职赴泰安行营总司令部报告，到泰安谒贺高级参谋，报告经过情形，后即请马参谋端图以电话报告总司令。第一团已抵泰安，邓团往济宁，当蒙电谕赏大洋一万元，该部之五千元，着赴大汶口第一军管理处具领。又总兵站派何副官荣彬，送至泰安军米三百包，又因在泰安收容官兵三十余人，在第二分监商借军米二包，现将军米运至济宁，交邓团长收储备用。十四日至兖州，谒蒋总司令，已出发，在兖休息一日，次日回济宁办理结果，邓团死伤人员马匹枪械，除飭该团具报外，所有卫戍济垣及退驻济宁经过情形，理合据情报告，仰祈察核，谨呈国民政府战地委员会主席蒋。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轍叩。

济南惨案发生前后日本所张贴的布告

此次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到我们的山东来，积极侵城夺地，厉行掳掠劫杀而外，尤复大贴其堂哉皇哉之各项布告，俨然以山东的统治者自居，在日军的心目中，老早已经没有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了！兹将其出兵抵山东时的布告，及济案发生后的布告，摘录出来，以见其蔑视我国领土主权之一般：

(A) 日军开抵山东时的布告 大日本帝国临时派遣军总司令福田为布告山东中华民国官商事，照得中国时局急变，战祸将及此地一带，帝国政府为保护，派遣陆海军以备不测，实为不得已之

处置，本总司令固盼迅速和平，至本军由来军律严整，又固重善邻之谊，此次临于此地，警备济南、青岛以及胶济铁路之各要点，专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而已，对于南北华军及官民，不偏不党，不分畛域，若有不逞累加日侨，或对本军表示敌意，立即严办，毫不宽贷，特此声明，咸使闻知，特示。

大日本昭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通告〕大日本国军队，对于南北两军严守中立，本派遣军现为保护侨民起见，在商埠地特定区域，（另纸开明）严施防备，以资保护在该区域内之侨民，而免两国军队惹起不祥事件，为此中国军队，无论南北，一概不得进入该区域内，若有侵入者，定即解除其武装。至于自卫上所生之结果，本军不负其责，特此通知。大日本国临时济南派遣军司令官斋藤渊。（略图）计分三纸，一东自纬一路起，西至纬四路止，北自大马路起，南至三马路止，此区域内，庚申俱乐部、金水旅馆、正金银行、济南银行，日本愿寺等在焉。一北自二马路起，南至六马路止，东自小纬六路起，西至纬七路至，此区域内，山东仓库、东亚蛋厂、大日生公司、济南医院、高冈公馆等在焉。一东自纬七路起，西至纬九路止，北至大马路起，南至五马路止，满州面粉厂、东亚蛋厂（此厂有三）等在焉。

（B）济案发生后的日军布告

（一）大日本山东派遣【军】司令福田、为布告事，照得本月三日，突发不祥大事件以来，本总司令深忧战祸波及济南附近一带，地方糜烂，人民涂炭，力致和平解决，于七日对于中国方面提出条件，要求回答。但是中国方面，至于回答限期，未接披沥诚意之回答，反而移动军队，向我日军刻刻整備战斗行为。此种行动，要知华军方面，不啻毫无诚意，尚且对敌行动，的确无疑，故此本军不得已断然处办，贯彻要求，以明保全日本帝国之威信也，特此布告，五月八日。

(二)大日本山东派遣【军】司令福田为告知事,照得于本月三日国民革命军,对于日军及日侨行动,不可言也,然而日军自八日起,勇猛行动,猛烈战斗,除济南城内一部败窜兵之外,全然剿灭扫尽。兹历城一带秩序治安,将归于日节制,抑日军军纪严正,秋毫无犯,本总司令深盼民众安居乐业如故,若有不逞之徒,潜入日军所在,敢为不法,无论何人从速通报,以便处置,日军必定惩办,以期保全安宁秩序,特此告知。五月九日。

(三)大日本山东派遣军司令福田为布告事,城内之国民革命军,对于本司令提议,经城内商务总会送达之解除武装通告,非惟不应,且对我军坚示抗争之意志,屡屡向我射击,其敌对行动业已明了,日本军遂决行攻击济南城,以武力达成解除武装之目的。虽然,今后若有自行解除武装来归者,无论何时,均释放之,此布。五月十日。

(C) 占夺济城后的日军布告

第一号

(一)南军已退出,城内平静如恒,日军纪律严肃秋毫无犯。今开放南门及东门,至明日上午八时止,如愿出城者,速于所定时间内退出,决无妨碍。

(二)良民如愿营业者可速照常营业。

(三)城内治安之维持,商会及有力团体协力维持,日军主持之。

(四)预防发生抢夺不祥事件,派日军于各处驻守之。

(五)如有危害日人生命或掠夺财产事件者,立行严重处办。

日军总司令福田彦助昭和三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号

济南一带,虽归安静,仍以有不逞之徒及暴民之掠夺,戒严状态在所难免。是以军事之必要,及济南中外住民之生命财产保

护上为左列之措置，其各知照：（一）集会或新闻杂志广告宣传等，认为于军事上及治安维持有妨碍者，停止之。（二）放谣言蜚语，或劫掠良民者，严行处罚。（三）不得持有武器弹药及有涉危险之物。（四）监视邮政、电报、电话局，必要时拆阅书信。（五）有危及日军之生存及破坏其通信线者，处于〔予〕极刑。

济南警备司令斋藤（昭和三年五月十三日）

此外日军在济南尚有布告多种，不及一一备录，姑从略。

总74号要目预告

-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丁 山整理
 高阳土布档案选.....宋美云整理
 孙中山佚文两则.....陈建明整理
 往事回忆.....叶恭绰
 军阀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1920—1928)
[加]陈安东著 沈自敏译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学通译 沈自敏校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73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五十五周年纪念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闻少华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刘建光

260/20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73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218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册

ISBN 7-5004-0449-2/K·52 定价：3.75元